



明代傳記叢刊·名人類④⑧  
周 駿 富 輯

# 皇明帝后紀略

一卷·冠  
藩 封

(明)鄭汝璧紀

明文書局印行

wt 74/10

皇明帝系

德祖  
懿祖  
熙祖

仁祖

壽春王

太祖

盱眙王

南昌王

臨淮王

蒙城王

下蔡王

霍丘王

安豐王

都梁王

六安王

來安王

英山王

寶應王

山陽王

文正

招信王

靖江王守謙



今上

憲懷太子  
靖悼王

潞王

皇明帝曆

太祖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憲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

高皇帝  
查皇帝  
昭皇帝  
章皇帝  
睿皇帝  
純皇帝  
敬皇帝  
睿皇帝  
廢皇帝  
莊皇帝

洪武三十五年 孝陵

永樂二十二年 長陵

洪熙元年 獻陵

宣德十年 景陵

正統八年 裕陵

成化二十三年 茂陵

弘治十八年 泰陵

正德十六年 康陵

嘉靖四十五年 永陵

隆慶六年 昭陵

皇明帝后紀畧

禮部儀制郎中臣鄭汝璽恭紀

德祖玄皇帝

世家句容朱家巷洪武元年正月乙亥追尊祧

玄皇后

洪武元年正月乙亥追尊祧

懿祖恒皇帝

洪武元年正月乙亥追尊祧

恒皇后

洪武元年正月乙亥追尊祧



皇明帝系

熙祖裕皇帝

宋末移家渡淮居泗州崩葬本州祖陵基運山  
洪武元年正月乙亥追尊祧

裕皇后

姓王氏洪武元年正月乙亥追尊祧

仁祖淳皇帝

元時由泗州遷居鍾離之東鄉既徙西鄉復遷  
太平鄉至正四年四月六日崩壽六十六葬中  
都英陵翊聖山改稱皇陵洪武元年正月乙亥

追尊祧

淳皇后

姓陳氏元至正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崩洪武元年正月乙亥追尊祧

太祖高皇帝

諱

仁祖第四子元大曆元年九月十八

日淳皇后陳氏生洪武元年正月初四日即

皇帝位三十一年閏五月初十日崩於西宮壽七十一葬南京孝陵神烈山永樂元年六月十

皇明高皇帝  
一曰上尊謚曰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嘉靖十七年十一月初一日加上尊謚曰

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

高皇后

姓馬氏徐王馬之女洪武元年正月初四日冊立為皇后十五年八月初十日崩合葬孝陵永樂元年六月十一日上尊謚曰

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嘉靖十七年十一月初一日加上尊謚曰

孝慈貞化哲仁順徽成天育聖至德高皇后 祔廟

建文君

諱 太祖之孫懿文太子之子洪武十年十一月己卯妃常氏生六年而其兄英雄卒又十年而懿文卒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十三日冊立為 皇太孫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即 皇帝位建文四年六月乙丑靖難兵入金川門宮中火起傳言崩 成祖即位革除建文年仍稱洪武以故 洪武有三十五年

成祖文皇帝

諱

太祖第四子元至正二十三年四月十

七日

高皇后馬氏生洪武三年四月初七日

冊封為

燕王建國壯平

師 今京

十三年三月十

七日之國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十七日即 皇

帝位永樂二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崩於榆木川

壽六十五葬長陵

岷 壽

是年九月初十日上尊

謚曰

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

帝嘉靖十七年九月十一日加上尊謚曰

成祖啓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

文皇后

姓徐氏中山武寧王徐達之女洪武九年正月  
二十七日冊封為燕王妃洪武三十五年十一  
月十三日冊立為 皇后永樂五年七月初四  
日崩合葬長陵二十二年九月初十日上尊謚

曰

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 祔廟

仁宗昭皇帝

諱

成祖第一子洪武十一年七月二十

三日文皇后徐氏生二十八年閏九月二十

一日封為燕世子永樂二年四月初四日

立為皇太子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即

帝位洪熙元年五月十二日崩於欽安殿壽四

十八葬獻陵七月初二日上尊謚曰

仁宗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

帝祧

昭皇后

姓張氏彭城伯張麒之女洪武二十八年閏九月二十一日冊封為燕世子妃永樂二年四月初四日冊封為皇太子妃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冊立為皇后洪熙元年宣宗即位七月初八日上尊號曰

皇太后宣德十年英宗即位二月初九日加上尊號曰

太皇太后正統七年十月十八日崩合葬獻陵十



一月初四日上尊謚曰

誠孝恭肅明德弘仁順天啓聖昭皇后

祧

宣宗章皇帝

諱

仁宗第一子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初

九日

昭皇后張氏生永樂九年十一月初十

日冊立為

皇太孫二十二年仁宗即位十

月十一日冊立為

皇太子洪熙元年六月十

二日即

皇帝位宣德十年正月初三日崩於

乾清宮壽三十八葬景陵是月二十五日上尊

謚曰

宣宗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

帝 祧

恭讓章皇后

姓胡氏都督胡榮之女永樂十五年七月十三

日冊封為皇太孫妃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

冊封為皇太子妃洪熙元年七月初八日冊

立為皇后宣德三年二月以多疾無子上表

請間居別宮正統八年十一月初五日薨

慈仙師葬金山之原天順七年閏七月十七日  
加上尊謚曰

恭讓誠順康穆靜慈章皇后 修葺陵寢不祔廟

章皇后 英宗生母

姓孫氏太保安國公孫忠之女宣德元年五月初九日冊封為貴妃三年三月初一日冊立為  
皇后十年 英宗即位二月初九日上尊號曰  
皇太后正統十四年 景皇帝即位十二月初四  
日加上尊號曰

上聖皇太后 英宗復辟天順二年正月十二日  
加上尊號曰

聖烈慈壽皇太后六年九月初四日崩合葬景陵  
十月初七日上尊謚曰

孝恭懿憲慈仁莊烈齊天配聖章皇后 祔廟祧

英宗睿皇帝

諱 宣宗第一子宣德二年十一月十一  
日 章皇后孫氏生三年二月六日冊立為  
皇太子十年正月初十日即 皇帝位正統十

四年八月廿九月初六日尊為 大正皇帝

景泰元年八月還居南宮凡七年天順元年正月

十七日復 皇帝位八年正月十七日崩於乾

清宮壽三十八葬裕陵二月十二日上尊諡曰

英宗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

帝

睿皇后

姓錢氏中軍都督追贈安昌伯錢貴之女正統  
七年正月十九日冊立為 皇后天順八年

憲宗即位三月初一日上尊號曰

慈懿皇太后成化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崩合葬裕陵七月十九日上尊諡曰

孝莊獻穆弘惠顯仁恭天欽聖睿皇后 祔廟

孝肅皇后 憲宗生母

姓周氏慶雲侯追贈寧國公周龍之女天順元年四月十三日冊封為皇貴妃八年 憲宗即位二月初一日上尊號曰

皇太后成化二十三年四月十七日加上尊號曰

聖慈仁壽皇太后是年九月 孝宗即位十月初

九日加上尊號曰

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弘治十七年三月初一日崩  
合葬裕陵四月初六日上尊謚曰

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成聖太皇太后

景皇帝

諱 宣宗第二子宣德三年八月初三日

賢妃吳氏生宣德十年二月初九日冊封為邸  
王正統十四年 英宗北狩九月初六日即

皇帝位景泰八年正月十七日

英宗復辟是為天順元年二月初四日復為

郕王是月十九日薨於西宮謚曰戾葬金山成  
化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復 皇帝號二十四  
日 上尊謚曰

恭仁康定景皇帝

景皇后

姓汪氏中兵馬指揮汪英之女正統十年八月  
二十五日冊封為郕王妃十四年 景皇帝即



位十二月初八日冊立為 皇后天順元年二月復為 郕王妃正德元年十二月十五日薨合葬金山二年十一月上尊謚曰

貞惠安和景皇后

憲宗純皇帝

諱 英宗第一子正統十二年十月初二

日 孝肅太后周氏生正統十四年八月郕王攝政 皇太后命冊立為 皇太子景泰三年

易封沂王天順八年正月二十二日即 皇帝位

化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崩於乾清宮壽四十一  
十一葬茂陵九月十九日上尊謚曰

憲宗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至孝純皇帝

純皇后

姓王氏中軍都督追贈阜國公王鎮之女天順八年十月十二日冊立為皇后成化二十三年孝宗即位十月初九日上尊號曰

皇太后弘治十八年八月初二日武宗即位

太皇太后正德五年加上尊號曰

慈聖康壽太皇太后十三年二月初四日崩合葬

茂陵三月初三日上尊謚曰

孝貞莊懿恭靖仁慈欽天輔聖純皇后祔廟

**孝穆皇后** 孝宗生母

姓紀氏中軍都督紀福斌之女成化十一年六

月二十八日薨七月二十一日追封恭恪莊儀

淑妃葬金山二十三年 孝宗即位十一月二

十六日加上尊謚曰

孝穆慈慧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太后十二月十

七日遷葬茂陵

孝惠皇后

睿宗生母

姓邵氏贈昌化伯邵林之女成化十二年十月初八日冊封為宸妃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冊封為貴妃正德十六年世宗即位十月初

三日進稱

皇太后嘉靖元年三月十一日上尊號曰

壽安皇太后是年十一月十八日崩葬

金山後遷茂陵

二年

正月二十日上尊諡曰

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祐聖太皇太后

孝宗敬皇帝

諱

憲宗第三子成化六年七月三日

孝穆太后紀氏生于西宮十一年十一月初八

日冊立為皇太子二十三年九月六日即

皇帝位弘治十八年五月初七日崩於乾清宮

壽三十六本年六月初一日上尊諡曰

孝宗達天明道純誠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

帝十月十九日葬泰陵

敬皇后

姓張氏壽寧侯追封太保昌國公張巒之女成  
化二十三年二月初六日冊立為皇太子妃  
十月初十日冊立為皇后弘治十八年武  
宗即位八月初二日上尊號曰

皇太后正德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加上尊號曰

慈壽皇太后嘉靖元年世宗即位三月初十日

加上尊號曰

昭聖慈壽皇太后三年四月十五日加上尊號曰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十五年閏十二月初五日  
加上尊號曰

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二十年八月初八日  
崩十九日上尊謚曰

孝康靖肅莊慈哲懿翊天贊聖敬皇后十一月初  
九日合葬泰陵祔廟

睿宗獻皇帝

初祀世廟繼奉入太廟

諱  
憲宗第四子成化十二年七月初二

日 孝惠太后邵氏生二十三年七月十一日  
冊封為 興王弘治七年九月十八日之國湖  
廣安陸州今承天府正德十四年六月十七日薨謚  
曰獻壽四十四葬純德山嘉靖元年 世宗即  
位三月二十一日上尊謚曰

興獻帝修葺陵寢號顯陵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加上  
尊謚曰

恭穆獻皇帝七年六月初十日加上尊謚曰

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十七年九月十一日加



上尊謚曰

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

帝

獻皇后

姓蔣氏贈王田伯蔣效之女弘治五年正月二十日冊封為興王妃嘉靖元年世宗即位三月十一日上尊號曰

興國太后三年四月十六日加上尊號曰

章聖皇太后七年七月十二日加上尊號曰

章聖慈仁皇太后十五年閏十二月初七日加上尊號曰

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十七年十二月初四日崩二十七日上尊謚曰

慈孝貞順仁敬誠一安天誕聖獻皇后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合葬顯陵柎太廟

武宗毅皇帝

諱 孝宗第一子弘治四年九月二十四

日 敬皇后張氏生五年三月初八日冊立為

皇太子十八年五月十八日即 皇帝位正德  
十六年三月十四日崩於豹房壽三十一四月  
二十二日 世宗即位五月初八日上尊謚曰  
武宗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  
帝九月二十四日葬康陵

毅皇后

姓夏氏慶陽伯夏儒之女正德元年八月十一  
日冊立為 皇后嘉靖元年正月初十日上尊  
號曰

莊肅皇后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崩三月初九日  
上尊謚曰

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偕聖毅皇后合葬康  
陵祔廟

世宗肅皇帝

諱

睿宗第二子正德二年八月初十日

獻皇后蔣氏生于興邸十六年襲封興王三  
月十五日奉迎入繼大統四月二十二日即

皇帝位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崩於乾

清宮壽六十隆慶元年正月二十日上尊謚曰  
世宗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  
帝三月十七日葬永陵

肅皇后

姓陳氏泰和伯陳萬言之女嘉靖元年九月二  
十八日冊立為 皇后七年十月初二日崩十  
二月初三日謚

悼靈皇后八年三月初二日葬天壽山禩兒峪十  
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改謚

孝潔皇后嘉靖四十五年 穆宗即位隆慶元年  
正月二十九日加上尊謚曰

孝潔恭懿慈睿安莊相天翊聖肅皇后三月十七  
日遷葬永陵祔廟

孝烈皇后

姓方氏安平伯方銳之女嘉靖十年三月初二  
日冊封為 德妃十三年正月十五日冊立為  
皇后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崩謚

孝烈皇后先入永陵玄宮祔太廟隆慶元年穆

宗即位正月二十九日加上尊謚曰

孝烈端慎敏惠恭誠祗天衛聖皇后 遷主祀別殿

孝恪皇后 穆宗生母

姓杜氏慶都伯杜林之女嘉靖十年三月初二日冊封為 康嬪十五年九月初九日進封

康妃三十三年正月初十日薨葬金山隆慶元年 穆宗即位正月初八日加上尊謚曰

孝恪淵純慈懿恭順贊天開聖皇太后三月十七日遷葬永陵

穆宗莊皇帝

諱

世宗第三子嘉靖十六年正月二十

三日 孝恪太后杜氏生十八年三月初一日

冊封為 裕王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即

皇帝位隆慶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崩於乾清宮壽三  
十六是年六月二十七日上尊謚曰

穆宗契天隆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弘孝莊皇  
帝本年九月十九日葬昭陵

莊皇后



姓李氏德平伯李銘之女嘉靖三十二年二月初八日冊封為裕王妃三十七年四月十三日薨葬金山隆慶元年正月二十九日謚曰

孝懿皇后六年七月初二日加上尊謚曰

孝懿貞惠順哲恭仁儷天襄聖莊皇后九月十九

日合葬昭陵祔廟

藩封附已有國者錄之餘見帝系圖

太祖高皇帝封凡十九王世者十四

秦王 陝西西安府 歲祿一萬石 今辭一千石

王諱模 高帝第二子 馬皇后生 洪武三年

封十一年之國 二十八年薨 謚曰愍子 隱王

尚炳 立傳 今王敬鎔 凡九世

晉王 山西太原府 歲祿一萬石 今辭一千石

王諱桐 高帝第三子 馬皇后生 洪武三年

封十一年之國 三十一年薨 謚曰恭子 定三

濟熿立傳今王新埜凡八世

周王 河南開封府 歲祿一萬石 今辭一千石

王諱櫛 高帝第五子 馬皇后生洪武三年

封吳王十一年改封周十四年之國洪熙元年薨謚曰定子憲王有燬立傳今王在鉞凡

九世

楚王 湖廣武昌府 歲祿一萬石 今辭一千石

王諱楨 高帝第六子胡妃生洪武三年封十四年之國永樂二十二年薨謚曰昭子莊

王孟煊立傳今王英煊凡七世

齊王

山東青州府

罪除

王諱樽

高帝第七子達定妃生洪武三年封

十八年之國青州建文元年召至京廢為庶人永樂元年復封四年以罪奪爵安置廬州宣德三年暴故子孫俱為庶人國除

潭王

湖廣長沙府

絕除

王諱梓

高帝第八子達定妃生洪武二年封

十五年之國二十四年妃與民家坐事召王

入見懼自焚無子國除

魯王

山東兗州府 歲祿一萬石 今辭二千石

王諱楨

高帝第十子郭寧妃生洪武三年封

十八年之國二十二年薨謚曰荒子靖王肇

輝立傳今王 順坦凡八世

蜀王

四川成都府 歲祿一萬石 今辭一千石

王諱椿

高帝第十一子郭惠妃生洪武十一

年封二十三年之國永樂二十一年薨謚曰

獻世子

悅燦先薨孫靖王友堉立傳今王 宣

圻凡八世

湘王

湖廣荊州府

絕除

王諱柏

高帝第十二子胡順妃生洪武十一

年封十八年之國建文元年或告王反遣訊

王懼自焚無子謚曰戾國除永樂改謚獻

代王

山西大同府

歲祿六千石

王諱桂

高帝第十三子郭妃生初封豫王洪

武十四年改封代二十五年之國正統十一

年薨謚曰簡世子遜端先薨孫隱王仕堽立

傳今王魯鉉凡九世

肅王 陝西蘭州 歲祿一千石

王諱模 高帝第十四子邸氏生初封漢王洪

武二十四年改封肅之國甘州後移蘭州永

樂十七年薨謚曰莊子康王

瞻煬

立傳懷王

紳堵凡八世今王緡續以從叔由輔國

請繼所司執非例奉

旨准襲王止支輔國祿

遼王 湖廣荊州府 罪除

王諱植

高帝第十五子韓妃生洪武十四年

封二十六年之國遼東廣寧州永樂二年遷

荊州二十二年薨謚曰簡子貴洽立以罪降

庶人傳七世憲熾犯梟錮高墻削世封以廣

元王理府事

慶王

陝西寧夏

歲祿一萬石今辭一千石

王諱櫛

高帝第十六子余妃生洪武二十四

年封二十六年之國韋州三十四年徙寧夏

正統三年薨謚曰靖子康王秩燧立傳今三



倪瓚凡七世

寧王

江西南昌府

逆除

王諱權

高帝第十七子楊氏生洪武二十四

年封二十七年之國大寧永樂二年移江西

正統

十三年薨謚曰獻世子盤斌先薨孫靖

王奠培立傳五世宸濠反逆伏誅國除

岷王

湖廣武岡州

歲祿一千五百石

王諱榘

高帝第十八子周妃生洪武二十四

年封二十八年之國雲南三十三年有羅前爵永

樂七年復爵二十一年移武岡景泰元年薨  
謚曰莊子恭王徽燥立傳今王定耀凡七世

谷王

湖廣長沙府

絕除

王諱穗

高帝第十九子郭惠妃生洪武二十

四年封二十八年之國宣府三十五年移長

沙永樂十五年坐逆削為庶人自焚死無子

國除

韓王

陝西平涼府

歲祿三千石

王諱松

高帝第二十子周氏生洪武二十四

年封末之國薨謚曰憲子恭三子成立永

二十二年之國傳今王朗錡凡九世

潘王 山西潞安府 歲祿五千五百石

王諱模 高帝第二十一子趙貴妃生洪武二

十四年封永樂六年之國潞州今改潞安府宣德

六年薨謚曰簡子康王倍焯立傳今王恬校

凡七世

安王 陝西平涼府 絕吟

王諱楹 高帝第二十二子 生洪武二十

四年封永樂六年之國十五年薨謚曰惠無子國除

唐王

河南南陽府

歲祿六千五百石

今辭五百石

王諱桎

高帝第二十三子李妃生洪武二十

四年封永樂六年之國十三年薨謚曰定子

靖王瓊煊立傳今王碩曠凡七世

郢王

湖廣安陸州

絕除

王諱棟

高帝第二十四子劉惠妃生洪武二

十四年封永樂六年之國十二年薨無子國

除

伊王 河南河南府 罪除

王諱棧 高帝第二十五子葛麗妃生洪武三十四年封永樂六年之國十二年薨謚曰厲子簡王 顯焮立傳六世 典棧犯罪錮高墻國除郡王各理其府事

靖江王 廣西桂林府 歲祿一千石

王諱守謙 南昌王子文正之子 高帝從姪孫也謝氏生初名鐵柱洪武三年封九年之

國尋廢為庶人七年復王使居雲南遷鳳陽  
復以罪召錮京師卒子悼僖王贊儀立傳今  
王任昌凡十世

成祖文皇帝封凡二王世者一

漢府 山東樂安州 逆除

高煦 成祖第二子 徐皇后生永樂二  
年封漢王十五年之國宣德元年坐不軌繫  
逍遙城覆以銅缸焚死國除

趙王 河南彰德府 歲祿一萬石今辭一千石

王諱高燧 成祖第三子 徐皇后生永樂二

年封留守北京洪熙元年之國宣德六年薨

謚曰簡子惠王詹搗立傳今王常清凡九世

仁宗昭皇帝封 凡七王世者四

鄭王 河南懷慶府 歲祿一萬石

王諱瞻堦 仁宗第二子李妃生永樂二十二

年封宣德四年之國陝西鳳翔正統九年移

懷慶成化二年薨謚曰靖子簡王 祁缺立傳

今王厚烷凡五世王嘗建言 肅皇帝時鑄

高墻隆慶赦復爵加祿四百石

襄王

湖廣襄陽府

歲祿一萬石 今辭一千石

王諱瞻壻

仁宗第五子

張皇后生永樂二

十二年封宣德四年之國湖廣長沙正統元年遷襄陽成化十四年薨謚曰憲子定王祁鏞立傳今王載堯凡六世

荆王

湖廣蘄州

歲祿一萬石

王諱瞻桐

仁宗第六子張順妃生永樂二十

二年封宣德四年之國江西建昌正統十年



遷蘄州景泰四年薨謚曰憲子靖王祁鏞立  
傳今王常清凡八世

淮王 江西饒州府 歲祿一萬石今辭一千石

王諱瞻煥 仁宗第七子李賢妃生永樂二十  
二年封宣德四年之國廣東韶州正統二年  
移饒州十一年薨謚曰靖子康王祁鏗立傳  
今王載堉凡六世

滕王 雲南雲南府 絕除

王諱瞻堉 仁宗第八子郭貴妃生永樂二十

年封成化十年之國弘治十八年薨謚曰節

子靖王祐樞立傳今王翊鏞凡五世

吉王

湖廣長沙府 歲祿一萬石

王諱見浚 英宗第八子萬妃生天順元年封

成化十三年之國嘉靖六年薨謚曰簡世子

祐扶先薨孫定王厚焜立傳今王翊鑾凡五

世

徽王 河南禹州 罪除

王諱見沛 英宗第九子韋妃生成化二年封

弘治十八年薨謚曰莊子簡王祐祿立傳四  
世載瑜以罪削世封郡王各理其府事

憲宗純皇帝 凡六王世者三

岐王 湖廣德安府 絕除

王諱祐楡 憲宗第四子 邵皇后生成化二

十三年封弘治八年之國十四年薨謚曰惠

無子國除

益王 江西建昌府 歲祿一萬石 今辭二千石

王諱祐楨 憲宗第五子張德妃生成化二十

二年封洪熙元年薨謚曰懷無子國除

梁王

湖廣安陸州即郢邸

絕除

王諱瞻垵

仁宗第九子郭貴妃生永樂二十

二年封宣德四年之國正統六年薨謚曰莊

無子國除

衛王

河南懷慶府

絕除

王諱瞻埏

仁宗第十子郭貴妃生永樂二十

二年封正統三年薨謚曰恭無子國除

英宗睿皇帝封

凡五王世者三

德王 山東濟南府 歲祿一萬石 今辭一千石

王諱見潁 英宗第二子 萬宸妃生 天順元年  
封成化三年之國 正德十二年薨 謚曰莊子  
懿王 祐榕 立傳 今王載澄 凡四世

秀王 河南汝寧府 絕除

王諱見澍 英宗第五子 高淋妃生 天順元年  
封成化六年之國 八年薨 謚曰懷無子 國除

崇王 河南汝寧府 歲祿一萬石 今辭一千石

王諱見澤 英宗第六子 周皇后生 天順元

三年封弘治八年之國嘉靖十八年薨謚曰  
端子莊王厚燁立傳今王翊鈞凡四世

衡王 山東青州府 歲祿一萬石今辭二千石

王諱祐輝 憲宗第六子張德妃生成化二十

三年封弘治十三年之國嘉靖十七年薨謚  
曰恭子莊王厚燾立傳今王載圭凡三世

雍王 湖廣衡州府 絕除

王諱祐標 憲宗第七子 邵皇后生成化二

十三年封弘治十二年之國正德二年薨謚

曰靖無子國除

涇王

山東沂州

絕除

王諱祐樞

憲宗第十一子楊恭妃生弘治四

年封十五年之國十六年薨謚曰簡無子國

除

榮王

湖廣常德府

歲祿一萬三百石

今辭五百石

王諱祐樞

憲宗第十二子潘端妃生弘治四

年封正德三年之國嘉靖十八年薨謚曰莊

世子

厚勳

先薨孫今王載堉立凡三世

由主 四川叙州府 絕除

王諱祐楷 憲宗第十三子楊恭妃生弘治四年封未之國薨謚曰懿無子國除

世宗肅皇帝封

景王 湖廣德安府 絕除

王諱載圳 世宗第四子盧靖妃生嘉靖十八年封四十年之國四十四年薨謚曰恭無子

國除

緡雲崑岩鄭先生行部漳南間出二編



示羣吏一

帝后紀畧一臣謚類鈔並

皇明紀載之寡鴻鉅者羣吏請人得受而寶  
藏焉先生篋中已副本矣則請重刻以  
永其傳蓋士者譚說理代世表鮮不纒  
然具也乃生今之世而皇皇

帝后本紀無所于窺奚以稱服儒者耶是編  
出而都人士獲大觀焉先生之嘉惠寓  
內也等六藉矣唯

皇明本支百世而是編亦以百世所謂盛而  
傳也者觀大於是漳守曹君銑授刻而  
告成事於先生爰命下吏呂識之末簡  
萬曆己卯夏四月朔漳州府推官丁此呂  
謹識

漳州府知府曹銑校刻

同知朱一松

沈植

通判王新民

龍溪縣知縣范鳴謙

漳浦縣知縣朱廷益同校

明代傳記叢刊・名人類④  
周駿富輯

# 擬明史稿后妃傳

一卷

(清)湯斌撰  
(清)田蘭芳評

明文書局印行



潛庵先生擬明史稿卷之八

睢州湯 斌潛菴擬

同里田蘭芳箕山評

高文昭章睿景純七朝后妃傳

孝慈高皇后姓馬氏宿州閔子鄉人宋太保默之  
後父馬公游俠尚節槩母鄭氏早卒馬公素善郭  
子興嘗避仇客濠以后託子興尋亦卒子興育之  
如已文旣奇太祖遂以配焉后聰明有智鑒好書  
史太祖在軍有劄記輒命后掌之倉卒未嘗遺失  
子興信讒多猜忌后善事其妻張氏彌縫闕略疑

驟漸釋太祖克太平后率將士家屬渡江龍灣之役盡發宮中金帛犒戰士嘗謂太祖曰定天下以不嗜殺人爲本人心所歸卽天命也太祖深然之叅軍郭景祥守和州人有言其子持稍欲殺父者太祖將行誅后曰景祥止一子人言或不實殺之絕其後矣太祖復察之果枉告后曰非汝言幾誤殺此子李文忠守嚴州楊憲言其不法事太祖欲召還后曰嚴州臨敵境不宜輕易將且文忠素賢憲言未可遽信太祖悟遂止文忠卒克杭州成犄角之功者后之力也后旣多所裨益太祖雅重之

卽帝位冊爲皇后嘗對羣臣以唐太宗長孫皇后相擬間以語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陛下不忘妾同貧賤願無忘羣臣共艱難且妾安敢比長孫皇后願陛下以堯舜爲法耳帝欲官后親族后曰陛下以聖德受命作事當爲後世法願無以爵祿私外戚帝善其言而止后勤於內治選女史數人日講說古訓至夜分不倦聞漢唐以後惟宋多賢后命女史錄其家法行事朝夕省覽或言宋仁厚太過者后曰過仁厚不猶愈於刻薄乎問女史黃老何教而竇太后好之對曰清靜無



爲若絕仁棄義民復孝慈是也后曰孝慈卽仁義  
事記有絕仁義而爲孝慈者哉喜讀小學以爲言  
易曉事易行於人道無所不備請帝表章之帝性  
英斷威福不可測后能隨事規諫或因服御詰責  
左右輒曰陛下忘昔日艱難耶前殿決事或震怒  
及還宮后從容諫曰人無全才願陛下器使赦小  
過帝嘗霽容謝焉贊善李希顏教諸王經偶以管  
擊王額帝怒甚后曰惡有以堯舜之道教吾子顧  
怒之耶宋濂得罪幾不測后曰民家爲子弟請一  
先生尙欲以禮全始終况貴爲天子乎其因事匡

救多類此帝嘗怒譴宮人后輒執付宮正司議罪  
帝問其故后曰妾聞賞罰惟公足以服人當怒行  
罰必有偏重付宮正則酌其平矣一日問帝今天  
下之民安乎帝曰后妃主內政此非爾所宜問也  
后曰陛下爲天下父妾忝爲天下母民猶子也子  
之安否何可不問歲凶憂形於色帝告以發倉廩  
賑恤后曰賑恤之有方不如蓄積之先備帝深然  
之諸將克元都輸其寶貨至京后曰元有是何以  
不能守而失之意者貨財非寶帝王自有寶與帝  
曰朕知汝意蓋謂得賢爲寶耳后拜謝曰誠如陛

下言妾與陛下起貧賤至有今日恆恐驕縱生於奢侈危亡起於細微故願得賢人共理天下實大寶也嘗曰人主自奉欲薄養賢欲豐念京官俸入有限而家有遠近必有不能自給者仕宦亦難何獨百姓帝幸太學還后問太學生幾何曰數千曰人才衆矣諸生有廩食妻子無所仰給甯無累於心乎帝於京官時賜周恤於監生月賜糧給其家恩數甚優實自后發之帝嘗令應死囚築城贖罪后曰罰役贖罪至仁也但久困之囚加以勞役恐不免死亡帝遽罷其役悉釋之嘗謂帝曰事幾得

失本君心之邪正天下安危視民情之苦樂又曰  
法屢更必弊法弊則奸生民數擾必困民困則亂  
生帝歎曰至言也命女史書之於冊帝御膳后嘗  
躬自省視平居服大練澣濯之衣衾裯雖敝不忍  
易左右皆以爲太儉后曰吾聞古之后妃皆以富  
而能儉貴而能勤見稱史冊蓋奢侈之心易萌崇  
高之位難處吾日夜惕勵未嘗自寧欲以身先後  
宮爲國家惜福耳聞元世祖后煑故弓絃事亦命  
取練織爲被褥以惠貧老餘帛類絲緝成衣裳賜  
諸王如公主曰蠶桑不易此在民間猶爲難得汝

等生長富貴不可不知也命婦入朝廷接如家人  
禮念父母蚤亡言及未嘗不流涕帝感其意爲修  
墓建廟禮秩甚備洪武十五年得疾羣臣請禱祀  
求名醫后謂帝曰死生有命禱祀何益且醫何能  
活人陛下悼妾必殺醫是重妾過也疾亟帝問所  
欲言曰妾幸事陛下承宗廟母天下婦人之榮至  
此極矣尙何言惟願陛下求賢納諫慎終如始子  
孫皆賢臣民得所而已八月丙戌崩年五十一帝  
慟悼終身不復立后九月庚子葬孝陵謚曰孝慈  
皇后及小祥禮部奏令天下諸司致祭帝止之曰

后在時嘗不欲費天下財今令天下致祭非后意也宮人歌曰我后聖慈化行家邦撫我育我懷德難忘懷德難忘於千萬年泌彼下泉悠悠蒼天生皇子五人長懿文太子次秦王晉王太宗文皇帝周王皇女二人甯國公主安慶公主永樂九年加上尊謚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嘉靖十七年加上孝慈貞化哲仁順徽成天育聖至德高皇后

成穆貴妃孫氏先世陳州人父和卿仕元家江南常州母晁氏妃性穎慧年十三父母亡隨仲兄範

避兵揚州遇青軍陷城元帥馬世熊得之育爲義

女年十八太祖聞其有容德納焉卽帝位冊爲貴

妃位衆妃上生四女洪武七年九月庚寅薨年三

十有二賜謚成穆帝以妃無子命吳王橚稱慈母

之禮於三重似爲未盡

服喪三年東宮諸王皆暮勅儒臣作孝慈錄庶子

爲生母服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暮自妃始葬楮

岡賜妃兄瑛田租三百石令供歲祀後耐葬孝陵

仁孝文皇后徐氏鳳陽人也父中山武寧王達母

謝氏后生有異質父母課以經史廣其知識后一

覽輒成誦由是博通羣籍見古人嘉言善行一再

思輒曰此可倣而行也。洪武九年正月冊爲燕王。妃王之北平后從之內政肅然。王起兵后畱與世子居守。敵兵攻城甚急。城中幾不支。后親帥諸將校妻甲冑登城。俾守城賴以完。太宗卽位十一月壬辰。制曰自古內治之隆。率由女德。媿汭嬪虞塗山。翼夏姬周之盛。本自姜任。迄我皇考。龍飛啟運。身致太平。惟是我皇妣孝慈高后坤元合德。克相厥成。爾徐氏爲朕正妃。贊助藩國二十年。於茲朕躬行天討。無內顧之憂。今克濟艱難。肅清寰宇。亦惟是爾協贊力。朕登大寶。其立爾爲皇后。后旣正。



位中宮益自祗勵凡有獻納多當上意嘗言累年  
南北戰爭兵民俱敝宜與休息時帝用人頗以新  
舊爲間后諫曰人才難得昔伊尹佐湯太公翼武  
皆勝國人况今賢才乃太祖所遺乎宜釋猜嫌悉  
用之帝嘉納每燕閒與帝語及先朝事上問猶記  
憶先后遺言何者最要乎后歷舉以對無遺帝稱  
善弟增壽陰有翊戴功爲建文帝所殺至是帝將  
追命以爵后力言不可帝曰后欲爲漢明德耶顧  
今非以外戚故意追封定國公命其子景昌襲爵  
命下乃以告后非后志也后以景昌年幼驟貴恐

負國恩爲先世辱請令就學帝從之初冊立皇太子封漢趙二王后曰太子天下本諸王藩屏所資願擇老成端士輔養德器會選宮僚勸帝仍用廷臣兼焉曰任使一則疑隙不生此誠先朝善制宜萬世守之帝以爲然后素愛太子仁厚而以漢庶人不雅馴頗厭之時時請帝早教帝亦以爲然其遠識如此帝勞於政事每日晡未食后亦不食以待嘗問陛下與共圖政理者誰何帝曰六卿治政務翰林職論思典故命皆朝夕左右者也因請悉賜其命婦冠服鈔幣且手書諭之曰妻之事夫其

道豈止於衣服饋食必有德行之助焉古公侯夫  
人及大夫士之妻助成其夫之德化有形於詩歌  
載諸史冊者古今人豈相遠哉吾在宮中旦夕侍  
上未嘗不以生民爲念每承顧問多見聽納今上  
所與共理者六卿翰林之臣數輩諸命婦詎無所  
以翊贊於內乎百姓安則國家安國家安則君臣  
同享富貴澤及子孫矣又召翰林學士解縉黃淮  
胡廣胡濙楊榮楊士奇金幼孜妻入見柔儀殿勞  
賜備至嘗觀女憲女戒諸書抽其要義作內訓二  
十篇又著勸善書後皆頒行天下永樂五年七月

乙未明年四十有六生仁宗昭皇帝及漢庶人高  
照趙王高燧永安永平安成咸甯四公主后性不  
喜華飾自御儉素至病且大漸猶以民未休息爲  
念勸帝廣求人才辨別邪正勿棄小過教子孫以  
學親宗室以恩馭外戚以法戒太子曰夙夜勤恪  
敬事君父崩後帝念之不忘謂羣臣曰皇后仁明  
賢淑漢馬后唐長孫之倫也雖處深宮無一念不  
在生民今朕入宮不復聞直言矣是年十月甲午  
冊謚曰仁孝七年葬天壽山升祔太廟二十二年  
仁宗卽位改葬長陵上尊謚曰仁孝慈懿誠明莊

獻配天齊聖文皇后

孝誠昭皇后張氏河南永城人父麟兵馬指揮以  
后貴封彭城伯見外戚傳洪武二十八年閏九月  
壬午冊爲燕世子妃永樂二年夏四月甲戌冊爲  
皇太子妃仁宗體肥碩不便騎射太宗恚之至命  
有司減食物一日當是時漢王高煦強武當上意  
仁宗在東宮瀕危居恆悒悒不樂后譬喻寬慰勉  
以孝謹卒賴以全仁宗卽位立爲皇后明年仁宗  
崩宣宗立尊爲皇太后太后念祖宗創業維艱諭  
帝恪守成憲委任老成帝亦最孝一日奉太后遊

西苑帝躬掖太后與上萬歲山奉觴上壽獻詩頌  
聖德太后悅酌酒賜帝且諭曰今天下幸無事吾  
母子得同此樂皆天與祖宗之賜惟此下民天與  
祖宗之赤子當加意愛養無使飢寒庶副天與祖  
宗之意帝拜稽首曰謹受教宣德五年二月帝以  
清明節近召蹇義楊士奇楊榮諭之曰皇太后篤  
念祖宗功德慮朕不克負荷昔漢明帝奉太后謁  
陵著于史冊今朕將奉太后謁二陵以慰聖心禮  
歟義等對曰太后聖孝陛下敬承之禮之正也帝  
以聞於太后太后喜越二日五軍嚴備供具出大

內不煩有司帝躬褰韉騎導太后輦至清河橋帝  
下馬扶輦過橋復騎遠近呼萬歲聲動林野至沙  
河帝指天壽山曰二陵在其下后望之愴然時陵  
旁居民迎拜道左太后顧謂帝曰百姓愛戴君上  
以能安之古帝王保有天下垂裕子孫令聞長世  
惟是能安民耳國家輕徭薄賦存恤犖獨庶幾爲  
民父母之道於是奉太后視道旁農家召其媪問  
所業及安否其婦女老幼皆歡喜踴躍應對質朴  
如家人然太后喜賜鈔帛飲食有進蔬食酒漿者  
太后嘗之舉以賜帝曰此農家味當知之明日見

扈從大臣張輔等於行殿慰勞甚至賜酒饌白金

此事自古

文綺有差還京命帝作賞春賦叙道中景物及農

所無寫得朴而縟

家作業之狀英宗卽位尊爲太皇太后以書戒兄

彭城伯景都督昇循禮度修恭儉自今惟朝朔望

老奸

勿預政事不然有祖宗法在不敢赦楊士奇等言

話

都督昇賢非他外戚比願仍令與聞政事有詔不

許先是宣宗崩后取宮中一切玩好及不急之務

皆罷之禁中官毋得用事時英宗幼冲大臣請太

后垂簾視事不許曰毋壞我祖宗家法使母后預

政也是時政在臺閣委用三楊有詔凡朝廷大政



必先白太皇太后然後行太皇太后令悉付內閣  
議決時王振有寵於帝太皇太后每數日必遣中  
官至閣內問連日曾有何事商確卽以帖開某日  
有某事來議如何施行太皇太后驗之有不付內

閣議者必召振責之正統二年春正月太皇太后

如漢廢昌邑節次

御便殿帝西向侍召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  
楊榮楊溥尙書胡濙入朝左右女官雜佩刀劍儀  
衛森然輔等西下侍太皇太后顧謂帝曰此五人  
皆先朝簡任皇帝凡有行必與之計可否非五人  
贊成不可行也帝踞受命有頃召太監王振至俯

伏階下太皇太后顏色頓異叱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賜汝死於是女官加刃振頸帝踞爲之請諸臣咸頓首太皇太后曰皇帝勿冲豈知若輩自古壞人國家多矣吾且聽皇帝及諸臣留振今後再干國事必罪不宥正統七年十月大漸召大臣問朝廷尙有何大事未舉者楊士奇對曰建文臨御天下四年當命史官修其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太宗詔收方孝孺文字者論死乞弛其禁太皇太后默然士奇等頓首稱受顧命而出乙巳崩合

見后爲功於時者甚大

此謂之善將順

葬獻陵后既崩王振遂用事未幾有土木之變人

益追思后以爲宣英二朝天下治平羣賢在列后  
之力居多時稱女中堯舜后生宣宗章皇帝越王  
瞻墉襄王瞻墀十一月丁巳上尊謚曰孝誠恭肅  
明德弘仁順天啟聖昭皇后祔廟

恭讓章皇后胡氏山東濟甯州人父榮以長女善  
圖爲女官給事掖庭得授錦衣百戶后其第三女  
也諱善祥永樂十五年七月冊封爲皇太孫妃三  
十二年十月仁宗嗣位冊立爲皇太子妃洪熙元  
年七月宣宗卽位立爲皇后當是時海內甯謐車  
駕數事遊幸后每乘間規諷帝頗不懌后素貞靜

恬澹善病艱嗣而貴妃孫氏有子寵冠後宮宮中  
有諷后退遜者后表請閒居帝諭禮部曰比皇后  
胡氏自罹多病不能恭承祭養重以無子固懷謙  
退上表請閒朕念夫婦之義拒而不從懇辭再三  
益加惓切已從所志就閒別居其稱號服食侍從

亦明朝一大

變

悉如舊冊孫氏爲皇后三年二月賜后號靜慈仙  
師退居長安宮皇太后念其賢甚憐之嘗召入清  
甯宮每燕會必命居孫后之上恩禮甚篤正統七  
年太后崩凡六宮有位號者皆得祭奠后不敢與  
孫后列乃同諸妃嬪祭奠因痛哭不已八年冬十

月薨初后之將廢也帝召張輔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面諭之曰朕年三十未有子息中宮屢產不育日者言中宮祿命不宜男今幸貴妃有子必立爲嗣母以子貴自古有之但中宮如何處置因舉后過失數事榮曰如此則廢之可也帝曰有故事否義以宋仁宗廢郭后對士奇曰古人有言臣事帝后猶子事父母也子豈當議母且宋仁宗廢郭后孔道輔范仲淹率臺諫十數人叩宮門諫皆被黜史冊譏之今聞中宮過失皆非當廢之罪臣何敢將順議未決明日上召士奇榮至西角門問

議如何榮於懷中出一紙列后過失二十事曰卽此可廢帝覽二三事遽艱然曰渠曷嘗有此宗廟無神靈耶顧士奇曰爾何言對曰漢光武廢后詔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宋仁宗廢后後亦深悔願陛下三思帝不憚而罷他日又召問五人輔原吉言陛下慎處必求得當後獨召士奇士奇請問中宮與貴妃情誼何如帝曰平日極和睦今中宮病貴妃朝暮慰藉甚殷士奇曰如此惟乘后有疾導之辭讓則進退以禮帝深以爲然又數日召士奇曰卿言甚善中宮果欣然辭太后尚未聽中宮復

堅辭必得請士奇因曰若然則願陛下待兩宮兩家如一昔宋仁宗廢郭后而待郭氏恩禮有加帝曰朕不食言后乃廢及薨孫后命廷臣議喪事時士奇在告諸臣就問之士奇曰當以后禮歛葬景陵諸臣曰此非中宮意士奇不答惟曰萬世罵名遂上議以嬪禮葬之金山后以無過廢宣宗晚年亦悔之歎曰此朕少年事欲復位號不果天順六年孫后崩皇后錢氏爲英宗言胡后賢而無罪廢爲仙師其死也人畏太后殮葬皆不如禮勸上復其位號英宗召李賢問之賢對曰陛下此念天地

鬼神實式臨之然臣愚見願陵寢享殿神王皆更  
如奉先殿式庶幾稱陛下之明孝七年閏七月加  
謚曰恭讓誠順康穆靜慈章皇后修其陵寢不祔  
廟此事惟楊士奇始終持正後來李賢亦  
好如楊榮蹇義敬宗夷簡之流奴材也

孝恭章皇后孫氏山東鄒平縣人父忠永城縣主  
簿以后貴封會昌伯后有殊色性機警彭城侯麒麟  
選媵孝誠皇后入宮時年十餘歲已而太宗爲太  
孫選濟甯胡皇后爲妃而以后爲嬪仁宗臨御冊  
胡皇后爲皇太子妃并以妃冠服賜后宣德元年  
冊立胡皇后而后爲貴妃故事皇后金冊金寶皇



貴妃而下有冊無寶獨后有寵得請於太后特製金寶賜之遂爲定例當是時后寵冠後宮而胡后貞靜恬退且遵疾無子后陽朝暮慰藉而陰用計傾之會英宗皇帝生於是后寵愈盛帝遂有廢立之志使人諷胡后上表請閒后猶辭曰皇后病痊當有子妾子敢先皇后子耶帝於是立英宗爲皇太子宣德三年二月廢皇后胡氏下詔曰貴妃孫氏昔皇祖選嬪于朕十有餘年德義之茂冠於後宮實生長子爲皇太子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宜正位中宮三月癸未冊立爲皇后五年二月從太皇

太后謁陵英宗卽位尊爲皇太后正統十四年八月英宗北狩時京營單弱人情洶洶有建議南遷者太后用侍郎于謙策決意戰守勅郕王監國立皇庶長子爲皇太子己巳下詔曰邇因也先犯塞誘害生靈皇帝恐禍連宗社親率六師往正厥罪不意被畱朔漠尙念臣民不可無主茲於皇庶子三人中擇其長且賢者正位東宮仍命郕王爲輔代總國政撫安天下丙子文武大臣合辭請郕王卽位太后從之是爲景帝十二月丁未尊爲上聖皇太后時英宗在遙北太后時以貂裘等物寄之

及幽閉南內困憊殊至太后時時遣中使問遺保  
護百端得無恙焉天順元年二月英宗復辟召閣  
臣李賢等曰朕惟母后深恩無以爲報况朕居南  
內七年危疑之際實賴保全今又定策禁中俾朕  
復位欲效前代上徽號少伸孝情如何於是賢等  
擬上尊號曰聖烈慈壽皇太后二年正月己卯上  
寶冊頒詔天下六年九月乙未后崩乙卯上尊謚  
曰孝恭懿憲慈仁莊烈齊天配聖章皇后合葬景  
陵祔廟爰忠進封至安國公晉太保長孫繼宗嗣  
曾昌侯次四人皆都督子孫數十人皆官於朝

孝莊睿皇后錢氏直隸海州人先世萬一以軍功  
封昭勇將軍右金吾指揮使世其爵至后父貴中  
軍都督以女貴追贈安昌伯正統八年年十六冊  
立爲皇后事上恭謹逮下有恩禮十四年英宗北  
狩后每夜哀籲天倦則卧地因損一股復以哭泣  
傷明傾宮中所有佐迎駕之費及在南城不自得  
后嘗曲爲慰解焉初景帝卽位遷居仁壽宮英宗  
復辟復正位中宮待景皇后有恩禮申明胡皇后  
之寃復其位號弟欽鍾皆以從上北征沒土木帝  
念之欲封其子雄后輒辭謝帝以是重之然竟無

子妃周氏生子是爲憲宗天順八年春正月帝不  
豫召皇太子曰后名位素定當孝養以終天年與  
朕合葬憲宗卽位尊爲皇太后加號慈懿而尊其  
所生母貴妃周氏爲太后成化四年六月二十八  
日后崩年四十三位中宮者蓋二十三年初將上  
兩宮徽號內臣夏時倡言錢后久病宜止尊所生  
母爲太后大學士李賢曰天子新卽位四海顛望  
宜遵遺詔庶幾順天理合人心彭時曰朝廷所以  
服天下惟在正綱常若止尊所生恐損聖德夏時  
曰待請命少頃傳旨曰子爲皇帝母當爲太后豈

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時有例彭時曰今日事  
與宣德殊昔胡后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  
尊號今名分固在豈得有疑議若阿諛順從是萬  
世罪人也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爲欲全皇上聖德  
耳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爲宜衆然之特再  
入請命良久出曰得上再三勸諭蒙俞允矣將草  
詔李賢彭時復議曰同尊是矣然正宮例加二字  
不然則無分別於是尊后爲慈懿皇太后頒詔天  
下及是后崩復詔禮部會議葬祔禮彭時曰梓宮  
當合葬裕陵神主當祔廟內臣惟懷恩以爲正夏

時曰慈懿無子且有疾豈宜入山陵第比胡后例  
可彭時曰太后母儀天下垂三十年臣子豈忍別  
議一或乖禮奚示天下彭時謂廷臣曰此事當力  
爭不可使上有失德翼日帝御文華殿召輔臣至  
問曰慈懿禮將何如彭時曰陛下孝事兩宮聖德  
彰著今合葬裕陵大孝乃全商輅曰外議洵洵若  
不耐葬則人心不服如聖德何劉健曰孝者從義  
不從令帝默然良久曰合葬固是孝若因山失聖  
母心豈得爲孝彭時曰皇上大孝當以先帝之心  
爲心先帝待慈懿始終如一今安諸左虛其右則

兩全庶不失先帝意上領之明日大臣奏言大行  
慈懿皇太后作配英廟正位中宮皇上嗣位已伸  
尊稱先帝夫婦之倫陛下母子之義無容議矣今  
壽終之後所宜合葬裕陵祔享太廟乃聞欲別卜  
葬地是必以皇太后千秋萬年後當與先帝並尊  
陵廟自嫌二后並配非本朝制耳夫有二太后自  
今日始則並祔陵廟亦當自今日始且前代一帝  
二后並配陵廟者未易悉數卽漢文帝尊薄太后  
呂后雖得罪宗社卒與高帝並葬長陵宋仁宗追  
尊李宸妃劉后雖無子與真宗同享太廟是二君



者未聞以二后遺譏而薄后宸妃未聞以並配失尊也今陛下奈何不遵先帝遺詔而見反出漢文宋仁下令慈懿皇太后不得與呂氏劉氏同尊享乎且千秋萬年後皇太后與慈懿同在陵廟使後世知生存之日雍和無間永久之後並美無窮是臣等所深願也疏入猶命集羣臣議於是尚書姚夔詹事柯潛給事中魏元等皆執奏如初尚書李秉等復上疏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陛下有祖宗之天下則當守祖宗之成法今以母后私違先帝意壞祖宗成法如大孝何疏上復率文武百官跪

伏文華門候旨自己至申帝覽奏爲懇請於皇太后稍見從遂出數奏同詞批答曰卿等所言皆合朕意合葬之禮蒙允行矣於是皆呼萬歲而退蓋上純孝兩宮無間議葬原非出上意云明日上尊號曰孝莊獻穆宏惠顯仁恭天欽聖睿皇后

孝肅皇后周氏直隸昌平人父能以后貴追贈慶雲伯后初以宮人侍英宗以正統十二年十月生太子是爲憲宗天順元年四月冊爲貴妃八年憲宗卽位尊爲皇太后與慈懿並是時孝宗生西宮母紀氏薨貴妃萬氏謀不測太后育之宮中飲食

起居必親視焉卒賴以仁恙成化二十三年四月  
丙寅上徽號曰聖慈仁壽皇太后是年十月乙亥  
孝宗卽位加太皇太后七年七月不豫孝宗寢食  
不安夜起焚香祝天會春郊當宴以太后疾詔罷  
至是后體康復乃作誥諭略曰粵自英皇厥代予  
正位長樂憲宗皇帝克盡子道以天下養二十四  
年無異一日皇帝嗣位實能繼述先志敦尚彝倫  
奉養之禮至隆厚矣予偶嬰瘍疾皇帝夜起籲天  
爲予請命春郊罷宴問視惟勤頃者醫藥奏功食  
飲如舊老年疾體竟底康甯以昔視今父子一道

予甚嘉焉蓋后遭疾時感上誠孝謂天下物皆帝  
所有無以爲報故託之文辭以彰聖孝且命副臧  
內閣傳之無窮焉帝亦奉表稱謝十一年十月清  
甯宮災后居仁壽宮十二年十二月清甯宮成后  
遷居焉先是后外家有賜田本官地有司請釐正  
帝難焉后聞曰皇帝爲國守法奈何吾以家事撓  
之竟歸其地于官十七年三月壬戌崩已巳上尊  
謚曰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成聖太皇太后合  
葬裕陵祀奉慈殿初慈懿崩已有周太后他日並  
祔陵廟之議至是帝召大學士劉健等至暖閣出

裕陵圖相示言孝莊元堂與英廟皇堂相去數丈

人主焉然喪仁孝之音人臣侃侃

間隔不逼曰此大非禮健等曰成化初事有難處

執守正之見當上下情誼熙和議論合禮令人

臣子姑委曲將順帝曰此皆內臣所爲內臣有幾

想吁喘都喻景象

人識道理者昨見彭時姚夔奏章先朝大臣忠厚

爲國如此因論耐廟禮健等奏先年雖定二后並

配享英廟其實漢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

宋亦有二后並耐者帝曰事須師古末世鄙褻不

足學宗廟至重豈可僭差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

德深重朕何敢忘但我朝祖宗以來無並耐事壞

法安可自朕始欲于仁壽宮前殿別奉祀焉尚書

吳寬奏魯頌闕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爲別廟漢唐以來亦然至宋始有並耐祭者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非後世子孫追尊之比惟李宸妃沒仁宗悲慟乃追尊耐祭非禮不足法帝以爲然於是遂定祀於奉慈殿中外翕然稱合禮云嘉靖時奉主於陵殿止稱皇后父能晉太傅加寧國公后弟壽嗣慶雲侯彧封長甯伯尋世襲壽子璋瑾瓚瑛彧子瑋瑑皆授錦衣錦指揮

景皇后汪氏順天人父瑛兵馬指揮正統十年八月丙寅冊封郕王妃十四年十二月甲寅郕王以

監國卽位冊爲皇后景帝廢憲宗爲沂王欲立其  
長子見濟爲皇太子后執不可且曰恐礙監國之  
稱帝不悅三年五月遂廢居別宮而以見濟母杭  
氏爲皇后甲戌禮部郎中章綸上弭災疏首請復  
后中宮忤旨逮繫榜掠幾死英宗復辟仍稱邸王  
妃景帝崩議令后殉賴李賢言遂寢憲宗旣復東  
宮極感后意所以禮奉之甚隆尤見愛於太皇太  
后旣遷居舊邸每遇節序必邀入宮中叙家人禮  
當遷舊邸時英宗以問李賢賢對曰於禮甚愜但  
用度不可缺帝曰更欲加厚又憲宗爲之護持故

服食供帳頗饒裕焉然性沈毅不能委曲一日英宗入內帑求故所繫玉玲瓏知在汪所左右勸后出還上后堅不肯後語人云是實有之吾謂景泰雖廢亦嘗爲天子七年一腰繫何不可消受乃見迫耶且景泰天下尚歸之上何有此數片玉當上索時吾實怒而沈之井矣其不欲與時俛仰如此后與景帝齊年宏治中猶存正德元年十二月始薨帝爲輟朝三日用皇妃禮合葬金山明年上尊謚曰貞惠安和景皇后杭氏生懷愍太子見濟景帝立爲皇后以景泰七年二月庚子薨謚肅孝



廟天順元年禮部尚書胡濙等奏陛下正位改元  
杭氏以弟婦倨列太廟時享不便拜謁當遷別室  
詔從之二月庚子革封號爲庶人賢妃李氏先景  
帝薨謚恭靖

憲宗純皇帝廢后吳氏順天人父俊以女貴官都  
督同知天順八年秋七月冊爲皇后初帝在東宮  
英宗爲擇配得十二人選王氏吳氏柏氏留宮中  
及卽位太監牛玉用事俊與深相結故吳氏得冊  
立爲后非帝意也甫逾月下詔勒上冊寶廢居閒  
宮於是下玉詔獄俊及子雄皆遣戍登州衛後孝

宗生紀后暴卒萬妃方專寵如虐賴后保抱惟謹  
故得免於禍孝宗卽位念其德命宮中進膳御服  
皆如母后儀官其兄子經爲錦衣衛千戶正德中  
薨以妃禮葬

孝貞純皇后王氏直隸上元人父鎮中軍都督憲  
宗爲太子選入宮吳后旣廢其年十月冊立爲皇  
后后本英廟所親選且柔順純和言動合度旣正  
位中宮益宏逮下之德時萬妃寵冠後宮后處之  
坦然孝宗卽位尊爲皇太后武宗卽位加尊太皇  
太后正德五年上尊號曰慈聖康壽太皇太后十

三年二月崩合葬茂陵三月上尊謚曰孝貞莊懿  
恭靖仁慈欽天輔聖純皇后祔太廟父鎮追贈阜  
國公謚康穆兄源封瑞安伯予世券尋進侯加太  
傅贈太師謚榮靖弟清封崇善伯濬封安仁伯源  
子橋嗣瑞安伯

貴妃萬氏山東諸城人父貴爲縣吏坐事徙霸州  
生妃四歲入掖庭爲聖烈孫太后宮女及笄侍憲  
宗於青宮性謫善媚帝卽位遂專寵皇后吳氏之  
廢實由妃及孝貞正位中宮每以厚德優容之冊  
封爲貴妃益尚機黠六宮希得進御帝每游幸宮

中妃嘗戎服爲先驅生皇子祐極帝喜甚至爲遣  
中使四出祈禱山川立爲太子逾月薨妃亦自是  
不復娠矣數年備嗣未定中外爲憂言者每勸上  
溥恩澤然未敢顯言妃之妬也惟給事中李森言  
及之而寵乃益甚初居昭德宮後移安喜宮進封  
皇貴妃服用器物窮極僭擬父貴授都督兄通授  
都指揮使兄妻王氏出入掖庭權寵震一時大學  
士萬安聯爲同宗與劉吉皆附之凡朝士無恥希  
進者蝟集其家會彗星屢見大學士彭時疏言外  
廷大政固所當先而宮中根本亦爲至急凡女子

中年無子雖有所生亦多不育諺云子出多母今宮嬪數多宜生者衆然數年未聞焉必愛有所專過生之期故也伏望舍其舊而新是圖務正各分均恩愛以廣繼嗣爲宗社大計則人心安而災異息矣禮部尙書姚夔亦以爲言帝皆優詔答之曰內事朕自有處尋六科給事中魏元等上疏曰竊見年來災異疊仍近日彗星光拂台垣人心涵懼皆陰盛陽微之證也臣聞君之於后猶天之於地不可參貳今道路訛言陛下於中宮或有參貳之者大臣嘗以爲言陛下謂內事朕自處置屏息傾

聽將及半年而昭德宮進膳不減中宮不增宮墻雖深而視聽甚近褚席雖微而縣象甚著陛下震位尚虛豈可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一付於愛專情一之所而不求子孫衆多以固國本安民心哉伏願思祖宗傳體之重明伉儷之義嚴嫡庶之分使陰陽各歸其分宗社萬年之基將在於此御史康永留等亦以爲言帝覽之置弗省也死益驕恣四方所進奇貨皆歸之中費用事者一忤妃意輒見斥逐一時佞倖如錢能覃勤汪直梁芳韋興輩皆假貢獻內結歡妃因作威福至於弄兵構禍皆妃

主之也。紀妃遜居西宮生子數年，出妃飲之酒中，醜而薨。梁芳、韋興等承望如意，作奇技淫巧，禱祠宮觀，及採買寶石，帑藏爲之一空。帝一日指示芳等曰：帑藏之空，皆由汝二人。吾不與汝計，後人必有罪汝者。蓋指東宮也。芳等退而懼，帝方鍾愛興王，或爲芳等謀曰：不如語昭德，勸上易之，立興王。是昭德無子而有子，興王無國而有國，如此共保富貴無窮，豈直免禍哉？芳然之。言于妃，妃力勸上易儲。會泰山震，臺官奏應在東朝，不筭帝頷之意。遂寢。二十三年春，帝郊祀，大霧人皆驚，明日慶成。

宴罷帝還宮忽報妃薨妃體豐肥是日以拂子搥一宮人怒甚遂病痰死帝聞憮然曰萬便長去吾亦安能久乎爲輟視朝七日謚恭肅端慎榮靖葬天壽山至宏治初言者藉藉有云母后遺痛未伸宜廢妃號籍其家賴天子仁厚重違先帝意卒置不究云

孝惠皇太后邵氏杭州昌化人知書有容色年十四聘者七人皆死一指揮聘之已上馬迎矣墜而死其父林充漕卒攜至京師選入掖庭成化十二年冊爲宸妃二十三年封貴妃生興王祐杭岐王



祐榆雍王祐檣世宗入繼大統進稱皇太后太后  
老且盲矣喜其孫爲皇帝以手摸世宗身頂至踵  
上尊號曰壽安皇太后大赦天下封弟喜昌化伯  
十一月庚申后崩癸未命擇葬地初卜椽子嶺而  
帝意欲附近茂陵數降旨集議大學士楊廷和等  
言昔宋甯宗欲祔孝宗於裕思諸陵朱熹以爲祖  
陵不當數興工作驚動神靈請如原議卜宅椽子  
嶺便帝猶豫未允後用工部侍郎賈詠奏卒葬茂  
陵明年上尊謚曰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祐聖  
皇太后已加稱太皇太后尋奉主陵廟

明代傳記叢刊・名人類⑤⑩  
周 駿 富 輯

# 勝朝彤史拾遺

六卷 (清) 毛奇齡撰

明文書局印行



# 西河文集

## 勝朝彤史拾遺記

### 卷一

〔洪武朝〕孝慈高皇后馬氏

郭氏憲妃

郭氏憲妃

〔建文朝〕孝康皇后常氏

建文后

昭獻王貴妃

### 卷二

〔洪熙朝〕仁宗皇后張氏

繼后孫氏

郭嬪

憲宗太后周氏

### 卷三

貴妃孫氏

惠淑妃李氏

胡妃

麗文太后

〔永樂朝〕徐皇后

繼妃

〔宣德朝〕張氏胡皇后

景泰吳太后

〔正統天順朝〕曹皇后

王貴妃胡皇后

〔吳壽朝〕景皇后

〔成化朝〕憲宗廢后吳氏

寧極妃太后

萬妃

唐氏

王皇后

邵貴妃

### 卷四

〔弘治朝〕張皇后

鄭金蓮

沈賢妃吳德妃

馬氏

浣衣王滿堂

沈氏選侍

〔正德朝〕夏皇后

王妃

劉美人

### 卷五

〔嘉靖朝〕明王妃蔣氏

廢后張氏

皇貴妃王氏

李嬪

廢后陳氏

段恭妃

陳氏皇后

方后

杜貴妃

〔隆慶朝〕穆宗廢后李氏

李定盪太后

〔萬曆朝〕廢后王氏

王貴妃

卷六

〔泰昌朝〕光宗后郭氏

李純惠太后劉氏

東李妃

〔天啓朝〕懿安皇后

李茂妃

胡貴人

熹貴妃田氏

昭仁宮宮婢

鄭貴妃

王惠后

李妃

選侍趙氏

裕妃張氏

馮貴人

〔崇禎朝〕莊烈皇后

青霞女子



# 西河文集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稿  
又名姓

丁 對自處人較

## 勝朝彤史拾遺記一

彤史者後宮女官名也。其制選良家女子之知書者充之。使之記宮闈起居及內庭燕饗之事。用示勸戒。而惜其書不外傳。予幼時得先子石阡府教授所藏宮闈記闈一卷。自洪武至萬曆。凡十三朝。可謂小備。雖所闕亦無幾。第載事未確。其文不雅馴。予承乏爲史官。值修明史。嘗題起草。得順成弘正四朝后妃列傳。因歷探中祕。以爲必有異聞。崎事可補疏略。而遍搜史竄。但得詳冊封年時。及后妃崩薨喪葬諸禮節。而他無所有。乃不得已。仍取外史所記。與實錄稍不誣者。草成應之。而拾其餘贖。歸而雜之。先子之所藏。復爲斯篇。大抵事取可驗。寧闕勿備。爾之拾遺。旣無彤史。稱彤史者。曰非史官之正史焉。

太祖朝洪武孝慈高皇后馬氏。宿州徐王馬公女也。馬之先有宋太保默者。家于宿之新豐里。一作閔子鄉。新豐里。數傳及公。以貨豪里中。善施而貧。元至順間。其母鄭媼生后卒。公殺人避讐。投所好友定遠郭子興。以后託焉。會江淮亂。子興起兵據濠州。太祖在軍中。子興妻張氏奇太祖力。勸子興妻太祖以后。曰。是人與異相。非常。當藉此收之。且馬公不可負也。子興以爲然。遂贅太祖于其家。獨子興子三與太祖不相能。



數數搆太祖間以他事幽太祖別室絕口食后竊懷鑄底銅之值蒸饅饅熟后乘熱竊其一懷之薄乳傍乳爲之糜幸張氏憐后意皇急陰解之原評曰陸解不屬上一節然急接此句又急接下一段則與後后語百照吹響切時諸軍四出多鹵獻獨太祖無有子興怒后密召張氏婉轉且以棗脯薦子興子興置不問后善承人意而知書精女紅太祖每出軍一切軍狀皆屬后籍簿井井雖踰時詢之不少遺暇卽率諸校妻縫紉衣襦以備不給至太祖渡江后多智恐元兵躡其後必相隔不俟太祖命急率諸校妻過太平止繁昌陳迪家而元兵果扼渡如后慮后遂于迪家生皇長子焉時吳漢接壤戰無虛日后時時贊太祖規畫嘗謂太祖曰定天下在得人心人心者天下之本也又曰用兵焉能不殺人但不嗜殺人則殺亦罕也太祖深然之洪武元年上卽皇帝位册后既册謂羣臣曰昔光武受命嘗回思滹沱麥飯以勞馮異唐德長孫后以其能周旋于隱太子構隙之間今皇后同朕起布衣閱歷憂患每不憚灼肌體懷熱食餉朕此不止麥飯也至郭氏猜嫌幾罹叵測后卒能多方彌縫以脫朕于難其與長孫之周旋險易何等語曰妻者齊也又曰家貧思賢妻非后德齊一安有今日其敢以富貴忘貧賤哉羣臣呼萬歲既而語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陛下不忘妾妾願陛下尤不忘羣臣百姓原評曰一段雖似馮異傳然文氣直逼西京與後漢稍異乃追封馬公爲徐王鄭媼爲夫人以無嗣且不得公媼死所乃瘞衰冕置冢戶立廟新豐里后歲時饗祀哀焉清江范孺人者習女史后令說古今賢后事至竇太后后曰黃老者何教而太后好之曰黃老者清靜無所爲不必爲仁義而民孝慈是其教也后曰孝慈卽仁義也世有舍仁義爲孝慈者哉左右諸嬪有以明德馬后比后者后曰吾安所及之亦效之耳第后性本儉嘗命練故織爲衾褥以賜貧民緝裁餘縉帛

及織工治絲有競額者，纂爲衣被，以賜諸王公主，身御澣濯，久紕不卽易，曰：「此弋緝遺法也。」周王之國，遣慈母江貴妃從，一作孫貴妃，賜以已所御紕衣一杖，一曰：「王有過，則披衣杖之。」卽違馳以聞，歲當六宮皆蔬食，請上賑卹，上許之。后曰：「儲備之不先，以致有此。」夫賑以卹其後，不如儲之備于先，爲有要也。上深然其言，上意氣豪略，威福多不測，后順事承指，每從容開導，其所補救，有爲外庭所未稔者。先是，參軍郭汝祥總制和州，或言景祥子不孝，嘗持槩趣景祥，上曰：「若此，當誅之。」后從容曰：「妾聞景祥止一子，獨子者必驕情也，然亦安至是。」且陛下殺一人而遽至絕人之後，此非細也。毋亦廉而後殺之，及廉之，果不實，上曰：「微后言，幾誤斬郭氏祀矣。」李文忠守嚴州，上聽楊憲言，欲召改爲揚州守，后曰：「文忠賢，其行信于人，改則失人心，且敵方壓境，守將未易動也。」上然之。文忠遂克杭州，春坊李希顏爲諸王授經，擊王額以管，上怒甚，后解之曰：「幾有使製錦而惡其翦者，夫曲謹，婦寺之愛也，而以責師傅，可乎？」宋濂以學士歸里，坐孫罪，被逮將刑，后念其有師傅功，急進曰：「宋學士家居，豈知情者？」妾聞里塾延一師，尙終身敬衛之，況官家乎？」上曰：「此非汝所知也。」會后侍上食，舉匕向鏞鼎，潛然而却，上問故，后曰：「妾痛宋學士之刑，而欲爲諸兒服心喪也。」上聞，投箸起，明日赦濂，改安置茂州。吳興民沈秀，實富侔國，會爲上犒軍，而築都城三之一，上忌欲誅之，后諫曰：「妾聞法也者，所以誅不法也，非所以誅不祥。民富侔國，民自不祥爾，夫不祥之民，天當有之，於國法何預焉？」乃釋秀。戊雲南，嘗令死囚築都城贖刑，后曰：「以役贖死，仁也，然以久瘼之囚，而重之力，役得微，仍以役死乎？」上爲罷其役，釋之。后慈愛性成，而又持大體，嘗曰：「施恩必使通，然推之有差等也。今民間衆庶，固多艱難，獨念京朝官去井里，挈妻子僮僕，奔走學上，而俸入有限，反多徧滿，差祿之謂何？」乃

勅帝厚日給別賜諸饗餼且請太學生之攝妻室者置家構名紅板倉構皆后恩也后繡務必親既貴猶自主饋事近臣及奏事官朝罷必會食后每取嘗之即不旨必爲上言責光祿卿至御膳日上后必省視宮人請自重后曰事夫親饋食禮也且上性嚴急萬一偶失能吾得承之汝輩堪此耶他日羹寒上翻羹汚后衣后令燂再進他無所責上嘗怒宮人后亦怒令付宮正司治罪上稍解問后曰不自責付宮正何也后曰妾聞賞罰惟公足以服人故明主不以喜怒如刑賞當陛下怒時恐有觴重付宮正則酌之矣即陛下論罪人亦有司者治之耳上曰爾怒何也后曰妾之怒所以解陛下怒也后初知書及貴益好學嘗爲上曰法屢更必弊法弊則奸生民數擾必困民困則亂生上曰至哉言也命女史書之冊嘗俘元寶玉至陳于廷后陽認之曰元有是何以失之意者此非寶與上曰朕知之矣后多學必謂珠玉非寶惟善爲寶也后拜曰如陛下言原評曰不以爲風諫而以爲術弄多學一語不可刪去洪武十五年八月后疾羣臣請醫醫后曰生死命也醫何益且醫一不效或致錄醫是重吾過也上問有言乎曰陛下與妾起布衣藉陛下神聖得貴爲母后足矣復何言所願言者惟陛下求賢人納諫諫而已是月丙戌崩年五十一上悲悼終身不再立后九月葬孝陵葬日各不同故不錄以成穆孫貴妃永貴妃江貴妃越日祠太廟逾年宮人思之作歌曰我后聖慈化行家邦撫我育我懷德難忘懷德難忘于萬斯年泌彼下泉悠悠蒼天后生懿文太子標秦王棟晉王桐成祖文皇帝周王橐寧國安慶兩公主初諡曰孝慈皇后永樂元年上尊諡曰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嘉靖十七年復上尊諡曰孝慈貞化哲順仁徽成天育聖高皇后初后生成祖有龍見于寢嘗夢徵時野歸遇賊皆紅冠追之成祖以馬適扶后執轡賊見成祖皆避去后以故

鍾愛之。然勿言所夢。及上厭太子柔弱。曰：非繼體也。后始以夢告。仍戒勿洩。而其後卒有靖難之事。貴妃孫氏。陳州人。父和卿。以仕元。偕妻晁氏。至常州家焉。元末兵亂。妃父母相繼死。獨長兄瑛有材幹。辭家遠游。久未歸。妃年十三。隨其次兄瑤。避兵江都。將以次北還。而江都城陷。瑤又死。元帥馬世熊妻得妃。育爲女。年十八。未字也。上求有容德者。納宮中。人或以妃告。及按果然。遂納之。妃敏慧端麗。而嫻禮法。言動皆中矩。高后嘗謂上曰：古賢女也。妃痛無外家。間一請上。求兄瑛所在。久之。得瑛。官參省。上卽位。册貴妃。位冠諸妃上。妃佐高后。相六宮事。高后以慈妃以法。皆相濟得治。洪武七年九月癸未。一作庚寅。年三十二。上震悼。賜諡成穆。妃無子。祇生四女。上命周王橚主其喪。服慈母三年。皇太子諸王皆奉。并敕詞臣撰孝慈錄。凡庶子爲生母服三年。衆子爲庶母皆奉。推妃恩也。時命有司營厝於朝陽門外褚岡之原。賜兄瑛田租。以供歲祀。而其後祔高后陵。

郭寧妃。臨淮郭山甫女也。山甫善相人。上龍潛時。嘗游臨淮。過山甫家。山甫自外至。見上。大驚。急呼內治。饋治舉。夫婦捧匕箸。侍上飲。笑語甚歡。中酒。闔外戶。跽曰：公非常人也。自愛。嘗言鍾離有王者氣。當在公矣。上去。山甫謂諸子。若曹皆田舍郎。爾而有封侯之相。吾初疑之。今始知以是也。原評曰：此等形寫。在史公高紀之上。乃遣其二子從龍渡江。而親飾妃納乙室。侍孝慈皇后行間。洪武三年。封寧妃。孝慈崩。妃攝六宮事。稱皇寧妃。生一子。名棖。封魯王。上甚念山甫。及妃貴。而山甫已死。乃累贈山甫爲營國公。二子皆以開國勳封侯。如山甫言。長子興。羣昌侯。次英。武定侯。皇淑妃李氏。壽州人。其父傑。當洪武初。曾以廣武衛指揮北征。戰而死。十七年九月。册淑妃。以高皇后服。

開不立后。進爲皇淑妃。攝六宮事。

郭惠妃者。濠陽王長子郭大舍女。濠陽生三子。皆非命死。獨大舍遺一女。封惠妃。人有相郭氏宅者曰。宅有女當大貴。初惡其言。至是驗。徐王託孝慈于濠陽。濠陽育之。亦郭氏女也。妃生蜀王。豫王。谷王。及汝陽。永嘉二公主。豫王卽代王。

胡妃。臨淮人。父顯。以世開國功。襲定遠都指揮同知。進都督。旣而改武昌護衛。妃生一子。名楨。封楚王。

建文帝朝。孝康皇后常氏。懿文皇太子妃。開平王遇春女也。洪武四年。册爲皇太子妃。旣而有疾。薨。太祖哀之。爲輟朝三日。高后素服臨諡。曰懿敬。建文元年。追尊懿文皇太子爲孝康皇帝。廟號興宗。遂尊妃爲孝康皇后。永樂改元。復降稱懿敬皇太子妃。祔懿文陵。其後嘉靖二十年。孝宗張皇后崩。廷臣議尊諡。有以孝康進者。或曰。此興宗皇后諡也。世宗曰。興宗旣降尊。襲之何害。遂諡孝康。蓋世宗有微意云。

建文太后呂氏。壽州人。洪武十一年。册爲皇太子繼妃。國初。有呂本。曾仕元爲總管府。已而歸順。官吏部尙書。出爲都轉運鹽使。是其父也。妃生虞懷王。雄英。及建文皇帝。吳王允熲。徐王允燿。建文元年。尊妃爲皇太后。靖難兵至金川門。遣人迎太后。太后至軍中。成祖再拜自陳。不得已。起兵之情。太后無一言慰勞而返。及返。未至宮。宮中火起。遂于是年七月。隨幼子允熲。居懿文陵。永樂改元。革太后號。復稱皇嫂皇太子妃。

建文皇后馬氏。光祿少卿馬全女。洪武二十八年十月。册后爲皇太孫妃。建文改元。立爲后。生二子。文燧。文圭。靖難兵入城。而后崩于火。聞者哀焉。

成祖朝永樂徐皇后。成祖后也。武寧王徐達。以張夫人妒。太祖爲之娶謝氏。生后而賢。幼時。爾書史一過不  
忘。人稱女諸生。然謹慎。不狎獵。每觀書得一善事。必一再思曰。奈何做之。太祖聞其賢。親召達乞聘爲燕  
王妃。洪武九年正月。授封册。高皇后深愛之。曰。真吾婦也。燕王之國。后理王宮政甚治。乃以居高皇后喪。  
斷酒肉三年。每語及高皇后。輒流涕。成祖問后。高皇后遺言多可爾。爾何言最要。后能舉之乎。后一一奉  
之。無所遺。靖難兵起。后留與世子居守。李景隆攻城。城幾陷。后親率諸將校妻。擐甲登陴。挾矢石禦之。敵  
遂以卻。洪武三十五年。上卽皇帝位。乃以十一月壬辰册皇后。后明于治理。每言南北兵爭久。民敝宜急  
休息。而上方用人稍稍以新舊爲間。后力爲解釋。有曰。伊呂當散。卽勝朝猶用之。況太祖所遺者乎。鳳評  
曰。此學問語。情以成祖之英敏。而見不及此。后弟增壽。當建文時。曾以國情輸之上。而建文君誅之。至是。議贈后。  
不可。上曰。后欲爲漢明德耶。顧今豈以外戚故封之。竟封定國公。而命其子景昌襲其爵。命下始告。后后  
不謝。曰。非妾志也。會册皇太子及漢趙二王。后以爲太子仁。可不悉主器。而二王不馴。勸選宮僚。且請仍  
用廷臣兼署之。曰。一則任使。一則疑隙不生。此高皇帝善制。所宜萬世永遵者。嘗問陛下所與共治者何  
也。上曰。六卿理政務。翰林職論思。皆是也。后曰。請得悉召諸命婦觀之。上許諾。及召入。遍觀。喜甚。各賜以  
冠服鈔幣。且諭之曰。凡婦相夫。豈止衣服饋食云爾。必將有德行之助焉。古公侯夫人。及大夫士之妻。其  
能助成夫德。載諸簡牘。夥矣。今上所共理者。六卿翰林之臣也。爾諸命婦。無所以贊于內者。夫百姓安  
則國家安。國家安則君臣夫婦皆安。此所當共勉者也。且夫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而易入。爾  
其思之。又召翰林學士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楊士奇。金幼孜。妻見柔德殿。各賜勸勉。且賞賚甚。至后

書輯女憲女誠諸書採其要者作內訓二十篇曰德性曰修身曰慎言曰謹行曰勤勵曰儉戒曰節儉曰積善曰遷善曰崇聖曰景賢範曰事父母曰事君曰事舅姑曰奉祭祀曰母儀曰睦親曰慈幼曰遠下曰待外戚又纂古嘉言善行第一編名勸善書頒行天下永樂五年七月后疾上臨問后以求賢才明邪正厚宗室抑外戚爲請上納之既而謂皇太子曰往者靖難時諸從征婦之居留者皆爲我授兵嬰城捍敵往往扯衿纏瀝粉汗每愧無以謝之聞上將北巡吾欲于此時爲追請恩澤今不遠矣又曰請善如登山久必高積惡如穿坎久必陷乙未崩年四十有六后生仁宗及漢庶人高煦趙王璽永安永平安成威寧四公主上勸曰吾從此不得聞善言矣乃爲后薦大齋于靈谷天牀二寺聽羣臣致祭光祿卿營齋事惟謹十月甲午册諡曰仁孝皇后七年葬天壽山升祔太廟二十二年仁宗卽位改葬長陵上尊諡曰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

昭獻王貴妃蘇州人也隨父宦在京永樂初選擇良家女妃入宮册爲昭容時宮中上下多朔產略少委曲獨妃具才德能從容婉婉以行其意以故妃佐理宮政稱慝伏仁孝愛之永樂七年仁孝服闋進貴妃上自仁孝崩後在宮多任性聞或躁怒宮人皆惶懼懼妃特輟轉調護徐俟意解自皇太子親王公主以下皆重賴焉十八年七月丙子以疾薨上震悼爲輟朝五日賜祭諡昭獻貴妃命璽臣考高皇帝成穆貴妃故事一視其喪葬以寵卹之

權妃者朝鮮人永樂七年五月朝鮮貢女充掖庭妃隨乘女入上見妃色白而質復穠粹問其技出所攜玉琯吹之窈眇多遠音上大悅驛拔妃出乘女上逾月册賢妃授妃父永均爲光祿卿八年十月妃侍上

北征凱還而疾至臨城。曰：不能復侍上矣。遂薨。上哀悼，親賜祭。諡曰恭獻。命厝其柩于澤縣。敕縣官守之。時朝鮮所貢女，其見具位號者，復有任順妃、李昭儀、呂婕妤、崔美人四人，皆命其父爲京朝官。順妃父添年爲鴻臚寺卿，昭儀父文，健仔父貴真，爲光祿少卿，美人父得霖，爲鴻臚少卿。其後永均以宣德一作洪熙中卒。計聞上仰推先澤，遣中官賜祭，賜其家白金二百兩，文帛表裏有差。





# 西河文集

蕭山毛奇齡字龍圖  
行十九稿

論滿漢校  
齊魯臨校

## 勝朝彤史拾遺記二

仁宗朝江蘇仁宗皇后張氏河南永城張麒麟女也。麒麟由兵馬指揮使封彭城伯。生二子一女。卽后也。后以洪武二十六年册燕世子妃。永樂二年四月改册爲皇太子妃。時仁宗體肥腰腹徑數圍而膠臙。上命與諸王馳馬。仁宗辭不能。上大恚。命有司減仁宗膳。仁宗危甚。會上令監國二王播流言中之。變易儲。后內寬仁宗。而外事成。祖及仁孝皇后甚謹。重得仁孝心。仁孝每言于成祖。成祖亦意解。嘗曲宴內苑。仁宗侍。成祖見仁宗色變。睡而覺。移時。指后曰。此佳婦。他日常承我家。脫微此。廢爾久矣。后起頓首謝。頃之。忽失后所在。上怪。使覓。后則后方親入宮。庖手湯餅出。上且喜且感。顧仁孝。厚評曰。三字人所忽。此段傳神。全在此三字。仁孝爲慰勞。泣下。乃呼仁宗及后前。劇飲盡。懼乃罷。由是太子得不易。永樂二十二年十月。仁宗既卽位。命英國公張輔持節册皇后。明年。仁宗崩。宣宗立。尊爲皇太后。凡軍國大事。悉上皇太后參決。皇太后亦每事諮詢。不敢以聽政。自居。擅外廷議。方是時。海內太平。上入奉起居。出侍遊宴。四方貢獻。雖瓜菓微物。亦必先上皇太后。然後嘗食。兩宮慈孝。聞天下。宣德三年。太后遊西苑。上親掖輿。皇后皇妃皆從。行泛舟。

登萬歲山上。捧觴上壽。獻詩頌太后。太后亦賜觴。諭上以保境安民至意。上稽首謝。五年二月。謁長陵。獻上親養驪駒。至河橋。下騎扶轡。行既過。復騎。幾民觀者夾道傍。皆感悅。呼萬歲。時陵園父老適迎至。太后顧上曰。百姓以君能安民。故不憚遠赴。承踊爭欲得一望顏色。倘無以安之。恐天下之望君者不止是矣。上拜謝。及還。上奉太后過農家。召婦女問生業安否。婦女應對俚朴。如家人然。太后喜。賜鈔幣。飲食。時有以野蔬村酒獻者。后嘗訖。復賜上曰。此農家味。當知之。扈臣張輔。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請候見行殿。太后慰勞之。賜酒饌。及白金文綺。且曰。爾等皆先朝舊臣。今日之清寧。得展游宴。雖祖宗實祐之。亦卿等輔相力也。其勉導。爾君無忽。輔等頓首謝。是日。諭上作賞春賦。他日上謂士奇曰。太后謁陵。還。悉能道汝輩姓名及所行事。謂張輔。武臣也。而達大義。蹇義。厚重小心。但少斷耳。惟汝能正言。無所避。先帝或敬不樂。然終能從汝。以至不敗。特三事未從。可悔也。士奇謝。太后遇外戚。嚴。兇暴。彭城伯。弟昇。忠安伯。至醇。諱時。諭以恭儉。慙。飭。保。家族。不許預議國事。楊士奇每言昇果賢。非他戚比。卽所議事。鮮非是者。其令預議。使太后終不許。暨宣宗又崩。英宗方九歲。太后謂陔。福。長。君。欲召立襄王。不果。英宗既嗣。大臣請太后聽政。太后曰。毋壞我家法。凡事付閣議。然後行。致書兄。景。及弟。昇。第。朝。參。勿。干。預。一。切。特。除。去。宣。宗。宮。中。諸。玩。物。及。不。急。諸。務。時。勗。上。以。學。又。數。語。洪。宣。問。委。任。股。肱。事。故。是。時。天。子。尊。師。傅。興。學。校。舉。任。賢。才。爲。一。代。盛。正。統。二。年。太。后。御。便。殿。召。張。輔。楊。士。奇。楊。榮。楊。溥。胡。濬。人。上。東。立。近。榻。輔。等。立。西。下。女。官。佩。刀。劍。雜。侍。太。后。召。輔。等。前。曰。卿。等。皆。舊。臣。副。君。幼。幸。同。心。爲。社。稷。計。又。語。士。奇。溥。曰。先。皇。帝。暨。國。時。念。二。卿。孤。忠。及。在。位。猶。時。時。道。之。言。在。耳。不。忘。也。士。奇。等。伏。地。謝。乃。顧。謂。上。曰。此。五。臣。皆。先。朝。所。簡。

帝其重之。凡事非五臣贊決，勿行也。先是，中官王振者在宣宗時，曾以技巧逆上意，後用英宗伴讀恩，秉司禮監，惡未著也。然而太后知其奸，故當大臣請垂簾時，太后令一切政務必閣下裁決。越日遣使一，至開闕，詢右日議若事。侯閣臣列奏，太后親驗之，始行。或出振不赴閣議者，必立召振責格其事。其防如此，然終恐振不可制。原評曰：急著此段，則后之怒振有謂焉。本皆遺此，或將此記他處，俱失篇五。至是，令呼振，振至，太后色頓改曰：汝侍帝起居多不法，今賜汝死。女官袖刃加振頸，帝跪請，五臣隨帝跪。太后曰：此輩誤人國多矣，帝烏知之。既而曰：且以帝及諸公故，寬汝，勿再也。由是振終太后世不敢預大政。七年十月乙巳，太后崩，遺詔曰：吾自洪武中配仁宗皇帝三十餘年，及爲未亡人，又有八年，今得全歸，從先皇帝地下，足矣。惟是國家至重，當以愛人爲保國之本，爾諸臣咸佐帝行仁政，乘忠勳，勿懈。諸后妃家，遵皇祖訓，戒勿干預國事。喪服遵仁宗遺詔，以日易月。天地祖宗社稷之祭，不可以卑廢。尊及百神之祀，皆循常例，勿停。十一月丁巳，上尊諡曰：誠孝恭肅明德弘仁順天啓聖昭皇后。越日，禡太廟，合葬獻陵。后生宣宗，及越王、瞻墉、襄王、瞻墉。方太后大漸時，召大臣榻前，問國家尙有何大事未舉者。士奇言：建庶人立四歲，雖已亡，當復其位號，修其實錄。太宗詔有收方孝孺諸臣遺書者死，宜弛其禁。太后默然未答。若不省者，諸臣受顧命，遂出，故遺詔不及焉。

宣宗朝宣德恭讓胡皇后者，宣宗廢后也，名善庠，濟寧人。父榮，生七女，洪武初，長女名善團，以才色給事掖庭，充尙宮，頗見任使。榮故子是時，得授錦衣衛指揮。至永樂十五年，有詔選皇太孫妃，司天奏：星氣見奎婁，當在濟河間求之。使者下濟寧，因以榮第三女進，則后也。按之合法相，遂于是年冊皇太孫妃。先是，鄒

平孫忠者。由太學生擢永城主簿。生一女。姣皙而慧。仁宗張皇后。永城人也。其母彭城伯夫人。曾見孫氏。女子主簿官舍。奇之。會永樂八年。太宗謂皇太孫長。當擇配。彭城夫人稱孫氏女。實乃因張皇后言于太宗。太宗取孫氏入宮。甫十歲。卽令張皇后育之。已七年矣。原評曰。此以合傳體敘二后事。方有眉目。舊史如隔曉張。絕不明白。至是。詔選妃。以司天奏故。竟冊立胡氏。而以孫氏爲之嬪。彭城夫人每爲張皇后唧唧。而張皇后賢。不言也。原評曰。著此句。又著下句。俱見節節。是時。仁宗知其事。故于仁宗嗣位。冊孫氏嬪。時特賜孫氏得服妃冠服。宣德改元。尊張皇后爲皇太后。皇太后有旨。謂兩家定位久。無可議。仍冊胡氏爲皇后。孫氏爲貴妃。故事。冊皇后。用金寶金冊。皇貴妃而下。金冊無寶。時宣宗初嗣位。意亦稍稍向孫氏。特爲孫氏請寶于太后。敕尙寶製金寶如后。賜孫氏。當時疑之。既而上頗事遊幸。且好弄。后數數規諷。上稍厭。后適后疾。無子。而貴妃宮人有身者。貴妃隱之。爲己有。二年十一月。宮中傳言貴妃生皇第一子。上遂召張輔。塞義。楊榮。夏原吉。楊士奇入。諭之曰。朕有一大事。與卿等議。固出不得已。然亦決矣。朕三十無子。而中宮屢身不得育。頃且病。日者言中宮祿命必無子。今貴妃有子。當立爲嗣。夫母以子貴。禮也。特何以處中宮。輔等皆不答。上乃舉后過一二。顧榮。榮進曰。是可廢也。上曰。廢后有故事耶。義曰。宋仁宗廢郭后爲仙妃。是也。時輔與原吉。士奇嘿然無言。上特問士奇。士奇曰。臣事帝后。猶子事父母也。寧有爲人子而議廢母者。榮曰。上命也。士奇曰。正惟上命。勿輕出耳。輔與原吉是士奇。且曰。此大事。非詳議不可。上曰。不貽外議乎。士奇曰。宋仁宗廢后。孔道輔。范仲淹極言其非。因率臺臣十數人入諫。見黜。夫廷臣非之。至今史冊猶譏之。誰謂無議哉。既退。榮謂原吉曰。上志久矣。恐非臣下所能止者。原吉曰。然廢之不可也。士奇曰。卽上所舉中宮。

過亦何一當廢者而輕言若是。明日上召榮、士奇至西角門，問曰：「昨議云何？」榮出懷中紙條，後當廢事以進。上覽未及竟，然曰：「渠曷有此！」士奇爾何言？對曰：「漢光武廢后詔書有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宋仁宗廢后而後復悔之，願陛下詳慎，幸勿卻休福而貽後悔。上不懌，他日又詔問五人，輔原吉對如前。士奇曰：『皇太后神聖，豈無旨者？』上曰：『與卿等議，卽太后旨也。』是日議未決，最後乃獨召士奇于文華殿，屏左右，諭曰：「朕苟辨，必欲卿處之如何？」士奇曰：「此非臣所能處也。」上曰：「雖然，以苟辨如是者，三士奇俯久之，仰而曰：『中宮與貴妃無嫌乎？』」原評曰：有明一代多廢后，自此始。大臣俱同處，焉出可憐。曰：「無之。」頃中宮病，踰月而貴妃日過視，且倍慙也。士奇曰：「若然，曷若乘中宮有疾而陛下導之使辭讓焉？」上曰：「善。」卿第勿言，俟朕入導之數日，復召士奇。曰：「如卿言，中宮果辭讓，雖太后不許，貴妃亦不受。然中宮意決矣。」士奇曰：「若此，願陛下待兩宮均等，無厚薄，無崇庠，終之始之。昔宋仁宗廢郭后而恩意彌篤，可監也。」上曰：「朕不食言。」明日，以諭義等，義等皆曰：「善。」上乃敕禮部，皇后自罹多病，不能承饋祀，重以無子，懷謙退，上表請開，朕念伉儷重，屢拒不納。而后憊再三，不得已，已從所請矣。夫因其謙德而遂尊之禮也，其稱號服食侍從，悉仍舊不改。如敕乃更立孫氏爲后，而后竟廢，后乃退居長安宮，性本恬，不喜事華飾。至是，學清靜，奉黃老爲仙姑。張太后甚憐之，特召入居清寧宮。凡內廷朝會饗宴，必命后居。孫后上，孫后常快快。英宗立，尊張太后爲太皇太后，孫后爲皇太后，后益謙讓。然視后如故。正統七年，太皇太后崩，后祭奠列名妃嬪中，竟不得與。孫后齒因痛哭不已。踰年，亦崩。下外庭喪禮。時楊士奇病在告，諸臣就問之。士奇請用后禮葬。諸臣曰：「此非內廷意也。」士奇面床陰不言。諸臣竟用嬪御禮，別葬于金山。諡靜慈仙師。天順六年，孫太后崩，英宗皇后饒氏

書事。后知后賢，每爲英宗言，后無罪，廢。羣臣畏太后，殮葬，設號，皆無禮，傷之。英宗問李賢，胡母后以疾請聞耳，諡仙師，豈令朕欲尊上皇后諡，且飾其陵寢，饜殿神主，皆得更制，如奉先殿式，何如。賢曰：英宗復胡后位，雖與止宮祀，拘葬，皆足爲千古法。第復位，雖事稱涉私，惟不及奉祭之公，若止殉，則愈感遠矣。賢頓首謝，稱善。上

敕羣臣，皇考以胡母后多疾，聽其請，開朕以冲齡，當母后令終，上諡無狀，心甚缺然，其改議尊諡，令所司修葺陵寢，饜殿如制。七年七月己未，禮部尙書姚夔等議上尊諡曰：胡太后入殯，先皇久專宮闈，嗣任嬖之徵，昔慕黃老之清靜，讓位別居，優游卒歲，顧典禮未行，重違素志，尊崇有自，特發宸衷，夫有至行者，必受令名，慎追遠者，可風末俗。先太后謙讓如彼，我皇上克念如此，至德大孝，古今罕有，臣等躬逢盛事，不敢掩忽，謹議上尊諡曰：恭讓誠順康穆靜慈章皇后。乙丑，修陵寢。甲戌，遣驛馬都尉石璟詣陵所上冊寶焉。

宣宗繼后孫氏，鄆平人。永樂八年，選入宮。十五年，爲皇太孫嬪。二十二年，改稱皇太子嬪。宣德改元，冊貴妃。時雖立皇后胡氏，而后以無子，且多病，將遜位與妃。妃乃謬敬后，后病，妃故朝夕視，陽爲憂勞。及妃稱有子，后上表退讓，請定國本。妃猶固辭曰：皇后病已，自有子，吾子敢先皇后子耶。宣德三年三月，以后表遜故，竟冊貴妃爲皇后，子爲皇太子。是爲英宗。英宗卽位，上尊號曰皇太后。車駕北狩，后用于謙策，斥議遷者，而命鄆王入監國，社稷安。鄆王卽位，尊后曰上聖皇太后。時英宗在薊北，后嘗寄禦寒衣，手自縫，及居南內，后時遣使問候，遺珍饌，且數自入視，會守者王誠舒良，密謀伺后入，當白景皇帝，留后南內，后聞，始不往。旣而石亨、曹吉祥等謀奪門，害白后，后許之。英宗復辟，上徽號曰聖烈慈壽皇太后。先是，

宣宗册后爲嬪時。賜嬪冠服。及册妃。賜妃寶。皆非制。原序曰。此用昭寧後用詳筆。一詳一略。當與胡后配畫。明初宮闈無上尊者。時岷王徽焯因禮部尙書楊善以請。英宗難之。曰。恐非祖宗法。貽後議也。其後尙書柳鏡潭兵部尙書陳汝言復以爲請。且曰。復辟時。非太后有詔。誰敢提兵入禁門者。今曹石等皆受賞。而太后尊號缺。然是速卑而反道尊也。上從之。然而明代之廢后。上后徽號。凡宮闈破例。皆自后始矣。后端慎而有裁決。然故識大體。其待外家皆有法。初王振肆橫。祭酒李時勉遇振車。不下。振怒。廉時勉他過。械其首示文廟前。太后聞。大驚。召上曰。祭酒者國子師也。至重。卽有罪。奈何戴囊頭辱之。謂觀瞻何。上謝不知。太后大怒。曰。卽不知。何用汝作皇帝。帝遣問。知振所爲。立釋之。土木之變。太后知于謙能任難。卽以侍郎陞本兵。復辟後。太后憐謙忠社稷。以不賞死。面詰上曰。何爲不留謙。上深悔悟。至若后父忠。在永樂初。爲永城主簿。母董氏。年九十。有子五人。繼宗。紹宗。顯宗。續宗。純宗。及諸孫數十人。竝以后故賜官爵。繼宗。爵會昌侯。董氏。董太夫人。弟亦以奪門功封海寧伯。然太后無私外家意。時繼宗已侯。復有爲紹宗言者。上謂李賢曰。孫氏授官。必數請而後得之。然太后猶怫怫不樂。曰。我家有何功。而冒濫至此。今左右復爲之求恩。謂慰太后心。不知正不爾也。賢頓首稱嘆。因曰。祖宗家法。外戚總不得預政。今會昌侯典禁軍。太后知之乎。上曰。近侍初言。京營者所以警非常。非皇舅領之不可。故與之。實非太后意。且太后未嘗不悔也。會顯宗。奴客奪莊田。私造店房。截估人貨。上命議如法。其兄會昌侯乘間請。且乞太后念董太夫人。太后曰。豈可以親故執國法也。敕還田。毀店房。革械其奴客。戍之。天順四年。清冒迎駕功。許檢舉。繼宗檢舉其子弟家人共二十餘名。上用李賢言。令革去家人。存子弟名。曰。若白太后不侯矣。六年九月崩。上尊諡曰孝恭。



懿憲慈仁莊烈齊天配聖章皇后合葬景陵主禱廟。

景泰吳太后者。宣宗妃。景帝母也。丹徒人。宣宗以宣德中册吳氏爲賢妃。景帝卽位。尊爲皇太后。英宗復辟。復稱宣廟。皇賢妃成化中薨。父彥忠先官都督卒。子安封安平伯。天順元年削爵。

郭嬪名愛。字善理。鳳陽人。穎悟警敏。有文章名。宣宗聞之。納爲嬪。入宮二十日卒。嬪自知死期。書楚聲以自哀。其詞曰。修短有數兮。不足較也。生而如夢兮。死則覺也。先吾親而歸兮。獨慙乎予之孝也。心傍徨而不能已兮。是則可悼也。

英宗朝

正統 天順

睿皇后。英宗后也。姓錢氏。直隸海州人。洪武初。有錢萬者。以軍功封昭勇將軍。世襲

金吾指揮使。再傳及貴。由金吾指揮使陞中軍都督。追贈安昌伯。

一作后族。外家無封號。

娶明威將軍燕山

衛指揮僉事包諒女。

一作后父貴以燕山衛指揮僉事。生后。正統六年正月。奉太皇太后懿旨。敕禮部選擇

直隸南京鳳陽淮徐河南山東陝西官民家女子。年十三至十五。容貌端潔。資性醇美。中禮度者。有司聘給。其父母親送詣闕。時后年十四。中選。迎入宮。八年四月。册爲后。十四年。上北狩。后盡出中宮。所有貨仗。變之。佐迎駕費。每夜露告天。罷卽臥地。因壞一股。復以久泣。故傷目。景泰改元。遷后仁壽宮。及迎上還。后乃隨上居南城。上復辟。太監蔣冕白於皇太后。謂后無子。周貴妃有子。請立周貴妃爲后。上怒。立斥之。先是。太后陰以上爲子。人無敢言者。至是。太后崩。后具言狀。且爲胡廢后白所枉。上始悟。然終莫知母宮人者爲誰也。甚恨。會后弟欽鍾以從征殉。土木難。上念之。欲封其子。雄而后辭。甚至上以是益重后。然終念后無子。恐他日蹈胡后轍。特于彌留時。遺命錢皇后千秋萬歲。後與朕同葬。大學士李賢書册藏閣中。

憲宗立上兩宮尊號。周貴妃倚子貴故不欲與后齒。曰豈有皇帝非其子而稱太后者。倡言錢后無子。損肢體。久病當視胡廢后故事。獨尊上生母爲太后。遂傳貴妃意。使太監夏時集外廷議。大學士彭時李賢交爭之。且曰。胡太后以讓位故。遜于上尊。今太后名位在。未嘗讓也。夏時曰。卽讓。何不可。時曰。胡皇后讓位。宣廟在也。先帝已大行。臣子謹敢爲太后讓者。夏時厲聲曰。公等敢二耶。二卽罪矣。彭時仰天立誓曰。兩宮同尊。皇上之孝也。臣子所不敢不爭者。正爲皇上全孝德耳。錢太后已無子。又誰利耶。有太祖太宗之遺法在。又誰二耶。夏時入請命。良久出。令草並尊詔。時復與賢議。特加正宮二字以別之。乃上后曰。慈懿皇太后。而上周后曰。皇太后。常是時。上方營裕陵。時與賢復疏營三壙以俟。而上不之許。成化四年。太后崩。復集廷臣議葬事。彭時首言梓宮當合葬裕陵。主祔廟。故制也。有何議。夏時曰。所議者。謂慈懿無子。損肢體。必難以入山陵耳。彭時曰。慈懿母儀三十年。當先皇帝在時。未嘗以損肢體無子達殺御也。夫先皇帝不異室而爲臣子者。反謂其難與同穴。吾未敢聞。況先皇帝遺命在耶。原評曰。言難此難快。他日上御文華殿。召閣臣至。問慈懿禮如何。彭時仍以合葬對。上曰。朕豈不知。但與皇太后有礙耳。時曰。皇上以孝事兩宮。禮之所合。孝之所歸也。何礙。時商略劉定之等皆言之。且曰。孝從義。不從命。上曰。不從命。尙孝耶。彭時曰。合葬亦先帝命也。臣惟陛下從先帝合葬之命。而後處其右壙。以曲從太后之命。庶孝兩全耳。夏時曰。前議三壙已不行。今可再乎。彭時曰。慮今有爭。前所以議也。前既不行。今所以爭也。原評曰。語皆對針。審史敘此。頭尾噴突。上不能難。彭時出。明日。復上疏。謂大行皇太后正位中宮。陛下既尊之爲慈懿皇太后。在先帝位儼之情。與陛下母子之義。俱炳然矣。今復以祔葬之禮。反多異議。是必以皇太后千秋之後。當與

先帝竝尊陵廟。惟恐二后同配。非本朝制耳。夫有二太后。自今日始。則竝尊陵廟。亦當自今日始。且前代一帝二后。其並配祔者。未易悉數。卽如漢文帝尊薄太后。雖呂后得罪宗社。尙得與高帝並葬長陵。宋仁宗尊李宸妃。雖章獻劉后無子。猶得與其宗同祭太廟。何則。並尊不相格也。今陛下純孝。遠邁前代。而祔葬一節。反出漢文宋仁下。臣未之信。且慈懿既祔。則皇太后千秋之後。正足驗兩宮雍穆。在生前既共所尊。而身後更同其享。此後禩觀型所由起也。疏入。再下議。吏部尙書李秉禮。部尙書姚夔。廷臣九十九人。皆議如時言。且曰。萬一大行皇太后與皇太后千秋萬歲。後不合葬同祔。安保後來無議改者。上曰。卿等言是也。但朕屢請。皆未得乖禮非孝。違親亦非孝。卿等爲朕圖之。明日。詹事柯潛。給事魏元等疏上。又明日。尙書姚夔等合疏上。皆執議如初。內旨猶傳別擇葬地。夔等乃率百官跪伏文華門候旨。自己至申。上諭羣臣退。衆叩首曰。不得旨不退。于是商輅劉定之等皆入內勸上降旨。如羣臣議。羣臣齊聲呼萬歲。退七月丙子。上尊諡曰孝莊獻穆弘惠顯仁恭天欽聖睿皇后。九月庚申。祔裕陵。然猶異隧。去英宗元堂約數丈。中窒之。而虛右壙待周太后。則隧道通焉。且又不得與於奉先殿配祭。弘治十七年。周太后崩。孝宗問劉健。李東陽。謝遷。出裕陵圖。指示曰。此有二隧。然是隧中通。而是隧則否。此當日中官爲之。外廷未曉也。朕見成化間有彭時姚夔等疏。嘆先朝大臣爲國如此。而猶餘遺憾爾爾。健遷等乃極言當時委曲先帝不得已之意。上曰。當時先帝亦惑于形家言耳。司天謂上千陵堂。恐漏風氣。故因循聽之。朕今欲爲之一決。因以指畫紙曰。皇堂窒。天地閉。叶音必列反。皇堂一通。風氣流行。朕意既定。可無慮。此健等力贊之。他日。御便殿。問健等曰。太后祔廟禮如何。健等言。祔二后。自唐人始也。祔三后。自宋人始也。漢以前一帝一

后而已。曩者定議合祔配享，以孝莊太后居左，今大行太皇太后居右，如唐宋故事。臣等以是不敢復請。上曰：二后已非，況三后乎？遷曰：彼三后者，謂一繼立，一生母也。上曰：凡事須師古。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朕豈敢忘，顧私情耳。祖宗舊制，一帝一后，今設並祔，則改壞祖制，自朕始矣。不可。且卿輩尙不知奉先殿祭也。皇祖特座一飯一匙而已。夫孝穆皇太后生朕，朕且設奉慈別祀之。今仁壽宮前殿寬，朕意欲奉太皇太后于此。他日奉孝穆皇太后于傍，歲時享祀，如太廟禮，何如？厚評曰：聖主樂動可感。東陽對曰：陛下言是也。上曰：雖然，此大事，須卿等確議。時吳寬以禮部尙書掌詹事府事，立議曰：魯頌姜嫄闕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別廟也。漢唐亦然。自宋始祔祭，其禮已謬。然猶是諸帝繼室生前作配，非後世子孫所追尊者。惟李宸妃沒，仁宗共備，乃爲追祔，雖至情，然實非禮。不足法。上覽議大喜。翼日出奉先殿，圖示羣臣，指仁壽宮前可廟處曰：廟成，并遷孝穆太后于此。皆對曰：善。再問，再對，遂命爲廟名。孝肅太皇太后殿在仁壽宮前，奉先殿西，其制中奉孝肅，左奉孝穆，中外稱合禮。頃之，欽天監奏通陵事歲向不利，內官監亦言英廟寢傍難以輕動，竟不行。上意終不已，就陵殿移英廟神座居中，孝莊居左，孝肅居右。

憲宗太后周氏，英宗妃也。昌平人，初入宮爲貴嬪。正統十二年十月生太子，卽憲宗也。天順元年四月，册爲貴妃。八年正月，憲宗立，尊爲皇太后，與慈懿並。成化二十三年四月，上徵號曰聖慈仁壽皇太后。是年十月，孝宗卽位，加尊爲太皇太后，而徵稱如故。太后當憲宗時，憲宗孝，所以事養者備。至五日一朝，燕饗必躬親，每出游，至尊必躬導寶輿。太后意所欲得，惟恐不得，嘗稍不豫，卽憂疑見顏色，以故慈懿祔葬事，獨難。太后意久不能決，及孝宗入宮，紀太后暴薨，懼懼不測。太后親育之，飲食起居必讜視，得以無恙。故

孝宗之事太后。過于憲宗。日夕問寢饋。定省不輟。太后偶瘍。孝宗夜灑天。適春郊當宴。以太后未安。詔罷。太后病已。特誥諭羣臣。謂曠昔憲宗以天下養。克盡子道。今皇帝嗣位。實能紹述先志。奉養加厚。予偶嬰。嘉疾。皇帝夜起灑天。爲予請命。春郊罷宴。問視惟謹。頃者醫藥奏功。食飲如舊。以昔觀今。父子一道。予甚嘉焉。又謂予感帝孝。以爲天下物皆帝所有。無以報帝意。故託之語言。以彰聖德。原評曰。孝宗實有可感語。亦碑切瑣念。且命副藏內閣。傳之無窮。而上于是時亦奉表稱謝。一時中外稱慈孝焉。十一年十月。太后以清寧宮災。遷居仁壽宮。越一年。清寧宮成。太后還居之。先是。太后家以恩澤封者甚衆。太后父能。由慶雲伯。進侯。加太傅。及死。追贈寧國公。諡榮靖。弟壽。嗣慶雲侯。曠封長寧伯。尋加世襲。壽子璟。瑣。瑛。曠子瑋。瑋皆授錦衣衛指揮千戶。曠嘗與張鶴齡忿爭。聞上上前。以太后故。不問。至是。曠家有賜田。有司請釐。正上難之。太后聞曰。奈何以我故。令皇帝不得守法。使歸地于官。而后有長弟名吉祥者。兒時好游。游即去其家。爾時太后未入宮也。久之不歸。至天順中。爲僧大覺寺。好游如故。晝游他所。夜即宿報國寺。伽藍殿中。太后亦忘之。報國寺者。都城宣武門外小寺也。太后夜忽夢伽藍神來告。妃弟在我殿中。宿妃知之。乎其夜。英宗夢亦如之。醒而相語。初不信。遣小黃門物色之。至則小黃門見吉祥坦腹臥伽藍殿中。遂擁以行。入白太后。太后時爲妃。以告帝。帝召入大喜。使具言生平。太后泣下。因曰。弟爲僧。何如爲皇親耶。吉祥曰。爲皇親何如爲僧。原評曰。其前後行誼。只此一語已了。乃遣還寺。厚賜之。憲宗嗣位。太后爲拓報國寺。建大慈仁寺居之。賜莊田數百頃。其後壽與曠歸所賜田。或身後隨見奪。而吉祥莊田藏寺中者。雖至今猶存焉。弘治十七年三月。太后崩。議上尊諡曰。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成聖太皇太后。詔撰冊文。未及上。孝

宗尋與劉健謝遷議立奉慈殿別祀。不禱廟。遂罷設。仍稱太皇太后。語在睿皇后記。嘉靖十五年。遷太后奉慈殿。主與紀邵二太后主並祀于陵殿。不繫審純。別嫡庶云。

王皇妃。順天人。與胡惠妃皆有寵。英宗遺命。止宮妃殉葬。有云。皇妃他日宜合葬。惠妃葬桃山。亦宜遷來。以下諸妃。皆任其年終。次第陪葬。其後惠妃仍葬桃山。諸妃皆別葬金山。然竟無殉者。初太祖以四十六妃陪葬孝陵。其中所殉惟宮人十數人。洪武三十一年七月。建文帝以張鳳、李衡、趙福、張弼、汪資、孫璫、王斌、楊忠、林良、李成、張敏、劉政。由錦衣衛所試百戶散騎帶刀舍人。進爲本所千百戶。其官皆世襲。以諸人皆西宮殉葬宮人父兄。世所稱朝天女戶者也。成祖以十六妃葬長陵。中有殉者。仁宗殉五妃。其餘三妃以年終別葬金山。洪熙元年七月。宣宗追諡皇庶母貴妃郭氏。諡恭肅。淑妃王氏。諡貞惠。麗妃王氏。諡惠安。順妃譚氏。諡恭僖。充妃黃氏。諡恭靖。其郭妃二王妃。卽永樂二十二年十月所冊立者。宣宗殉十妃。宣德十年八月。英宗追贈皇庶母惠妃何氏爲貴妃。諡端靜。趙氏爲賢妃。諡純靜。吳氏爲惠妃。諡貞順。焦氏爲淑妃。諡莊靜。曹氏爲敬妃。諡莊順。徐氏爲順妃。諡貞惠。袁氏爲麗妃。諡恭定。諸氏爲恭妃。諡貞靜。李氏爲充妃。諡恭順。何氏爲成妃。諡肅僖。其冊辭曰。茲委身而蹈義。隨龍馭以上賓。宜薦徽稱。用彰節行。嗣後皆無殉。自英宗始。惟景泰帝尙以唐妃殉。則天順元年事。在遺詔前。



# 西河文集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  
又名姓

傳光通時嘉較  
汪煜高略較

## 勝朝彤史拾遺記 五

景泰帝勅景皇后汪姓順天人。祖泉。金吾左衛指揮使。父漢中兵馬指揮使。皆以后封。故進都督。正統十年八月。英宗選擇。鄭王妃。得后而賢。册立之。十四年。英宗北狩。鄭王由盛國。即帝位。册爲皇后。時京師新穰。甫凡死事及老弱殺傷者。暴骨滿原野。后下懿旨。令官校掩埋。且勸帝設齋。贖卹之。第后無子。生二女。而次妃杭氏生一子。名見濟。景泰三年五月。將廢英宗子憲宗爲沂王。而立見濟爲皇太子。議定。后執不可。謂若此。恐礙監國名。夫猶是祖宗之天下。已代之爲帝。而反其子。讓也。讓則公公則賢名。皆歸之上。怒曰。謂見濟非而子耶。竟廢英宗子。立見濟。并册見濟母杭氏爲后。而后竟廢。禮部郎中韋輪上頌。災疏。首請復中宮位號。以正母儀。忤旨。榜掠幾死。英宗復辟。仍令稱王妃。食。景帝憂駕。廷臣議王妃之殤。時杭氏先景帝崩。將及后。李賢曰。景泰妃雖嘗爲后。然旋見幽抑。生亦有何恩。而死殉之。且遺二女幼。可憫也。上憫然曰。卿言是。而憲宗時爲太子。雅知后不欲廢己。感后意。因言上。令他妃殉。遷后外王府。而留養二女子。宮中。當是時。錢皇后在宮。憂勞哭泣。日藉后慰恤。有如妯娌。而孝慮孫太后。以母后煇赫。頓失勢。危疑見



門闕。皇后事恭謹。多保護。願有以報后。至是。后淪落。一與一衰。因于后歸國時。流涕歎。凡在宮所有服御寶器。及其故宮人答應。皆令隨后遷外王府。而于外王府所蓄與宮禁等。原評曰。與廢情形。當得編進。后既歸。齋素事佛。每歲時令節。太后與后猶必召入飲宴。敍家人禮。而二女稍長。亦齋素。矢不下嫁。至憲宗強之。始嫁其一于郡馬王憲。惟后父瑛。于天順改元。仍降都督爲兵馬指揮使。然亦隨進爲錦衣僉事。終后之世。皆無恙。正德元年十二月薨。壽八十八。廷臣疑祭葬。王鑿曰。葬以妃祭。以后。遂用皇妃禮。合葬金山。明年。上尊諡曰貞惠安和景皇后。后性本醇懿。然多執持。不輕徇。英宗既復辟。嘗入內帑。檢故物。問太監劉桓曰。記有玉玲瓏繫腰。今何在。桓言。景帝曾取去。當在汪所。上遣使再三索。皆對以無有。左右勸后出。遺上。后不肯。既而語人曰。是實有之。但景帝雖廢。亦嘗爲天子。七年一腰繫。何不可消受。乃迫取耶。且景之天下。尙歸之上。何有此數片玉。當上索時。吾實怒而投之井矣。原評曰。實后爲節尤不可少。舊本多刪。句不合。其執持如此。後有言后出。攜甚多者。英宗命檢取得銀二十萬。他物稱是。則所蓄可知矣。后賢而壽。與景帝同齒。閱歷數朝。復位號。而杭氏以景泰七年庚子崩。諡孝肅。祔廟。至天順初。革封號。遷主別室。其一子卽懷獻太子。早卒。

唐氏者。景帝妃。都督唐與女也。以景泰七年進宮。八月。封皇貴妃。寵倖冠後廷。嘗乘馬隨帝遊西苑。馬驚。妃墮。帝乃命中官劉茂。遷御輿之。最良者。日控習以待。天順元年二月。革封號。郕王薨。羣臣議殉葬。及妃。妃無言。遂殉之。葬金山。

憲宗初。成化。憲宗廢后吳氏。順天人。天順八年七月。冊立爲皇后。方憲宗居東宮時。有宮人蕭笄。竊侍太子。

起居者，卽萬妃也。稱甚多無禮，后立而惡之，摘其不法，加杖焉。原評曰：后能杖萬妃，雖廢何望。蓋史論言，欲得帝所寵宮人，何成儀乃爾。先是，英宗擇太子宮妃，有司以十二人進。英宗親選，得三人：一、吳氏，一、王氏，一、柏氏也。三人皆留居宮中，而第王爲首。會孝肅太后與英宗先後崩，憲宗不敢主復奉太后旨，命禮部選擇三人。選如故，而掌選者爲司禮牛玉，遂選立吳氏。至是，憲宗怒，謂吳氏德不稱，輕率好歌曲，不足母天下。且選立非先帝意，下掌選詔獄，重鞠之。詞連后、父俊及后弟雄，謂立后時，玉以王氏非己選，說太后更易，而俊雄父子遂賂玉，獄上。上乃白太后，敕諭中宮，爾輕浮，盡率留心曲調，不足以敬承宗廟，表正閭闔。其上皇后冊，寶退居別宮。且下詔羣臣，朕仰遵憑几，勉舉大婚，時方在疚，不忍開命，矧敢知其事，特念皇后位重，當先帝臨御，親爲朕簡擇賢淑，其時已定。王氏儲俟及時，而太監牛玉、臚奏請易選吳氏，禮成之後，朕親見舉動輕率，德不稱位，因察其實，始知非預立者，用是不得已，請命母后，已廢吳氏，閒住別宮。更冊王氏，以仰承先帝遺意。時后又俊已授都督同知，乃敕與其弟雄同戍登州，而發牛玉、孝陵種菜，聞者冤之初，與鹽局局丞王綸者，侍憲宗東宮，侍讀錢溥嘗教內書館，綸受學焉。時尙寶司丞朱奎，以幼童陪讀，皆相狎。及英宗不豫，溥意綸必入司禮，密遣奎通綸，綸因借奎造溥宅，歡飲必竟夕。而大學士陳文者，居第與溥鄰，每綸至，溥必邀文俱，而是夕獨否。覘之，則屏人語選婚事，然未有屬也。旣而英宗崩，李賢當草詔，文掣賢筆曰：無庸有草之者矣。錢侍讀與閣綸計，且代公賢頌之，未發也。會英宗大殮，綸侍立，外竟而襲詔，上惡之。玉亦恐綸卽柄用，遂悉數綸過，且發其通溥狀，降綸南京閒住，而謫溥爲順德縣知縣。凡與通者，皆得罪。玉勢大振，至是傾玉者亦互相根株。玉姪侍讀牛綸，甥吏部員外郎孫琮，皆革職，而南京六科給

事中王徽、王淵、朱寬、李翔、李鈞等復舉起勅玉、詞連、李賢、諸賢與玉通。上重譴徽等，乃罷。然兩家傾陷者，皆借兩后事抵讎。言詞曖昧，多周章。而于是廢立之勢成，竟難挽焉。后退居西宮，適紀氏以懷妊故，權高。妃不測，居后宮傍。生孝宗，而后保護之備至。孝宗即位，念后恩，命服儲起居一如母后禮。且將復后位，號而抑于孝貞。遂已之時，邏卒有捕后姪盜幽宮寶器者，召問之曰：吳后自門隙投出，非盜也。上憐之，置不問。且復官其姪錦衣衛百戶。原評曰：聖主奉勅可感，此當與神宗教誨嗣恭紀事參看。正德中，后薨，劉瑾欲焚屍以滅其跡，閣臣力持之，乃罷。既而議以妃禮葬。

王皇后，上元人。中軍都督追贈阜國公王鎮女也。英宗初，擇太子妃，以后與廢后吳氏、柏氏留宮中，意屬后。英宗崩，太監牛玉請太后冊立吳氏，而后與柏居別宮。憲宗不悅，下牛玉詔獄。仍廢吳后，立后焉。時萬妃有寵，吳后與妃不相中，因見廢。后賢而有智，鑒吳事，一以曲處之。嘗游西苑，妃車先后行，歲時朝見不執妃禮。昭德宮醜饌，每加于中宮。帝嘗令妃戎服侍酒，使太監段英掌宮，后一無所忌。成化二十三年，孝宗即位，尊爲皇太后。孝宗崩，后傳諭內閣，自古帝王能力惇孝行，竭事慈宮，如大行皇帝者，恐不多得。先生輩應定一佳諡傳之故事。上列帝諡，率上十六字，而未統以孝。惟孝宗獨用爲廟諱。感后旨云：弘治十八年，武宗即位，加尊太皇太后。正德五年，加上尊號曰慈聖康壽太皇太后。十三年二月，后崩，合葬茂陵。三月上尊諡曰孝貞莊懿恭靖仁慈欽天輔聖純皇后，祔太廟。

孝穆紀太后者，憲宗妃，孝宗母也。賀人本蠻土官女，成化中征蠻，太后在俘中，久之，中宮人選受女史，以警敏，俾守內藏。時萬貴妃寵而妒，他妃幸上者，皆治使傷任，卽任百計使墮。由是他妃勿敢進，上嘗行內

藏紀太后應對稱上意。上悅之。就寢。幸太后。萬貴妃察知。患甚。至不食。嚙俟數月。令婢鉤治之。婢謬報曰。病瘳。于是貴妃譖太后。上前。譎居安樂室。久之。孝宗生。太后使門監張敏瀾焉。敏驚曰。上未有子。今縱不敢使上知。願奈何。棄之。稍哺粉餌。餵蜜。藏之他室。當是時。貴妃雖日伺。無所得。且甚秘。至五六歲。尚不敢翦其胎髮。唯吳太后廢居西內。近安樂。獨往來。知其事。時時就哺養。上不知也。他日上召張敏。敏照鑑。嘆曰。冉冉矣。而無子。敏伏地曰。死罪。萬歲見有子。何言無邪。上叱。安得有敏伏地叩頭。曰。有。祇恐不能保耳。倘能保子。見在也。上曰。吾自當保之。願安得有安在。敏叩頭言狀。上急起。入西內。令召見。使至安樂堂。宣旨。后抱孝宗泣曰。事已覺。吾無生矣。兒去。見黃袍有鬚者。兒父也。乃爲孝宗易衣。置小車中。昇之行。既至。孝宗髮被地。走入上懷。赤上衣。上顧視。大喜。且泣下曰。我子也。類我。一云。太監張英。乘間爲妃言。紀念已不復孕。乃啓上召見。非也。原注曰。此段淋漓不必言。且亦蕭卒處。寫得安洽。與他本所記召見處迥然不同。會其年五月。乾清宮災。外廷憂上無繼嗣者。稍稍見章奏。上乃使司禮監懷恩出謂大學士商辂等曰。主上有子六歲矣。莫之知。因具道故。羣臣聞之。皆大喜。卽請爲命名。擬上。不稱旨。上自名之。於是後宮報有子者相繼至。上乃移太后居永熙宮。數數召飲酒。甚備。貴妃日夜泣怨曰。羣小無狀。不使我知。其六月。候上召太后飲。置毒酒中。暴薨。上悲悼之意。貴妃而不敢言。賜諡恭恪莊信淑妃。張敏懼。亦吞金死。孝宗竟立爲太子。成化二十三年十月。孝宗嗣位。卽以其年十二月。追封皇太后。諡孝穆慈慈恭恪莊信崇天承聖皇太后。遷葬茂陵。奉主奉慈殿。時貴妃已死。中外譁然。指切貴妃家。監察御史曹璜等。請告貴妃罪于大行皇帝。斥其葬。削其諡。孝宗不許。曰。何以安先帝。遂已。乃特遣太監蔡州之賀求紀家。得紀父貴紀。祖旺。兄弟二人。以聞。上既

悲傷念太后。聞得其家兄弟來。大喜。詔改名父貴爲貴。授錦衣指揮同知。祖旺爲旺。授指揮僉事。賜千金。帛第宅莊田奴婢。不可勝計。追贈太后父爲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媼爲夫人。其曾祖祖父亦如之。遣修太后先塋之在賀者。置守墳戶。復其家。而其旣以僞敗也。先是太后在宮中。嘗自語世賀縣。姓紀。親族幼不能知也。太監郭鏞陸愷皆聞之。愷故廣西人。姓李。愷中紀與李同音。因妄稱太后兄。一云愷故無爲州某縣人。其時冒太后兄。世官鉅衣百戶。遙嶽鎮守兩廣。爲訪其族來。而族虛無人。唯愷女兒夫章父成者。出冒之。有司遂待父成以戚畹。名所居里曰迎恩里。于是貴旺者謀曰。父成本章氏。而猶冒焉。況我姓李。因詐爲宗系。上有司。有司莫辯也。旣而父成詣闕爭聽者。遂父成。而仍不能察貴旺是否。及上使使者修治后先塋。蠻人凡姓李者。皆自稱太后家。數輩見使者。使者訝之。謂紀也。而李及還。奏貴旺不實。上復遣給事中孫珪。御史滕祐。間行連賀。問訪之。珪祐微服入。搖擲中。察得其僞狀。歸奏。上譴罪鏞等。而戊貴旺邊海。于是數求太后家。竟不得。弘治三年八月庚寅。禮部尙書耿裕奏曰。臣伏見陛下追念太后。深淵陽之恩。重力微之痛。魏魯力微無舅家。使者數輩相訪。見似而喜。上聖之隆恩。昊天之極威也。但粵西當大征之後。人民奔竄。歲月悠遠。踪跡難明。陛下求之益勤。恐天下鑿空以應。陛下者益巧。昔者孝慈高皇后尋求家族。久不克獲。乃立廟宿州。春秋祭祀。以表霜露。今紀太后幼離西粵。賓天已久。連賀非徐宿中原之地。嬪宮無母后正位之年。陛下風木雖悲。訪詢雖切。安能得其要領。獲其疏屬哉。臣愚謂可仿徐王故事。定擬太后父母封號。立祠桂林。春秋致祭。必有在天之靈來歆。明祀者。上曰。孝穆皇太后蚤棄朕躬。每一思念。怒焉如割。向謂宗親尙可旁求。寧受百欺。冀獲一是。卿等謂歲久無從物色。請加封立廟。以追慰聖母地下之

孝朕慮有此心終天痛之其依我皇祖故事封后父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慶元伯諡端信  
后母伯夫人有司立祠桂林府歲歲祀大學士尹直撰哀册有睹漢家堯母之門增宋室仁宗之勳二語  
上燕閒念爾輒流涕

邵貴妃者昌化人興獻王母也父林洵沙軍杭俗軍衛多貧人無業取民厘榜沙洵之得金以易食他人  
則否後凡洵沙者卽非軍亦皆以軍名之一作把兵家女年十四聘者七人輒死有指洵聘之已上馬矣墮而死其父充漕  
奉攜妃至京生一女鬻于杭鎮守太監太監愛其慧爲授書讀唐詩詩餘數千首稍長有容色知禮太監攜  
還京會中宮選掌禮嬪妃應選時萬妃妒甚妃託微疾居外宮未進也偶夜坐自詠所製紅藥詩憲宗過  
聞之大喜遂召幸原評曰今人見此必以爲小段家實矣紅藥一本作紅葉成化十二年册爲宸妃二十三年進貴妃  
生三子一興王祐杭一岐王祐楡一雍王祐懋興王卽睿宗也興王之國妃不得從興王作恩親詩上妃  
妃答之正德十四年世宗繼大統妃老矣尙在宮目官喜其孫爲皇帝摸世宗身頂至國乃推本所生越  
舊制進稱皇太后嘉靖元年三月壬戌頒詔曰自古帝王以孝治天下尊親之禮其來遠矣朕祖母邵氏  
聖善慈仁靜專明哲克事憲祖贊理內政燕祿兆祥澤發慶源若斯之遠而微號未加朕甚悲  
焉其尊稱曰壽安皇太后大赦乃封太后弟昌化伯大爲林治墳西湖費可十餘萬名邵皇親墳杭人詭  
呼爲邵王墳是年八月上選婚初傳昭聖皇太后懿旨昭聖者孝宗張皇后也旣而論內閣候壽安皇太  
后旨行大學士楊廷和等再疏言事不歸一無以昭示中外仍改傳奉昭聖旨十一月太后崩卜葬豫子  
嶽世宗欲禱葬茂陵下廷臣集議禮部尙書毛澄等知上意所在不敢爭楊廷和言宋事宗欲禱孝宗于

和思諸陵。朱熹以爲祖陵不當敷興工作。驚神靈。今禱壽安于茂陵。不幾驚憲祖靈乎。如原議便。上猶豫未決。後用工。部侍郎賈詠奏。卒合葬茂陵。明年。上尊諡曰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佑聖太皇太后。別祀奉慈殿。尋遷主陵廟。改稱皇后。卽孝肅孝。穆亦如之。皆前此未有者。太后嘗曰。女子入宮。無生人樂。飲食起居。皆不得自如。如幽繫然。以後選女入宮。毋下江南。此我留大恩于江南女子者也。江南人家亦幸無以丐恩澤。送女子入宮。當時皆以爲良言。太后姪喜。旣爲昌化伯。一年卒。子蘭嗣。五年。又卒。無嗣。其族人爭襲。下吏部會郭勛。張瓊。方獻夫。胡世寧。李承勳議。世寧議曰。皇上必嗣邵氏。封者推皇考所自于皇太后。又推皇太后所自于其父母。與其族氏子姓。可謂遠矣。今皇太后子孫不幸皆絕。而爭嗣者又世次不明。誠恐賜之一門之爵。反瀆其百代之宗。祚祀不享。彌滋貿亂。莫若罷封爵。量加恩澤。不報久之。特降旨令其族人杰。嗣伯。又久之。革去。其後族人貧。毀邵王墳。拆其石。賈官築湖塘焉。

萬妃。青州諸城人。父貴。爲本縣掾史。以坐法謫居潁州。妃生四歲。選入掖廷。爲聖烈孫太后宮人。及笄而妍。充小答應。給事仁壽宮。憲宗爲太子時。見而悅之。因竊侍太子。旋命司秩。改侍太子宮。有日矣。及卽位。吳后初立。猶以宮人禮視之。加朴賁。吳后廢。壬皇后繼立。鑒吳后事。每損意優容之。妃亦警敏。故善迎帝后意。且籠絡諸嬪御。諸嬪御畏之。無敢忤者。上嘗游幸諸宮。必令妃袴褶爲前驅。猥褻備至。然猶未立爲貴妃也。成化二年正月。生皇第一子。上大喜。爲遣中使四出。祈祐諸山川之神。三月。封貴妃。旣而皇子薨。妃亦自是不再娠。于是大媚忌。絕嬪御進幸。卽偶有進幸者。必藥之。墮其胎。且有從是死者。柏賢妃生悼恭太子。暴卒。卽孝宗之生。頂上有寸許無髮。皆藥所中也。時中外洶洶。皆知妃無狀。上將乏嗣。深憂之。言

者每勸上溥恩澤。廣御幸。然未敢顯言妃之妒也。惟給事中李森言及之。而妃寵益甚。初居昭德宮。後復移安喜宮。進封皇妃。服用器物每修僧。在中宮上會。彗星見。六科給事魏元等上疏曰。竊見春來留異。疊仍近者。彗星又見東方。光侵台垣。此皆陰陽相薄之所致也。臣聞陰陽分政。不可參貳。頃傳中宮昭德。彼此相亢。一若有參貳之者。曩者大學士彭時。禮部尚書姚夔。每以爲言。陛下謂此係內事。朕自處置。臣等聞命以來。屏息傾聽。將半年矣。而處置未聞。原評曰。彭姚二公疏諫。不另出。附見于此。此亦作法。但傳尙食所司。昭德進膳。不減中宮。夫宮壻雖深。視聽甚近。衽席雖微。懸象甚著。陛下富有春秋。震位尙闕。豈可以宗廟社稷之大。聽其壘蔽。而不思固國本。安民心哉。不聽。妃益驕恣。凡四方所進獻珍異奇巧。必歸之妃。中官卽用。事稍忤妃。立見斥逐。妃所親侍者。出外鎮守。如錢能。單勳。汪直。梁芳。章與輩。皆假貢獻科民財。中外騷擾。至爲妃求福。凡一切祠廟宮觀。齋醮禮之費。竭水衡輸之。宮中帑藏。爲之一空。上嘗指語芳與曰。帑藏之空。由汝二人。汝知之乎。與懼不敢言。芳仰言曰。臣爲陛下造齊天之福。何謂藏空。卽以所建祠宇。歷數之上。曰。我或恕汝。恐後人無汝恕者。蓋指東宮也。芳等退而懼。時上方鍾愛與王。或爲芳等謀曰。不如語昭德。勸上易之。立與王。是昭德無子。而有子。與王無國。而有國。如此。則共保富貴無已。豈直免禍哉。然之言于妃。先是。東宮生母薨。孝肅皇太后養之。每囑之曰。貴妃召爾食。勿食也。旣而妃進太子羹。太子卻之。曰。疑有毒。不食。妃恚曰。是兒數歲。卽如是。他日魚肉我矣。氣憤不能語。至是。力勸上易儲。會泰山震。臺官奏東朝有戒心。上覽奏。悟曰。天意也。事遂寢。二十三年春。上郊天。大霧。人皆訝之。明日。慶成宴罷。上還宮。忽報貴妃薨。妃體肥。是日以拂子撻宮人。怒甚。中痰死。上聞報。慙然曰。萬使長去。吾亦安能久矣。爲報。



朝七日。諡曰恭肅端慎榮靖皇貴妃。葬天壽山。初妃父貴。以兵馬指揮使進都督同知。兄通。錦衣衛都指揮使。通妻王氏。出入掖庭。大學士萬安呼丘嫂。每適之來家。敬禮之。朝士侍進者。爭趨通門。弘治初。言者藉藉。御史曹瑋請削妃諡號。而魚臺縣丞徐瑄請萬氏家。窮治紀太后暴戾狀。孝宗不從。遂已。語具紀太后記。

# 西河文集

蕭山毛奇齡字晉庵  
行十九稿

藝文子圖校  
李日懷大暉校

## 勝朝彤史拾遺記

孝宗朝弘治張皇后。孝宗后也。興濟人。父禮。母金夫人。夢月入懷。生后。后當適人。其所當適者忽大病。及還。爲太子妃。則前所當適者病已。孝宗卽位。立爲后。篤愛宮中同居。無所別寵。有如民間伉儷然者。禮自都督同知封壽寧伯。其卒也。加贈昌國公。子鶴齡嗣侯。而鶴齡弟廷齡亦從都督同知進。封建昌伯。就加保傅。其他羣從。以后故。受中書舍人及錦衣百戶諸官者。不可勝數。帝又爲后立家廟于興濟。土木閎麗。明世外戚之盛。無過張氏者。后知大體。不干預政事。而外家稍盛。多側目。帝陰爲之解。山東副使楊茂元。以河決論事。言水陰象。失職。以后故。后怒甚。必殺茂元。上爲后徵茂元。至薄請之。而御史胡獻論延齡。鶴齡。上下之獄。竟解。戶部主事李夢陽言二齡。二齡奏夢陽勝。讞母后。當斬。金夫人入泣訴。上下夢陽。詔獄。他日上。與后夜遊南宮。二齡侍酒半。上召鶴齡膝前。解之曰。母使我以外戚殺諫臣。鶴齡免冠謝。乃已。帝之所以內應后。而外處羣臣若此。后生武宗。及蔚王厚煒。至武宗卽位。尊爲皇太后。正德五年。加慈聖皇太后。武宗崩。太后委政楊廷和。散豹房。收江彬神岡下獄。罷威武園練官軍。革皇店旂校。而遣各邊鎮守。

太監之在京者，凡喇嘛哈密諸屬國留侍者，皆使還國。一切政務，皆整飭備備，以待世宗。世宗入嗣，加稱聖母昭聖慈壽皇太后，已而復進聖母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上初母太后，已用張璠議，母本生太后，而以后爲皇伯母，居仁壽宮。十五年，進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二十年八月辛酉崩，諡曰孝康靖肅莊慈睿懿翊天贊聖敬皇后，合葬泰陵。主祔廟，后正位中宮。侍孝宗者十八年，歷武宗朝，爲太后十六年。及世宗嗣位，又二十年，其長年享尊宮中，比之孝誠張太后，獨太后定策，迎立世宗，而世宗事之不以禮，初與國太后迎入宮，后尙以藩妃相視，稍抑之。及上入朝，后頗倨，上以此銜后，當大婚時，初傳昭聖旨，而卽以壽安易之。及三年二月，與國太后誕節，敕命婦朝賀，燕賚倍常。至后誕，獨免賀，修撰舒芬具疏言：昭聖誕節，乃陛下承懷之會，所當聚天下歡心，以奉事其親者也。今遽傳免賀，遠近驚疑，宜別降綸音，以彰至孝。敕奪俸三月。御史朱濶言：昭聖手攜神器，親授陛下，母子至恩，天日昭見，幸值千秋，義應請賀。縱母后固辭，陛下猶宜敦請，豈可以傳免之旨，出自陛下，命逮詔獄。又御史馬明衡言：暫免朝賀，在平時則可。當此議禮紛更之時，忽聞報罷，安得無疑。使此旨出自太后，則必有因事拂鬱，生今昔之感。此不可不有以慰之。若出聖意，則母后在宮，恩同一體，豈可以本生嗣統分等殺哉。下北鎮撫拷訊已，而御史陳逅、季本員外郎林惟聰又言：陛下以宮闈之故，罷及言官，其于本生正統之義，軒輊已極。忠臣義士，尙敢抗慨言天下事乎。并逮訊之。會后弟延齡爲人上變，以殺人謀逆坐族誅。原評曰：世宗心大不可問，此輩節節良史等意。刑部尚書崑賢覆言無左證，卽有謀，亦未成。世宗怒曰：論謀逆者，謀不謀耳，以成否耶。詰責賢等，使急促窮治。太后皇恐無所出，會哀冲太子生，太后請入賀，上知太后欲有言，謝不見。太后使人請，亦不許。

聞臣張孚敬乃上奏曰。延齡過惡有之。顧實未反。且孝宗皇帝。獻皇帝兄也。延齡其懿親。陛下宜推獻皇帝友愛之情。以全椒房之誼。毋傷伯母心。世宗降手書曰。親不過同姓。同姓爲逆。其能免乎。天下者。高皇帝天下。孝宗皇帝。守高皇帝之法者。卿慮傷皇伯母心。亦慮傷高孝二廟心。邪。孚敬復奏曰。臣何敢爲延齡游說。但臣受恩重。不敢不對。當陛下嗣統時。昭聖太后欲子陛下。在朝諸臣。亦曾多設謬妄。惑悞太后。陛下獨用臣言。排破衆議。孝隆所生。始尊太后曰伯母。然而朝士歸過陛下。至今未已。茲者延齡被罪。大小臣下。噤無一言。豈以爲延齡果可誅。太后不足顧哉。誠幸太后一旦不得所安。以深陛下之過耳。夫謀逆之罪。滅人種類。必欲成獄。當坐族誅。昭聖皇太后。獨非張氏人乎。臣又不審陛下何以處此。世宗乃第坐延齡殺人罪。絞。降鶴齡南京錦衣衛指揮。會冬月。慮囚。上欲卽誅之。令考問漢海昭故事。孚敬又奏曰。明律。皇家祖免以上親。太皇太后。皇太后。總麻以上親。皇后。小功以上親。皇太子。妃。大功以上親。犯罪當議。公侯。誓券。有免死文。延齡戚則皇太后親也。爵則侯也。宜緩與否。似應議。上曰。且爲卿已。旣而有男子班明者。奏鶴齡私通益莊王。造符咒。壓帝星。上速鶴齡道死。而市人劉東山者。陰賊人也。以他事繫獄。與延齡居。延齡久繫。怨望。時探撫故事。寫成帙。題其端曰。君道不明。東山竊取之。他日牢吏弛延齡鉗繫。東山。東山不受。繼吏笞焉。東山忿。因挾延齡手書上奏。奏及吏。上復大怒曰。死革無君果矣。召敕東山。加延齡罪斬。而劾諸刑部官前後弛繫者。東山出。益僞張疏草。持鳴延齡家。日鮮衣怒馬。恣行長安中。百官畏之。大學士夏言曰。誰能治此。御史陳讓曰。讓能。一日。東山怨其父。關弓射之。不中。父告讓。讓窮捕東山。東山急。反誣讓諸子與延齡通。竝爲壓星圖。壓鎮聖母皇。上其圖。凡五十。向年班明所言皆實。延齡家人

往來仁壽宮。盜內藏。伺上動靜。皆御史讓陰主之。上大怒。逮讓等。與延齡俱移繫詔獄。東山因益株引所不快。定國京山諸公侯俱坐繫。太后至衣敝襦席蓐。爲延齡請。上猶不許。陳讓從獄中上書曰。東山等結構奸黨。壞毀聖躬。妄連宮禁。陛下有帝堯既陸之德。而東山敢言漢武巫蠱之禍。陛下有帝舜底豫之孝。而東山敢言暴秦遷母之事。若復赦不誅。則將匪毗殺人如郭解。離間骨肉如江充矣。且天下未有忍于弑父而可以預人家國事者。唯陛下詳察。書奏不省。會按詔獄者。指揮王佐。謬與東山知。次第詰之。得其情。隨上反坐。乃始械死東山。出讓等。而延齡竟長繫不釋。暨后崩。而延齡誅矣。始鬱故宦族。鄉貢入太學。父爲夔州守。有聲。從兄岐。爲都御史。負侃侃名。獨二齡以外戚故。墮其家。聞者悲之。

沈氏選侍。名璠。蓮。烏程人。昭慶富民沈秀後也。秀行萬三。洪武初。徙家雲南。而其族仍留烏程氏。父廷禮。仕于朝。弘治初。選被入掖庭。孝宗試選女知書者。命爲守宮。論氏援筆立成。其發端曰。甚矣。秦之無道也。宮何必守哉。孝宗悅。擢居第一。使給事御前。賜名曰女學士。弟溥。舉人。官通判。氏有寄弟試春官詩。傳于外。

鄭金蓮者。初名王女兒。武成中。衛軍卒鄭旺女也。幼鬻之高通政家。因採入內。備選侍。得侍上。觀其後。遷周太后宮。侍太后。名鄭金蓮。宮中有說言皇太子爲鄭金蓮生者。時皇太子已冊立。會金蓮父旺陰結內使劉山。求自通。山遂與言。若女鄭金蓮。卽皇太子母也。在周太后宮。汝何不潛發其事。而受尊享焉。旺聞之。大喜。遂稍稍播其語。語聞孝宗。孝宗怒。磔山于市。并論旺死罪。尋赦免。至武宗嗣位。旺悻悻。以爲及今不卽發。則何待矣。乃仍爲浮言如初。而市僧王璽。觀與旺共厚利。因子正德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璽密遣

旺。潘入東安門。喧言國母鄭娘娘幽居太后宮若干年矣。欲面見。皇上有所奏。東廠執以聞。下刑部訊。無實。擬妖言律。兩人不肯伏。大理寺駁讞者再。乃具獄。誣罔。議如山例。置極刑。鄭金蓮不罪。

武宗朝正德

夏皇后

大興人

一作上元

縣。考實錄作大興。當是。

武宗后也。

正德元年册立。

其父儒。

初授錦衣衛指揮。

尋陞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

時監察御史杜晏上言。

人君處貴戚。患在不教。蓋其人多起側微。一旦姻連

帝室。非乞田請爵。則使官罔利。以所與居者。非端謹之士。未嘗聞禮義之訓。故也。都督同知夏儒。以后父得襲殊錫。恐驕侈易成。罪釐必至。宜慎選儒生。俾爲師友。吏部議如晏言。乃選老成端潔。堪爲師友者一人。授以訓導之職。令爲儒講學。未幾。封儒慶陽伯。尋卒。后以世宗卽位歲。上尊號曰皇嫂莊嚴皇后。十四年。崩。禮部上喪儀。請上素服冠經帶舉哀。臣民二十日如禮。上曰。嫂叔無服。又兩宮在上。朕服青足矣。臣民則如母后服耳。禮部尙書夏言謂。皇上下以嫂叔絕服。則羣臣不敢素服見皇。上請鑿彫朝參許之。既而下羣臣議。諡故事。凡帝后諡竝用十二字。至是。大學士張孚敬持異議。曰。大行皇后。皇上嫂也。與累朝元后異。諡宜用二字或四字。大學士李時曰。當用八字。而都御史王廷相曰。均帝后也。何殊之有。夏言集上其議。因奏。古人尙質。諡法簡。今以漸而增。非獨飾。嫌抑亦臣子之情矣。夫少可多多不可少。大行皇后諡。其于皇上服制有無。名分尊卑。固不相涉。惟是帝后媲美。妻以夫尊。今列聖元后皆用一十二字。而獨于大行皇后諡文減損。跡涉降殺。二四與八于禮無據。不如仍用十二字爲當。上曰。朕昔在藩。臣子也。今則無事嫂如母后之義。且兩宮在上。昭聖皇太后于皇嫂實壓母道。不便。其再議。禮部請如孚敬言。用二字。上曰。其用六字。數旣半。合陰焉。于是上諡孝靜莊惠安嚴毅皇后。十五年。上忽曰。禮不備。不稱配武宗。加

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借聖毅皇后十二字如故。

沈賢妃。吳德妃。皆武宗妃也。賢妃父傅德妃父讓。皆以妃貴。授指揮僉事。故事。選后以二女陪選。正德改元。上大婚。二妃陪后進。慈聖太后卽命封爲妃。越一月。命禮官上冊妃儀。上乃具袞冕。告大行皇帝。几筵預命鴻臚寺官設節冊案。綵輿。教坊司設中和韶樂。及大樂。錦衣衛設鹵簿法駕。上御華蓋殿。皮弁陞座。傳制執事官舉節冊。由殿左門出。正副二使跪受制。制曰。正德元年九月初七日。皇帝冊沈氏爲賢妃。吳氏爲德妃。卿等其持節行禮。于是執事官舉冊置綵輿中。蓋用黃鼓樂。至右順門。正使持節。副使捧冊。北向授內官。內官贊之。由正門入。詣二妃所。二妃禮服。護以扇。宮人隨者各擎執。迎節冊入。拜受之。女官宣冊授二妃。而以節授內官。贊之。出右順門。授使使持節復命。于是二妃謁奉先奉慈二殿。几筵詣太皇太后。后皇太后兩宮行禮。還內殿。上皮弁。皇后具禮服陞座。女官導二妃詣前行禮。禮畢。還宮。方是時。二妃固嫺。當太后意。而上甫新政。盡宮廟之敬。勸令矩度。一時宮中皆稱之。原評曰。帝統帶諸。皆凡筆法。舊史于此處全不曉。且上許錢。禮處。舊史不能。既而賜后家及二妃家各給莊田若干頃。時奸民投獻者。咸謂近畿土地腴利。饒富佃。諸近畿。而近畿之不便者多。怨望。至嘉靖改元。奸民覘世宗意薄。無復舊戚恩。遂曠之上訴。而莊田盡除。

王妃順天人。能詩。工筆札。以才色爲武宗所幸。嘗侍上幸薊州溫泉。命妃爲詩。妃手自書之。刻于石。附詩

塞外風霜凍異常。冰池何事暖如湯。溶溶一派流今古。不爲人間洗冷腸。

馬氏。馬昂妹。豹房供奉女也。美豔。江彬白之上。時已適畢。指揮有娠。寧庶人嘗懷稱馬指揮妻。非是。上令中使

召迎之至豹房。馬氏善騎射。解于闐龜茲諸樂。能道番語。遂絕幸。封兄昂右軍都督。馬氏一門。無大小皆賜蟒衣。內庭中官皆呼昂爲舅。賜第太平倉東。上嘗從數騎過飲。其第六科都給事中呂經等言。近聞開住將官馬昂。獻其有孕女弟。輒見狎愛。且睹內降。已超授昂右軍都督。臣等惶懼。不知所爲。夫以失身之婦。而寵奪宮闈。必其人之有異耳。夫天生尤物。亂人聽視。苟非德盛。鮮不及禍。況其身已失也。今昂及子弟。出入禁闈。楊劍之寵。重見今日。昔者王氏封侯。黃雋四塞。昂今拜官。異亦若是。恐失今不治。漸致難測。伏乞誅昂。并斥孕婦。以遠禍水。御史徐文華亦言。中人之家。尙恥再醮之婦。以萬乘之尊。而顧有是。誰爲陛下進此者。罪可族也。竊料其熒惑聖聽。不過曰是姬殊色。多技能。而又宜子。陛下悅彼甘言。誤蒙寵納。已婚未婚。有身無身。皆所不計。萬一防杜闕略。而不韋李園之徒。抵隙以進。所繫豈細故哉。且陛下降等威。削尊嚴。與昂兄弟子姪。媵服共坐。或同臥起。賞賚無章。侍臣皆降禮而莫敢抗。其權寵可知矣。馬姬專寵于內。昂等擅權于外。欲禍機不發得耶。俱不報。未幾。六科都給事中石天柱等又言。馬昂進納孕婦。臣等已疏論迄。今再旬。未蒙進止。豈陛下之意。將爲其有身諱與。秦以呂易嬴而嬴亡。晉以牛易馬而馬滅。彼二君者。特不知而墮其計耳。今陛下知之而復爲之。何也。萬或陛下急于宗嗣。踪跡曖昧。真僞未明。言之昨舌。宜立賜裁決。蚤絕覲望。御史程啓充等又言。內寵爲嬖。是謂女戎。外寵爲幸。是謂男戎。妹喜伐夏。妲己伐商。褒姒伐周。此女戎也。莽卓伐漢。賈趙伐晉。安史伐唐。此男戎也。夫兵戈之顯伐。易知。而中籌之伏機。難測。馬昂兄妹。寵擅後宮。子姪無賴。難處中禁。臣等昧死有言。未蒙聖斷。夫昂本屬淫暴。橫而濟之以姦。馬姬柔佞多能。而濟之以媚。是兼內外之戎于一家。積夏商周漢晉唐之患于一時也。復不報。後上



幸第酒酣召昂妾昂忤上旨上怒起昂懼乃謝病歸既後得劉美人而馬氏寵衰

劉美人亦稱劉夫人太原民劉良之女世稱美人名良女非是晉王府樂戶楊慶名下妓也正德十二年上幸

大同駐驛偏頭關逼索女樂于太原美人偕秦妓雜進上遙見美人悅其色及聆謳大喜遂從檢林還再

召之載以歸命爲美人大見寵幸初居豹房後漸入西內專寢飲食起居必與偕言事輒聽左右或觸上

怒陰求之輒一笑而解江彬諸近侍雖甚貴倨見必觸首以母事之呼之曰劉娘娘後上將南征陰移美

人至潞河約駕先發而隨以他舟迎美人美人脫一簪贈上行且以爲信曰見簪而後赴上藏簪衣間過

蘆溝馳馬失簪大索數日不獲去及至臨清州上遣中使召美人美人辭曰不見簪非信不敢赴上乃獨

乘舸晝夜行傍徨至張家灣親迎美人載而南原評曰此千載奇事且出自實錄而舊史以異聞視之殊不必然當上

發臨清時倉卒內外從官無知者既而有數人追及之亦寥甚民船爭榜見上舟不能避抵觸訊阿湖廣

參議林文瓚衝上舟過怒止之入其舟奪一妾行及上至揚州每以數騎獵揚州城西止宿上方寺後遂

無厭屢出獵馳突不測美人諫乃止時又稱爲夫人自上方寺至南京所臨寺觀旛旛錦繡梵貝夾册有

爲上所錫賫者悉署上與夫人劉氏名字其上正德十六年世宗入嗣用南京給事王紀言以爲至尊別

號媼媼啓侮不可示天下後世自今南北凡大行皇帝御駕所臨驛置寺觀有書威武將軍鎮國總督及

夫人劉氏名者悉令撤去從之

浣衣王滿堂者蔚州民王智女也以麗色嘗與選嬪宮既而罷歸恥不肯適人又時時感異夢謂必有趙

萬與者來聘當許之其人貴不可言里中僧出入智家知其夢間以語人道士段銀挾妖術聞之遂潛易

姓名且賂僧使僧先一日謂智家曰爾家明日當有大貴人至詰旦銀至問其姓名曰我趙萬興也智家  
懽呼羅拜之遂妻以滿堂銀乃出妖書轉相煽亂愚民既神其夢及見書大信從之者日益衆銀畏事滿  
攜滿堂逃之岷陽既而岷陽人亦信之有蟬縣儒生潘依道孫爵杖策至陰受其術時宵人行主臣禮于  
是銀遂僭號改元大順平定往來牛關神仙二山間久之銀出行新城民掩獲銀并得其妖書撫按以聞  
詔釋愚民之從者獨斬銀與依道爵三人西市乃特降中旨令勿殺滿堂沒入之以官奴送浣衣局既而  
召入侍豹房大幸世宗嗣位復出浣衣局人謂之王浣衣云



# 西河文集

蕭山毛奇齡又名齡  
字龍圖稿

張文鳳林校  
釋 極星說

## 勝朝彤史拾遺記五

世宗朝嘉靖與王妃蔣氏世宗母也。其先徐州人。以尺籍隸京師。父効。初授兵馬指揮使。嘉靖間。進贈玉田伯。生妃。通詩書。嘗著女訓十二篇。弘治五年。冊爲興王妃。生二子。長岳王厚燿。次卽世宗也。興王薨。妃居邸一年。世宗入繼大統。卽位甫三日。卽奉箋詣藩邸迎妃。而令廷臣議推尊禮。廷臣舉大義。蕭宜考孝宗而稱興王爲皇叔父。妃爲皇叔母。議三上。不允。時妃已迎至通州。聞稱皇叔母。大恚。曰。安得以我子謂他人母乎。不肯入。上聞之。啓慈壽太后。願奉母歸藩。而進士張璉者。逆上意。謂宜考興王而母太妃。上大喜。乃始迎妃來。將入宮。禮臣具儀注。謂應由崇文門進。東安門。皇帝出東華門。迎而入。不許。再議。自正陽門進。大明門。承天端門。午門之東。從王門入。又不許。崇文門。京師東門也。正陽門者。正門也。御道在焉。王門。諸王所出入門也。上曰。聖母當從御道入朝太廟。于是羣臣相顧爭。謂王妃無謁廟禮。不聽。又謂當具諸王妃儀仗。不聽。乃尊稱興獻太后。具太后車服儀仗。竟以太后從正陽門直入。謁奉先殿。不廟見。頃之。加稱興獻皇太后。羣臣又力爭。謂稱皇非是。大學士楊廷和至。辭位去。不聽。會清寧宮傍室災。論者謂議禮

所致。乃姑稱興國太后。然非上意也。越三年。上尊號曰本生章聖皇太后。當是時。張瑰、桂萼等揣上意。有在。益任情與羣臣辨。謂上宜考興獻帝而母興獻后。去本生二字。乃成禮。上是之。遂以是年秋。尊妃爲聖母章聖皇太后。去本生二字。原評曰。此篇以逆節反覆爲章法。五年。爲興王作世廟。成。奉妃入謁廟。大學士石瑤等力爭之不聽。七年。加尊稱曰慈仁。九年。頒所製女訓于天下。十五年。四郊廟享禮成。加尊稱曰慶靜貞壽。九月。奉妃謁天壽山七陵。又謁恭讓章皇后及景帝后陵。十六年。奉妃幸金山。命諸臣進。賀行殿。十七年。九月。奉妃居慈寧宮。十二月。癸卯。崩。諭禮工二部曰。朕皇考獻皇帝陵遠在承天。升遐之日。尙以諸王禮葬。藩衛淺薄。堂隘狹隘。比者展視山陵。于成祖長陵之北。得支山曰大峪。林崗鬱衍。實爲吉丘。欲起逆梓宮。遷祔于此。朕不敢專。卜告于皇祖。既得吉卜。二三勳輔近臣。咸贊曰。宜爾部臣其擇期襄學。又諭曰。聖母升遐。山陵爲重。分遣大臣祭告。大峪山預建顯陵。于是以駙馬都尉京山侯崔元爲奉迎行禮使。兵部尙書張瓚爲禮儀護行使。太監鮑忠爲奉侍官。指揮趙俊爲吉凶儀仗官。又敕太師翊國公郭勛知聖母山陵事。上親幸大峪視之。忽諭曰。獻皇帝體魄藏顯陵者二十年。北邊遙遠。大不事于朕心。朕將奉慈宮南詣合葬。其議以聞。於是禮臣嚴嵩等議。謂靈駕北來。慈宮南詣。共一舉也。而春秋享祀。遠近迥殊。如初議便。上曰。孰謂四海非王土與。且孝陵何以尙在南也。因止。崔元等毋行。第令趙俊往承天啓視元宮。乃上太后尊諡曰孝慈。順仁敬誠。一步天誕聖獻皇后。明年。趙俊還。顯陵不吉。上乃議南巡。九卿大臣許賢等暨左都御史王廷相各疏諫。不聽。已而侍郎呂柟給事中曾挺。御史劉賢。郎中岳倫。皆相繼諫。不聽。已而太學生陳良鼎上書諫。不聽。良鼎下詔獄。上乃至承天。作新宮。虛其一以待合葬。工竣。歸。過慶

都御史謝少南言慶都有堯母墓。佚于祀典。請祀之。上忽曰。帝堯母有墓。洵乎合葬非古也。卽拜少南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檢討。更議聖母葬大峪山。四月。上躬謁長陵。忽召禮臣嚴嵩曰。大峪山何如。純德山耶。仍命崔元讓梓宮南。七月。合葬顯陵。主耐睿宗廟。

陳皇后。元城人。少與諸女擲錢戲。錢四側。既長。昭聖張太后爲世宗選婚。臺官言大名有佳氣。得后。迎入宮。嘉靖元年。冊爲后。授后父萬言都督同知。賜第西安門外。工部尙書趙璜言。西安門近宮治。萬言第。請毋過高。廣上怒。逮營繕郎中葉寬。員外郎霍瑋。下獄。而封萬言泰和伯。給世券。既而萬言僂牟其縣民。縣令張好古執萬言家人杖之。好古亦下獄。時上方議禮。以爲禮始自宮闈。每臨闕。講教化。原評曰。先入此數語。史筆。值上與后坐。張文二妃者尙茗。上循視其手。后恚。投盃起。上大怒。后以驚悸。忽墮。既而崩。當墮。姪時。萬言乞妻入視。上以非祖制。不許。至是。議喪禮。欲從教。因裁禮官。所上儀注。上玄冠素衣。十二日。更淺色衣。聽政。西角門。朝兩宮。則具如常服。百官三日。臨喪。服十二日。朝則玄冠素衣。還二十七日。除。閣臣張璠執不可。請上素衣。經帶。十二日。乃更服。玄冠素衣。百官則素衣。經帶。侍西角門。通二十七日。除。上曰。不如朕言。朕且以九日除矣。璠曰。不然。天子與后。猶父與母。春秋。天王一歲有三年之喪。二焉。爲后也。古人服妻三年。後世易以期。期之喪。諸侯絕。旁期也。妻之喪。正期也。日易月殺矣。殺之九月。後若有殺者。則將無也。且寧忍臣子不終君母之服者。上曰。以上有兩宮。皇太后故也。終不聽。既而詹事霍輅奏曰。今百官有妻之喪。不當公。古人父在。喪母杖不上于堂。避尊也。臣請陛下玄冠素衣。御西角門。十日。卽玄冠玄裳。御奉天門。百官朝則玄冠玄裳。退則素。二十七日。除。爾夫陛下二十七日。皆御西角門。則無辨于大喪。

也。百官表衣朝中門。則禮不肅敬也。陛下卽以玄冠玄裳御奉天門者。當陽之義也。猶之百官有妻之喪。不當公也。百官退而素。不敢見陛下。避尊之義也。猶之古人杖不上于堂也。庶幾變于禮者之禮也。上可其奏。乃諡曰悼靈皇后。以其年別葬之天壽山嶺兒峪。葬之日。出梓宮王門。罷辭祖禮。百官一日臨。都給事王汝梅諫不聽。十五年。禮部尙書夏言議。謂先皇后正位中宮。母儀天下者七年。天崩諡悼。雖倖古法。而靈義有六。竝非美稱。請下翰林更諡。上意旣久釋。乃改諡曰孝潔皇后。其後繼后諡孝烈。先祔廟而后祔。祔廟奉先殿西室。卽西夾室也。一作東室。隆慶初。禮臣議。孝潔大行皇帝元配也。宜合葬祔廟。若遵遺制。祔孝烈。則舍元配也。若同祔。則二后也。皆不合典制。臣竊以大行皇帝升祔時。宜奉孝潔配。遷葬永陵。孝烈移主陵廟。制曰可。乃上尊諡曰孝潔恭懿慈睿安莊相天翊聖肅皇后。

廢后張氏。世宗第二后也。父棊。錦衣衛指揮僉事。后初入宮。封順妃。嘉靖七年。陳皇后崩。兩宮皇太后命。上自擇諸妃中可者。因下詔曰。皇后之尊。與朕同體。承宗廟。母天下者也。順妃張氏。侍朕以來。克盡禮道。其册立爲皇后。當是時。上方追古禮。而后甚婉婉。稱上意。每歲祭后。必從上分獻宗廟。方春。率嬪御行親駕禮。日講章聖太后女訓于宮中。嘗誦翰林所撰內則新詩。使宮人歌之。按以當古房中之樂。如是者六年。原詳曰。若此段。雖不切其爲風也。至十三年正月癸卯。忽降諭禮部曰。朕惟陰以相陽。若地承天。妻綱于夫道。在敬順而已。朕元配早失。進册張氏。藉其內助。恩遇特隆。近乃不思敬異。罔顧承乾。俟其自倭。竟成終估。應收皇后册寶。退開別所。其天下箋賀總停。如勅。十五年。薨。上命喪葬視憲廟。吳后禮。十六年。改稱廢后。葬金山。

方后江寧人安平侯方銳女。以嘉靖九年選入宮。十年奉章聖皇太后旨選九嬪。先是祖制無九嬪名。自后妃下。雜置諸嬪宮。而間以婕妤昭儲貴人美人諸位號。今史官謂明代宮中無昭儲昭明昭位號。非是。雖稍參漢制。要其所以爲儲嗣計。未嘗乏也。至是特用張璠言。謂上未有子。古者天子立后。並建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廣儲嗣。陛下春秋鼎盛。宜博求淑女。爲似續計。于是下慈旨。爲九嬪之選。而后居其首。三月后與鄭氏王氏閔氏章氏沈氏盧氏沈氏杜氏九人並受冊。並冠九翟冠。大采鞠衣。圭用次玉。毅文冊。黃金塗。視皇后殺五分之一。至期。上袞冕告太廟。還服皮弁御華蓋殿。傳制遣大臣行冊禮。既冊。乃從皇后。勅奉先殿禮成。百官入賀。上仍服皮弁受之。當是時。后冊名德嬪。上以其行禮敬。且升降有儀。度悅之。然未爲后也。原評曰。此黨逐段起伏。皆見篇節。越二年。忽廢張皇后。欲立后。以問夏言。言故逆上意。頓首曰。臣請爲陛下賀。夫天圓而地方者也。上大喜。遂以其年立爲后。而以僖嬪沈氏爲宸妃。麗嬪閔氏爲麗妃。副之。故舉立后。謁內廟而已。內廟者。奉先殿也。上謂天子立三宮。所以承宗廟。故禮經有廟見之文。何以不謁廟。下翰林禮部議。謁廟是。正月壬子。上御奉先殿。遣太傅武定侯勛爲正使。少傅孚敬爲副使。持節冊立。上乃率后謁太廟及世廟。越三日。頒詔天下。明日。受命嬪朝。賀于未央宮。自是之後。上嘗薦高祖及高后尊號。后捧高后主亞獻。上稱其有禮。睿皇后升祔及禁日。后親扶寶輿。尚七挾。惟謹。睿皇后祥。后奉几筵。帥嬪御行享祀。皆恭恪。稱上意。上嘗特褒之。二十一年十月。上性下。待宮人多不測。宮人懼。會所幸曹妃及王寧嬪侍上寢。寢甯宮人楊金英等謀弑逆。用組繫上頸。而以斂股雜刺上膊間。幸繫組倉卒。誤爲殊死。結得不縮。金英懼。同事張金蓮者知事敗。走告后。后馳至。解組。上蘇。然病悸。不能言。后



命太監張左高忠補宮人雜治。詞首王寧嬪云：曹妃者雖不與，然亦知之。后乃傳上命，收曹妃及金英等十餘人，磔于市，并補斬其族屬十餘人，而藉其家。先是曹妃有容色，上愛之，册爲嬪妃，故每侍上寢，至是上稍愈，疑妃冤，曰：端妃我所愛，宜無此心。因德后救己，而翻以妃故，憾后是年。進后父銳，安平伯爲安平侯，以報后功。二十六年十一月，宮中火，中官請救后，上不應。后遂崩，已而復悼曰：后救我，而我不能救后。原野曰：此以迷歸爲斷，認純乎史法。乃欲厚其喪葬禮，且欲重抑孝潔以厚之。遂稱后爲元后，豫名所葬地曰永陵。遣太傅兼太子太傅成國公希忠爲正使，持節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言爲副使，捧册諡曰孝烈皇后。故事，凡册諡使臣至宮門，內侍傳節册以入，上又諭，諡后禮重，其命二使上驢，拜命于門內，勿如舊。明年二月，喪百日，特修薦事于永臚宮，詔羣臣齋戒十日。是日皆素服辦事。五月，葬永陵。將葬，禮官請儀注，上命梓宮從中道行，虞殯如禮，用九數。百官送喪者皆制服，至入朝，以素服加烏紗帽，黑角帶，退而以素服素冠辦事。至迎主之日，仍用制服。至思善門外，行安神禮。主還，更以素服素冠辦事。禮畢，除時，廷臣謂踰舊制，且有引孝潔前事者，皆不聽。二十八年十一月，后大祥，禮官請安主奉先殿東夾室。先是孝潔葬懷兒峪，後主不議，至十五年，禮官始請，奉慈殿邵太后傍，以爲喪服小記有婦，稱祖姑之文，因稱主焉。及邵太后遷陵廟，而奉慈殿毀，廷臣議遷孝潔主于奉先殿旁室，而殿旁地隘，惟斜廊兩廡，難以奉安。于是有奉先殿西夾室之，蓋迫于所請也。今請安后主于奉先殿東，則位先孝潔，此明以元后尊后者，而上復不許，謂當祔太廟。下輔臣嚴嵩尙書費竊等議，嵩等言：祔祖姑禮也，請歲時饗獻，則入太廟。藏主則，惟憲廟皇祖妣之傍，以從祔于祖姑之義，而上曰：不然，祔禮無遷就者。后雖非

帝然帝之配也。帝自有一定之序，而后即因之。今后以朕存，不啓極，不定祝，已矣。安有變在此而主藏彼之禮。其依祖制奉就仁宗，而祔以朕他日之新序，其勿違。蓋上尊皇后，且慮他日就參考，故欲乘已生存時預就仁宗，而借后以定序也。原評曰：直斷數語，皆審處所，未敢道者，恐此配與書在本朝已自有也。嵩等謂諱及新序，則非臣子所敢言。乞下廷臣議。上命暫已，待再葬。姑藏主皇妣睿皇后傍。明年再葬，孝主睿皇后傍，入享于太廟。位設新序，不及祝，而上終欲祔主太廟，命再議。禮部尚書徐階、都給事楊思忠，皆以爲不可。餘無言者。時帝使人覘會議得狀，及疏入，怒曰：爾等懷二之心，猶爾耶。此非專論后也。又非子爲親夫爲婦也。第以朕躬論，正序定位，禮所應有，乃無肯奉行者。階思忠二人議定，卽是矣。於是階思忠惶恐言：臣等愚昧，不能仰知聖諭，竊惟周建九廟三昭三穆，率六世而祔。至後兄弟相及，亦有不及六世者。國朝廟制，同堂異室，與周禮不同。今太廟九室皆滿，若以聖躬論，仁宗當祔，固不待言。但此係異日聖子神孫之事，而陛下自言之，是自豫廟也。臣聞夏人之廟五，商以七，周以九。禮由義起，五可七，七可九，九之外亦可加也。請于太廟及奉先殿各增二室，爲十廟。祔孝烈皇后，毋就仁宗。陛下亦無豫焉。上曰：會議當人人盡言，今兩人各一言而止，此會議耶。臣子之誼，當就當祔，自應上請，而乃自爲見，且禮有一定，苟定矣，何避豫爲。於是階等乃如旨議，上報聞，隨條上就祔儀注，并請曰：忌祭近矣，望可臣奏，上猶銜初議，報曰：孝烈繼后，非元后，其所配者，又入繼之君，不忌祭，亦可。階等惶恐，請益力。上曰：非天子不議禮，后當祔廟，朕久諭之，願謂未宜，徒飾繁言，惑衆聽，實欲待題朕主矣。因諭嚴嵩曰：禮官卽從朕言，勉強耳。諸臣爭親爭帝，爭祔爭名，三十年矣。至今猶未化耶。今卽不忍就仁宗，且置后主別廟，他日任臣下處之，令忌日尊一卮酒，不

致以仁宗傷衆情也。于是禮臣不敢復言。第請如敕行。許之。後二年。六科官表賀正旦。思忠首署名。上猶修前御。摘其表語詰責之。杖之百。削籍。以杜異議。然當時議臣從無敢爲孝潔言者。隆慶初。上后尊諡曰孝烈端順敏惠恭誠祇天衝聖皇后。不稱肅字。且移孝潔配世宗。禱廟。遷葬永陵。而別祀后主弘孝殿。見陳皇后記。

皇貴妃王氏。指揮僉事王隆之女。嘉靖九年。選入宮。十年。册爲昭嬪。十五年。生皇子載。生時。有他妃夢星官以嬰兒送昭嬪。上異之。是年。進昭妃。明年。册爲貴妃。皇子有奇質。嘗見上。叩頭曰。兒不敢時。時舉手者。以天在上也。上奇其言。至是。益重妃。十九年。進皇貴妃。二十八年。皇子薨。年十有四。時初冠。行冠禮。翼日而病。命太醫視之。不治。忽北面拜曰。兒去矣。端坐而逝。上悼之。諡莊敬太子。明年。妃薨。先是。閩麗妃生一子。薨。諡哀冲太子。至是。命妃與閩妃同葬。而以哀冲莊敬二太子。禱之。其地在天壽山。已而禮部言妃當與閩妃同。册主孝潔皇后陵廟。詔可。妃弟朝用。累官都督僉事。

杜康妃者。穆宗生母也。大興人。父林。封慶都伯。嘉靖九年。妃應選入掖庭。明年。封康嬪。十五年。進封康妃。十六年正月。皇子生。是爲穆宗。三十三年。妃薨。是時。穆宗以裕王居邸。上下禮部議喪禮。尙書歐陽德等言。累朝皇妃。或未生皇子。或子非居長。而受封國。或子立爲東宮。而先薨。俱與今不同。惟成化中。淑妃紀氏薨。所生皇子。倫序居長。與妃事相類。但彼時。孝宗尙幼也。今裕王既已成婚。禮宜持服。主喪送葬。乃議上輓朝五日。裕王主喪。遵孝慈錄。斬衰三年。其儀仗人數。皆視舊有加。上不許。于是輔臣引洪武七年。太祖命周王。擯服貴妃。係氏故事。以對曰。彼慈母猶爾。況生母耶。上命考賢妃鄭氏例。以聞。於是德等復上。

儀註制可冊諡爲榮淑康妃。葬金山。及穆宗入嗣。以隆慶元年正月己未。諭禮部曰。朕仰荷天眷。嗣守丕基。邇惟慶源所自。我生母榮淑康妃。恩實大焉。朕羸居外邸。奉養之禮。既闕。生前光揚之典。未從身後。追思罔極。痛切于衷。夫孝在爲子所生。愛必由于親始。今朕方以孝治天下。而母恩未報。大禮未舉。其何以表因親之誼。立成教之本哉。昔孝宗皇帝上生母淑妃尊諡。祔葬茂陵。建奉慈殿。大內歲時祀享。萬世稱孝焉。茲當如故事。仰稽懿德。恭薦鴻稱。舉遷祔之上儀。營祀享之專宇。爾禮部其詳議以聞。丙寅。上尊諡曰孝恪淵純慈懿恭順贊天開聖皇太后。遷祔永陵。祀主神霄殿。

李嬪。延津人。嘉靖十四年十月。夏言請。慎選賢淑。補嬪御。以廣儲嗣。上命夫人女官出諸王館。選擇妃父李拱臣。自詣通政司。上白。有女端麗。堪充下陳。因轉送禮部。以請。上曰。此非大臣獻諛也。既保親陳。當從所願。遂令拱臣送至京。既至。適上行郊禮。夏言請淑女赴諸王館。擇日選視。上曰。淑女至京。適逢郊享。此高祿之兆也。夏言曰。動參引古。然不可已。勅勿赴館。選徑進大內。既進冊。寧嬪。無子薨。

穆宗朝。隆慶。穆宗皇后。姓李氏。昌平人。封德平伯李銘女。穆宗爲裕王。冊爲妃。生憲懷太子。嘉靖三十七年。薨。王邸。穆宗卽位。諡曰孝懿皇后。六年秋。神宗卽位。加上尊諡曰孝懿貞惠順哲恭仁僊天襄聖莊皇后。合葬昭陵。主祈廟。

繼后。姓陳氏。通州人。一作大名。父景行。封固安伯。嘉靖中。孝懿李皇后爲太子妃。早薨。冊后繼之。隆慶元年。進爲后。已而無子。出居別宮。越一年。后疾。左右無侍者。外廷憂之。既疾甚。試御史詹仰庇上疏曰。皇后者。本先帝所賜。以配陛下。陛下宜遵先帝命。篤宮闈之好。上承宗廟。下以立四方家人之則。蓋聞皇后舉

止端肅。久拂聖意。而去歲車駕謁陵園。皇后隨轎。朝野皆慶。以爲相傳或失實。羣疑總釋。頃又聞皇后離坤。事置之別宮。左右失起居。以致抑鬱成疾。陛下又略無眷顧之意。中外憂懸。萬一不起。如聖德何。亦何以承先帝命。上曰。后無子多病。近移居別宮。冀稍安適。或可從此卻病耳。爾不曉內廷事。乃妄言。神宗卽位。上徵稱曰。仁聖皇太后。六年。進懿安。十年。進康靜。二十四年七月崩。諡曰孝安貞懿恭純溫惠佐天弘聖皇太后。祀奉先殿別室。與孝烈皇后同。先是神宗在東宮時。后病居別宮。而神宗生母李太后者。斯時尙爲貴妃也。神宗每晨謁奉先殿。朝帝及貴妃。舉卽往候。后曰。娘娘寢莫禮不可曠。后聞履聲卽喜。張起。取經書指而問之。神宗應聲答。后且感且喜。貴妃聞后喜。亦喜。原評曰。貴妃和厚。神宗嘗孝。兩皆可感。神宗既嗣后。稱仁聖。貴妃稱慈聖。兩宮既同尊。而后與慈聖皆賢。素無猜嫌。至是益親謐。神宗又孝。奉兩宮一無所間。由是后無疾。優游慈宮者二十五年。神宗嘗設四齋。近侍二百餘人。陳百戲爲兩宮歡。每遇令節。先于乾清宮大殿設兩宮座。使貴嬪請導。上預俟雲臺門下。拱而立。北向。久之。仁聖與至景運門。慈聖與至隆宗門。上居中。北向。跪。少頃。兩輿齊來前。已復齊至乾清門。上起。于是中宮王皇后扶仁聖與。皇貴妃鄭氏扶慈聖與。導而入。少憩。請陞座。自捧觴安几。以及獻饌更衣。必膝行稽首。屏願攝息。原評曰。一段歡慶敘迎。畫一節。如許詳盡。委實並非司馬寫生之筆。皆從來儀註所未有者。于是始陳戲劇。歡乃罷。凡大慶多此類。

孝定皇太后李氏。神宗生母也。灤縣人。一作東安。父武清侯李文全。一作律。母王媪。生后時。里中聞異。香經日不散。后初爲宮嬪。進貴妃。生神宗。進皇貴妃。萬曆元年。上徵稱曰。慈聖皇太后。故事。天子非嫡生。而尊皇后稱皇太后。若生母亦稱皇太后。則加徽號于皇后。以別之時。太監馮保欲竊上風。大學士張居正設

竝尊禮。于是下議尊皇后曰仁聖皇太后。皇貴妃曰慈聖皇太后。而兩宮無少別焉。慈聖徒居乾清宮。視上臨御。諸外廷事一切倚任閣臣。不敢預。獨于上起居務極嚴切。上偶不讀書。召使長跪。每御講筵。入書殿作講。臣進講后。后亦以是驗其記否。每朝日五更。至上寢所。呼曰帝起。今日上朝。敕左右掖上坐。取水爲盥面。挈之登車以出。故上在宮中頗祇畏。而一二中官奉太后懿旨。左右夾持。時至過當。六年上大婚。太后將返慈寧宮。敕諭閣臣謂吾不能視皇帝朝夕。恐不若前者之向學勤政。有累聖德。先生親受先帝付託。有師保之責。其爲我朝夕納誨。用終先帝憑几之誼。社稷蒼生。永有賴焉。是年進徽號曰宣文太后。雖還宮。嚴切如故。八年十一月。上曲宴西苑。兩宮人侍。上醉。顧之。使之歌新聲。辭不能。既退。取緞擊兩宮人。左右勸止之。遂戲割其髮以出。翼日太后聞大怒。自尙青布袍。屏簪珥。傳語閣臣居正。具狀切諫。且令草罪己御札。又召上跪地。數其過。至云必用汝作皇帝耶。時宮中喧傳太后令馮保向閣中取霍光傳將退。上立踞王。上大懼。跪泣不起。久之方解。乃答其所嬖客用孫海二人逐之。原評曰。此八年事。舊誤列太后進宮之前。不惟失實。且于太后始終嚴教之意多少不合。十年進明憲。十二年太后與仁聖太后同謁山陵。二十九年。

進貞壽端獻。三十四年進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四十二年二月崩。遺詔曰。予以眇躬。獲侍穆廟。敬恭罔懈。幸誕育今皇帝。踐祚四十餘年。天下頌太平之休者。咸歸功啓佑。予實題焉。茲者遘疾瀕危。皇帝齋居露禱。願命數已終。予亦怡然大還。其奚怛化之有。皇帝至孝。哀憫必過。良軫予懷。當順髮節哀。靈承帝眷。親賢圖治。永保鴻基。皇太子亦宜及時進學。無忝元良。大小臣工。相與戮力。共理邦隆。以副予懷。愜至意。其赦恤事。已親囑皇帝。喪儀悉遵典制。特詔。上尊諡曰孝定貞純。欽仁端肅。弼天祐聖皇太后。合

葬昭陵。別祀崇先殿。后性慈愛。雖視上甚嚴。而保護備至。上事太后孝。能伺意承指。竭力奉養。時時以設宴。陸座。特具後庭供奉。陳宮戲。外戲名。四齊近侍。玉熙宮近侍。各二百餘人。次第承應。后晨夕歎燕。喜齒益健。且究心內典。好施予。凡天下名勝地。皆置梵剎。勸費鉅萬。時天下宴安。物力充物。上亦助施。無所吝。嘗侍后慈寧宮看花。時已秋節。有銅蟲生紅蓮。蓮心抽蕊。九而攢簇。四向如蕤。蓮然。上令文書官宋紳傳外廷觀看。看畢。仍送慈寧。上親帥后妃稱賀。且賦詩。以爲太后慈壽之瑞。嘗于太后千秋節。爲太后祈福。敕取內庫所藏吳道子畫觀音像。臨撫之。易以慈容。使梵剎瞻仰。勒石刷千頁。以布天下。天下梵剎皆供之。風評曰。聖孝用心無所不極。聖段文亦勝。又諭內閣。朕而奉聖母慈諭。謂浙之南海有補陀山。大士現身處也。其剎燬于火。而基址尙存。欲發願修復。不費官錢。自捐幣銀。蓋造仍舊。已完功矣。卿等當撰文製碑。頌聖功德。其孝如此。後以冊立事。未定。給事中姜應麟等。屢以請定國本。日見斥革。后聞而惡之。會上侍膳。母后問其故。對曰。以彼是都人子故也。后大怒曰。爾亦都人子也。上遽跪伏地不敢起。蓋當時內廷呼宮人爲都人。后初亦由宮人進。故云。既而羣臣請福王之圖。行有日矣。鄭貴妃難之。復以祝太后千秋爲辭。且多設禮幣。冀以悅后。后揮卻之。且曰。不知吾潞王可宜來上壽否。貴妃乃不敢留。曹學程以建言論死。后憐其母老。言于上。釋之。玉熙宮女伎能戴燈舞。自言家大梁。曾許里中人爲儒生。后遣還其家。使配焉。后雖不預政。而明于大義。且善御外家。后父封武清伯。進侯。子誠銘。嗣弟誠鉞。鉞鉞等皆都督。偶武清舍人給軍士布花多乾沒。軍士譁。內使以聞。上命取所支布一疋驗之。果紕裂。卽謁太后言狀。太后怒甚。遣諭內閣。革武清職。上御講筵。召閣臣言狀。居正爲營救。得止。太后乃召武清父子。立宮門外。遣中使出數

之。而抵其家人于法。后生神宗及靖王潞王。時有昭風英妃。疑奪妃。皆失寵。不載。

段恭妃。無子。萬曆中猶存。嘗以外家貧。遣中使持金茶壺一私。遺外家。爲門者所奏。上曰。此雖妃所有。然大內器物。豈可闖出。詔答中使。而自以百金遺妃。曰。卽妃家貧。以此給賜之。先帝所賜物。勿出也。

神宗朝。出曆皇后王氏。餘姚人。生京師。父偉。以后貴。封永年伯。萬曆六年。孝定太后爲神宗擇配。册后爲皇后。后性端謹。上丁承平久。天下無事。中年好靜。一切章奏。盡留中不下。后封識藏。每語一事。卽隨取上之。光宗在東宮。危疑數矣。后調護備至。且善事孝定太后。得太后歡心。上寵幸鄭貴妃。資之不較。宮中皆稱后盛德。比孝貞焉。萬曆四十八年四月。崩。設孝端先葬定陵。光宗卽位。擬上尊諡曰孝端貞恪莊惠仁明。媿天毓聖顯皇后。未及上。帝崩。熹宗立。始舉大禮焉。主祈廟。后與新建伯守仁同族。時守仁孫承勳方襲爵。上嘗問后家有官乎。后對曰。猶記新建伯妾猶子行也。見在京。翼日召見坤寧宮。賞賚甚厚。因奉差爲南京守備。十九年。提督操江。掛漕運總兵官印。三十五年。加太子太傅。用皇親品服。時稱餘姚王氏有二伯。聞者榮之。一云后本姓黃。習王氏。見通志。

王貴妃者。光宗生母也。初爲宮嬪。無寵。年長矣。偶幸有娠。上諱之。故事。宮中承寵。必有賞賚。文書房內官卽記年月日及所賜。以爲驗。上侍慈聖宴。語及之。上不應。慈聖命取內起居注相示。且以好語相慰。藉曰。吾老矣。猶未有孫。果男者。宗社福也。母以子貴。事分差等。耶。十年四月。封恭妃。八月。光宗生。是爲皇長子。既而鄭貴妃生皇三子。進封皇貴妃。而恭妃不封。后既無寵。又不得見上。一切恩禮。盡爲鄭氏所抑。二十九年。册立皇長子爲皇太子。妃無封。如故。三十四年。元孫生。加慈聖皇太后徽號。然後進封皇貴妃。光宗



每至后宮，鄭氏必使人尾之。四十年病革，光宗馳至宮門，猶閉，扶輪而入，后目眇，手光宗衣，泣曰：兒長大如此，我死何恨，言訖遂薨。光宗泣，左右皆泣。鄭氏猶令閉，三日不得開，臣葉向高首，皇貴妃薨，四日未見傳諭，且禮儀未定，雖會典所載頗詳，而皇太子母妃前所未有，宜另儀從厚，不報，向高又首之，乃議禮。溫肅端靜純懿皇貴妃葬天壽山，光宗卽位，下詔曰：朕奉皇考遺命，嗣承基緒，撫此萬方，溯厥慶源，則我生母溫肅端靜純懿皇貴妃，恩莫大焉。朕昔在春宮，既莫親于溫濟，今居禁闈，徒有痛于梧楸，欲申罔極之深悼，惟有肇稱乎殷禮。昔我皇祖穆宗皇帝，上生母榮淑康妃尊諡，祔葬永陵，建奉慈殿于大內，歲時享祀，茲當如故事，仰稽懿德，恭薦徽稱，舉遷祔之隆儀，飭闈宮而孝享，爾禮部其詳儀以聞。熹宗卽位，上尊諡曰：孝靖溫懿敬讓貞慈參天鳳聖皇太后，遷祔定陵，祀奉慈殿。

鄭貴妃，大興人，萬曆六年，上大婚，下選擇令，民俗稱大婚曰官婚，爭嫁娶，雖城司禁之，不止。妃故許鄰家子爲婚，然關聘物，妃家不聽娶，而鄰家強之，兩家爭且鬩，妃屬門哭，適中官過門，見妃美，卽籍姓去，原評曰：門中鬩，牛鬩謂之鬩，見左傳，此州國門二字如畫。既入宮，册貴妃及生皇三子進，皇貴妃妃猶譎善媚，後庭寵

侍者無出妃右。時恭妃既生皇長子，願無寵，册立未有屬，妃恃寵，請立己子爲太子，上許之。先是大內北上有大高玄殿，祠星君，最神，妃嘗以祈嗣過祠，進薦焉。至是，請謁謝，遂上設誓，許他日册立，因御書一紙，緘玉合中，賜妃人未知也。第妃加位號，而恭妃不及，人頗疑之。至册立未定，多飛語，外廷爭之者，且紛紛。至凡請冠請婚，請預教，不一而足。至二十九年，羣臣爭不已，而慈聖皇太后又堅持立長妃，復于是時小失歡于上，上乃移皇長子居迎禧宮，既而册立爲皇太子，同日册妃子爲福王，皇五子爲瑞王，皇六子爲

惠王。皇七子爲娃王。既立。上遣人取玉合視之。封識宛然。而內所書字則盡已盡。觸之矣。上觀。悚然。因助妃廣建祠宇。以祈福焉。初。刑部侍郎呂坤爲按察時。作閨範圖說一書。太監陳矩從坊間購之。持以進。上偶賜妃。妃爲之重刻。坤不知也。三十六年。有撰閨範圖說跋者。名曰憂危。故議以爲此書。本呂坤婦妃爲之。其中首頌漢明德馬后。且首載其由貴人進位中宮一事。則明明以明德指妃。而妃之刻之。因以自指。此易儲之本也。故其文託朱東吉爲問答。朱東吉者。謂東朝也。其名憂危。則以坤會上憂危一疏。因卽借其名風之。且曰。此可憂危事。然卽憂危者爲之也。時其跋盛傳京師。然不得其人。久之。有疑出于給事中戴士衡與全椒知縣樊玉衡者。以士衡曾糾坤。玉衡曾彈妃也。妃弟鄭養性爲言于上。上重譴二人。然置妖言不問。越五年。又有爲續憂危故議者。其題曰國本攸關。是時皇太子已立。然又恐更易者之隨之也。其文託鄭福成爲問答。鄭福成者。謂鄭之福王當成也。且曰。朱廣爲相。廣者。更也。更易之義也。而廣所用者。文則有王世揚。孫瑋。李汝張。養志四人。武則有王之楨。陳汝忠。王名世。王承恩。鄭國賢五人。共九人合妃而十。周之十亂。有婦人焉。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卽此是也。上聞之。大怒。謂誣罔宮闈。甚闕骨肉。命賊曹四出捕。期在必得。於是釐下大臣。或借以傾危。人人重足立。既久。得嫩生光者。抵之。乃已。至四十年。又有王曰乾者。上變言。奸人孔學等爲巫蠱。將不利于聖母及太子。語侵妃。賴閣臣葉向高勸。上以靜處之。禍遂寢。其後挺擊事起。王之案親鞠張差。其所供龐保劉成。則坤翊宮內使也。妃大懼。而劉廷元等合詞。謂差風癩。差之供係之案。指使廷臣各相持。不能解。于是貴妃向上泣。上曰。外廷語藉藉可畏。若自乞東朝解之。妃乃向太子號訴哀禱。上召見羣臣于慈寧殿。太子降諭。毋株連。因立獲張差定獄。而他

不之及。神宗崩，遣詔封妃皇后，未及行，而光宗又崩，乃與光宗選侍李氏共歸乾清宮，遷封。賴大臣力爭，于是又有移宮事，而國事已壞。崇禎三年七月，妃薨，諡恭恪惠榮和靖，皇貴妃，葬銀泉山，鄭國素，鄭養性，皆以妃貴官都督。

# 西河文集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稿  
行十九稿

汪光遇時嘉較  
汪健高略較

## 勝朝彤史拾遺記 六

光宗朝 嘉昌 光宗后郭氏 順天人 萬曆二十九年 册爲皇太子妃 生皇一女 四十一年十一月丁未 薨 諡恭靖 四十八年九月 進諡恭靖 端懿 溫惠 元妃 熹宗即位十一月 上尊諡曰孝元 昭懿 宣惠 莊仁 合天 弼聖 貞皇后 遷葬慶陵 主祈廟 后父初封博平伯 進侯 既死 子振明襲

王皇后者 熹宗生母也 順天人 初入東宮爲選侍 萬曆三十四年十一月 生熹宗 進才人 四十七年三月 丁未 薨 諡昭肅 恭和 章懿 皇貴妃 熹宗即位十一月 上諡曰孝和 恭獻 溫穆 徽慈 諾天 鞠聖 皇太后 遷葬慶陵 祀奉先殿 封后 父王昇爲新城伯 昇卒 子國興襲 崇禎末 殉難

孝純 皇太后 姓劉氏 海州人 後居河間 父應元 一作應元 襲恩 母徐嫗 初入太子宮爲淑女 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 生莊烈 愍 皇帝 旋以細故 失光宗意 被譴 薨 既而光宗悔 恐神廟知之 戒掖庭勿復言 葬于西山 愍 皇帝 封信王 進賢妃 天啓中 信王末之邸 嘗居 屬勤宮 問近侍曰 西山有田懿王墳乎 曰 有其傍 有劉娘娘墳乎 曰 有 每密封金鏡 往祭焉 及即位 上尊諡曰孝純 恭懿 淑穆 莊靜 毗天 毓聖 皇太后 遷

葬慶陵。而封后父瀛國公母瀛國太夫人。稱太異數也。弟效祖和陽衛正千戶。封新樂伯。繼祖錦衣衛都指揮同知。姪文炳。文耀。錦衣衛指揮同知。後皆加保傅。進都督。上五歲失太后。問左右以遺像。莫能得。傳懿妃者。亦東宮淑女也。生皇六女。皇七女進封懿妃。嘗與太后比宮居。自言宮人有相類者。雜指其眉睫。及頰輔。間召太后母瀛國太夫人認之。時武英殿中書梁祝善形。瀛國太夫人同懿妃出宮。人指示。揣以意。令髣髴爲圖。圖成。敕具法駕。由正陽門警而入。上親臨午門迎之。既入。懸像乾清宮。呼老宮婢及素侍太后者來前。使瞻視。或曰是。或曰否。上爲之兩泣。六宮皆泣。厚評曰：聖主痛心事。當極哀。乃爾。猶記瀛

國太夫人謝表有云：聖孝維新。恐容不闕。上揮涕。即以前圖四軸賜其一。令供于家。及國破。文炳率家人環哭于奉純。前閉門自焚。凡死者四十二人。乃加傅懿妃封號。賞賚太后家。及承奉王裕民。中書梁祝。各有差。上既追念太后。且自以薄祐當憂勞。于加上太后尊號時。羣臣奉冊寶以進。上手拭淚。歎歎不能已。故事。生母忌日不得設祭。服青。十五年六月。上以太后故欲追宣宗以來生繼七后。同建一廟。而祀太后于其末。乃御德政殿。召輔臣及禮部尚書林欲楫。侍郎蔣德璟等議。上曰：太廟制有九。皆一帝一后。就廟亦然。今就廟自德懿熙仁四祖外。加以仁宣英憲孝五帝。凡九廟。而其廟已滿。且其制一帝一后。其繼后及生后七位。仍不得入。卽宮中奉先殿亦一帝一后。雖嘉靖後有以繼后及生后八者。而前此七位尙無祭也。上意在太后。而特未顯言。德璟曰：奉先之外。有奉慈殿。亦祀繼后及生后者。今雖廢。盡舉行焉。上曰：孝宗皇帝建奉慈。而世廟廢之。然尙有弘孝神霄本恩諸殿。不止一奉慈也。德璟曰：內廷規制。臣未之悉。但既有諸殿。則似隨在可奉祀者。上曰：太廟之禮。一帝一后。朕豈敢輕易。惟是奉先地廣。可以恢拓。朕欲將就廟之主。貽祀奉先。未

審可否。德環曰：大給之禮，在歲暮已行于太廟。今復欲以祧廟之主竝入奉先，終恐陋耳。上曰：奉先殿中現已有繼后及生后七位主矣。德環曰：此萬曆初始增入，非舊制也。上曰：然按故事，弘治初別建奉慈以奉孝穆紀太后，而孝肅孝惠亦竝祀之。嘉靖中遷三主，嗣陵廟罷奉慈之祭，至隆慶初奉安孝烈于景雲殿，更其名曰弘孝，又奉孝恪于神霄殿。萬曆三年，即奉孝恪孝烈于奉先，而弘孝神霄之祭又罷。此奉先附祀所由來也。然以朕思之，奉先之祀既有定禮，則諸殿沿革歷世可驗，似不若別建一殿以祀七后爲較便。德環曰：善。于是闕殿祀太后，而七后共之。崇禎十七年，都城戒嚴，文炳文燿入衛帝，時李邦華請太子南遷，不得及事急，上召文炳及附馬都尉鞏永固使護行，文炳叩頭言：外戚親臣不戴甲，臣等徒手安能護皇上搏賊，皆相向哭。既而城陷，文炳文燿闔門死。

李妃者，光宗選侍也。時宮中有兩李選侍，無所別，因以所居東西宮別之。莊妃居東宮，稱東李。此居西宮，稱西李。然西李最有寵，神宗初以熹宗早失母，命西李母之。既而信王亦失母，仍以命西李。會西李生皇八女，遂改命東李母之。皇八女，即後稱皇八妹者也。光宗即位，妃與鄭貴妃同住乾清宮。時上諭封郭元妃爲皇后，王才人爲貴妃，又諭封李選侍爲皇貴妃。及上不豫，召大臣入乾清宮，上御授閣，憑几諭曰：李選侍夙保養器，撫育國本，宜速封。如是者再，署禮部事侍郎孫如游對曰：今孝端孝靖兩太后及元妃才人大典未竣，俟四大禮畢後行未晚也。既而上崩，選侍遂踞乾清宮，因挾制皇長子，邀封皇后，傳言欲垂簾聽政。於是大學士劉一燾、吏部尙書周嘉謨都給事中楊漣、御史左光斗等力請移宮，而選侍始踰移仁壽殿去。于是移宮之案興焉。熹宗即位，下詔曰：朕昔幼冲，皇考選侍李氏侍寵，屢行氣毆聖母，以致

崩逝。使朕抱終天之痛。朕雖幼。未嘗忘也。前皇考病篤。大臣進內闈安。選侍威挾朕躬。使朕傳封皇后。復用手推朕。向大臣靦顏口傳。至今念及。尙含羞報。朕因避李氏暫居慈慶宮。又令李適忠劉運等傳言。每日章奏文書。先呈選侍。方付朕覽。仍欲垂簾聽政。且欲處分御史所官。選侍他日必有武氏之禍者。朕思祖宗家法甚嚴。從來有此規制否。朕今奉養李氏於曦鸞宮。俱違皇考遺愛。有此禮悉。外廷謬聽李黨詬誶。實未識朕心之敬也。其李進忠田詔等。皆係盜庫首惡。自干憲法。勿使渠魁賄囑當事。播弄脫罪。卿可傳示遵行。故諭。十二月。復下詔曰。朕沖齡登極。仰庇祖宗睿祐。內外清平。以爲大小臣工。開誠布公。定無異議。不意外廷近來。乃妄生謗語。輕聽譏傳。誠有如科臣楊漣所奏者。朕不得不再伸諭。避宮始末。以釋羣疑。九月初一日。皇考賓天。閣部文武大臣科道等。進宮哭臨。舉請朝見朕躬。李選侍阻朕于煖閣。當時司禮監等官。設法請朕出見羣臣。選侍許而復悔。及朕出煖閣。又使李進忠等請回。如此者。至再至三。朕至乾清宮丹陛。大臣扈從前導。選侍又使李進忠等持朕衣不釋。若非司禮監奏請。朕前進不可。退又不能。此時顏面存于何處。及至前宮門。選侍又差人數次著朕還宮。不令御文華殿。卿等親見當時景象。安乎危乎。當避宮乎。不當避宮乎。諸臣欲行庇護之謀。先藉安選侍爲題目。使是非混淆。朝政不寧。輔臣義在體國。爲朕分憂。何不代朕傳諭一言。屏息紛擾。君臣大義何在。如初一日。朕躬視皇考入殮。選侍又阻朕于闈中。不令出入。及翼日。恭送皇考梓宮于仁智殿。選侍必欲朕朝見彼後。方許回慈慶宮。明是威挾朕躬。垂簾聽政之意。朕蒙皇考派在選侍照管。亦不住彼宮。其飲膳衣服。皆係皇祖皇考所賜。選侍侮慢凌虐。朕晝夜涕泣。皇考自知其悞。親來勸朕。此其親疎自有分別。原許曰。西管後多爲等文字。諸所行事。朕曾

祕諭閣臣，不令傳抄。若避宮不早，則爪牙成列，盈虛在手。朕亦不知如何矣。選侍因毆崩聖母，自知有罪，每使宮眷王壽花等時來探視，不許朕與聖母下原任各官娥說話。如有卽捕去重處。朕之苦衷，外廷豈能盡知。今朕奉養選侍及皇八妹，俱從優厚。各官何以猜度過計，藉爲口實。如異日選侍患病而逝，將用人以抵命乎。將歸咎于朕乎。豈不聞聖母之崩，由選侍之毆，可不問乎。邇來各官不爲聖母，只爲選侍失其輕重，理法何在。前日刑部執奏父母之恩如天地，履后土則思母德，戴皇天則思父仁。仁人孝子之心，固宜如此。然父母之讎，不共戴天。朕不加封選侍，以慰聖母在天之靈。奉養選侍，敬遵皇考之意。該部亦可仰體朕心矣。大小臣工，惟知私于李黨，責備朕躬，不顧大義。姑不深究，卿等可傳諭大小臣工，務令和衷。各供乃職，毋得植黨背公，自生枝節，以取罪愆。故諭天啓元年二月上復諭曰：賈繼春暗渴流毒，造言誣朕。若黑夜行刺，使人莫防。朕本不深究，然自繼春出揭以來，引類彌天，爭端大起。大臣求去，小臣紛囂，咸懼繼春莫敢直言其非。朕皆隱忍，今繼春全不改省，乃昂然肆辨，目無君父。況選侍移宮以來，未嘗見繼春有疏明其可否，卻借密揭爲櫻鱗逆耳之說，箝制朕躬，要名減罪。姑著照原揭回話。閏二月又諭曰：朕以冲年，皇考見背，仰體在天之靈，敬禮選侍，其移宮一事，大小臣工，連章奏請，始末情節，舉朝共知。獨賈繼春首倡邪說，捏造李選侍姪經，皇八妹入井播煽流言，誣誕朕躬。若不窮究分明，何以傳信天下。後世乃繼春奉旨回話，初則一揭朦朧，再則遮飾支吾。本欲逮訊，今自認風聞無影，顯是明肆誣捏。姑從輕削籍，永不叙用。當是時，上方厭選侍移宮一案，尙無確見。獨賈繼春有選侍自經，皇八妹投井之說，以爲當安選侍，故有是諭。而其既客魏用事，而上意遂變。四年七月，詔封選侍爲康妃，羣小念移宮之名正。



不足以殺諸賢。乃劍爲封疆一案。提騎四出。大獄旁午。至五年九月。賈繼春召至。忠賢遂矯詔諭羣臣曰。先帝升遐。朕躬嗣服。父子承繼。正統相傳。臣子何得居功。而楊漣、左光斗等。妄希定策。串通王安。倡爲移宮之事。擅造垂簾等語。王安奸惡異常。乘機報怨。內外交結。黨衆力強。不許康妃從容奉旨。而逼令賈繼春出宮。先帝體尙未寒。言猶在耳。漣等卽有權勢。固亦人臣。乃棄體忘君。犯上不道。至于此極。使非賈繼春等。明揭于前。天厲朕心。補封于後。將終始蒙蔽。恩禮有虧。卽寸斬楊漣、左光斗。何救于事。況與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深盟固結。招權納賄。黨護熊廷弼。夥壞封疆。讞案既定。猶貪其重賂。力爲出脫。託汪文言內探消息。暗弄機關。遍樹私人。布滿津要。壞法亂紀。欺蔽朝廷。及汪文言事發。奸謀畢露。自知理屈。乃巧借他題。以掩其罪。信口裝誣。毫無影響。肺肝如見。欲蓋彌彰。朕言念及此。深切痛恨。已將熊廷弼處決。傳首九邊。楊漣等雖追賊身死。而顧大章係同惡之人。卽送法司。從重擬罪。爰書旣成。將諸奸罪狀。及守正諸臣向來疏揭。并近日屢次明旨。俱著史臣編緝成書。頒行天下。垂示將來。以昭朕孝思。據事直書。毋得回護。使善惡邪正。炳如日星。而黨與不得借口文奸。飾非亂聽。違者治以妖言惑衆之罪。特諭。由此瑞難大起。而國運隨之。要其禍自移宮始。先是熹宗初立時。值九月早寒。霜雨下。而宮中李花齊開。咸以爲選侍當封相。願賀。而其後闖亦李姓。識者謂此草妖云。

東李妃。亦光宗選侍也。以別西李妃。故稱東李。性簡重。寡言笑。名位素居西李前。而寵不能及。嘗奉光宗旨。撫視皇五子。皇五子成立。入繼大統。選侍功居多。天啓元年二月。冊封莊妃。客魏用事。妃持正。恆恬。凡宮中禮數。多被裁抑。妃不平。會忠賢同官徐應元爲承奉正。每謁妃。稟慢不以禮。嘗在妃前。答宮使。鶴肆

無忌。妃以負氣薨。原評曰：此時宮闈，極無節制。如在紀靈妃成妃輩，比比皆是。豈亦東林派遺孽。先是，皇五子在宮，每日起拜天畢，退而謁母。選侍亦愛之。嘗夢黑龍蟠殿柱，以告選侍。選侍私自喜，囑勿言。又所居東宮，後有井二。皇五子隨選侍過之，戲汲井，得金魚。汲次井，亦如之。至是，泣曰：吾不能奉侍王矣。崇禎初，上念鞠育勞，加上妃封號。與其弟李成棟官給田千頃，而應元以忠賢敗，發南京賜死。

選侍趙氏者，未有封號。與忠賢客氏不合。熹宗即位後，矯旨賜死。選侍聞命，出光宗所賜物，列案上沐浴。西向禮佛，畢痛哭自縊。客氏復矯旨用宮人禮葬，而斥其答應王亮等，發鳳陽陵園。

熹宗朝天啓，懿安皇后祥符人，張姓。太康伯張國紀女。天啓元年四月，冊爲皇后。后性嚴正，數于上前以顛倒舊章爲言，蓋指客魏也。客氏橫肆宮闈，后召至，欲繩以法。客魏大恨，遂于宮中播流言，謂后本孫二女，犯辟，以女託之生員張國紀。張國紀女之非己女也，罔上大不道。上亦疑之，幸其說不根，無左驗。乃已。三年，后有身客魏，盡逐宮人之異己者，而以其私人承應后脅，痛假按摩，陰傷之，竟損元子焉。時有諸名帖榜于宮門，列忠賢逆狀，并及忠賢黨七十餘人。忠賢怒，疑出國紀，并被逐諸人所爲，而逆黨邵輔忠、孫杰等欲因此興大獄，盡殺諸門戶，而借國紀以動搖中宮。事成，則立魏良卿女爲后，劉知選偵知之，首上疏。參國紀、梁夢環繼之，禍且叵測。賴閣臣力救，得免。熹宗大漸后折逆奄謀，力與大臣傳遺命，定迎立事。愍帝立，上尊號曰懿安。居慈寧宮。時奄方叵測，左右窺伺者皆其黨。后豫戒信王宮，勿食宮中食，及即位，猶從戚畹家取糧食進。至是，上見后感激，盡臣子之敬，乃召還戚臣張國紀于河北，慰之，而論知選夢環以謀危先帝中宮之罪。崇禎十四年，刑科給事中胡周蕭請上后徽號。時國用日匱，上恐舉大典多費，嘆曰：

吾之不能盡孝事，貧也。或言周肅有所授，已下理，而頓釋之，曰：恐傷后心。后嘗語周后曰：吾南中尙有家，可居。又曰：延儒誤皇叔，因歷言延儒罔上事。周后聞以聞上，怒，詰周后所從來。周后以后對，遽已。十七年三月，都城陷，賊渠李嵩者，中州人，知后賢，特覓后宮中，護衛之后，自縊死。

裕妃張氏，有嚴性，不爲客魏用。客魏惡之，會妃已有身，鋪宮廣冊妃禮畢，而遲久不乳，遂誣其有後言，矯旨閉藏道中，盡逐其內官及宮婢等，絕其飲食，經數日，天雨，妃力疾匍匐，嚼簾溜死。乃復矯旨革妃封，如宮人例，焚其屍，愍帝嗣始復妃位號，改葬如禮。

李成妃，順天人。天啓四年二月，生皇二女，封成妃。是日，地大震，宮瓦皆墮。既而皇二女薨，妃失寵，會張皇后病，皇貴妃任氏以孕皇三子，臨月，成妃仍當夕，上慰之，先是范氏，蘇妃者，頗見幸，生悼懷太子，封皇貴妃，以忤客氏意，被斥。妃與蘇妃好，每見蘇妃，輒悵惋。至是，侍上寢，從容爲蘇妃乞憐。周評曰：事甚可感，此一殿

亦殊勝，讀先生文。客氏聞，大怒曰：彼欲樹兵向我耶！遂矯旨革封，幽妃別宮，而逐內庫管理李謙于海子，殺之。幸妃故鑿裕妃事，預蓄乾食，藏飯甕間，半月，得不死。後乃斥爲宮人，而遷之乾西。崇禎元年，詔復妃封號，并饗禮，且請居慈慶後宮，置供奉焉。

熹宗六妃，惟王良妃、段純妃居東西兩宮，任容妃，卽皇貴妃，生懷獻太子，不受瑞禮。張裕妃，以幽死。李成妃、范慧妃，俱被斥，又有定嬪、襄嬪、恪嬪，皆禁居乾西。崇禎初，復加封冊，使宮中供養如法。他有馮貴人，惡忠賢，擅答勸上罷內操，忠賢怒，矯旨謂貴人誹謗，賜死。胡貴人甫爲上所幸，以非忠賢黨，恐見寵，乘上出郊，日掩殺之，而報以貴人暴卒，上不問。

應皇帝朝 崇禎

莊烈皇后周姓其先蘇州人徙居大興父奎以醫名娶繼妻丁氏生后家貧躬操作驅性

貞靜居平不見齒天啓中選信王妃以后進故事宮中凡選婦每選一必以二副者陪升卽中選皇太后幕以青紗帕取金玉跳脫繫其臂不中則以年月帖子納淑女袖而備以銀幣遣還時神宗劉昭妃攝太后寶而中宮之政悉稟成于熹宗懿安后懿安后疑后弱小將及其次昭妃力贊之曰今雖弱小他日不長大耶因冊爲信王妃卽位立爲皇后以后父奎爲南城兵馬副指揮進都督同知既而封奎嘉定伯后家本節齋而入典宮政務誠儉裁宮中糜費不爲外家乞恩澤卽歲時大臣命婦入朝賀亦賞賚必以禮時天下飢饉府庫虛上憂勞議節用而后所行合上意上甚敬之初神廟以孝養故設兩宮百戲自宮中尙戲以及民間鬪弄無不備至是悉裁革而獨留舊戲承應如所稱遇錦戲者彷彿古優伶供奉取時事諧謔以備規諷時旱蝗中州賊大起戲者作驅蝗及逐賊狀后見之徐謂上曰有此耶因掩面泣上亦泣是日遂罷戲原評曰后語只三字而仁心備實誠實盡善種種聖德無一不見上薄于聲色宮中不蒙寵惟田貴妃者頗愛之妃見后稍倨后每欲抑之以禮會歲旦朝正妃當詣坤寧宮朝適天寒雨雪覆車止門外不卽入又不令傳免久之袁淑妃車至時淑妃亦進爲貴妃卽傳入相見且故爲好語謝之去于是始傳妃車入坐朝之朝已遽下無他言妃大恨向上泣訴妃教之上書陽引愆而別爲微詞挑之上在交泰殿與后語不合上推后仆地后憤不食欲自戕上尋悔遣中使持貂襜褕后且問后起居后勉爲一餐上傳皆令貴妃省愆退居啓祥宮三月不召既而后在永和門看花請召妃上不應后遽令以車迎之乃相見如初后嚴正自處而性最仁母丁太夫人入宮必先朝后始行家人禮后見母之朝己也而泣欲太子爲

謝左右力言不可。乃止。後聞寇漸棘。徵言曰：吾南中尚有一家居。蓋意在南邊也。上問何從知之。后不語。后凡有所言。不欲盡。且不欲言外。多此類。先是。宣懿康昭劉妃者。神宗妃也。萬曆六年。立中宮時。隨册爲昭妃。於嬪嬙中最賢而有年。崇禎改元。上使之居慈寧宮。掌太后印。稱太妃。周后之選。昭妃贊成之。以是也。至是。歲節。上必朝太妃。朝畢。坐而饗。以茶。上甫就坐。忽欠申。偃栲栳。駢胸徐聞。太妃戒勿驚。命尙衣者覆以帔。左右皆植立。屏息以俟。有頃。上覺。纈衣起。謝曰：聖祖時。天下少事。宮中嘗晏安。太妃所親見也。至兒子苦多著。北人呼多爲多著。實難枝梧。兩夜省文書。自謂年甫壯。尙可磨耗。不謂蚤困劣。在太妃前。幡然不自持。一至此。太妃泣。上歸爲后言。后亦泣。時上念寇禍。茹蔬斷庖。割后見上體瘁。具酒饋爲上解菜。上接瀛國夫人奏。瀛國夫人者。孝純太后母也。瀛國夜夢。孝純歸語上。瘁而哭。言動舉止如平時。又云。翼日有爲解菜者。上勿卻也。上持奏入宮。見后解菜。驚詢曰：汝何以爲此。豈亦有所聞耶。曰：無有。外人有導之者耶。曰：無有。因念先后慈。在冥冥尙保惜至此。后亦賢。能感先后意。乃出奏示后。再拜舉筋。相向哭。淚溢盤楹。后生皇長子及長平昭仁二公主。皇長子已册立。出閣讀書。昭仁主六歲。未封。以居昭仁宮。故名。故事。太子旣出閣。非上命不朝。后偶上坐便殿。皇長子以出閣故。來請朝。時案有急奏。則寇破河南報也。上嘆曰：兒見母有幾。而關我耶。今後竟入朝。勿問也。十七年三月十九日。都城陷。先至宮。曰：事急矣。后卽于上前再拜。自經死。清兵定京師。世祖章皇帝特諡曰：莊烈愍皇后。與愍帝同葬田貴妃寢園。名思陵。皇貴妃田氏。西安人。世行估。居揚州。父弘遇。以奢自豪。生妃而嬾妍。揚故多街女習伎能。弘遇妻之爲後。妻教妃鼓琴。天啓中。選妃入信王邸。信王入嗣。册禮妃。時同册者爲袁氏。淑妃。禮妃。父弘遇。授遊擊將軍。

錦衣衛指揮淑妃父佑授錦衣衛正千戶。二妃雖竝冊居東西宮而禮妃最寵未幾進禮妃爲皇貴妃貴妃體潔有蕙蕪香雖盛暑無汗嘗被禮服上令啜羹以試之終如常顧敏慧善伺上意指上寵之嘗鼓琴上問師何人以後母對上不信妃恐上疑已踰月以他節請召母入乘間令鼓琴上前一再行上悅賜勞之自是母出入嘗注宮門籍不復禁妃善粧搆每以新飾變宮中儀法燕見御首服別作副髮藏髮問宮衣用紗縠雜綴諸翦繡而隱以他色如雪晝然上冠舊綴鴉青石與珠相間妃去珠易以珠胎而嵌鴉青于其中望之有光焉宮中燈多縷金匝雖短麗而炬不外達妃乃制燈扇每當炬處去一方以疏絹幕之炬影左右徹觀者稱快嘗厭宮闈過高迺崇杠大厠所居不適意乃就廊房爲低攬曲楹蔽以敝楮雜探揚州諸什器牀篔供設其中宮西建一臺疊石爲洞蒔花藥每張幄坐其傍日甌月臺又以永巷接宮門御蓋往來必行風日中妃令爲廢薄夾棕葉覆之凡用心工巧多此類雖變易舊製然較使故上亦聽之且嘗去小黃門之昇已輿者而易以宮婢上稱其有禮原評曰雖使妃工巧變舊法處一往青也特妃頗干預每見上輒爲外家乞恩澤而弘遇以妃故官左都督交游結納極園林聲伎之盛朝士附勢者爭相造請每以外情輸宮禁上頗厭之先是宮中凡令節宮人以插戴相餉偶貴妃宮宮婢戴新樣花他宮皆無有中宮宮婢齊向上叩頭乞賜上使中官出採辦越數百里不能得上以問妃妃曰此象生花也出嘉興有吳吏部家人攜來京而妾家買之上不悅至是妃以構后故上快快本欲斥妃以洩后忿會上入不食妃叩之上曰吾欲破格用朝臣而朝臣孰可用者妃曰聞霍維華好及上出而薦維華者適至上大怒擯妃冠斥妃啓祥宮令省愆妃生皇三子永王及皇五子皇五子遂薨于啓祥宮既而用后言召妃復妃禮如

故而妃遂病。當妃居啓祥宮時，皇五子有疾，兩河催餉者日三至，武清侯驎子李國正，託其兄國瑞藏藥物，自莊房土地外，精煉環寶累萬萬，上召見國瑞，諭以輸餉，國瑞辭不能，上怒責之。時國太夫人嘉定伯奎駙馬都尉曷同辭爲上請，不聽。既而國瑞死，皇五子疾劇，有惡之爲言者曰：「吾九蓮菩薩也，上待吾家薄，吾逝將去此。」皇五子懸隨我行，先是神廟時，孝事慈聖皇太后，有言慈聖爲九蓮化身，宮中遂以慈聖像裝九蓮菩薩祀之。武清侯卽慈聖家也。至是宮中禱九蓮，徹三晝夜，而皇五子終不起。上悔嘆息曰：「竟以我故殺此兒。」監曰：「悼靈王。」而武清竟免。後上至妃宮，思悼靈哀之，值寇亂甚，河南諸王多被害，信念骨肉，聞傷懷，呼老宮婢能言宮中往事者，使言之。因言福王之國時，神廟鍾愛王，出宮門召還者三，且約三歲當入朝，上詘指曰：「三歲一千日，但恐皇父不待汝。」如何時，上年高王皇后稀進見，當大漸時，猶顧視貴妃，嗔呼以河南爲念，今何如矣。上唏噓而起，其後妃居承乾宮，病篤，上數自臨視，妃無言，惟以外家女兄弟爲囑。上雅知妃意，且亦微聞其女弟甚美，然無意求也。妃以十五年七月薨，監恭淑端慈靜懷皇貴妃葬天壽山，其後上與后亦就其地葬，稱思陵焉。

青霞女子，青霞室中答應女也。上自后妃諸嬪外，不欲多宮寵，每有選淑可承侍者，于乾清宮榜室，更名青霞，令雜居室中。名女子賊入宮，女子共奔入乾西閫戶自焚死。

昭仁宮宮婢費氏爲賊得，自稱昭仁主，賊以獻自成，自成令宮監驗之，非是。以賜賊帥羅讓，費氏曰：「吾雖非主，然故名家子，必欲犯者，須以禮帥乃張宴，集諸渠豪飲，擁入室，費氏挾刃春帥喉，連刺數渠，遂自剄，臨剄曰：「吾之不能殺自成，天也。時諸宮宮人多殉者，不得其姓氏。」







明代傳記叢刊·名人類⑤⑩附  
周駿富輯

附：明宮詞

一卷  
(清)程嗣章著

明文書局印行



南耕程嗣章先生著

明宮詞

以  
三  
五  
四  
系  
題





明宮詞

古無宮詞唐人始為之其著者則有王建五代則有和凝花蕊夫人宋則有王珪及子仲修宋白張公庠周彥質諸人而以天子自為之者又有道君皇帝馬元明以降作者尤多大槩就當時宮闈密事發諸吟詠如陝州司馬所云不是大家頰向說九重爭得外人知是也竹垞朱氏云周南十一篇皆以寫宮闈之情即謂之宮詞也奚而不可然則雞鳴齊之宮詞也柏舟綠衣燕燕日月終風泉水君子偕老載馳碩人竹竿河廣卽廊衛之宮詞也下而秦之壽人漢之安世隋之地厚天高皆房中之樂凡此其宮詞所自始乎信斯言也則宮詞之名雖始於唐而由來尚矣第唐以下宮詞多靡曼之音乏風人之旨抑又何與丁巳長夏偶閱毛西河彤史拾遺記武宗外紀及諸家野史隨事拈韻得如千百貞淫奢儉一皆寓焉題曰明宮詞散附於古之作者哉觀者等諸禮曹以下其可矣南耕程嗣章識龍飛濠泗肇興王懿德承天地道光一自新豐誕文母十傳帝祚正靈長孝慈高皇后馬氏宿州徐王馬公女也馬之先有宋太師者家於此伯之新

豐里

草昧初開歷數歸多憑良佐在閨幃朝朝自檢軍儲冊夜夜親縫戰士衣

高后善承人意而知書精女紅太祖每出軍一切軍狀皆屬后籍簿并井雖踰時詢之不少遺暇即率諸校妻縫紉衣襦以備不給

側陋多方賴護將滹沱麥飯等難忘君臣相保尤非易至論堪垂作典章

初郭子興子三與太祖不相能數數搆太祖間以他事幽太祖別室絕口食高后竊懷鑪底飼之值蒸餲餼熟后乘熱竊其一懷之薄乳芻乳為之糜幸子興妻張氏憐后意惶急陰解之時諸軍四出多函獻獨太祖無有子興怒后密白張氏婉轉且以棗脯薦子興子興置不問及洪武元年上半年即皇帝位冊后既冊謂羣臣曰昔光武受命嘗回思滹沱麥飯以勞馮異唐德長孫后以能周旋於隱太子構隙之間今皇后同朕起布衣閱歷憂患每不憚灼肌體懷熱食飼朕此不止麥飯也至郭氏猜嫌幾罹巨測后卒能多方彌縫以脫朕於難其與長孫之周旋險易何等語曰妻者齊也又曰家貧思賢妻非后德齊一安有今日其敢以富貴忘貧賤哉羣臣呼萬歲既而語后后曰妾

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陛下不忘妾願陛下尤不忘羣臣百姓

裁餘繒帛賜諸王綺繡何曾問尚方絕代母儀躬節儉弋綈不數漢文皇

高后性本儉嘗命練故織為衾褥以賜貧民緝裁餘繒帛及織工治絲有荒  
類者纂集為衣帔以賜諸王公主身御澣濯久訖不即易曰此弋綈遺法也  
百爾均霑聖母恩饗錢特賜古無倫誰教盛世著我茂紅板倉糧太學存

高后慈愛性成而又持大體嘗曰施恩必使徧然推之有差等也今民間眾  
庶固多艱難獨念京朝官去井里挈妻子僮僕奔走事上而俸入有限反多  
徧謫差祿之謂何乃勸帝厚日給別賜諸臣饗錢且請太學生之攜妻室者  
置家糧名紅板倉糧皆后恩也

呂公相術最稱奇愛女偏教侍孝慈芒碭忽然雲五色甯妃恩寵冠當時

郭甯妃臨淮郭山甫女也山甫善相人上龍潛時嘗游臨淮過山甫家山甫  
自外至見上火驚爭呼內治饌治畢夫婦奉匕箸侍上飲笑語甚歡中酒闌  
外戶蹠曰公非常人也自愛嘗言鍾離有王者氣當在公矣上去山甫謂諸  
子若曹皆田舍郎爾而有封侯之相吾初疑之今始知以是也乃遣具二子



從龍渡江而親飾妃納乙室侍孝慈皇后行閒洪武三年封寧妃孝慈崩妃攝六宮事稱皇寧妃

掖廷供奉已多年恩澤常憂雨露偏龍馭上賓初進爵可憐女戶盡朝天

初太祖以四十六妃陪葬孝陵其中所殉惟宮人十數人建文帝嗣位以張鳳李衡趙福張弼汪賓孫瑞王斌楊忠林李成張敏劉政由錦衣衛所試百戶散騎帶刀舍人進為本所千百戶其官皆世襲以諸人皆西宮殉葬宮人父兄世所稱朝天女戶者也

中山宅裏女諸生窈窕由來著令名朱邸當年承詔入佳兒佳婦慰皇情  
成祖徐皇后武寧王徐達女幼時誦書史一過不忘人稱女諸生太祖聞其賢淑一日召達謂曰朕與卿布衣交也古君臣相契者率為婚姻卿有令女其以朕子棟配焉佳兒佳婦足慰我兩翁達頓首謝遂聘為燕王妃洪武九年正月授封冊高后深愛之曰真吾婦也

宮政初脩內助良常於先后見羹牆一編更紀前賢迹勸善書懸日月光  
燕王之國徐后理王宮政甚治乃以居高皇后廢斷酒肉三年每語及輒流

涕成祖問高皇后遺言多可誦顧何言最要能舉之乎后一一舉之無所遺  
后嘗輯女憲女誡諸書米其要者作內訓二十篇又纂古嘉言善行彙一編  
名勸善書頒行天下

恭侯賜爵甚勲家豈為今時陰麗華詔下不須親奏謝未伸大義志終賒

徐后弟增壽當建文時曾以國情輸之燕王而建文帝誅之至是議贈爵后  
不可上曰欲為漢明德耶顧今豈以外戚故封之竟封定國公而命其子景  
昌襲爵命下使告后后不謝曰非妾志也

關心時政獨殷勤命婦傳來見小君柔德殿中頻賞賚十秋彤管著芳芬

徐后嘗問成祖陛下所與共治者何也上曰六卿理政務翰林職論思皆是  
也后曰請得悉召諸命婦觀之上許諾及召入徧觀喜甚各賜以冠服鈔幣  
且諭之曰凡婦相夫豈止衣服饋食云爾必將有德行之助焉古公侯夫人  
及大夫人之妻其能助成夫德載諸簡牘影矣今上所共理者六卿翰林之  
臣也爾諸命婦誰無所以贊於內者夫百姓安則國家安國家安則君臣夫  
婦皆安此所當共勉者也且夫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而易入爾

其思之又召翰林學士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楊士奇金幼孜妻見柔德殿各賜勸勉且賞餐甚至

玉瑄攜來玉殿吹天生豔質自高驪無端北狩蛾眉以風雨荒城羨盛姬

成祖權妃朝鮮人永樂七年五月朝鮮貢女充掖庭妃隨眾女入上見妃色白而質復穠粹問其技出所攜玉瑄吹之窈眇多遠音上大悅驟拔妃出眾女上踰月冊賢妃授妃父永均為光祿卿八年十月妃侍上北征凱還而疾至臨城曰不能復侍上矣遂薨上哀悼親賜祭諡曰恭獻命厝其柩於澤縣敕縣官守之

漢儲羽翼重商山大計今憑婦道辱洗手入廚湯餅薦能回天意指彈聞

仁宗皇后張氏以洪武二十六年冊燕世子妃永樂二年四月改冊為皇太子妃時仁宗體肥腰腹徑數圍而臞臠上命與諸王馳馬仁宗辭不能上大恚命有司減仁宗膳仁宗危甚會上令監國二王播流言中之幾易儲后內寬仁宗而外事成祖及仁孝皇后甚謹重得仁孝心仁孝每言於成祖成祖亦意解嘗曲宴內苑仁宗侍成祖見仁宗色變唾而詈移時指后曰此佳婦

他日當承我家脫微此廢爾人矣后起頓首謝頃之忽失后所在上怪使覓后則后方親入宮庖手湯餅出薦上且喜且感顧仁孝仁孝為慰勞泣下乃呼仁宗及后前勸飲盡歡乃罷由是太子得不易

四海無波屬太平萬方貢獻達皇京雖然瓜果輕微物先進慈闈展至情

宣宗立尊仁宗皇后為皇太后方是時海內太平上入奉起居出侍游宴四方貢獻雖瓜果微物亦必先進皇太后然後嘗食兩宮慈孝聞天下

鳳輦閒游西苑春至尊親掖踏芳塵六宮從幸咸歡樂萬歲山前獻壽頻

宣德三年太后遊西苑上親掖輿皇后皇妃皆從行泛舟登萬歲山上奉觴

上壽獻詩頌太后太后亦賜觴諭上以保境安民至意上稽首謝

金根風駕出長安為謁山陵警八鑿扶輦河橋天子過萬人爭擁路看

宣德五年二月謁長陵獻陵上親橐鞬騎導至河橋下騎扶輦行既過復騎畿民觀者夾道看皆感悅呼萬歲時陵園父老適迎至太后願上曰百姓以君能安民故不憚遠赴趨承踊躍爭欲得一望顏色倘無以安之恐天下之望君者不止是矣上謝

田疇徧厯過農家婦女歡呼笑語諱村酒野蔬爭一獻欲將滋味大官誇  
謁陵還上奉太后過農家召婦女問生業安否婦女應對俚朴如家人然太  
后喜賜鈔幣飲食時有以野蔬村酒獻者后嘗訖復賜上曰此農家味當知  
之

少小初充給事時尚宮誰似善園姿濟河星氣干天象骨法相傳女弟宜

胡皇后宣宗廢后也名善庠濟寧人父榮生七女洪武初長女名善園以才  
色給事掖庭充尚官頗見任使永樂十五年有詔選皇太孫妃司天奏星氣  
見奎婁當在濟河聞求之使者下濟寧因以榮第三女進則后也按之合法  
相遂於是年冊皇太孫妃

秋風一夕入長安紈扇吟成却玉冠豈為求仙學清淨黃金買賦古猶難

胡后既廢退居長安宮性本恬不喜事華飾至是學清淨奉黃老為仙姑張  
太后甚憐之特召入居清寧宮正統八年崩謚靜慈仙師

官舍初生見令姿內廷鞠育事尤奇彭城啣啣殊多事早荷非常聖主慈

先是鄒平孫忠者由太學生擢永城主簿生一女妓暫而慈仁宗張皇后永

城人也其母彭城伯夫人曾見孫氏女於主簿官舍奇之會永樂八年太宗謂皇太孫長當擇配彭城夫人稱孫氏女賢乃因張皇后言於太宗太宗取孫氏女入宮甫十歲即令張皇后育之已七年矣至是詔選妃以司天奏故竟冊立胡氏而以孫氏為之嬪彭城夫人每為張皇后唧唧而張皇后賢不言也是時仁宗知其事故於仁宗嗣位冊孫氏嬪時特賜孫氏得服妃冠服宣德改元冊為貴妃三年三月胡后廢冊為皇后

朔風飛雪北庭寒御服親縫淚不乾南內歸來頻問訊多緣母子別離難

孫后生英宗英宗在迤北后嘗寄禦寒衣裹手自縫織及居南內后時時遣使問候遺珍饌且數自入視會守者王誠舒良密謀伺后入當白景帝留后南內后聞始不往

班姬聰慧傳青史郭愛方名可比肩入侍二旬何太促楚騷哀怨入黃泉

宣宗郭嬪名愛字善理潯陽人穎悟警敏有文章名上聞之納為嬪入宮二十日卒嬪自知以期滿楚辭以自哀其詞曰修短有數兮不足較也生而如夢兮死則覺也先吾親而歸兮獨悲予之孝也心徬徨而不能已兮是則

可悼也

土木城邊列虜營乘輿北去悔親征祈天豈惜傷肢體血淚長流頓失明  
英宗皇后錢氏正統十四年上北狩后盡出中宮所有貲仗變之佐迎駕費  
每夜露告天罷即卧地因壞一股復以久泣故傷目

異代宮闈感廢興汪錢衰旺互相仍若非昔日情偏重此際殷勤恐未能

景泰帝皇后汪氏英宗北狩時錢皇后在宮憂勞哭泣日藉后慰恤有如妯  
娒而孝肅孫太后以母后烜赫頓失勢危疑見門闥賴后事恭謹多保護願  
有以報后及英宗復辟仍令稱王妃后淪落一興一衰因於后歸國時流涕  
飲餞凡在宮所有服御貲器及其故宮人荅應皆令隨後遣外王府於是外  
王府所蓄與宮禁等

何事長齋繡佛前遭時淪落自堪憐白頭郡主閒相伴錯過春光四十年  
汪后既歸齋素事佛二女稍長亦齋素矢不下嫁至憲宗強之始嫁其一於  
郡馬王憲

北狩鑿與萬事空歸來偏憶玉玲瓏如何七載為天子御帶居然在井中

汪后性本驕蹇然多執持不輕徇英宗既復辟嘗入內帑檢故物問太監劉桓日記有玉玲瓏繫腰今何在桓言景帝曾取去當在汪所上遣使再三索皆對以無有左右勸后出還上后不肯既而語人曰是實有之但景帝雖廢亦嘗為天子七年一腰繫何不可消受乃迫取耶且景之天下尚歸之上有何此數片玉當上索時吾實怒而投之并矣其執持如此

西苑從游控玉驄內官調習最稱工君恩一去同流水湘血應歸泉路紅

景帝妃唐氏以景泰七年進宮八月封皇貴妃寵倖冠後廷嘗乘馬隨帝游西苑馬驚妃墮帝乃命中官劉茂選御殿之最良者日控習以待天順元年二月革封號郕王薨羣臣議徇葬及妃妃無言遂徇之

怙寵宮人事不平何須執法漫爭名長門寂寞恩先斷賴得儲皇度此生

憲宗廢后吳氏天順八年七月冊立為皇后方憲宗居東宮時有宮人甫笄竊侍太子起居者即萬妃也寵甚多無禮后立而惡之摘其不法加杖焉后既廢退居西宮適紀氏以懷妊故懼萬妃不測居后宮育生孝宗而后保護之備至孝宗即位念后恩命服膳起居一如母后禮



貴妃承寵已多年曲意相看自可憐尚食每嘗陳玉饌程車馳道任爭先

憲宗王皇后吳后廢始立時萬妃有寵吳后與妃不相中因見廢后賢而有智鑿吳后事一以曲處之嘗游西苑妃車先后行歲時朝見不執妃禮昭德宮醞饌每加於中宮帝嘗令妃戎服侍酒使太監段英掌宮后一無所忌征南俘得蠻中女警敏初堪筦鑰司莫怨花時常寂寂新承恩寵少人知

憲宗妃紀氏孝宗母也本蠻土宮女成化中征蠻紀氏在俘中久之中宮人遂受女史警敏俾守內藏時萬貴妃寵而妒他妃幸上者皆治使傷姪即姪百計使墮由是他妃勿敢進上嘗行內藏紀氏應對稱上意上悅之就藏幸焉有身萬貴妃察知恚甚至不食默俟數月令婢鉤治之婢謬報曰病瘡終以貴妃譖謫居安樂室

謫居安樂生皇子胎髮垂肩修五齡若使當年先漏洩紫微何處覓前星

孝宗生紀氏使門監張敏溺馬敏驚曰上未有子今縱不敢使上知顧奈何棄之稍哺粉餌飽蜜藏之他室當是時貴妃雖日伺無所得且甚秘至五六歲尚不敢翦其胎髮唯吳太后廢居西內近安樂獨往來知其事時時就哺

養上不知也

幾曾華渚看虹繞明鏡空嗟不駐顏忽有黃門報消息始知少海在人間

他日上召張敏櫛照鑑歎曰冉冉矣而無子敏伏地曰死罪萬歲見有子何言無耶上叱安得有敏叩頭曰有祇恐不能保耳倘能保子見在上曰吾自當保之顧安得有有安在敏叩頭言狀上急起入西內令召見使至安樂室宣旨紀氏抱孝宗泣曰事已覺吾無生矣兒去見黃袍有鬚者兒父也乃為孝宗易木置小車中舁之行既至孝宗髮被地走入上懷牽上衣上顧視大喜且泣下曰我子也類我

西子湖頭事檢沙檢金未得得容華不須更結千絲網玉貌天生入內家

邵貴妃昌化人與獻王母也父林洵沙軍生妃鬻於杭鎮守太監太監愛其慧為授書讀唐詩詩餘數千首稍長有容色知禮太監攜還京會中宮選掌禮嬪妃應選

聰慧由來是性成唐詩千首記分明獨將紅藥閒題詠惹得君王自動情

時萬妃妒甚邵貴妃託微疾居外宮未進也偶夜坐自詠所製紅藥詩憲宗

過聞之大喜遂召幸

乍別慈顏朱郎開思親酬答意堪哀算年卻喜孫枝茂繼體還從興國來

成化十二年冊邵氏為宸妃二十三年進貴妃生三子一興王祐杭一岐王祐榆一雍王祐標興王即睿宗也興王之國妃不得從興王作思親詩上妃妃答之正德十四年世宗繼大統妃老矣尚在宮目首喜其孫為皇帝摸世宗身頂至踵乃推本所生越舊制進稱皇太后

民間生長未知愁祇道宮中勝外頭卻憶空懸明月處莫教選女下南州

邵太后嘗曰女子入宮無生人樂飲食起居皆不得自如如幽繫然後選女入宮無下江南此我留大恩於江南女子者也江南人家亦幸無以內恩澤送女子入宮當時以為良言

掖庭初入未勝衣稍長何來絕世姿一自青宮承幸後難令恩寵讓當時

萬妃青州諸城人生四歲選入掖庭為聖烈孫太后宮人及笄而妍充小答應給事仁壽宮憲宗為太子時見而悅之因竊侍太子旋命司秩改侍太子宮及即位吳后初立猶以宮人禮視之加朴責吳后廢王皇后繼立鑿吳后

事每損意優容之妃亦警敏故善迎帝后意且籠絡諸嬪御諸嬪御畏之無敢忤者

桂殿朝昏奉起居後廷游玩恣歡娛君王偏自多情愛袴褶新裝馬首驅  
上嘗游幸諸宮必令萬妃袴褶為前驅猥褻備至

燕燕飛來已數春何因負約御他人綠綈方底常傳語裏樂重封葦篋頻  
成化二年正月萬妃生皇第一子上大喜為遣中使四出祈祐諸山川之神  
三月封貴妃既而皇子薨妃亦自是不再娠於是大嬖忌絕嬪御進幸即偶  
有進幸者必藥之墮其胎且有從是死者柏賢妃生悼恭太子暴卒即孝宗  
之生頂上有寸許無髮皆樂所中也

南郊黃霧塞天衢妃子終先聖主殂自識君恩同比翼免教血泪灑蒼梧  
成化二十三年春上郊天大霧人皆訝之明日慶成宴罷上還宮忽報萬貴  
妃薨妃體肥是日以拂子撻宮人怒甚中痰疾上聞報憮然曰萬使長去吾  
亦安能久矣為輟朝七日上亦於是年晏駕

明月投懷見異徵長秋恩愛古何曾一門父子皆侯伯赫奕於今感晚稱

孝宗張皇后興濟人父巒母金夫人夢月入懷生后后當適人其所當適者忽大病及遂為太子妃則前所當適者病已孝宗即位立為后篤愛宮中同起居無所別寵有如民間伉儷然者巒自都督同知封壽寧伯卒加贈昌國公子鶴齡嗣侯弟延齡亦從都督同知進封建昌伯竝加保傅其他羣從以后故受中書舍人及錦衣百戶諸官者不可勝數又為后立家廟於興濟土木閩麗明世外戚之盛無過張氏者

守宮論就動宸顏學士才名邁左班一首新詩偏憶弟可教流落在人間  
沈選侍名璠蓮烏程人宏治初被選入掖庭孝宗試選女知書者命為守宮  
論選侍援筆立成其發端曰甚矣秦之無道也宮何必守哉孝宗悅擢居第一使給事御前賜名曰女學士弟溥舉人官通判選侍有寄弟試春官詩傳於外

關山駐蹕塞塵黃趙女新聲擁靚妝聞道美人新進入一朝蒙幸忽專房  
武宗劉美人亦稱劉夫人太原民劉良之女晉王府樂戶楊騰名下妓也正  
德十二年上半年大同駐蹕偏頭關遍索女樂於太原美人偕眾妓雜進上選

見悅其色及聆謳大喜遂從榆林還再召之載以歸命為美人大見寵幸初居豹房後漸入西內專寢飲食起居必與偕言事輒聽左右或觸上怒陰求之輒一笑而解江彬諸近幸雖甚貴倨見必觸首以母事之呼之曰劉娘娘六龍南幸發京師愛妓先移潞水滙不似征遼離別久至釵珍重贈臨岐武宗將南征陰移劉美人至潞河約駕先發而隨以他舟迎美人美人脫一簪贈上行且以為信曰見簪而後赴

內使空傳聖旨來美人持信坐陽臺太平天子多情甚御艦親迎到水隈上藏簪衣開過蘆溝馳馬失簪大索數日不獲去及至臨清州上遣中使召美人美人辭曰不見簪非信不敢赴上乃獨乘舸晝夜行帝皇至張家灣親迎美人載而南

威武旼游樂未央獨能諫獵史書光布施遍滿南朝寺姓氏雙題第一行

上至揚州每以數騎獵揚州城西止宿上方寺後遂無厭屢出獵馳突不測劉美人諫乃止時又稱為夫人自上方寺至南京所臨寺觀播種錦繡梵貝夾冊有為上所錫賚者悉署上號威武將軍鎮國總督及夫人劉氏名字其

上

玉輦時時在豹房君王不獨戀禽荒浣衣局內新承寵報是佳人王滿堂

浣衣王滿堂者霸州民王智女也以麗色嘗與選嬪宮既而罷歸恥不肖適人又時時感異夢謂必有趙萬興者來聘當許之其人貴不可言里中僧出入智家知其夢聞以語人道士段錄挾妖術聞之遂潛易姓名且賂僧使僧前一日謂智家曰爾家明日當有大貴人至詰且錄至問其姓名曰我趙萬興也智家歡呼羅拜之遂妻以滿堂錄乃出妖書轉相煽亂愚人既神其夢及見書大信從之者日益眾錄畏事漏搗滿堂逃之岷陽既而岷陽人亦信之有岷縣儒生潘依道孫爵杖策至陰受其術時背人行主臣禮於是錄遂僭號改元大順平定往來牛蘭神仙二山間久之錄出行新城民掩獲錄拜得其妖書撫按以聞武宗詔釋愚民之從者獨斬錄與依道爵三人西市乃特降中旨令勿殺滿堂沒入之以官奴送浣衣局既而召入侍豹房大幸

內廷來往任羊車記注無官尚寢除官局近來無一事昭陽夜飲拜恩初故事宮中六局官有尚寢者司上寢處事而文書房內官記上幸宿所在及

所幸宮嬪年月以俟稽考武宗悉令除卻省記注掣去尚寢諸所司事遂遍  
游宮中日率小黃門為角觥蹋鞠之戲隨所駐輒飲宿不返其入中宮及東  
西兩宮不過四五日

寶和店裏百般呈廊下家居永巷行親著佐衣持簿算當壚雜坐竝彈箏

嘗游寶和店令內侍出所儲攤門身衣估人衣首戴瓜拉自寶和至寶延凡  
六店厯與貿易持簿算喧詢不相下別令作市正調和之擁至廊下家廊下  
家者中官住永巷賣酒家也箏琴琵琶嘈嘈然坐當壚婦於其中雜出牽衣  
蠶簇而入獲茶之項周厯諸家凡市戲跳猿騙馬鬪雞逐犬所至環集且寶  
宮人於句闌扮演有酒醉即宿其處如是累日

錦衣祕術獻君王初進佳人回鶻裝妙舞清歌看未足一時供奉盡殊方

有言錦衣衛都督同知于永善陰道祕術武宗召入豹房與語大悅永色目  
人進言回回女皙潤而瑳祭大勝中主時都督呂佐亦色目人永矯旨索佐  
家回女善西域舞者得十二人以進歡舞達晝夜顧猶以為不足乃諷上請  
召諸侯伯中故色目籍家婦人入內駕言歌舞而擇其美者留之不令出一



日永侍飲歡舞酒酣呼永使即家召其女來時有言永女殊色故以召永詐匿其女飾鄰人白回子女充名以入上以為真也悅之永畏其泄陽為風痺固乞去以其子承襲指揮諸色目家雖切齒然無敢發者

乍辭鉛粉下彤庭願向花前學誦經天子何因親雉度殿中說法更丁寧

西宮大答應宮人有願祝髮為尼者上作雉度師親為說法置番經殿中

中監密奏薦紅妝豔質能兼騎射長胡語琵琶堪絕調頓令門戶滿輝光

初江彬密言後軍都督府右都督馬昂有女弟美豔時已適畢指揮有柅矣上令中使迎取之至豹房弱顏麗質願善騎射解胡樂能道達語遂大幸馬氏一門無大小皆賜蟒衣內廷大墻皆呼昂為舅賜第太平倉東熏灼動京師言宮交章諫皆不納上每從數騎過昂飲一日飲酣召昂妾昂以妾病辭上怒而起昂懼乃請罷而馬氏寵衰

宣府行宮駐乘輿珍奇麟萃彩雲舒直呼絕塞為家裏轉覺長安樂不如

上度居庸闕歷懷來保安諸城堡遂駐蹕宣府初江彬勸上於宣府治行在越歲乃成糜費不可計後輦豹房所儲珍寶及巡幸所收婦女寶其中上甚

樂馬每稱曰家裏還京後數數念之不置

佳氣遙瞻在大名金錢四側擲宋成君王一顧蠃螻掌慙卻蛾眉誤此生

世宗陳皇后元城人少與諸女擲錢戲錢皆四側既長昭聖張太后為世宗  
選婚臺官言大名有佳氣得后迎入宮嘉靖元年冊為后後上與后坐張文  
二妃者尚若上循視其手后恚投盃起上大怒后以驚悸忽墜姪既而崩

慈旨傳來選九嬪黃金冊寶玉嶙峋奉先殿內初成禮耀首爭看翟羽新

嘉靖十年奉章聖皇太后旨選九嬪先是祖制無九嬪名目后妃下雜置諸  
嬪宮而閒以婕妤好昭儀貴人美人諸位號雖稍參漢制要其所以為儲嗣計  
未嘗乏也至是特用張璵言謂上未有子古者天子立后竝建六宮三夫人  
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廣儲嗣陛下春秋鼎盛宜博求淑女為似  
續計於是下慈旨為九嬪之選三月方氏鄭氏王氏閻氏韋氏沈氏盧氏沈  
氏杜氏九人竝受冊竝冠九翟冠大采鞠衣圭用次玉霞文冊黃金塗視皇  
后殺五分之一至期上衮冕告太廟還服皮弁御華蓋殿傳制遣大臣行冊  
禮既冊乃從皇后朝奉先殿禮成百官入賀上仍服皮弁受之

漫說天圖與地方宰臣希旨自無妨洛恭原善將裡祀宸眷優崇內德彰

方氏冊名德嬪上以其行禮敬且升降有儀度悅之越二年張皇后廢欲立  
后以問夏言言故逆上意頓首曰臣請為陛下賀夫天圖而地方者也上大  
喜遂以其年立為后上嘗薦高祖及高后尊號后捧高后主亞獻上稱其有  
禮睿皇后升祔及禁日后親扶寶幄尚七挾惟謹睿皇后祥后奉几筵帥嬪  
御行享祀皆恪恭稱上意上嘗特褒之

無端事變起宮闈全仗長秋息禍機豈料頓忘宗社恨翻然病已憶端妃

世宗性下待宮人多不測宮人懼會所幸曹妃及王寗嬪侍上寢寢酣宮人  
楊金英等謀弒逆用組繫上頸而以釵股雜刺上胯間幸繫組倉卒誤為殊  
或結得不縮金英懼同事張金蓮者知事敗走告后后馳至解組上蘇然病  
悸不能言后命太監張左高忠捕宮人雜治詞首王寗嬪云曹妃者雖不與  
然亦知之后乃傳上命收曹妃及金英等十餘人磔於市并斬其族屬十餘  
人而籍其家先是曹妃有容色上愛之冊為端妃故每侍上寢至是上稍愈  
疑妃冤曰端妃我所愛宜無此心因德后救已而翻以妃故憾后

西宮烈焰照天明內使驚喧奏紫宸何事沈吟無一語可憐玉體盡成塵

二十六年十一月宮中火中官請救后上不應方后遂崩已而復悼曰后救我而我不能救后乃厚具喪奠禮

星官送子夢初徵總角岐嶷更可稱不敢指天頻舉手忽歸泉路恨難勝

世宗皇貴妃王氏嘉靖九年選入宮十年冊為昭嬪十五年生皇子載登生時有他妃夢星官以嬰兒送昭嬪上異之是年進昭妃明年冊為貴妃皇子有奇質嘗見上叩頭曰兒不敢時時舉手者以天在上也上奇其言至是並重妃十九年進皇貴妃二十八年皇子薨年十有四初冠行冠禮翼日而病命大醫視之不治忽北面拜曰兒去矣端坐而逝上悼之諡莊敬太子明年妃薨

何人自奏達楓宸有女還堪充下陳郊享正逢真吉兆璽書聞已冊寧嬪

李嬪延津人嘉靖十四年十月夏言請慎選賢淑補嬪御以廣儲嗣上命夫人女官出諸王館選擇妃父李拱臣自詣通政司上白有女端麗堪充下陳因轉送禮部以請上曰此非大臣獻款也既係親陳當從所願遂令拱臣送

至京既至適上行郊禮夏言請淑女赴諸王館擇日選視上曰淑女至京適逢郊享此高禘之兆也敕勿赴館選進大內既進冊寗嬪無子薨

移居別殿出坤寗臥病長將玉戶扃堪羨寢門修古禮履聲先已慰人聽

穆宗繼后陳氏無子多病出坤寗居別宮神宗在東宮時生母李太后尚為貴妃神宗每晨謁奉先殿朝帝及貴妃畢即往候后曰娘娘寂寞禮不可曠后聞履聲即喜強起取經書指而問之神宗應聲答后且感且喜貴妃聞后喜亦喜

太平天子孝思敦慈聖還同仁聖尊百戲雜陳娛令節深宮宴飲不聞喧

神宗嗣位尊陳后稱仁聖李貴妃稱慈聖兩宮既同尊而后與慈聖皆賢素無猜嫌至是益親謚神宗又孝事兩宮一無所間由是后無疾優游慈宮者二十五年神宗嘗設四齋近侍二百餘人陳百戲為兩宮歡每遇令節先於乾清宮大殿設兩宮座使貴嬪請導上預俟雲臺門下拱而立北向久之仁聖與至景運門慈聖與至隆宗門上居中北向跪少頃兩興齊來前已復齊至乾清門上起於是中宮王皇后扶仁聖與皇貴妃鄭氏扶慈聖與導而入

少憩請升座自捧觴安几以及獻饌更衣必膝行稽首屏願攝息皆從來儀注所未有者於是始陳戲劇歡乃罷凡大饗多此類

早歲誰教帝德成多因慈聖在乾清經筵御後頻呼講每至臨朝喚五更

萬曆元年慈聖皇太后徙居乾清宮視上臨御諸外廷事一切倚任閣臣不敢預獨於上起居務極嚴切上偶不讀書召使長跪每御講筵入嘗戲作講臣進講后前后亦以是驗其記否每朝日五更至上寢所呼曰帝起今日上朝敕左右掖上生水為盥面挈之登車以出

按歌曲調欲翻新醉戲驚聞母后嗔何至競傳師博陸數行罪已詔酸辛

八年十一月上曲宴西苑兩宮人侍上醉顧之使之歌新聲辭不能既退取劍擊兩宮人左右勸止之遂戲截其髮以出翼日慈聖太后聞大怒自尚青布袍屏簪珥傳語閣臣居正具狀切諫且令草罪己御札又召上跪地數其過至云必用汝作皇帝耶時宮中喧傳太后令馮保向閣中取霍光傳將退上立潞王上大懼跪泣不起久之方解乃答其所嬖客用孫海二人逐之

梵剎琳宮遍八垓傾心施予宣陛財慈寧宮裏清杖節忽報紅蓮九朵開

慈聖究心內典好施予凡天下名勝地皆置梵刹動費鉅萬時天下晏安物力充物上亦助施無所吝嘗侍后慈寧宮看花時已秋節有銅盞生紅蓮蓮心抽蕊九而攢簇四向如臺蓮然上令文書宮宋紳傳外廷觀看看畢仍送慈甯上親帥后妃稱賀且賦詩以為太后慈壽之瑞

吳生畫手擅唐時臨寫慈容勒石垂千葉至今供梵宇威傳大士著威儀  
神宗嘗於太后千秋節為太后祈福敕取內庫所藏吳道子畫觀音象臨撫之易以慈容使梵刹瞻仰勒石刷千葉以布天下天下梵刹皆供之

愛子初封行有日貴妃留戀獨遠巡千秋上壽須休說潞邸親同福邸親  
福王之國行有日矣鄭貴妃難之復以祝太后千秋為辭且多設禮幣冀以悅后后揮卻之且曰不知吾潞王可宣來上壽否貴妃乃不敢留

玉熙宮女細腰肢舞態能含鏡影隨身是大梁儒士配忽傳懿旨得佳期  
玉熙宮女技能戴銮舞自言家大梁曾許里中人儒生慈聖遣還其家使配

馬

四紀皇心已倦勤那堪章奏更紛紜宮中卻有真良佐封識分明待上聞

神宗王皇后性端謹上丁承平久天下無事好靜攝一切章奏盡留中不下后封識藏弃每語一事即隨取上之

年長宮人久未封一朝承寵踞蒼龍慈宮自檢起居注且喜生孫算景逢

王貴妃光宗生母也初為宮嬪無寵年長矣偶幸有娠神宗諱之故事宮中承寵必有賞賚文書房內官即記年月日及所賜以為驗上侍慈聖語及之上不應慈聖命取內起居注相示且以好語相慰藉曰吾老矣猶未有孫果男者宗社福也母以子貴甯分差等耶十年四月封恭妃八月光宗生是為皇長子

里巷爭傳詔選妃桃夭未及盡于歸閉門獨自傷春色何意翩然向紫微

鄭貴妃大興人萬曆六年上以大婚下選擇令民俗稱大婚曰官婚爭嫁娶雖城司禁之不止妃故許鄰家子為婦然闕聘物妃家不聽娶而鄰家強之兩家爭且闕妃闔門哭適中官過門見妃美即籍姓去入宮冊貴妃及生皇三子進皇貴妃

高元殿裏祀星君祈嗣常將玉帛焚自有神明能共鑒御書一紙更殷勤



鄭貴妃權譎善媚後庭寵倖者無出妃右時恭妃既生皇長子頗無寵冊立未有屬妃恃寵請立己子為太子上許之先是大內北上有大高元殿祠屋君嚴神妃嘗以祈嗣過祠進禱焉及生皇三子請謁謝遼上設誓許他日冊立因御書一紙緘玉盒中賜妃人未知也

玉盒緘來封識真那知蠹簡已成塵未語天意當誰屬且廣祈求敬福神時冊立未定多蜚語外廷爭之者且紛紛至凡請冠請婚請預教不一而足至二十九年羣臣爭不已而慈聖皇太后又堅持立長妃復於是時小失歡於上上乃移皇長子居迎禧宮既而冊立為皇太子同日冊妃子為福王皇五子為端王皇六子為惠王皇七子為桂王既立上遣人取玉盒視之封識宛然而內所書字則蟲已盡蝕之矣上觀悚然因助妃廣建祠宇以祈福焉東萊閩範舊流傳輦轂重刊亦偶然何事致來東吉問憂危竑議忽盈篇

初刑部侍郎呂坤為按察時作閩範圍說一書太監陳矩從坊間購之持以進上上偶賜鄭貴妃妃為之重刻坤不知也二十六年有撰閩範圍說跋者名曰憂危竑議以為此書本呂坤媚妃為之其中首頌漢明德馬后且首載

其由貴人進位中宮一事則明明以明德指妃而妃之刻之因以自指此易儲之本也故其文託朱東吉為問答朱東吉者謂東朝也其名憂危則以坤曾上憂危一疏因即借其名風之且曰此可憂危事然即憂危者為之也時其跋盛傳京師然不得其人久之有疑出於給事中戴士衡與全椒知縣樊玉衡者以士衡曾糾坤玉衡曾彈妃也妃弟鄭養性為言於上上重譴二人然置妖言不問

東吉初消又福成賊曹四出網羅橫傾危箇箇難安枕抵罪何緣得皦生越五年又有為續憂危竑議者其題曰國本攸關是時皇太子已立然恐更易者之隨之也其文託鄭福成為問答鄭福成者謂鄭之福王當成也且曰朱賡為相賡者更也更易之義也而賡所用者文則有王世揚孫璋李汶張養志四人武則有王之楨陳汝忠王名世王承恩鄭國賢王人共九人合妃而十周之十亂有婦人馮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即此是也上聞之大怒謂証尚宮闈甚間骨肉命賊曹四出捕期在必得於是輦下大臣或借以傾危人人重足立既久得皦生光者抵之乃已

娘娘墳記在西山內侍傳知松柏間自是最勤悲同極金錢私祭淚潺湲

孝純皇太后劉氏初入太子宮為淑女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生莊烈愍皇帝旋以細故失光宗意被譴薨既而光宗悔恐神廟知之戒掖廷勿復言葬於西山莊烈帝封信王進賢妃天啟中信王未之即嘗居勛勤宮問近侍曰西山有申懿王墳乎曰有其有劉娘娘墳乎曰有每密封金錢往祭焉

自憐薄祜失慈親遺象尋求那得真賴有梁生能繪影至尊瞻拜獨傷神

莊烈帝嗣位上尊謚曰孝純恭懿淑穆莊靜毗天毓聖皇太后遭葬慶陵上五歲失太后問左右以遺象莫能得傳懿妃亦東宮淑女也生皇六女皇七女進封懿妃嘗與太后比宮居自言宮人有相類者雜指其眉睫及頰輔閒召太后母瀛國太夫人認之時武英殿中書梁祝善形摩瀛國太夫人同懿妃出宮人指示揣以意令髻髻為圖圖成教具法駕鹵簿由正陽門警而入上親跪午門迎之既入懸象乾清宮呼老宮婢及素侍太后者來前使瞻視或曰是或曰否上為之雨泣六宮皆泣

九月嚴霜百草摧宮中競報孝花開遠封遂侍占先兆誰識黃巢走馬來

李妃者光宗選侍也時宮中有兩李選侍無所別因以所居東西宮別之莊妃居東宮稱東李此居西宮稱西李然西李最有寵神宗初以熹宗早失母命西李母之及光宗崩選侍踞乾清宮挾制皇長子選封皇后熹宗初立時值九月早寒霜甫下而宮中李花齊開咸以為選侍當封相顧賀而其後聞亦李姓識者謂此草妖云

夢裏黑龍蟠殿柱汲來金井得雙魚大橫兆已為天子東李恩勤憶不虛

東李妃亦光宗選侍也性簡重寡言笑名位素居西李前而寵不能及嘗奉光宗旨撫視皇五子皇五子成立入繼大統選侍功居多先是皇五子在宮每日起拜天畢退而謁母選侍亦愛之嘗夢黑龍蟠殿柱以告選侍選侍私自喜屬勿言又所居東宮後有井二皇五子隨選侍過之戲汲井得金魚汲次井亦如之崇禎初上念鞠育勞加上妃封號與其弟李成棟官給田千頃罵鴛鳥墮冊封時淪落堪傷事可知卻為慧妃愁失寵後庭絕粒有誰悲

熹宗李成妃順天人天啟四年二月生皇二女封成妃是日地大震宮瓦皆墮既而皇二女薨妃失寵會張皇后病皇貴妃任氏以孕皇三子臨月成妃

仍當夕上慰之先是范氏慧妃者頗見幸生悼懷太子封皇青妃以忤客氏意被斥妃與慧妃好每見慧妃輒悵惋至是侍上寢從容為慧妃乞憐客氏聞大怒曰彼欲樹兵向我耶遂矯旨革封幽妃別宮而返內庫管理李謙於海子殺之幸妃鑿裕妃事裕妃張氏預蓄乾食藏瓿甌開半月得不死後乃絕飲食歿斥為宮人而遷之乾西崇禎元年詔復妃封號并饗禮且請居慈慶後宮置供奉焉

皓腕繫來金跳脫青紗幕去玉連環祇愁未中天家選銀幣重選又遣還故事宮中凡選婚一必以二副者陪升即中選皇太后幕以青紗帕取金玉跳脫繫其臂不中則以年月帖子納淑女袖而侑以銀幣遣還

宮中百費俱裁減早稱君王節用情從此外家休望幸時艱只合念蒼生莊烈帝即位立信王妃周氏為皇后家本節嗇入典宮政務減裁宮中糜費不為外家乞恩澤即歲時大臣命婦入朝賀亦賞賚必以禮時天下飢饉府庫虛上憂勞議節用而后所行合上意上甚敬之

梨園弟子一長吁繪出流民鄭俠圖帝后相看齊下淚難教此際盡歡娛

初神廟以孝養故設兩宮百戲自宮中舊戲以及民間鬻弄無不備至是悉裁革而獨留舊戲承應如所稱過錦戲者仿佛古優伶供奉取時事諧謔以備規諷時旱蝗中州賊大起戲者作驅蝗及避賊狀后見之徐謂上曰有此耶因掩面泣上亦泣是日遂罷戲

中使持紹問起居君王應悔曩時疏啟祥退處仍三月淚濕羅衣恨有餘

時田貴妃有寵倨見周后為后所抑妃向上泣訴妃父教之上書陽引愆而別為微詞挑之上在交泰殿與后語不合上推后仆地后憤不食欲自戕上尋悔遣中使持紹相賜后且問后起居后勉為一餐上傳旨令貴妃省愆退居啟祥宮三月不召

永和門外看花時膠木能縈國后思依舊蒙恩當御幸不教長抱別離悲

既而后在永和門看花請召妃上不應后遽以車迎之乃相見如初

烽火驚傳事日非南中家業尚堪依如何欲語還中止終恐君王失事機

周后聞寇漸棘微言曰吾南中尚有一家居蓋意在南遷也上問何從知之  
后不語后凡有所言不欲盡且不欲言外多此類

午夜披章燭影搖晏安那復似前朝慈甯一覺難成夢追憶當時不自聊

先是宣懿康昭劉妃者神宗妃也萬曆六年立中宮時隨冊為昭妃於嬪嬙中最賢而有年崇禎改元上使之居慈甯宮掌太后印稱太妃周后之選寶太妃贊成之後遇歲節上朝太妃朝畢坐而饗以茶上甫就坐忽欠申偃膝杖新鞦徐聞太妃戒勿驚命尚衣者覆以被左右皆植立屏息以竦有頃上覺攝衣起謝曰聖祖時天下少事宮中皆晏安太妃所親見也至兒子苦多著實難枝梧兩夜省文書自謂年甫踰壯尚可磨耗不謂蚤困劣在太妃前惘然不自持一至此太妃泣上歸為后言后亦泣

元良出閣內朝稀稟命初未款玉扉忽報中原豺虎逼至尊側席正長歎

周后生皇長子已冊立出閣讀書故事太子既出閣非上命不朝后偶上坐便殿皇太子以出閣故來請朝時常有急奏則寇破河南報也上歎曰兒見母有幾而闕我耶今後竟入朝勿問也

繁華自古說揚州三輔豪家恣冶游聞說貴妃承寵後金吾恩澤古難儔

皇貴妃田氏西安人世行估揚州父宏遇以奢自蒙生妃而纖妍揚故多銜

女習伎能宏遇娶之為後妻教妃鼓琴天啟中選妃入信王邸信王入嗣冊  
禮妃父宏遇授游擊將軍錦衣衛指揮妃最寵未幾進為皇貴妃頗干預每  
見上輒為外家乞恩澤宏遇以妃故官左都督交游結納極園林聲伎之盛  
朝士附勢者爭相造請每以外情輸宮禁

玉骨冰肌迴出羣  
蘼蕪香氣不須熏  
御前炷服羹  
頰進粉汗何由裏露紋  
貴妃體潔有蘼蕪  
香氣雖盛暑無汗  
嘗被禮服上令啜羹以試之終如常  
五音響出七條絃  
阿女琴聲阿母傳  
綵綺喚來新奏御  
當關莫禁任朝天

妃嘗鼓琴上問師何人以後母對上不信妃恐上疑已踰月以他節請召母  
入乘閒令鼓琴上前一再行上悅賜勞之自是母出入嘗注宮門籍不復禁  
宮中燕見却濃妝蟬鬢休梳副髮藏輕翦薄羅籠蜀錦著米新樣舊衣裳

田妃善妝梳每以新法變宮中儀法燕見卻首服別作副髮藏髮閒宮衣用  
紗縠雜綴諸翦繡而隱以他色如卷畫然

珠胎隱映鴉青石  
細縠輕遮金縷鏡  
望裏光明常四照  
內中盡道昔何曾  
上冠舊綴鴉青石  
與珠相間妃去珠  
易以珠胎而嵌鴉  
青於其中望之有光



馬宮中鎧多鏤金匱匝雖烜麗而炬不外遠妃乃引鎧扇每當炬處去一方以疏綃幕之炬影左右徹觀者稱快

累石為山翫月臺奇花雜植逐時開重重棕葉臨衢覆小小宮娥舁輦來

田妃嘗殿宮闈過高迴崇杠大牖所居不滿意乃就廊房為低檻曲楹蔽以敞榻雜米揚州諸什器牀篔篹供設其中宮西建一臺累石為洞蔭花藥每張幄坐其菊曰翫月臺又以永巷接宮門御蓋往來必行風日中妃令為藤薄夾樓葉覆之凡用心之巧多如此類雖變易舊制然較便故上亦聽之且嘗去小黃門之舁已輿者而易以宮婢上稱其有禮

新樣花枝出秀州象生偏上麗人頭中宮米辦無尋處曾向吳家買去不

宮中凡令節宮人以插戴相餉偶貴妃宮宮婢戴新樣花他宮皆無有中宮宮婢齊向上叩頭乞賜上使中宮出米辦越數百里不能得上以問妃妃曰此象生花也出嘉興有吳吏部家人攜來京而妾家買之

兩河催餉軍書急戚畹捐輸助國難薄待武清亡愛子九蓮神語聽心酸

田妃以構后故摘冠斥居啟祥宮令省愆妃生皇三子永王及皇五子皇五

子遂薨於啟祥宮既而用后言召妃復妃禮如故而妃遂病當妃居啟祥宮時皇五子有疾兩河催餉者日三至武清戾孽子李國正許其兄國瑞藏禁物自莊房土地外精鈔珍寶累萬萬上召見國瑞諭以輸餉國瑞辭不能上怒責之時瀛國太夫人嘉定伯奎駙馬都尉昺同辭為上請不聽既而國瑞死皇五子疾劇有憑之為言者曰吾九蓮菩薩也上待吾宗薄吾逝將去此皇五子慧隨我行先是神廟時孝事慈聖皇太后有言慈聖為九蓮化身宮中遂以慈聖象裝九蓮菩薩祀之武清戾即慈聖宗也至是宮中禱九蓮徹三晝夜而皇五子終不起上悔歎息曰竟以我故殺此兒諡曰悼靈王

白頭宮女說先朝愛子初封念路遙三歲來朝嫌太晚如今追憶卻魂消

後上至妃宮思悼靈哀之值寇亂甚河南諸王多被害愴念骨肉聞傷懷呼宮婢能言宮中往事者使言之因言福王之國時神廟鍾愛王出宮門召還者三且約三歲當入朝上屈指曰三歲一千日但恐皇父不待汝如何時上年高王皇后稀進見當大漸時猶顧視貴妃諛諛以河南為念今何如矣時福

王遇害上歎戲而起

卧病承乾念主恩君王臨視更何言怪他不及尋常語女弟頻將託至尊  
後田妃居承乾宮病篤上數自臨視妃無言惟以外家女弟為屬上雅知妃  
意且亦微聞其女弟甚美然無意求也

平明賊騎滿宮闈帝后升遐事已非奇節何來巾幗輩青霞女子死如歸

青霞女子青霞室中簽書女也上自后妃諸墳外不欲多宮寵每有遜淑女  
承侍者於乾清宮翦室更名青霞令雜居室中名女子共奔入乾西闈戶自  
焚死時諸宮宮人多徇者不得其姓氏

詐稱貴主思擒賊天意難回志未成宮婢能捐三尺劍一時朝省塊簪纓

昭仁宮婢費氏為賊得自稱昭仁主賊以獻自成自成令宮監驗之非是以  
賜賊帥羅謀費氏曰吾雖非主然故名家子必欲犯者須以禮帥乃張宴集  
諸渠豪飲擁入室費氏執刀舂帥喉連刺數渠遂自剄曰吾之不能殺自成  
天也自成聞大驚令收葬之

明代傳記叢刊·名人類⑤1  
周 駿 富 輯

# 皇明名僧輯略

一卷 附：續武林  
西湖高僧事略

(明) 孫 宏 輯

明文書局印行



皇明名僧輯略凡例

- 一 生於元。示寂於本朝者錄。示寂於元者不錄。
- 一 楚石以下十家。各有語錄。不能悉具全書。其上堂示眾普說拈頌題咏諸雜著等。皆錄少分。
- 一 附錄者。宋景濂學士集中所載諸善知識序文誌銘。亦以曾與本朝者錄其少分。
- 一 又附者。以失記普濟師朝代故。

目錄

楚石琦禪師

壽峯善禪師

空谷隆禪師

天琦瑞禪師

傑峯英禪師

楚山琦禪師

性原明禪師

雪庭禪師

笑巖寶禪師

古音琴禪師

附錄

古鼎銘禪師

雪窗光禪師

南堂欲禪師

徑山悅空禪師

佛光普照禪師

瑩峯金禪師

東溟日禪師

孤峯德禪師

又附

高麗普濟禪師

皇明名僧輯略

明雲棲寺比丘祿宏輯

△楚石琦禪師

行實

師諱梵琦。楚石其字也。寧波府象山縣人。姓朱氏。年九歲。授經於訥翁謨公。十六剃染。閱楞嚴經。有省。隨元叟端公入京。聞西樓鼓聲。汗如雨下。因偈曰。捉得紅爐一點雪。卻是黃河六月冰。見元叟。元叟許可。會報恩虛席以待。師勉赴。而築室西齋。爲終焉之計。師形軀短小。而神觀精朗。舉揚正法。無愧妙喜。世壽七



十五。僧臘六十三。有六會語錄行世。

上堂

除夜小參。善哉三下板。知識盡來參。既善知時節。吾  
今不再三。諸仁者。一舉更不再舉。今已再舉。一聞更  
不再聞。今已再聞。頭頭上明。物物上了。如理如事。亘  
古亘今。不是涅槃心。亦非正法眼。恁麼恁麼。三世諸  
佛。祇言自知。不恁麼不恁麼。六代祖師。無啟口處。設  
使言前薦得。猶爲滯殼迷封。假饒句下精通。未免觸  
迷狂見。今紅爐上拾得一點雪。枯木上糝些子花。與  
你諸人。赴箇時節。殘燈隨臘盡。爆竹送春來。復舉盤

山云。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慈明云。向上一路千聖不  
然。妙喜云。向上一路熱盃鳴聲。師云。三大老盡力道。  
只發明得向下一路。若是向上一路。驢年未夢見在。

普說

上堂。舉僧問乾峯。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  
頭在什麼處。峯以拄杖畫一畫。云在這裏。師云。白雲  
萬里。僧舉前話。問雲門。門云。扇子踔跳上三十三天。  
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師云。白  
雲萬里。忽有人出來。問天寧。與麼批判。還恁得。二大  
老意麼。向他道。白雲萬里。呵呵。囉囉哩。囉囉哩。囉

囉哩。刹刹塵塵。知幾幾。十字街頭。石敢當。忽然吸竭  
滄溟水。你輩茄子。瓠子。那裏知得。拍禪牀。便起。

當晚小參。僧問諸佛不出世。祖師不西來。佛法徧天  
下。談玄口不開。既是佛法徧天下。爲什麼談玄口不  
開。師云。南斗七。北斗八。進云。未審此理如何。師云。去  
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乃云。人天眾前。激揚此事也。  
須是本分衲僧。始得。若非本分衲僧。未免遭人怪笑。  
只如適來禪客。立箇問頭。恁麼答他。卻理會不得。再  
舉一徧。既是佛法徧天下。爲什麼談玄口不開。簷聲  
未斷。前宵雨。電影還連。後夜雷。

結夏小參。僧問如何是山裏禪。師云。胡孫上樹尾連頭。進云。如何是城裏禪。師云。十字街頭一片甌。進云。如何是村裏禪。師云。扶桑人種陝西田。進云。謝師答話。師云。蒼天蒼天。乃云。衣食養壽命。一日不可無。糞埽敵寒暑。麤糲療形枯。昨日三春。今朝九夏。何不趁色身強健時。撥教生死路頭明白。要去便去。要住便住。誰障得你。誰礙得你。豈不俊哉。豈不快哉。且道生死路頭作麼生撥。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若不會。與你下箇註腳。空手把鋤頭。驟馬上高樓。步行騎水牛。鬧處冷湫湫。人從橋上

過飯糲頭受餓。橋流水不流。撥火覓浮漚。時不待人。  
參。復舉圓覺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  
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師  
云。若然。道有也得。道無也得。向上也得。向下也得。得  
也得。不得也得。數片白雲籠古寺。一條綠水遶青山。

示眾

師云。一朝村院主。萬劫出頭難。大難大難。若是箇漢。  
佛語祖語不教蘊在胸襟。掉向他方世界。何況世間  
淺近之學。便誦得四韋陀典。但增妄想。堪作甚麼。食  
人涎吐未有了日。不如無事好。見我道無事。便作無

事會又爭得。若要真箇無事。須下死工夫。大死一回。死中得活。便能超毗盧。越釋迦。百市千重。七通八達。祖師巴鼻。向上宗乘。盡與埽除。不勞拈出。雲門云。我今日共你說葛藤。屎灰屎火。泥豬疥狗。不識好惡。屎坑裏作活計。汝若跳出屎坑。卻來山僧手裏喫棒。

示眾。看這般時節。有志學道兄弟。那裏放包。從上來。建立門庭。爲什麼事。可但爲你幾鄉親法眷。圖口腹。恣無明。成羣作隊。造地獄業。佛法禪道。推向一邊。爭知業報。卒難避不得。刀山劍樹。鑊湯爐炭。無人替代。渠如今大方叢林。兵變以來。南北東西。萬中無一。因

什麼如此。蓋是惡貫滿業果熟。自作自受。更教誰承當。祖師勸你出家。終不但爲衣食名利拋鄉別井也。只爲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尋師訪友。切切究明。噴地一發成佛。作祖去報父母深恩去。度脫天下人去。旣不如此。因何出家。冷地思量。古風大好。饑則乞食。寒則補衣。日中一餐。樹下一宿。旅泊三界。示一往還。永斷無明。方成佛道。豈不見無業國師示眾云。古人得意之後。茅茨石室。折腳鎗裏。煮飯喫過三二十年。名利不干懷。財寶不爲念。大忘人世。隱跡巖叢。君王命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吾輩貪名愛利。汨沒世

塗如短販人。有少希求。而忘大果。與麼指示。可煞分明。作福不如避罪。多虛不如少實。在此衣線下一道圓光。阿誰無分。莫教失卻人身。只要你直下。搆取。便與佛祖齊肩。若道山僧妄語。甘入拔舌地獄。

示眾。教中有六念。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天念施。衲僧門下。念箇什麼。若道念佛。念著佛字。漱口三日。不可是念佛也。若道念法。法尙應捨。何況非法。不可是念法也。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不可是念僧也。持犯但束身。非身無所束。不可是念戒也。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不可是念天也。施者受者。併



所施物。三輪空寂。俱不可得。不可是念施也。莫是無念麼。纔無念。便是有念。避溺投火。轉見病深。直饒獨脫無依。要作山僧奴子。未可在。欲得會麼。千年無影樹。今時沒底靴。

舉雲門一日拈拄杖云。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卽空。衲僧見拄杖。但喚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總不得動著。妙喜云。我不似雲門老人。將虛空剜窟籠。驀拈拄杖云。拄杖子不屬有。不屬無。不屬幻有。不屬卽空。卓一下云。凡夫二乘緣覺菩薩。盡向這裏各隨根性。悉受用。惟於衲僧分

上爲害爲冤。要行不得行。要坐不得坐。進一步則被  
拄杖子迷。卻路頭退一步則被拄杖子穿卻鼻孔。只  
今莫有不甘底麼。試出來與拄杖子相見。如無。來年  
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凡夫不合起有見。二  
乘不合起無見。緣覺不合起幻有見。菩薩不合起當  
體。卽空見不可放過。雲門老漢貪觀白浪。失卻手橈。  
累天下衲僧總落拄杖圈。積放過不可好。與一坑埋  
卻。

舉昔有一婆子施財請趙州和尚轉大藏經。趙州下  
禪牀。遶一布云。轉藏已畢。人回似婆子。婆子云。比來

請轉一藏。如何和尚只轉半藏。妙喜云。眾中商量道。如何是那半藏。或云再遶一币。或彈指一下。或咳嗽一聲。或喝一喝。或拍一拍。恁麼見解。只是不識羞。若是那半藏。莫道趙州更遶一币。直饒百千萬億币。於婆子分上。只得半藏。設使更遶須彌山百千萬億币。於婆子分上。亦只得半藏。假饒天下老和尚。亦如是。遶百千萬億币。於婆子分上。也只得半藏。設使山河大地。森羅萬象。若草若木。各具廣長舌相。異口同音。從今日轉到盡未來際。於婆子分上。亦只得半藏。諸人要識婆子麼。良久云。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

度與人。師云。這婆子謂趙州只轉半藏。弄假像真。當時只消道。何不向未遶禪牀時會取。

舉德山小參示眾云。老僧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德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爲什麼打某甲。山云。你是甚處人。僧云。新羅人。山云。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法眼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橛。圓明云。大小德山龍頭蛇尾。雪竇云。德山握闔外之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劍。要識新羅僧。只是撞著露柱底瞎漢。

塗毒鼓未擊。早是鴨聞雷。漫天網未收。躍鱗衝浪。

來。德山老。德山老。正令當行非草草。法眼重加矢。  
上尖。圓明更向聲前掃。千古流芳雪竇師。長劍在  
手親提持。

舉德山挾複子到瀉山。上法堂。從東過西。從西過東。  
瀉山默坐不顧。德山云。無無。便下去。複云。也不得草。  
草。遂具威儀見瀉山。提起坐具云。和尚。瀉山擬取拂。  
子。德山便喝。當時背法堂著草鞋便去。瀉山至晚問。  
首座。適來新到在什麼處。首座云。當時背法堂著草。  
鞋便去。瀉山云。還識此子麼。已後向孤峯頂上蟠結。  
草庵呵佛罵祖去在。

作家相見無背無面。眼似流星。機如閃電。提起坐具。略露鋒鋦。擬取拂子。聊乘快便。已後孤峯結草庵。牛頭向北。馬頭南。

開示

既稱長老。出世爲人。喻如金錐刮眼膜。非是小事。若傷鋒犯手。未免破睛。危乎險哉。間不容髮。豈可恣矇袋。掉三寸舌。脫空瞞人。你看他挾山初住。京口寺已。有發明。到垂手處。不無滲漏。後往華亭。見船子。及船子向他道。離鉤三寸。子何不道。道不得。劈口一橈。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始大徹。所以道參。

禪須是悟始得。悟了須是見人始得。若不見人。只成杜撰禪和。說拍盲禪。到處教壞人家兒女去也。第一本領要端正。履踐須明白。院子大小正當置之度外。臨濟下風穴首山何嘗聚三百五百眾來。至今道行天下。所謂山不在高。有仙則名也。

又云兄弟開口便道我是禪和。及問他如何是禪。便東覷西覷。口如扁担相似。苦哉屈哉。喫著佛祖飯。不去理會本分事。爭持文言俗句。高聲大語。略無忌憚。全不識羞。有般底不去蒲團上。究明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冷地裏學客春。指望求福。懺除業障。與道太

遠在。○疑心歛念。攝事歸空。念想纔生。即便遏捺。如此見解。卽是落空亡的外道。魂不返的死人。又有妄認能瞋能喜。能見能聞。認得明白了。便是一生參學事畢。我且問你。無常到時。燒作一堆灰。這能瞋能喜。能見能聞的什麼處去也。恁麼參的是藥。汞銀禪。此銀非真。一煅便流。因問你尋常參箇什麼。答道有教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又教我只如此會。今日方知不是。就和尙請箇話頭。我道古人公案。有什麼不是。汝眼本正。因師故邪。累請不已。

淨土詩

略舉十首



有箇彌陀在自心。纔生一念隔千岑。於中豈待回光照。直下翻爲向外尋。綠水青山皆妙體。黃鸝紫燕總玄音。凡夫只爲貪真重。不覺身棲寶樹林。

遙指家鄉落日邊。一條歸路直如弦。空中韻奏般般樂。水上花開朵朵蓮。雜樹枝莖成百寶。羣居服食勝諸天。吾師有願當垂接。不枉翹勤五十年。

一朵蓮含一聖胎。一生功就一花開。稱身瓔珞隨心現。盈器酥醃逐念來。金殿有光吞日月。玉樓無地著塵埃。法王爲我談真諦。直得虛空笑滿顛。

將參法會禮金仙。漸逐香風出寶蓮。紅肉髻光流不

盡紫金身相照無邊。重重樹網垂平地。一一華臺接  
遠天。諸佛界中希有事。了如明鏡現吾前。

一寸光陰一寸金。勸君念佛早回心。直饒鳳閣龍樓  
貴。難免雞皮鶴髮侵。鼎內香煙初未散。空中法駕已  
遙臨。塵塵刹刹雖清淨。獨有彌陀願力深。

金作層樓玉作臺。瑠璃田地絕纖埃。惟心淨土無高  
下。自性彌陀不去來。紅日初非天外沒。白蓮只在意  
根栽。眾生障重須存想。想極情亡眼豁開。

莫將胎獄比華池。早向池中占一枝。卻坐寶華成佛  
子。何煩慈母浴嬰兒。口餐法喜眞餽饌。心得明門妙

總特般若臺前定回日。令人長憶雁門師。

多言極樂向西尋。究竟不離清淨心。空影入池皆碧玉。日光穿樹盡黃金。事如夢幻雖非實。理到圓常卻甚深。八萬四千真相好。請君危坐扣靈襟。

須摩提國讚何窮。不與他方佛境同。百味酸甜長滿鉢。一身輕健任游空。初心便獲無生忍。具縛能教宿命通。今古往生留傳記。盡塵沙界扇慈風。

念極心開見佛時。自然身到碧蓮池。火輪罪淨千千劫。琪樹光分萬萬枝。善友深談終不厭。靈禽妙語實難思。功成果滿須臾事。尚謂奔流閃電遲。

祿宏曰。本朝第一流宗師。無尙於楚石矣。築石室。扁曰西齋。有西齋淨土詩一卷行世。今止錄十首。以見大意。彼自號禪人。而淺視淨土者。可以深長思矣。

△毒峯善禪師

上堂

諸大德。既來這裏。相從貧道。參禪究明生死。須依貧道家風行持。他後決不相賺。各各俱要屏息身心。諸緣一心向道。追復百丈以前。釋迦老子所行頭陀之行。是謂家風。此之苦行頭陀。經中具載。請自檢看。然

雖今人難比古人。且請於中行得一半。庶亦得瞻頭陀苦行之少分矣。不可似今時學者。全不問著。甘作無慚愧人。佛法驢年會得。只如世尊當時。饑則領眾持鉢入城乞食。歸則各處岩穴之間。後來趙州諗和尚。三十年不開口。告人不雜用心。匾担山和尚。唯餐象栗過日。丹霞然和尚。一生只箇布裘。更看芙蓉楷和尚。不發疏簿。不請化主。一生唯事淡泊。此諸尊宿。俱是行頭陀苦行家風。所以一箇箇魁壘秀出於當時。而千古之下。爲世所尊上。諸大德。若依此苦行而行。持久之不移。不易。則僧問如何是佛。雲門道。乾屎。

概管取呵呵大笑嘗有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答曰  
前江潮急魚行澀後嶺松高鳥泊難下座。

上堂僧問昔高峯和尚示眾云海底泥牛銜月走巖  
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鷲絲牽  
此四句內有一句能殺能活能縱能奪若人點檢得  
出許你一生參學事畢不知是那一句師云待你悟  
卽向你道會麼僧云不會師云不見道你有主杖子  
我與你主杖子你無主杖子我奪卻你主杖子下座。

開示五羊深禪人

若了自心本來是佛者一切惟假名况復諸三有儻

爾於斯直下不能領略。別無方便。但將吾所付之念。佛公案用心提撕。單單參究。以期徹悟。精進不懈。勇猛無怯。務要討箇明白而後已。欲上參時。先須拌捨世間恩愛利名等事。使身心灑落。虛融淡泊。切切以了生死大事爲己重任。抖擻精神。看這念佛底是誰。要在這誰字上著到。深下疑情。疑這念佛底是誰。故謂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良哉言也。你若纔有切切之心。疑情重也。話頭自然現前。絲絲密密。淨念相繼。疑定身心。回光返照。執而持之。勿令間斷。一念不生。前後際斷。目前空牢牢地。胸中虛碧碧地。澄

澄湛湛。卓卓巍巍。到此喚作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正好再見真善知識。掃除悟跡。別立生涯。不受天下老和尚。舌頭顛。然後水邊林下。保養聖胎。待時龍天推出。方可爲人也。

囑大川關主

欲作吾家真種草。要須直下坐斷。聖凡情量。不守靈鑑。虛明廓亡自他。當體不顧。亦不作無已知解。自然本體露現。如大日輪昇於虛空。無處不照。正恁麼時。若有箇承當底人。則不能於那事相應。此是佛祖自證三昧。比比不相知。各各不相到。喚作大事因緣。空



生身子睥睨不著。三賢十聖只爲聖心未忘見性。如隔羅縠。饒你才並馬鳴解齊龍樹。亦只得一生兩生。不失人身。此是根思夙淨。聞之卽解。去道逾遠。况小智薄德浮淺之學者乎。又如慧可大師。無書不解。無經不通。到初祖面前。一詞不措。方覓安心。從斯一切放下。心如牆壁。至於立雪斷臂。猶不肯可。及乎瞥地一下。則禮三拜依位而立。始曰汝得吾髓。此豈造次。近世學者心癡認指爲月。天地懸殊。自旣錯解。將此印證後昆。一盲引眾盲。爲害非細。或者謂我已坐禪。得箇安樂處。身心輕安。更無異念。直是靈靈不昧了。

了常知。於生死岸頭已得不疑。只未會古今差別公案。是何言歟。蓋因那師法眼未明。妄據師位。以方便爲真實。是非不辨。認箇湛不搖處作空劫那邊事。豈非認奴作郎。殊不知湛入合湛。是識邊際。永嘉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識。古德云。諸佛說心爲破心相。令知心相元是虛妄。今人認心是道。深違佛意。又增戲論。殊乖大體。或者云。一切皆空。有甚正悟處。此是斷見外道。或者云。一切無著。自然無礙。此是掩耳偷鈴。自屎不覺臭。或者云。齋戒明白。清淨無染。自然不墮惡趣。此是住相布施。三途業因。或者云。大

悟不拘於小節。任意浮沈。隨處騰騰。便是快活道人。此是常見外道。闡提癡漢。或者云。但一切人如死人。去。更有甚事。此是白日寐語。誇談馬角。豈不見道。那伽嘗在定。無有不定時。或者云。某人雖不會道。奈何死得好。有堅固子。此是夢中說夢。僧問古德云。大死底人。卻活時如何。答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且無你用心處。你若古今見盡。迷悟情消。則常轉法輪。一切時出生。一切時滅度。貧道痛以慧命危甚。若一絲九鼎之懸。觀今玄紹之徒。槩似兒戲之所爲耳。但要誑得入手。則已。豈知吾祖有行解相應。名之曰祖之誠。

乎。亦是爲師者不審學者之才器。堪否而苟圖收拾。門人之私。致招法門之辱累也。如子順大川禪人。自捨緣入道。於真定金臺二處掩關。下得定力之功。而本地光明未發。故南詢師匠。決擇懷香禮余。呈似工夫次第。余知做到湛不搖處。猶未出他識陰區宇。此是靜想不脫。所以己見不明。殊不知勞慮永斷。得法界靜。卽彼靜解爲自障礙。要知得在神靜。失在物虛。錯認定盤星。且喜沒交涉。此是大解脫門。自在三昧。須是塵勞不染。靜妙不收。步步活鱗鱗地。宛轉無窮。鬧浩浩處識得。方始八面玲瓏。七穿八穴。子更下那一

步工夫。一日如桶底脫。則知如上葛藤。盡是爲蛇畫足。雖然。要作大法器。建立門庭。直須久依吾住。再向那邊更那邊打數百箇懸空筋斗歸來。始得智過於師。方堪傳受。豈不見道。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

行實撮略

季善。祖貫鳳陽人。隨任生於廣東之雷陽。父吳姓。母鍾氏。十七歲出家。初遇源明和尚。請益蒙受無字公案。囑云。須發大願。以自護持。我便發願。若生死不了。大事未明。遺棄修行。貪著名利。死墮阿鼻地獄。受苦

無量。

云

蒙念長老送入關。關中不設臥牀。安一凳。

誓不倒身。以悟爲則。睡魔沈重。垂頭眠著。不覺半夜。

因去坐凳。立誓不坐。晝夜行立。忽靠屋柱睡著。又立。

願不近牆壁。遼空經行。

云

一朝聞鐘聲。忽說偈云。

沈沈寂寂絕施爲。觸著無端吼似雷。動地一聲消息。

盡。觸醜粉碎夢初回。

云

汝等果能依我修行。須要。

具我如是誠信決烈。如是守戒行持。如是勇猛精進。

如是打七煉磨。如是剋期取證。如是禪定解脫。如是。

次第覺觸。如是信解悟入。如是尋師印可。如是涵養。

淘汰。如是待時爲人。還有一重如是。直待案山點頭。

卽向汝道。

示徒悟玄

誠哉此事。見則便見。擬思則白雲萬里。况如之若何。汝欲決要明此一件大事。須著做直捷工夫。能向一毫頭上安身立命。做教久久。則便得一念不生。前後際斷矣。若得真到此地。則曠劫不明之事。當下分明。猶如啞子夢見親娘。與人說不得。亦復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方可水邊林下。保養聖胎。待時龍天推出。扶持未運。接續祖燈。廣化眾生。同成正覺。其或未然。只須將我所付念佛公案。貼在鼻端上。不許執在一邊。

須向一切處常目在之。勿使須臾失其照顧。疑箇念佛底是誰。於這一句。絲絲密密。直教首尾一貫。逼拶將去。如不得力。再加箇畢竟念。佛底是誰。儻被散亂昏沈之魔攪擾。或有間斷。莫容滯久。如雞抱卵。若冷卻其窠子。無出頭期矣。工夫絲密之喻。無如此也。儻宿有靈骨。得箇覺觸處。切不可自許。須見本色宗匠。入他爐鞴。受他煅煉出來。真偽淺深。一一得知。更不存其悟跡。做箇無事無爲底。自在道人。所以道金屑眼中翳。衣珠法上塵。已靈猶不重。佛祖是何人。到這裏。但有纖毫悟理未忘。佛法玄微去之未盡。皆墮法



塵見刺之圈積。誠哉此事。乃無大極大底大事。真能欺賢壓聖。豈可輒作容易想而不慎乎。至囑。

祿宏曰。關內行持。可謂大強勇猛精進矣。樂閒逸而坐關者。惕諸。

△空谷隆禪師

示真性源

參禪須要信得徹。有主宰。提撕話頭。默默參究。於一切處無著無依。逆順境界到手。便爲鷲直行去。不起分別。不見有逆順。不見有境界。蓋爲大解脫中不存一法也。洞然了悟。直下承當。更進一步。了卻向上一

著虛徹靈明。如金剛王寶劍。萬物曷敢嬰其鋒。更說甚麼世法佛法。煩惱菩提。透頂透底。舉體全真。是爲逸格之人也。

示圓鑑堂

念佛一門。捷徑修行之要也。識破此身不實。世間虛妄。是生死根。惟淨土可歸。念佛可恃。緊念慢念。高聲低聲。總無拘礙。但令身心閑淡。默念不忘。靜鬧閑忙。一而無二。忽然觸境遇緣。打著轉身一句。始知寂光淨土不離此處。阿彌陀佛不越自心。雖然如是。若乃將心求悟。反成障礙。佛性是自然之物。不屬心思意。

解。若見恁麼說。你便執箇無心。又成大病。但以信心爲本。一切雜念都不隨之。如是行去。總然不悟。沒後亦生淨土。階級進修。無有退轉。優曇和尚令提云。念佛者是誰。或云那箇是我本性阿彌陀。謂是攝心念佛。參究念佛。汝今不必用此等法。只用平常念去。

### 示肄南宗

趙州無字。未悟之時。如銀山鐵壁。今日也無無。明日也無無。一朝水到渠成。始知鐵壁銀山元非別物。只貴退步休心。切切要明生死大事。不可呆蠢蠢念箇無字。虛延歲月。亦不可推詳計較義理曲會。但於時

中憤憤然要明這箇無字。忽爾一朝懸崖撒手。打箇翻身。方見孤明歷歷。如是現成。到此不可耽著味著。還有腦後一槌。極是難透。你且恁麼參去。

舉世尊初生

朕兆纔彰成露布。復指乾坤行七步。只要羣生正眼。開落盡眉毛。渾不顧。

舉如人上樹

百醜千拙齊露出。明眼衲僧見不得。斷人命脈只斯須。香嚴老子賊賊賊。

答誠敬堂

向上一著者。悟徹之後。結角羅紋。殺著一鎚。所謂末後一句也。言語說不到。只用活機手段調治而至。百丈再參馬祖。馬祖正用此機。臨濟再參黃檗。黃檗亦用此機。臨濟打洛浦亦此機也。後於夾山棒下方始瞥地。興化打克賓亦此機也。真淨和尚頌曰。丈夫當斷不自斷。興化爲人徹底漢。日後從他眼自開。棒了罰錢趕出院。此頌甚對機。汝今公案未明。如何明得此一著子。夙有靈根者。公案亦甚易明。不見臨濟凡問佛法。便被黃檗毆打十分切當。後得大愚一句打發。洞明黃檗機用。假如今日汝問我向上一著。我亦

不用搖唇動舌。只用毆打。再問再打。汝被我打得荒了。無計可施。無理可說。不得意中。忽然猛省。亦未可知。我雖不施棒喝。汝但怎麼承當去看。

示道禪人

參禪一著。是超生死脫輪迴之關。楔子。豈可小識小見。而能擬議耶。此是三世諸佛捷徑度人之大法。所謂一超直入如來地也。自從世尊於靈山會上拈花示眾。迦葉尊者獨悟深旨。次第傳來。度人無限。非語言文字而能教誨。惟在具大手段。大善知識。生機活法。點悟而已。昔因風吹旛動。一僧言風動。一僧言旛

動六祖云。非風旛動。是汝心動。二僧皆得省悟。嗚呼。二僧言是風動。是旛動。皆是凡心。六祖言非風動。非旛動。便悟佛心。汝今且去窮究。非風旛動。是汝心動。如是參去。忽然省悟。自知果然。非風旛動。是我心動也。那時卻來回報。然後爲汝敲磬末後一句。

自製塔銘

生事死葬祭之以禮。孔子之教也。死而火化。安葬骨塔。釋迦之教也。古今依教。莫不皆然。余生姑蘇洞庭。龜山陳氏。父字顯宗。號月潭處士。母金氏。余諱景隆。字祖庭。號空谷。生於洪武癸酉七月十二日。永樂壬

辰從弁山白蓮懶雲和尚受學參禪。湖海禪伯古拙和尙輩莫不參扣。雖以家居參究不替。庚子歲許令出家。從虎丘先師石菴和尚收爲行童。洪熙乙巳給牒爲僧。宣德二年從杭昭慶守宗師得具戒。六年先師膺薦住持杭之靈隱。遂同至矣。七年往天目山禮高峯塔。憇錫一載。剋苦參究。忽有省會。懶雲和尚時在海昌淨妙。遂造之。剖露心法。懶雲大喜。九年靈隱先師圓寂矣。闍維歛骨。葬於本山。造骨塔并塔院。奉祀有年。今老且病。死日在邇。思無餘地以葬遺骨。遂承佃錢塘縣尉司上扇第二圖修吉山下沈敬元佃



官地一段爲墳地。葬骨塔。蓋墳屋居之。待盡餘年。名其屋曰正傳塔院。嗚呼。生死一夢。骨塔奚爲。蓋表佛法流芳。靈踪不斷。卽幻明真。以致佛祖命脈源遠流長矣。幻身雖滅。佛性不遷。後之來者。見窳堵峻嶒峯巒蒼翠。鳥鳴喬木。泉瀉幽巖。不馳外境。不執內心。盡忘愛惡。陶然泰和。始知法界爲身。虛空爲口。萬象爲舌。晝夜說禪。未常間歇。於此見得明透得徹。如醉復醒。廓然領悟。便見佛祖不曾涅槃。老僧不曾圓寂。大圓鏡中。覲面相見。西來祖意。兩手分付。如古師嗣雲門。青師嗣太陽。無前後。無去來。大千沙界。自他不隔。

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懶雲和尚是景隆受業師之受業師。景隆心法受印可於懶雲。卽南極安禪師也。得臨濟正傳二十世。師上泝天真。則無極源雪巖欽。前後嗣法亦無定規。前嗣後者。阿難嗣迦葉。後嗣前者。興化嗣臨濟。理貫古今。詣實爲至。銘曰。

廓周法界。空蕩無涯。羣靈昇墜。恆無已時。佛祖垂應。爲導爲師。夙膺微幸。直斯化儀。不善弘道。隨力所宜。卒於武林。骨窆山崖。窅堵奠安。山同壽期。以幻歸幻。有爲無爲。成住壞空。斯道恆夷。正統九年春。景隆五

十二歲著

示徒參禪

禪宗厥旨。是轉迷成悟之要道也。是明心見性之妙訣也。是超凡入聖之關楨也。自宋末至於今日。師法不逮。參徒根器亦爲下劣。變壞妙訣。死法傳流。無繩自縛。本是活人。縛作死漢。做作規矩。提死話頭。執倚偏邪。無由開悟。嗟夫。靈山會上。別傳心法。超出功用。大解脫法門也。要在妙悟。豈局規模。老僧今日不用提話頭。不用參公案。先要識破此身。空花幻影。不越百年。安可溺於世情。埋沒靈明覺性。隨逐妄緣。汨沒

生死六道循環不能超出。既知此患。盡情放下。更不畱心。惟令默自思惟。我今思善思惡。怕熱怕寒。知饑知渴者心也。因有幻身。此心存活。死了燒了。何處安身。只思此二句。其餘言語。知得便了。不須記憶。但於行住坐臥。靜鬧閒忙。苦樂逆順。一切時中。唯自思惟。死了燒了。何處安身。忽然識得。自會做人。自知入道。至於此時。方參公案。切須穩重。窮究末後一句。方到牢關。始爲了事人也。涵養此道。如百煉精金。更無變色。還垂方便。接引後人。是爲報佛恩德。

答問

明本源曰。永明大師道有禪有淨土。猶如帶角虎。是則二法兼行耶。兼行則古人謂之腳踏兩邊船。必陷中間也。湖海弟兄。浩浩商量。是非蜂起。乞師指決。去我礙膺。答曰。永明大師出此言時。無人反覆扣問。歷代祖師在世。亦無人反覆扣問。故無辨明也。學人疑似之心。蘊之於懷。未常發問。懔懔含糊。迨今五百年矣。子發此問。大哉問也。惜乎景隆虛度。光陰七十四年。道德智眼。皆所不逮。安能答此言乎。強答之。恐不契佛祖之心。反罹罪咎。然有問無答。亦非道也。勉赴來意。隨力言之。子當裁擇。執守參禪提箇話頭。自謂

守靜工夫更無別事。念佛往生。寅夕禮誦皆所不行。此謂有禪無淨土也。此等參禪亦非正氣。是爲守死話頭。不異土木瓦石。坐此病者十有八九。莫之能救。禪是活意。如水上葫蘆。捺著便轉。活潑潑地。故云參祖師活意。不參死句。如此參禪。不輕念佛往生之道。寅夕禮誦亦所遵行。左之右之無不是道。雪峯作典座。楊岐作監寺。籍身勞動。內力參禪。永明參韶國師之禪。大弘念佛之道。所謂內圓而外方。內祕菩薩行。外現是聲聞。此謂有禪有淨土也。輒以俚言免塞子問。別訪高明以求的意。

示坐關安清二上人

大藏經中傳燈錄裏教人修行者皆言親近明師時聞法或念佛或數息或屍觀或居阿闍若閑淡性情剋求妙悟自從拈花示眾迦葉妙悟教外別傳禪宗厥旨二祖覓心不得而得安心南嶽禪師參六祖祖曰什麼物與麼來嶽大悟乃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疏山聞瀉山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疏山賣布單作路費三千里外直造瀉山扣問樹倒藤枯句歸何處瀉山大笑而已疏山不契發憤而去行到明招言及於此明招曰卻使瀉山笑轉新疏山大悟大慧亦問

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圓悟答云。相隨來也。大慧亦悟。有僧問一老宿。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宿云。噫。其僧大悟。雪峯三登投子。九到洞山。古人坐立不安。切切求悟。豈肯死坐關房。守株度日。唐有大梅。宋有菴主。閑靜餘情。養道而已。唐宋之時。皆無坐關之說。元時生出計較。設箇關房。安坐待悟。至今倣倣也。汝旣如是。精進用心。切切求悟。聊爲庶幾。豈可安坐關房。現成衣食。自在過時。而况張道伴。李道伴。張施主。李施主。常來相望。各入關房。閑話半日。豈是真正修行。純淨工夫。剋時求悟也。靈源居昭默堂。高峯坐死關。皆



悟道之後養道者也不似今人茫然而坐古人不捨分寸光陰不廢翦爪之工捨身命而求妙悟也今恐虛消信施空喪光陰帶果招因難以逃避由是老僧如是苦口若契汝心畱爲警覺或不契心付之水火

又

來書說許多言語皆欲辨明且夫義學中人讀書經教文義玄義豈不過汝百倍尙不能一一辨明不能窺測禪宗公案汝欲辨明何異入海算沙禪宗厥旨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昔有僧問石頭和尚曰如何是禪答云碌甑如何是道答云木頭禪是如是之處

悟將出來。思惟之心安在何處。一悟之後。萬法皆明。何待辨論。大慧和尚頌十智同真公案云。兔角龜毛。眼裏栽。鐵山當面勢崔嵬。東西南北無門入。曠劫無明當下灰。禪宗悟境界如是而已。通此消息。令汝會意。前者見汝多於人事。故寫書來。令汝自省。又恐汝獨執於坐困在昏鈍。故寫幾段古人用心切近悟處。令汝學他用心。昔晦堂和尚參雲峯悅禪師。日日挨拶。日日不悟。峯曰。你且去參黃龍南禪師。到彼挨拶數日。亦不悟。復回雲峯。峯已遷化。復回黃龍。途中遇雪。阻於一寺。無師參扣。便看傳燈錄。偶然揭開。看見

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云。一莖兩莖斜。僧云。不會。福云。三莖四莖曲。晦堂大悟。覺華嚴參圓悟。日日挨拶。日日不悟。圓悟令看羅山語錄。亦不悟。發憤出門。行到一寺。忽然大悟。古人如是。坐立不安。磨心擦腹。挨拶出來。豈是安然自在。守待自悟。觀汝來書。知汝不會參禪。不聞真正開發。只是江湖中碌碌然之開發也。良可惜哉。老僧寄書令汝師於古人。莫師今人。老僧於永樂年間十九歲時。遇見信心銘證道歌。一看之後。超然省會。從此發心。力求出家。參見南極老和尚。古拙老和尚。金陵湖廣兩浙之間。做知

識者。一一往見。所有開發。皆不中意。我自主張。只用傳燈中上古祖師機用。開發用心參究。所以今日得這些小見識兒也。忝與上古相合。不與今時雷同。我期望汝成箇法器。不可平常過了。汝今抖擻精神。自著精彩。參箇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返究自己。力要省會。是歸何處。拌捨此身。默做遲鈍工夫。一生用心去。終有悟日。此是沒奈何處。用此痛切之心也。古人則不然。有云。我坐在這裏。等你悟去。我立在這裏。等你悟去。如是容易。豈不快哉。古人用心苦切。一團精彩。悟將出來。不是拘縛身體。呆呆兀坐昏茫過日。此上

所言多說禪病。脫得禪病。庶可悟道。古云。千魔萬難。轉惺惺。直須精進。切心。庶有悟日。

祿宏曰。諸師多教人參念佛是誰。惟師云。不必用此等法。隨病製方。逗機施教。二各有旨。不可是此非彼。

△天琦瑞禪師

普說

汝等諸人。既知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何得依稀過日。浪蕩度時。三箇攢攢。四箇簇簇。只圖熱鬧。那有直前。做去底人。縱有悔懊。又不肯行。更道今年這裏不好。

等待明年別尋去處。及到明年依舊如此。似此之流。盡空盡界。誰肯發丈夫之志。立決定之心。直至老死。永無那移。又有無知之輩。纔然行持。便去訪問諸尊宿悟門。面前聽得。隨後便講。誰深誰淺。誰悟誰學。一向誹謗他人德行。不知轉增自己貢高。苦哉苦哉。有何利益。今此大眾。莫學斯等之流。除去心中諂曲。截斷人我貪瞋。直教一念不生。萬緣頓息。然後向此乾乾淨淨處。提箇話頭。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一歸何處。畢竟一歸何處。或前後考究。或上下通參。或單追何處。舉定不令浮沈。字字明白。句句皆參。其目如覩。其

耳如聽。審定詳參。念念相續。心心無間。縣縣不絕。密密常然。若有一句不參。只這一句便是妄念。惟其不參。所以爲妄。亦名狂念。今時學者一味去念。齊聲囉喊。只圖其熟。故不肯參。若然不參。直饒念到彌勒下生。也只討得一場口滑。又不識羞。更道我不提自提。不舉自舉。如何不得開悟。大眾。決不是教你念話頭。決不是教你煉昏沈。縱然不睡。又中何用。也只是箇精魂。這段生涯。決不是這箇道理。你莫錯用其心。吾今告汝。莫生疑謗。我終不以狂言詐語圖名愛利。誤賺諸人。不是教你不念話頭。不是教你不煉昏沈。你

若不參話頭。煉到盡未來際。又且如何。終是蒸砂作飯。縱經塵劫。只名熱砂。決不成就。欲求開悟。須是大起參情。參究一歸何處。念中起參。參中起念。一挨一拶。一拶一挨。無縫無罅。無空無缺。因其參情。絲密日用之中。自然行不知行。住不知住。坐不知坐。臥不知臥。東西不辨。南北不分。不知有六根六塵。大忘人世。晝夜一如。若不參情結秀。憑何得箇廢寢忘餐至此境界。儻到這地面。不可便爲工夫。猛著精彩。更加一拶。直得虛空粉碎。萬象平沈。又如雲消日出。世間出世間。獨露無私。信手拈來。無有不是。千聖萬賢。籠罩



不住復看生死涅槃果如昨夢。到這裏方信從前說話苦口相窮元來的實不虛。大眾但辦肯心必不相賺。

又

大道普乎天下無一人而不具。蓋因迷不自覺。所以沈埋。縱顧其念念不著實。亦不返顧。汪汪洋洋終日竟夜。雖不放逸。亦不成就。更不知過在於何。皆爲不參。只去狂念。儻有參者。又不實參。有時而緊。有時而慢。髣髴依稀。空延歲月。如此行持。寧能得悟。汝等諸人。從今以往。更莫蹉跎。發箇決定信心。晝三夜三。永

無恣縱。直盡今生以悟爲則。舉定本參。看他箇什麼境界。是箇什麼道理。務要討箇分曉。以句挨句。以意拶意。意句相連。參情自然。絳密左之右之。無間無斷。若依山僧之語。世情自然。生疏道念自然。濃厚日久。歲深自然。廢寢忘餐。不煉昏沈。昏沈自退。不除散亂。散亂自絕。行住坐臥。自然不知有身。自然不知有世間境界。何故。純一無雜。心念不二。放之不去。收之不來。無彼無此。無是無非。物我混然。晝夜一如。忽然會得。如夢而醒。復看從前。皆是虛幻。了知當體本來現成。萬象森羅。全機獨露。天上人間。悉無別法。蕩蕩

然無拘無束。坦坦地自由自在。於這大明國裏也不枉爲人。向此法門也不枉爲僧。然後卻來隨緣度日。豈不暢哉。古云。隨緣消舊業。更莫造新殃。

開示

都是年尊老宿。何以返近於吾。吾將何法開示於汝。擎拳云。會麼。眾曰。不會。示曰。諸佛諸祖皆無言說。言說轉遠。故我直示。汝又不識。只這不會底。是諸法王。是諸佛母。三世十方一切聖凡。盡從這不會底生出。所以喚作摩耶夫人。如來號正徧知海。汝等返爲無明。復擎拳云。會麼。眾曰。不會。追曰。是誰不會。今言不

會必有一箇不會底。若識得這箇不會底，便見世尊拈花俱胝豎指，秘摩拏權靈雲豎拂，德山棒臨濟喝。一一盡通更無隔越。故云參須實參，悟須實悟。

示眾

大眾切莫分別。若不分別，更無異路。南北縱橫，東西自在，只爲分別，所以不如。各生異見，妄立階級。故有三賢十地等妙二覺，成分段修，而分段證，所以有諍說。生死於一性中，分爲五性；於一乘中，分爲三乘。不知聖凡假立，誤認成實。良由取捨，有此不如。於妄功用，便顯差別。似此等流入海算沙，何時休歇。盡是背

父逃逝。縱得迴心。不免從邑至邑。從國至國。傭賃展轉次第而進。庠序而昇。歷盡階級。又未盡善。儻到本國。不識本國。偶遇本父。不識本父。喚作當面蹉過。當機不識。將謂別有不肯承認。屈作方便。始能附近。不免脫珍御之服。著弊垢之衣。與他同途。方使心安。日久月深。故令出內。以內徧外。名之曰出。以外歸內。名之曰內。內外無疑。方堪付業。吾觀此輩。不識常住妙心。妄生功用。沈淪多劫。不悟玄源。縱經塵劫。只名造作。於理轉喪。有何益哉。若肯直下承當。似臨濟受三頓痛棒。便解肋下還拳。俱胝見豎一指。當時冰消瓦

解阿難能記三藏。又滯補特伽羅。外道纔見默然。便道開我迷雲。師良久云。東方衲子。不如西方外道。復噓一聲。

示無畏居士

學道之法。誠無善巧。只要辨其背心。更無別說。舉起話頭。字字著力。莫管純孰。不純孰。只故參將去。參來參去。參得疑情頓發。直教應用無虧。周旋無隔。盡古盡今。盡空盡界。無斷無續。通然只是一箇參情。收之不來。放之不去。行住坐臥。悉無有別。忽然爆地一聲。虛空粉碎。大地平沈。獨露一箇本來面目。偶爾迴途。

頓同大千沙界。到此之地。正好諸方決擇。更書一偈。以爲資助。偈曰。

晝夜身心莫放閒。務教參透這重關。忽然撲落乾坤境。露出真常佛祖顏。明月掌中隨應用。清風袖裏絕追攀。那時寶劍當堂坐。方見山僧句外玄。

拈古

四祖問三祖云。願和尚慈悲。乞求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四祖云。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脫法門。四祖大悟。拈曰。

只知請問解脫。不知刺頭入膠盆。當時不遇作家。

焉得以楔出楔。忽然夢醒方見無端劈面云。貓  
僧參馬祖。地上畫四畫。上一長。下三短。云不得道。一  
長三短。離此四字外。請和尚答。師畫一畫曰。不得道  
長短。答汝了也。忠國師別云。何不問老僧。拈曰。

這僧卻是夢裏渡河。不知渾身泥水。馬祖就樹採  
花。未覺遠飛他圃。山僧待忠國師道。何不問老僧。  
當時只對他道。自屎不覺臭。大眾三人且止。卽今  
不道長。不道短。又作麼生會。

惟政禪師問南泉。諸方善知識。還有不說似人底法  
也。無泉云。有。師曰。作麼生。是不說似人底法。泉云。不



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恁麼則說似人也。泉云。某只恁麼。和尚又作麼生。師曰。我又不是大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底法。泉云。某不會。卻請和尚說。師曰。我太煞與汝說了也。拈曰。

天下衲子負鉢挑囊。入一叢林。出一保社。還知有不說底法麼。若知得。何必去江南海北。鼓扇是非。你看這兩箇老漢。拈頭失尾。拈尾失頭。若惹諸方笑怪。既有不說底法。且道還許賓主問答否。點檢得出。進退無門。更誇精細。轉見不堪。大眾。到此如何。卽是各請歸珍重。

有講僧參馬祖。師曰：莫是獅子兒否？僧云：不敢。師噓兩聲。僧云：此是法師。師曰：此是什麼法？僧云：獅子出窟。法師乃默然。僧云：此亦是法師。師曰：是什麼法？僧云：獅子在窟。師曰：出不入。是什麼法？僧無對。百丈云：見麼？拈曰：

在窟出窟。空擔獅子之名。噓噓默然。枉費兩頭奔競。若是山僧。待馬祖道。莫是獅子兒否。便道這畜生。非但把住百丈。亦使馬祖有口無言。何故殺斬。不由獻帝。存留盡在曹公。

歸宗智常禪師問新到僧什麼處來。僧云：鳳翔來。師

曰。遺將得那箇來否。僧云。將來。師曰。在什麼處。僧以手從頂擎棒呈之。師作接勢。拋向背後。僧無對。師曰。這野狐精。拈曰。

平常無生之句。與世間語言。杳無蹤跡。這僧卻也善辨。爭奈只是箇知解之徒。師言不是。壓良爲賤。本乃據款結案。若是箇漢道。箇賀喜。何事而不了畢。

鄧隱峯推車馬祖路上。展腳坐。峯云。請師收足。祖曰。已展不收。峯云。已進不退。推車碾足。便行。祖歸法堂。上執斧曰。適來碾損老僧足者出來。峯引頸近前。祖

乃置斧拈曰。

師勝資強。人間少有。切不可流俗見解。雖然。蓋世禪和。能有幾箇作家。何故。未到盡驚山嶮峻。曾來方識路高低。

陸亘大夫問南泉云。弟子家中一片石。有時坐。有時臥。於今鑄作佛得否。師曰。得。陸云。莫不得否。師曰。不得。雲巖云。坐則佛。不坐非佛。洞山云。不坐卽佛。坐則非佛。拈曰。

陸亘大夫向這石頭上坐臥不安。仔細檢點將來。皆是自不守分。不是南泉爭得風光徧界。恁麼便。

恁麼不恁麼便不恁麼。若不具眼。總是泥裏洗土塊。雲巖證據。洞山交互。方見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

行實

師自云。吾江西南昌府鍾陵人也。父江臺。母徐氏。幼隨父商。年將二十。至荆門。聞無說能和尙。乃有道之士。拜爲師。剃落。教看一歸何處。後得昱首座。苦口提攜。晝夜逼拶。不許說話。不許眨眼。一日聽廊下有人說話。昱便打。曰。又不瞌睡。如何也打。昱云。你不瞌睡。聽那裏。又二僧裁裙。度量不已。我不覺眼看。昱兄又

打云。你眼也不曾停住。話頭豈能著實。我因此驚覺。平日只說有念便罷。那曉得如此用心。自此其目如覩。其耳如聽。字字明白。句句歷然。後因看古語。沈吟是阿誰舉處。是何人。只管疑是誰。晝夜如一。忽不見山河大地。及與自身。後患痢疾甚重。有山東靜東暉示我。大慧杲患背疽。因緣。我卽豁然。又見寶峯。云云乃得印證。

祿宏曰。不枉爲人不枉爲僧。數語直是警策百倍。讀之踴躍歡喜。增長志氣。

△傑峯英禪師

送黃龍明知客

拈起玻璃一輪明月。撲碎玻璃紅爐片雪。因思呂洞賓。黃龍納敗闕。半升鑪裏煮山川。不識斧頭元是鐵。莫若龐公見馬師。心空及第真英傑。一口西江吸盡時。化現三千廣長舌。

送歸德演禪師

萬法歸一。一歸何處。青州布衫當陽顯露。因甚持往南方。覓取長篇偈句。山僧無法可傳。畢竟有何分付。一碗淡醋齏湯。一鉢香油豆腐喫。得一飽齧齧。世事總皆不顧。演禪人。悟不悟。於斯直下便承當。何待更

回歸德府。

送天台洪禪人

天台石橋五百牛。趙州石橋度驢馬。越聖超凡古至今。赫赫聲名洞天下。一腳當頭踏斷來。寬洪志氣真瀟灑。勘破諸方老古錐。瀾翻辯舌如泉瀉。切莫騎牛更覓牛。笑殺賓頭盧尊者。

送伏龍溢南海維那

九月秋高暮山紫。道人何事來於此。黃花白露染單衣。擇友尋師問生死。生死由來卽自心。一心起滅任漂沈。塵勞袞袞如山積。業識茫茫似海深。拈起金鎚



俱擊碎。雙溪落落無人會。驚動千年老古錐。三十烏藤雨霧霈。

示道信侍者

大信大疑。大疑大悟。提起話頭。一切不顧。行參坐究。口念心思。密密推窮。時時覷捕。忽然拶破疑團。覷面更無回互。布毛吹起塞虛空。剎剎塵塵皆顯露。果能直下便承當。何異靈山親囑付。

頌古

世尊初降王宮

瞿曇生下便驚羣。爭似雲門一棒親。盡道五更侵早

起誰知更有夜行人

勘辯

大都安講主來參。師問講主講甚麼經。答云。金剛經。  
曾於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處得箇省處。師云。既是無  
來無去。因甚得到這裏。答云。便是無來無去底。師云。  
卽今在甚麼處。答一喝。師云。下喝行拳都且止。四大  
分散時向何處安身立命。答云。盡大地那裏不是自  
己。師云。忽遇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時如何。答云。我到  
這裏卻不會。師云。六祖不會破柴踏碓。達摩不識九  
年面壁。你不會見箇甚麼。答云。我只是不會。師云。瞎

漢請坐喫茶。

跋虛谷和尚法語

徑山虛谷和尚示慶禪人法語。舉趙州訪一庵主。入門便問有麼。有麼。庵主豎起拳。州云。水淺。不是泊船處。又訪一庵主。問有麼。有麼。庵主亦豎起拳。州云。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禮拜。庵主既然一般豎拳。因甚。麼肯一不肯一。若從這裏分辯得出。許你具衲僧正眼。師云。山僧有六十棒。前庵主豎起拳。有殺人刀。無活人劍。好與二十棒。後庵主豎起拳。有活人劍。無殺人刀。也好與二十棒。趙州因甚不肯前庵主肯後庵

主也好與二十棒。虛谷和尚教他自領出去。

△楚山琦禪師

解期

選佛場開定祖機。辨明邪正在鉗鎚。禹門浪暖風雷動。正是魚龍變化時。卽今眾中莫有衝波激浪者麼。問答不錄。師以拂子打一圓相云。機前一著覲面全提。復擊禪牀一下云。句外一言和聲揭露。箇裏不許停思顧慮。豈容開口分疏。只饒眨得眼來。劒去久矣。縱是佛祖到此也。只得攢眉有分。何也。蓋非言路所通。亦非心識所測。若是箇英俊衲僧。向未舉以前自

當點首一笑。是故祖師門下法應如是。嗟觀近世以來。人心不古。禪學之者。不務真參實悟。惟是接響承虛。以覺識依通爲悟明。穿鑿機緣爲參究。破壞律儀爲解脫。夤緣據位爲出世。以致祖風彫弊。魔說熾然。塞佛法之坦途。瞽人天之正眼。使吾祖教外別傳之道於斯而委地矣。故我大覺釋尊於二千年外。已識盡眾生心病。預設多種奇方。於無漸次法中。曲垂修證規則。不過只要誘引當人一箇入路。故經云。末世眾生希望成道。無令求悟。惟益多聞。增長我見。又云。眾生未悟。作何方便。普令開悟。佛令結制安居。剋期

取證過三期日。隨往無礙。故知結解之有時也。且如  
卽今諸大德。於九十日中。還曾證悟也。無已悟之者。  
置之勿論。如其未悟之者。則此一冬不免又是虛喪  
了也。若是箇本色道流。以十方法界爲箇圓覺期堂。  
也。莫論長期短期。百日千日。結制解制。但以舉起話  
頭爲始。若一年不悟。參一年。十年不悟。參十年。二十  
年不悟。參二十年。盡平生不悟。決定不移此志。直須  
要見箇真實究竟處。方是放參之日也。故先哲所謂  
一念萬年。豈虛語哉。遂舉起拂子。召眾云。還知這九  
十日內。參究的消息。落處麼。不見世尊道居一切時。

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箇裏明辨得老瞿曇得失誦訛處。要證圓覺不爲難矣。設或未能見徹。切忌依語生解。幻叟今日不辭饒舌。試爲諸人頌出。猛火鑄成金彈子。當機捏碎。又渾圖等閒失得。俱拈過。風送潮音出海門。

示秀峯居士

夫念佛者。當知佛卽是心。未審心是何物。須要看這一念佛心。從何處念起。復又要看破這看的人。畢竟是誰。這裏有箇入處。便知圓悟禪師道不是心不是。

佛不是物是箇甚麼。故祖師云。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所言心者。非妄想緣慮之心。乃虛明圓湛廣大無相之心也。三世諸佛之所證。證此心也。六道眾生之所昧。昧此心也。諸佛由悟而證。號曰菩提。眾生因迷而昧。故曰煩惱。在聖不增。在凡不減。得之不有。失之不無。迷則業緣。悟名佛性。蓋知迷悟在己。得失非他。當知此心曠劫至今。本無生滅。原非染淨。孤光皎皎。脫體無依。妙用真常。廓周沙界。無形狀可見。無聲響可聞。雖然無相。無相不宗。雖曰無聲。無聲不應。是一切色相之根。乃一切聲



響之谷。色空不二。動靜一如。法法虛融。塵塵解脫。是  
 知心有則法有。心空則法空。心邪則一切邪。心正則  
 一切正。若了此心。法亦不有。心法既無。則一切是非  
 名相皆空。是非名相既空。則山河大地。色空明暗。直  
 下與當人自性心佛。覲體混融。了無隔礙。居士於此  
 果能信入。則與從上佛祖所證所得。更無差別。復何  
 凡聖迷悟得失之可論哉。設或未然。亦不用別求玄  
 妙。厭喧取寂。但將平日所蘊一切知見。掃蕩乾淨。單  
 單提起一句阿彌陀佛。置之懷抱。默然體究。常時鞭  
 起疑情。這箇念佛的畢竟是誰。返復參究。不可作有

無卜度。又不得將心待悟。但有微塵許妄念存心。皆爲障礙。直須打併教。胷中空蕩蕩無一物。而於行住坐臥之中。乃至靜鬧閒忙之處。都不用分別計較。但要念念相續。心心無間。久久工夫純一。自然寂靜輕安。便有禪定現前。儻正念不得純一。昏散起時。亦不用將心排遣。但將話頭輕輕放下。迴光返照。看這妄想昏沈。從甚麼處起。只此一照。則妄想昏沈當下自然頓息。日久堅持此念。果無退失。驀忽工夫入妙。不覺不知。一拶疑團粉碎。歷劫塵勞當下冰消瓦解。只箇身心二字。亦不可得矣。於這不可得處。豁開頂門。

正眼洞徹性空源底。自當點首一笑。始知涅槃生死。穢土淨邦俱爲贅語。到此始信山僧未嘗有所說也。更須向真正鉗鎚下。撲空悟迹。掀翻窠臼。然後證入廣大甚深無礙自在。不思議解脫三昧境中。同佛受用。以斯治國澤民。則可以垂拱無爲而坐致太平者矣。以此超脫死生。則應用施爲而無可無不可也。居士其尙勉之。

示月庭居士

夫格外真機難容湊泊。初參之士必假筌蹄。所謂梵語阿彌陀佛。此云無量壽。佛者覺也。覺卽當人之自

心。心卽本來之佛性。是故念佛者。乃念自心之佛。不假外面馳求。馬大師所云卽心卽佛是也。或謂卽心是佛。何勞更念佛乎。只爲當人不了自心是佛。是以執相循名。妄生倒惑。橫見生死。枉入迷流。故勞先聖曲垂方便。教令注想觀心。要信自心是佛。則知念佛念心。念心念佛。念念不忘。心心無間。忽爾念到心思路絕處。當下根塵穎脫。當體空寂。始知無念無心。無心無念。心念旣無。佛亦不可得矣。故云從有念而至無念。因無念而證無心。無心之心。始是真心。無念之念。方名正念。無佛之佛。可謂無量壽佛者矣。到此覓

一毫自他之相了不可得。何聖凡迷悟之有哉。只這不可得處。卽識心達本之要門。乃超生脫死之捷徑。居士果能於此洞徹自心源底。始信火宅凡居卽爲西方安養。舉足動足無非古佛道場。溪光山色頭頭章紫磨金容。谷韻風聲歷歷展紅蓮舌相。塵塵契妙法法該宗。不卽不離。心心解脫。於斯領旨。管取一笑而無疑矣。居士其尙勉乎哉。

機緣法語

次日性空首座入室參扣曰。昨蒙和尙開示濟川首座蒙山三關話。弟子雖獲與聞。心猶未了。幸望和尙

別垂方便師云。照前問將來。空云。螭螟蟲吸乾滄海。魚龍蝦蟹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長安路上金毛臥。曰。水母飛上色究竟天。入摩醯眼裏作舞。因甚不見。師云。五鳳樓前鐵馬嘶。曰。蓮湖橋爲一切人直指明。眼人因甚落井。師云。明月照見夜行人。曰。請師一頌。以爲究竟。師云。好與痛棒。曰。棒則弟子甘領。領則望和尙垂慈。師乃呵呵一笑而爲頌。曰。當機把斷聖凡。津擬議知伊屈未伸。欲識蒙山端的旨。垂鉤意在釣金鱗。師云。會麼。空遂作禮而退。

僧寶金山者入室參禮次。師乃問云。面南觀北斗。低

首看青天。此語明甚麼邊事。曰。和尚合卻口好。師云。未在。曰。瞞別人卽得。師云。差別用處。非智眼不能無惑。子欲洞明佛祖真宗。須具透關正眼。未審如何是透關正眼。山振聲一喝。師云。具得正眼。當明向上一機。如何是向上一機。曰。青天日當午。師云。猶未夢見在。曰。木人拈玉線。石女度金鍼。師云。從上佛祖不傳之妙。子作麼生領會。山近前禮一拜。師云。轉身一句。速道將來。曰。雨添山色秀。風來竹影移。師擬拈拄杖。山乃一喝拂袖而去。師云。放子二十棒。山復回身近前合掌曰。謝和尚垂慈。深錐痛割。師云。子雖有滔天。

之浪且無湛水之波。山又叉手默然。師云。如是如是。山遂作禮。

僧問。有佛處不得住時如何。師舉起手中拂子。僧云。無佛處急走過。又作麼生。師放下手中拂子。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兩頭不著。干聖難窺。這箇且置。只如古人道。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意旨如何。僧云。不卽不離。師云。不卽不卽。箇甚麼。不離不離。箇甚麼。僧擬對。師打一拂子。云。這虛頭漢。僧無語。

師宴坐室中。有勝上座者從外入來。師云。是誰。勝云。某甲。師云。作麼。勝云。佛殿裏拜佛來。師云。佛向你道。



甚麼。勝云。不曾道。師云。你頭不曾點地。那。勝云。下下點地。師云。又謂不曾道。勝云。某甲會也。師云。你會箇甚麼。勝云。吐露太分明。師便喝。勝擬對。師云。拄杖不在手。放汝二十棒。出去。

天溪疑上座來參。師云。不用之乎也者。父母未生前親切道一句看。疑云。千聖覷不著。師云。覷不著的是甚麼。疑云。父母未生前。師云。爲甚麼覷不著。疑云。爲無蹤跡。師云。旣謂無蹤跡。說甚麼覷不著。你在無蹤跡處窠臼。這箇且置。只如燒了撒了。你向甚麼處安身立命。疑云。青山重疊。澗水響潺潺。師云。我不問。

你青山疊疊澗水潺潺畢竟燒了撒了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凝云。自用分明常顯露。師云。這虛頭漢。腳跟尙未點地在。說甚麼顯露不顯露。凝乃觸禮一拜。師云。亦未在。凝又擬開口。師咄云。你再亂道。闢破你口門。凝禮謝而退。

有僧扣師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畢竟是箇甚麼。師與僧一掌云。你道是箇甚麼。僧擬開口。師以手掩其口。僧於言下悟旨。

師因消遣。至韶古音關房。以拄杖扣門三下。曰。關主在麼。韶曰。他不曾有出入。誰云在不在。卽開門見師。

乃觸禮一拜。師曰：此猶是奴兒婢子之事。請關中主相見。韶乃叉手默然。師曰：此則沈寂默去也。韶曰：師適來問甚麼。師曰：問汝關中主。韶曰：喚作寂默得麼。韶遂呈偈曰：只此寂默非寂默，非寂默中非亦絕。渠儂目面已呈師，動靜何曾有區別。師曰：恁麼則子不在關內耶。韶曰：弟子見師亦不在關外。師以手拍關門一下曰：怎奈這箇何。韶擬對。師叱曰：汝但於心不生分別。只箇門戶亦無所有。門戶既非，則誰在關內。誰在關外耶。雖然理則如是，亦不可越他世諦規矩。尤不可違其自己志願。正好向這無分別無內外處。

豎立脊梁。全機坐斷。徹底掀翻。圓圖嚼破。一一從自  
已。曾襟流出可也。曰。言曰行。可以模範後學。抑不負  
其己靈也。子其勉而進之。三載出關之日。拄杖子再  
爲汝勘過。韶遂作禮。

### 行實

師諱紹琦。楚山其字也。姓雷。唐安人。九歲出家。初從  
玄極和尚。最後謁東普無際和尚得法。正統六年再  
見東普。普問子數年來住在何處。曰。我所住廓然無  
定在。普曰。汝有何所得。曰。本自無失。何得之有。普曰。  
莫不是學得來者。曰。一法不有。學自何來。普曰。汝落

空耶。曰：我尙非我，誰落誰空。普曰：畢竟事若何。曰：水淺石出，雨霽雲收。普曰：莫亂道，只如佛祖來也不許。縱爾橫吞藏教，現百千神通，到這裏更是不許。曰：和尙，雖是把斷要津，其奈勞神不易。普曰：克家須是破家兒，恁麼幹盡也省力。旣退，至晚復召入，詰之曰：汝將平昔次第發明處告我。楚山悉具以對。普曰：還我無字意來。曰：這僧問處偏多事。趙老何曾涉所思。信口一言都吐露，翻成特地使人疑。普曰：如何是汝不疑處。曰：青山綠水，燕語鶯啼，歷歷分明。更疑何事。普曰：未在。更道。曰：頭頂虛空，腳踏實地。普召弟子鳴鐘。

集眾取袈裟拂子以授楚山。

祿宏曰。所云以提起話頭之日爲始事。一年不悟。參一年。乃至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盡平生不移此志。直至大悟。方名罷參。至哉言也。

△性原明禪師

小參

靈隱入院。至晚小參。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是故達摩大師。十萬里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謂之教外別傳。於是二祖求箇安心法門。師云。將心來與汝安。祖云。覓心了不

可得師云與汝安心竟。冬瓜印子一印印定了也。然  
師資契會千載難逢。山僧今夜小參。禪客問話。現前  
二眾坐立儼然。豈不是時節因緣。時節因緣既爾。畢  
竟佛性義在什麼處。莫是在覓心了。不可得處麼。莫  
是在與汝安心竟處麼。若道在覓心了。不可得處。是  
埋沒二祖。若道與汝安心竟處。是辜負大師。到這裏  
不可容易。直須明自本心。見自本性。未明明取。未見  
見取。若也明見不了。緇素不分。十生哀成。得箇顛頂  
佛性。擺洞真如。這般漢臘月三十日到來。手忙腳亂  
如箇落湯螃蟹相似。無人替汝。光陰迅速。各自勉旃。

復說偈曰。年登六十一。春秋只合投間待死休。不料業風吹到此。又同衲子結冤讎。

浴佛上堂。舉藥山儼禪師因遵布衲作殿主。浴佛次。山問汝祇浴得這箇。還浴得那箇麼。遵云。把將那箇來。山休去。師云。者一箇。那一箇。一一從頭都浴過。藥山布衲謾商量。仔細看來成話墮。成話墮。轉誦訛。拍禪牀云。武林春已老。臺榭綠陰多。

佛誕上堂。舉世尊纔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真成大人相。不是小兒嬉。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死與狗子。



喫貴圖天下太平。要作老胡種族。直須恁麼始得。法昌云。好一棒。太遲生。未離兜率。腳根下便與一錐。豈到今日。雖然如是。大似賊過後張弓。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黃面老子。故是末上賣俏。似乎旁若無人。雲門法昌。雖則見義勇爲。爭奈劒去久矣。爾方刻舟以主杖畫一畫。召眾云。還會麼。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欄杆。

碧峯和尚闍維。奠茶。五臺山拾得來。誠非凡種。關西子沒頭腦。卻是靈根。惟茲一味清茶。蕩滌眾生熱惱。只如川拋下茶籃。仰山撼動茶樹。畢竟明甚麼邊。

事。度蓋云。踏翻生死海。靠倒涅槃城。

龍山次韻

龍山吾兄瘦無肉。度量汪汪幾千斛。看他小小現神通。彈指徧遊諸佛國。枯禪久甘藜藿腸。節身不在餐楓香。頂顛一著超言義。二三四七空搏量。從古風顛稱普化。格外玄機未爲蹉。等閒打出劬斗來。傳得師真能幾箇。而今痛自韜其光。臥雲深處開巖房。是非榮辱我何有。二時粥飯還如常。

乳虎已有食牛氣。况是親從道場至。入門未辨主與賓。輒問西來祖師意。水之冰也藍之青。當陽哮吼人

皆驚豁開自己神通藏。剖破微塵出大經。永嘉作歌  
唯證道。凡聖兩途俱淨掃。曹溪一宿歸去來。珊瑚枝  
上日曷曷。

淨慈次韻

十里平湖一鏡開。六橋險峻滑如苔。直饒不滯程途  
者。到此依然喫跌迴。

行實

師諱慧明。字性原。別號幻隱。生於元。父項。母陳氏。七  
歲發疽。忽失所在。求得之。則曰四童子昇我至此。識  
者知師爲天神所祐矣。未幾出家。後謁竺元道公於

仙居紫籙山。又謁徑山元叟端公。端問東嶺來。西嶺來。師指草鞋曰。此是三文錢買得。端曰。未在。更道。師曰。某甲只如此。和尚作麼生。端云。念汝遠來。放汝三十棒。師乃悟其旨。久之。遂罄底蘊。曰。纔涉思惟。皆爲賸法。洪武十九年示寂。壽六十九。夏五十八。

△雪庭禪師

請益

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彌山。幸遇此僧。當機不薦。蹉過雲門。直至於今。攔街塞巷。無存放處。此僧若也。下得一語。道某甲這裏安放不得。且

請和尙掇過一邊。非唯自己千古之下作箇自在快活閒人。抑且撈得雲門忙手忙腳。撒了收不得。收了撒不得。豈不丈夫。然雖幻寄與麼。也是勞神不少。且道還有安放處也無。自代云。看取雲門道底。古潭清典座等各爲曠大劫來一段真光。埋沒於業識茫茫。念起念滅。黑闇深坑。欲求提挈。且此事如人凌萬仞懸崖。須要親能撒手始得。又不見道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噴鼻香。其或不然。又勞幻寄將冰清玉潤白藕池中。拖泥帶水。栽箇業種子去也。履今向去。但只時中一貧如洗。赤灑灑看箇父母未生以前那。

箇是我本來面目。卽及盡今時一念從始至終務要歷然討箇分曉。不可向輕安省力處純熟現前以當消遣時光。決定向這父母未生已前那箇是我本來面目話頭上。不管得力不得力。昏散不昏散密密提撕去。看他疑情頓發如烈燄光中忽擲莖茅片雪。欲覓來去之蹤了不可得。正當恁麼時。設起一念覺照之心亦復如是。那時摸著娘生鼻孔。始信雲門道不起一念須彌山。磕破虛空腦蓋。築折混沌眉毛。爭怪得幻寄道某甲這裏無安放處。珍重勉之。

拈古

瀉山靈祐禪師侍立百丈次。丈問誰。師云某甲。丈云。汝撥爐中有火否。師撥之曰無火。丈躬起深撥。得少火。舉以示之曰。汝道無。這箇聲。師由是發悟。禮謝陳其所解。

師拈云。家貧家富。父子方知。花落花開。春風不顧。應時應節。則是未免。傍觀者哂呵呵。老不歇心。少不努力。

行實

師自謂吾生幻寄浙省仁和。桂姓。父諱徵。母徐氏。兄弟三人。吾最後。以景泰丙子年生。毀齒喪父。患痘風。

雙目短視羞明抱疾弗瘳夢中感金神教使出家母  
兄不允姑隨善友逐邪師苟延歲月至年十五雖克  
勤晝夜體究孜孜唯益邪解成化癸巳間聞四川休  
休翁寓郡城仙林寺以禮參請一見契合始得出家  
受持無字公案十七剃染隨侍黃梅心切太過滯沈  
寂之境座元勉以看教因闕楞嚴於一毛端現寶王  
刹有疑成化乙巳寓常州江陰乾明寺忽覩萬佛國  
金碧崢嶸於眉宇間會得毛端現刹之句始知幻寄  
兩間如夢如旅又明年因詠黃鸝忽逢作者云此句  
法未得意在言外之趣由此茅塞泮然信口道云多



情自信惜春光。飛入園林錦繡鄉。記得小窗驚我夢。  
滿庭紅杏帶斜陽。遂和永明山居律詩。弘治戊申除  
夕。忽聞鐘聲。數年行履處。於此活脫。信口道。圓響心  
非聞。大千同一照。抹過上頭關。更不存玄妙。乙卯。休  
休翁應湖南淨寺請。予復依附。日逐詢究。乃蒙印可。  
夫幻卽寄之蹤。寄乃幻之跡。幻起寄亡。全寄是幻。幻  
逐寄生。全幻是寄。翳目生華。山河大地。華翳不生。空  
真實際。幻之寄之。誠哉兒戲。

△古音琴禪師

開示

縱遇開示。一時難悟。要假話頭。遍開心慧。工夫日久。日磨千煉。如雞抱卵。煖氣久蒸。忽然一日時節到來。或遇因緣觸發。心目方得開悟。古云是花各有開時。節春蘭秋菊不同途。凡作工夫。當離喧鬧。截斷眾緣。屏息雜念。單提本參話頭。至於行住坐臥。苦樂逆順。一切時中。不得忘失。念茲在茲。專心正意。切切思。念念自究。返觀自己。這箇能追能問。底是箇什麼人。若能如是下疑。疑來疑去。疑到水窮山盡處。樹倒藤枯處。擬議不到處。心忘境絕處。忽然疑團迸散。心花朗發。大悟現前。頓見自己本來佛性。一段風光。非從

外得。若得真。有此見處。更要求覓高見。宗匠決擇。邪正。不可以此便休。如此纔名入門。纔名得地。

坐中所見善惡。皆由坐時不起觀察。不正思惟。但只瞑目靜坐。心不精采。意順境流。半夢半醒。或貪著靜境爲樂。致見種種境界。夫正因做工夫者。當睡便睡。一覺一醒。便起抖擻精神。挪抄眼目。齧住牙根。捏緊拳頭。直看話頭。落在何處。切莫隨昏隨沈。絲毫外境。不可采著。

### 念佛警策

一句阿彌陀佛。宗門頭則公案。譬如騎馬拄杖。把穩。

生涯一段不拘四眾人等持之悉有應驗。行住坐臥之中。一句彌陀莫斷。須信因深果深。直教不念自念。若能念念不空。管取念成一片。當念認得念人。彌陀與我同現。便入念佛三昧。親證極樂內院蓮胎標的。姓名極功之者。自見親見彌陀授記。便同菩薩作伴。自此出離娑婆。一路了無憂患。直至無上菩提。永劫隨心散誕。依得此道歸來。決定成佛不欠。

開示

夫真參實悟者。非在念得一句佛熟而致。非在持一萬法無字公案日久自然而致。非在長坐不臥苦礙。

睡魔而致。何故。在人正念正氣而感致也。大抵要具  
 觀察慧力。念念自疑自攻。直至攻化日久。塵勞屏息。  
 淨體現前。忽然隨機激發。大悟本來。通身是佛。更不  
 許你分心分性。自然得箇安樂田地。如若一法不明。  
 亦用辯明。一理不通。亦用參通。無惡不去。無善不修。  
 無功不完。無理不辯。方成聖道。假使悟明本體之後。  
 便休歇去。不能通達化門文物者。古人謂之墮在百  
 尺竿頭。落於二乘小果。終不能至一切智海。故大覺  
 云。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豈虛言  
 哉。

又

未審作工夫從甚處起。甚處得半。甚處了畢。有此喻者。我方信之。晃兄曰。正如此問。方可與汝說之。大抵人之佛性。各各皆有。只因無佛智慧。破除煩惱。所以不得機緣相合。見在情塵所縛。譬如世間造酒。雖有米水。大用麪力多。若無麪力。攻化終不成酒。人之佛性。喻米。福緣。喻水。然雖有性。有福有緣。若無大智大慧。內攻內化。終不成佛。只名凡夫。大凡作工夫之人。務將平生是與不是。悉皆丟在一邊。只持一句本參話頭。自疑自問。自問自疑。自逼自追。自攻自究。不許

求人說破。不許依義解明。務要句下精通。命根頓斷。如此晝三夜三遍將去。年久月深。忽日心不思量。口中自然流出一句二句或四句八句。應機合格語。此名聰明境界。大凡悟道之人。皆從聰明境過。不可便認。依前逼將去。忽日信口道出百千偈頌。卻如通身是口。切莫放下。正好用工著力。如造酒相似。大沸後直倒澄方止。人作工夫。直至聰明境過。大悟現前。頻將古人一千七百則公案。無一不勘明。無一不了當。直至無禪可參。無佛可修。無法可疑。乃至頭頭上達。物物上通。信口道來。皆合古格。那時不了自了。不休。

自休不待放下而自休歇。如人到家不愁路也。方名工夫到家之人也。

行實

師閩興賢人。父蔡姓。母黃氏。二十七出家。餘不載。

祿宏曰。勸念佛偈甚好。冗句裁出。

△笑巖寶禪師

上堂

舉世尊陞座。文殊白槌。話。師乃曰。不憶黃面老子當時也。知有這箇時節。爭奈未遇知音。往往義學云。世尊陞座。文殊白槌。乃是作家相見。師資倡和。蓋不知



文殊多口相席。打令賊誣一上。大煞放過。山僧今日也不教伊做處。亦不獨爲貴欲求箇知音出來。與伊把臂共行。寧不爲之好事。遂拈拄杖云。有麼有麼。時有僧出作禮。劈脊便打云。多口作麼。僧云。某甲一言也未發。何爲多口。師復打云。再犯不容。

翌日上堂云。昨舉世尊陞座公案未圓。未能解得諸人惑。未能令諸人與世尊把臂共行。何謂。若是知音作者。纔恁麼便解不恁麼。然後沒交涉。直教兩頭撒開。中間放下。自然活卓卓底。隨處作主。如水投水。似空合空。佛祖不能知。鬼神莫能測。設到此地。要與世

尊握腕猶間一線道在。如欲豁通這一線道。須是更聽山僧重宣一偈云。佛身等空座。稱身何曾陞也。何曾下文殊觀影生狂華。引得兒孫成話。欄下座。

拈古

舉佛果勤佛鑒。懃佛眼遠同侍五祖。至夜深。祖云。各下一轉語看。佛鑒云。彩鳳舞丹霄。佛眼云。鐵蛇橫古路。佛果云。看腳下。祖云。滅吾宗者。克勤是也。徵三人之語。還有優劣也。無若道無優劣。五祖何以恁麼道。若道有優劣。什麼處是優劣處。

開示

諸佛與眾生唯是一心更無別法。悟者心能轉物，物皆歸自心，卽是諸佛。迷者背心向物，妄隨物轉，卽是眾生。是故諸佛與眾生唯是一心更無別法。且我釋迦文佛未成正覺時，於雪山六年苦行，靜慮功極。至午夜舉頭見明星出，豁然大悟。彼當時悟箇甚麼？悟者惺也，只是惺得自己本有之心，不從人得。本來現成，本來常住。隨卽普觀大地一切眾生，箇箇具有如來常住真心成佛種性。只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遂運慈悲普度一切，便有四十九年所說言教，非真實也。皆不得已見諸眾生疑多信少，不能直下大信。

自心生起萬差。不免應病與藥。引眾權而歸一實。又恐一切眾生隨語生解。認著言說。墮於教網。後復陞座。不發一言。唯拈起青蓮花一枝。默顧四眾。欲人人當下直明本心。覲面親會。不意大眾依然蹉過。獨有迦葉動容微笑。會合本機。便付法立爲第一祖。展轉相傳。至於第二十八祖。達摩尊者。觀見此土眾生有大乘根器。遂航海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不用能巧。唯一直心當下自契。大眾卽此便是從上以來。佛佛祖祖。共一切眾生直悟一心。見性成佛底樣子也。

行實

師云。予金臺世族也。父吳門。母丁氏。弱冠出家。禮大寂能和尚爲師。後徧參知識。修進開悟。行道因緣。備載全集。恐繁不錄。

祿宏曰。子遊京師。參徧融笑巖二師。次年二師俱示寂。融師一味實心實行。無著述傳世。巖師隱柳巷。罕接見人。有笑巖集四卷。今撮其少分云。

附錄

宋景濂學士集中諸師碑銘。祿宏採其少分。以紀聖朝盛事。不致淹沒故。

古鼎銘禪師

師諱銘。臨濟十五世孫。四坐道場。將示寂。謂其徒曰。觀世音持蓮華至矣。安坐而逝。火化。舌根齒牙數珠不壞。五色舍利無數。國史危先生爲之碑。有四會語錄行世。

雪窗光禪師

師名悟光。字公實。姓楊氏。號雪窗。成都之新都人。以三昧力入智慧海。初說法於白馬寺。已而住育王天章。四會說法。虞文清公贊謂佛果一枝鳳毛麟角。洪武十四年記。

南堂欲禪師

師諱清欲。字了菴。南堂其號也。姓朱氏。台之臨海人。住開福本覺靈巖三刹。有三會語錄也。

徑山悅空禪師

悅空顏公。以東嶼正嫡住崑山東禪。轉吳門萬壽。升虎林南屏。遂陟雙徑。有四會語錄。先師王文獻公現宰官身。敷宣般若。與禪師爲方外交。松月印公稱師之道高於圓照佛照云。

祿宏曰。四會語錄今無存。松月亦未知何許。而曰道高於圓照佛照。夫二公豈易及哉。而曰過之。更

侯賢者考正

佛光照禪師

師幼齡中夜坐禪。母推使仆。輒達旦不寐。後出家。參雲居泉公。晝夜繫念。一夕松月下。聞流泉聲。有省。往白泉公。泉公俾詣古林。古林問。子明知四大五蘊。是生死根本。爲何入此革囊。師擬議。林以錫杖擊之。豁然悟入。住清涼十五年。退隱東堂。影不出山。壽八十五。僧臘七十。逝七日。顏貌明潤。頂猶暖。舍利如珠璣云。

璧峯金禪師



師諱寶金。姓石氏。號碧峯。生杭之永壽縣。六歲出家。徧參講肆。參如海真公。寢食爲廢。隨公摘蔬。忽凝坐不動。後入定。累日不起。常坐樹下。溪水橫至。人意師溺死。越七日。蒸坐如平時。一日聽伐木聲。汗如雨下。求證於公。公印可之。洪武二年。召至京。極蒙恩賜。師示疾。上親灑宸翰。賜詩十二韻。六月四日。沐浴更衣。正襟危坐而逝。世壽六十五。僧臘五十。火化。五色舍利。泐然。齒舌數珠不壞。

東溟日禪師

師諱慧日。號東溟。天台赤城人。洪武初年。召入京。奏

對稱旨。後辭歸杭之天竺。修西方淨業。洪武十二年七月朔日。謂弟子言。吾夢青蓮華池中。清芬襲人。吾殆將去乎。四日坐逝。世壽八十九。僧臘七十。師對王公大臣。未常出一輒媚語。至於誘進後學。溫然如春陽云。

### 孤峯德禪師

師諱明德。號孤峯。十五爲僧。謁竺西坦公。公問何來。曰金鵝來。又問金鵝山高多少。師曰無見其頂。竺西斥之。一日舉世尊拈花因緣。師聞之。忽有省。又謁淨慈晦機熙公。公問什麼人。恁麼來。師云胡張三黑李。

四。又謁雙林明極俊公。竺田霖公。羣疑亦釋。洪武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坐逝。世壽七十九。僧臘六十二。火之頂骨不壞。舍利累累。出灰燼中。有四會語錄行世。又附

高麗普濟禪師答李相國書

既曾於無字話提撕。不必改參也。曾參無字。必於無字有小因地。切莫移動。切莫改參。但於二六時中。四威儀內。舉起話頭。莫待幾時。悟不悟。亦莫管有滋味。無滋味。亦莫管得力不得力。拶到心思不及。意慮不行。卽是諸佛諸祖放身命處。

祿宏曰。此語錄萬歷丁酉福建許元真都閩東征得之朝鮮者中國未有也。元真攜原本還閩。僅錄其一篇云。

皇明名僧輯略

菩薩戒弟子劉慧聞率子性澤施資敬刊

光緒二十五年春正月金陵刻經處識

附：續武林西湖高僧事略一卷（明）株宏輯

續武林西湖高僧事略

正集起於晉止於宋元。自後無續之者。乃補入元季。國初得五師焉。而中峯本禪師相傳。今吳山雲居菴有師所著麻履尙存。然考之行狀誌銘。及與廣錄。曾無住持雲居之事。不敢徇俗增補。又正集中。國一欽禪師始末。皆在雙徑。未見住武林西湖實跡。似爲可刪。姑存之。以俟再考。所補五師。雖一二誕生於元。而出世涅槃。大都在洪永間。故獨以國朝標之。嗣有作者。可更續云。雲棲沙門武林祿宏識。

未審和尙作麼生。端云：念汝遠來，放汝三十棒。師乃悟其旨。久之，究盡底蘊，既而出世，鄞之五峯。皇明洪武五年，詔建佛會於鍾山，召高行沙門。師與季潭、泐公與焉。後住靈隱，逮十寒暑，無何，遭無妄之災，逮捕，或勸師早自爲計。師不顧，怡然詣所司，未鞠，卽廕下說偈，端坐而逝。

大明楚石琦禪師

師諱梵琦，字楚石，明州象山人。朱姓，母張氏。元元貞二年丙申六月丁巳生，在襁褓有僧見而謂其父曰：此兒必當振佛法，照耀濁世。九歲從海鹽天寧訥公。

受業十六爲僧。二十侍族祖晉翁洵公。因閱楞嚴。至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於此有省。然於向上一著。尙有滯礙。元叟端和尚主徑山。往參謁。問如何。是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叟遽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速道速道。師擬進語。叟震威一喝。師乃錯愕而退。已而應書寫大藏之選。至京師崇天門。一夕聞綵樓上鼓聲。豁然大悟。東歸再參元叟。叟笑迎曰。且喜大事了畢。未幾出世海鹽之福臻。至元乙亥遷杭之報國。洪武元年九月十一日。徵師說法於蔣山。上大悅。又明年七月復被召。二十六日



偈曰。眞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端坐而逝。闍維齒舌數珠不壞。有語錄二十卷及西齋淨土詩行世。

大明空谷隆禪師

師諱景隆。字祖庭。號空谷。姑蘇洞庭龜山陳氏子。父月潭居士。母金氏。生於洪武癸酉七月十二日。爲童時。不茹葷。趺坐若禪定。永樂壬辰。從弁山白蓮懶雲和尚受學參禪。雖家居。而湖海禪伯如古拙和尚輩靡不參謁。庚子出家。虎丘宣德二年。詣杭州昭慶受戒。遂依師住靈隱七年。往天目禮祖塔。憩錫一載。刻

苦參究。忽有省。因造懶雲剖露雲印可之。懶雲臨濟下二十四世也。師所著有空谷集三十卷。心宗洞達。機辨峻拔。儒釋通貫。事理交融。大理卿吳公誌之。師存年五十二時。自作塔銘於武林西湖之修吉山。院名正傳。有正傳十景之詠在集。

大明毒峯善禪師

師諱本善。祖鳳陽人。隨任生於廣東之雷陽。父姓吳。母鍾氏。稚小以佛事爲兒戲。十七歲出家。初投源明和尚請益。明示以無字公案。正統八年入閩參無際師。聞鐘聲有省。次見蒙隱。次見楚山。次見月溪。溪印

可之。從前打七掩關。曉夜無怠。歷盡百倍苦功。乃得  
大徹。復蒙古庭。重授衣拂。天順庚辰。趙氏建西湖三  
塔寺。請師開山。繼興天目昭明。繼興吳山寶蓮。繼興  
南山甘露。成化庚子。掩關石屋寺。壬寅。慈雲嶺有山  
曰登雲寺。曰天真。僧宗綱請師興建。事峻。卽掩關杜  
人事。涵養陶冶。有四十餘年。祇掩關之句。示寂後。門  
人悟深戒新等。輯師言論行實名昭明甘露天真三  
處語要錄云。

大明雪庭某禪師

師號雪庭。一號梅雪隱人。籍貫浙省杭州府仁和。父

姓桂名徵。母徐氏。昆仲三人。師最少。以景泰丙子生。毀齒喪父。患痘風。因得目疾。數求出家。十五尋師。唯益邪解。成化癸巳。參休休翁於郡城仙林寺。一見契合。受無字公案。十七祝髮。日夜研究。滯沈寂之境。座元某勉使看教。因閱楞嚴。至一毫端上現寶王刹。有疑。後在江陰乾明寺。忽覩萬佛閣金碧崢嶸於眉宇間。偶會得毛端現刹之句。弘治改元除夕。聞鐘聲。數年行履。忽爾活脫。信口偈云。圓響心非聞。大千同一照。抹過上頭關。更不存玄妙。乙卯。又隨休休翁於淨慈寺。乃蒙印可。所著有請益警進拈古頌古擬寒山。

和永明詩偈等凡二十卷號幻寄集行世。

武林西湖高僧事略

菩薩戒弟子劉慧聞率子性澤施資敬刊

光緒二十五年春二月金陵刻經處識

明代傳記叢刊·名人類⑤②  
周駿富輯

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明代篇

方豪著

明文書局印行



## 目 錄

寫在前面	一
聖多默宗徒的傳說	一
阿羅本	四
景淨	七
阿羅憐	一三
柏郎嘉賓	一六



羅伯魯	一九
馬可波羅	二三
孟高維諾	二六
和德理	一九
馬黎諾里	三二
馬薛里吉思	三六
馬祖常	四一
趙世延	四七
闊里吉思	五〇
雅琥	五五
方濟各沙勿畧	五八
羅明堅	六五
利瑪竇	七二
高母湊	八三
鍾鳴仁、鍾鳴禮、黃明沙	八九
郭居靜	九三

龍華民	九六
徐光啓	九九
李之藻	一一二
楊廷筠	一二五
龐迪我	一三九
高一志即王豐肅、王一元	一四七
李應試	一五六
鄂本篤	一六二
游文輝、徐必登、丘良稟、丘良厚、石宏基、倪雅谷	一六六
熊三拔	一六九
陽瑪諾	一七三
羅儒望	一七六
金尼閣	一七九
艾儒畧	一八五
畢方濟	一九八
傅汎際	二〇八

鄧玉函	二一六
王徽	二二六
孫元化	二三四
金聲	二四〇
陳于階	二四七
韓霖、韓雲、韓震	二五三
張廣、張繼、李九標、李九功、李嗣玄、陳克寬、林一備	二五九
潘師孔、蘇負英	二六八
段袞、段襲、段辰、韓據	二七一
瞿汝夔、瞿式敷、瞿式耜	二七四
焦璉、丁魁楚、龐天壽	二八四
王太后、馬太后、王后、皇子慈烜	二九四
瞿安德	三〇二
卜彌格	三〇五
鄭芝龍	三一二
利畸	三一七

## 寫在前面

一直有人勸我寫一部中國天主教史，我自己的確也著過這樣一個志願，並且也曾搜集了不少資料，經歷了三四十年，可是，這是天主的聖意，天主賞的，天主也可以收回去，我能說我「生不逢辰」嗎？事實上，我的資料，散失在杭州、金華、昆明、重慶、北平、上海……現在，我已沒有了這樣的雄心，我也不作這樣一個計劃了。

唯一可以代表我的部分中國天主教史的，是我到臺灣以後所編寫的中西交通史，其中唐宋教部分列於第二冊，元代的也里可溫或稱十字教部分是在第三冊；第四五兩冊完全是明末清初天

主教教士介紹西洋學術和傳教的經過，祇是前者較詳，後者較略而已。

公教報徐誠斌神父也是近年催促我寫中國天主教史最力的一個，我一直在迴避着，因為我知道沒有好材料是做不出好菜的。

現在我想出了一個比較適合報章讀者口味的辦法，就是從中國天主教史上取出若干人，每人替他寫一篇小傳，作為敘述的中心，這樣，從人物的活動中窺見當時教會的活動情形。但是，在一個主要的人物中，同時也可旁及到別的幾個人，務使以人為經，以史事為緯；史以人顯，人以史傳，或許也比較不枯燥些。

我之所以取名為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而不取名為「中國天主教人物傳」，可見我重在「史」字。凡是對中國天主教史有重要關係的人，雖不屬於天主教正宗，也是我筆下的對象。就如唐元時代的景教，在西方當時是目為異端的，可是在他們所遺留下來的漢文文獻中，却沒有一絲不合我們教義的。何況已故教宗若望第二十三世和今教宗保祿第六世，已改稱一切脫離天主教會的人士為「分袂的弟兄」或「難家的弟兄」，我們又有什麼理由不稱揚他們遠來傳播福音的功績呢？至少，他們為我們鋪了路。

其實，這也不是我創始的，蕭靜山的天主教傳行中國考、德禮賢（P. M. D'Elia）的中國天主教傳教史、徐宗澤的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都提到他們。那末，最先到中國來的基督教傳教

士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他既然首先根據我們的聖經譯本，改編成基督教第一部漢文聖經，不是他，我們那部漢文聖經恐怕直到今天還躺在不列顛博物院而被埋沒，那末，對於這樣一個有功於我們文獻的人，爲什麼不應該受我們的注意和重視？

當然，爲了報上版面的限制，爲了是按期發表，我們是不能暢所欲言的，所以對於很多偉人的事蹟，我們無法作詳細的敘述，只希望能將他的重要行誼和對教會的重大貢獻，向讀者交代清楚。許多外國人名、書名等原名，在一本書中，應只註一次；但在報上發表時，有時不得不重複出現，現在集爲一書，仍難免有此現象，也要請讀者鑒諒。如果讀者有寶貴的意見，請隨時寄公教報轉，作者是萬分歡迎和感激的。

至於重要的徵引和參考書目，我想到最後一冊出版時，一併列在書後，第一冊暫時就省略了。



## 聖多默宗徒的傳說

任何一個國家的任何宗教，都有一些信徒喜歡把故鄉的本教的歷史，拉得愈古愈好，這是人情之常，但有時却離史實太遠。

近年我國的一些佛教徒和考古學家，已有主張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的「不得」便是「佛陀」或「吠陀」或「浮屠」，而認為佛教在秦代已傳入我國。

我國回教徒大多相信首先到中國傳佈回教的是謨罕默德的舅父或他的門徒。

日本的基督教徒還相信默示錄七章二節所稱「日出之地」是指日本。



西班牙人還相信耶穌到過巴塞羅納。

我國的猶太教舊稱一賜樂業（即以以色列），在開封有寺，寺內有三碑：康熙碑說猶太教周時已傳入我國；正德碑說是漢朝；弘治碑說是宋朝。

古代的聖經學家如：阿黎雅（Arius M.）、阿拉比德（Alapide）、傑式尼（Gesenius）等都主張依撒意亞書四九章十二節所說「息寧」（原文：「看啊！有些來自遠方，有些來自北方和西方，還有些來自息寧。」）是指中國，因為「息寧」原文是 Sinia，尾聲 in 是希伯來文的雙數，主要部分是 Sin，那是「秦」的轉音，印度和波斯稱中國為「文那」（Sina, China, Thina, Jina），都由「秦」而來。高內利（Cornelius a lapide）也附和此說。

近年更有些基督教徒相信三王（三博士）是從中國去的，引證也很繁博，這裏不能不從略。還有人推算漢代劉向卒於公元前四年，而耶穌降生大約是在公元前六年；劉向是善觀星宿的天文家，於是猜想到劉向當年在長安看見異星後，曾往猶太朝拜耶穌，回國後去世。這樣的冥思窮索，熱誠可嘉，但證據貧乏，可靠性很薄弱。

其它如說「船」字含有諾厄方「舟」保存一家「八口」的意義；易經「先王以至日閉關，后不省方」，以至人既可解為聖人，至日亦可解為聖日，即安息日，殊不知詩經邶風、谷風：「方之舟之」句，傳曰：「舟，船也」；疏曰：「舟者，古名也，今名船。」可見「船」字是後起

的。方言說：「自關而西謂之船，自關而東，或謂之舟。」據說文：船、鉛、沿等字都從舟。而至日乃指長至日，即冬至日，亦早已成爲定論。

在許多傳說中，耶穌十二宗徒之一聖多默（S. Thomas Apostolus），會到中國之說，最爲人所樂道。早年的一些西洋傳教士在佛教中找到了禪宗初祖達磨（亦作摩），音和多默相似，便疑爲一人；豈知達磨原文作菩提達磨（Bodhidharma）乃梁武帝時到我國的一位印度和尚，釋氏稽古略說在普通元年（五二〇），傳燈錄說是普通七年（五二六），佛祖統紀和佛祖歷代通載說是大通元年（五二七），可見他比多默要晚五世紀；何況續高僧傳又說他是宋代到中國的。

早期又有些西洋人，且在中國寺廟所供五百羅漢中，發見有捲髮、深目、高鼻的像，便指爲多默。其實，佛教高僧來自印度的很多，印度屬於印歐民族，所以有那些面型；何況我國佛教藝術，淵源於犍陀羅（Gandhara）派，即希臘與佛教混合藝術，亦稱爲印度希臘藝術，因爲印度曾經有過希臘王朝（前一七五——一九三），而大月氏和大夏又都受過希臘文化影響。所以羅漢中有類似猶太人或西方人的像，不足爲奇。

較強的證據，也不過在加爾代（Chaldeae）教會的古祈禱文中，找到了求聖多默感化印度人和支那人信主的詞句而已，也是不够證實多默到過中國的。

## 阿羅本

由於中西交通，在漢朝時已局部打通；所以在天主教未傳入我國之前，天主教的習俗、儀式等，已有一二被我國人傳開了。譬如杜環在唐玄宗天寶十年（七五一）曾跟高仙芝從征於但邏斯河，爲大食人所俘，留居十年，寫了一部經行記，現在通典大業傳裏還保存有採引的原文：「不拜國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買賣，不出納。」這是指主日停止勞工而言。時在八世紀中。

但真正把天主教基本教義介紹到我國來的，却要算景教。而第一個正式來華的景教教士是阿

羅本。

先說景教是什麼教？

景教在我國又譯爲聶思託里教；聶思託里（Nestorius）是敘利亞人，原任安底奧基亞城隍修院院長；四二八年任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他對於天主聖子降生爲人，有不同於天主教傳統的見解。我們相信聖母所生的是天主降生爲人，是一個耶穌；他認爲只是天主聖子結合於聖母所生的人，因此耶穌有了兩個主體。從此他成了我們「分袂的弟兄」。

今天我們研究中國景教歷史的第一號文獻，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碑立於唐德宗建中二年（七八一）。明天啓三年或五年（一六二三或一六二五）在西安城外五里崇仁寺出土；或說原在盤屋。

碑文說景教傳入我國是在唐太宗貞觀九年（六三五），所以在立碑之前已有一百四十六年歷史。那年有景教「上德」名阿羅本的，到了長安；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齡到西郊去歡迎，一直進入宮內。在皇宮裏「問道」，在「書殿」裏「翻經」。三年後，由皇帝下詔，說這個教對於社會和世道人心都有裨益，應該讓它在天下通行，（濟物利人，宣行天下），並在義寧坊造一所大秦寺，寺裏住有二十一位教士。

看這情形，貞觀九年以前，阿羅本必定在長安以西，中國邊境上，早就展開傳教活動，並且

一定是很有成就，深為人民悅服，然後有人報告太宗，纔會有那樣隆重的接待。就像利瑪竇到北京之前，在澳門、廣東、江西、江蘇等處，先盤桓了二十餘年（據艾儒略撰大西利先生行蹟）。

景教碑已經把我們重要的教義完全介紹過來，如：天主自有（先先而無元）、三位一體（三一身）、創造宇宙（暗空易而天地開，日月運而晝夜作）、先造萬物，後造原祖（匠成萬物，然立初人）、人性本善（素蕩之心，本無希嗜）、魔鬼引誘原祖（娑羅施妄）、聖子降生（三一分身）、救世主名默西亞（景尊彌施訶）、童貞聖母誕生耶穌，天使歡歌（神天宣慶，室女誕聖）、東方博士來朝（景宿告祥，波斯靚耀以來貢）、救贖（開生滅死，棹慈航以登明宮）、耶穌升天（亭午昇真）、新約二十七卷（經留廿七部）、領洗救原罪（法浴水風，滌浮華以潔虛白）、十字是教友聖號（印持十字）、教士一日分七時誦念日課（七時禮讚，大庇存亡）、每七日行一次祭禮，整潔自己的靈魂（七日一薦，洗心反素）等等。

阿羅本的貢獻是很大的。但關於他的記載太少；景教碑以外，只有光緒三十四年，法人伯希和（Paul Pelliot）在敦煌發現的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也提到「唐太宗皇帝貞觀九年，西域大德僧阿羅本，屆於中夏，並奏上本音。……」高宗時（六五〇—六八三）曾被封為「鎮國大法主」。宋人宋敏求長安志裏，已訛為「阿羅斯」，且僅稱「胡僧」。

## 景 淨

據景教碑，景教公開傳入我國，即景教大德阿羅本，由唐太宗特派儀隊，隆重迎入首都，是在貞觀九年（六三五）；在此以前必有一段準備時期，可稱之爲半公開或秘密傳習時期，這一時期，我們姑假定爲二十年，那應該是在隋末，或再縮短爲與唐朝同開始，也當在公元六一八年。

唐朝景教的遭禁，大約是在武宗會昌五年（八四五），是年七月、八月都有上諭，第一諭說：「其大秦、穆護等祠，釋教既已廢革，邪法不可獨存，其人並勒還俗，……如外國人，送還

本處收管。」

按清雍正初禁止天主教，但各處教堂被沒收，也有先後。我們假定唐時景教也能拖延十年，以公元八五五為最後禁絕之年，這樣算來，唐代景教先後共約有二百三四十年的歷史。

可惜文獻遺存下來的太少了！景教碑的建立，正當阿羅本入長安後一百四十六年；會昌五年禁教前六十四年，當時還是黃金時代。一百四十多年奉旨公開推行的結果，雖然「法流十道，寺滿百城」；肅宗在靈武等五郡重立教堂，朝廷命在教堂內摹繪帝像；玄宗命寧國等五王到教堂行禮；天寶初年，又命大將軍高力士以太宗、高宗、睿宗、中宗、玄宗五帝的寫真，送到教堂內安置；一些教士並獲得封號，賜紫袈裟；此外，又有「賜天香，頒御饌」等榮寵。若干教堂的匾額，亦出於御題；教士又曾奉旨在興慶宮修功德。

然而二百幾十年的教史，在現存史料中，可舉為名人的，阿羅本以外，我只能提出景淨和阿羅憾了。

景淨不但是景教碑文的撰述者，根據碑上的敘利亞文，他還是「省主教（Korepiskopa）兼中國總監督」。

三威蒙度讚的尊經部分，列有三十五種經目錄，目錄後有按語說：「謹按諸經目錄，大秦本教經都五百卅部……房玄齡、魏徵宣譯奏言；後召本教大德僧景淨，譯得已上卅部卷。」所以景

淨實是景教的譯經專家，貢獻極大。

現存景教經典有下列八部：（一）序聽迷詩所經第一；（二）一神論，包括喻第二、一天論第一、世尊布施論第三等三短文；（三）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四）尊經；（五）大秦景教宣元本經；（六）志玄安樂經；（七）大聖景教大聖通真歸法讚；（八）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

以上尊經是一種書目方式，或不能單獨稱為經；宣元本經和宣元至本經，恐是一經異稱。第一種為日本高楠順次郎所藏；第二種為日本富岡謙藏氏藏；第三、四兩種藏於巴黎國家圖書館；五、六兩種歸李盛鐸氏；七、八兩種原為李盛鐸所有，後歸日本小島靖，但第七種落入小島靖手後，又不幸遺失。

在尊經所列景淨已譯經目中，是有以上所列第五、第六兩經的，其餘一神論所包括的三種，以及大聖通真歸法讚，無法決定譯者是誰。景淨已譯經目中有一部三威蒙度讚，大約即是三威蒙度讚；如此說來，現存景教經典中，可能大部分都出於景淨之手。但由於譯名和文體的歧異，也可肯定的說，至少現存景教漢文經典，不可能全部出於一人之手；可是除了景淨一人之外，我們再也找不到第二個景教徒，是確定譯過經的。

從現存景教漢文文獻，可以約略窺見當時景教的翻譯事業。

首先我們可以斷言的，景教徒在譯經方面是充分和佛教徒合作的，也攙入了不少道教名詞。



景淨在撰景教碑文和譯經時，一定獲得佛教僧人的協助，因此才出現了以「佛」稱天主，以「受戒」稱「受洗」，以「僧」稱教士等現象。其他如景教碑題額十字下有蓮座；此外如明末泉州發現的三十十字碑，光緒十六年張家口西北石柱梁發現的三景教十字碑，輔仁大學所存北平西南郊外出土的景教墓碑，民國八年在河北房山縣三盆山十字寺中發現的二景教十字碑，民國十八年在揚州回教寺院中發現的景教墓石，莫不刻有佛教藝術式的蓮花或蓮座；而民國初年以後，在綏遠歸綏至包頭一帶，還發現許多小十字架，刻有卍字形，都受了佛教影響。

景淨本人也曾協助佛教譯經，時在唐德宗貞元二年至四年之間（七八六—七八八），正是景教碑立碑後五年至七年。據釋圓照輯貞元新定釋教目錄說：「法師梵名般刺若……請譯佛經，乃與大秦寺波斯僧景淨，依胡本六波羅密經，譯成七卷。」以下又說譯得不好，遭致佛教反對：「時為般若不嫻胡語，復未解唐言；景淨不識梵文，復未明釋教，雖稱傳譯，未獲半珠，圖竊虛名，匪為福利。……聖上睿哲文明，允恭釋典，察其所譯，理昧詞疏。且夫釋氏伽南，大秦僧寺，居止既別，行法全乖；景淨應傳彌戶訶教；沙門釋子，弘闡佛經；欲使教法區分，人無濫涉，正邪異類，涇渭殊流，若網有綱，有條不紊，天人攸仰，四衆知歸。」

可見景淨當時必是一翻譯權威，他的助譯佛經，引起極大騷動，甚至需要「聖上」出來干涉。

現在我們來看看景教的若干譯名：

(天主) 景教稱爲大聖慈父阿羅訶、阿羅漢、一神、天尊、佛。

(聖父聖子聖神) 譯爲慈父、明子、淨風王。

(救世主) 譯爲景通法王、景尊、世尊、大師。

(默西亞) 譯爲迷詩所、彌師訶、彌戶訶。(今或譯彌賽亞)

(教) 譯爲天尊教、景教、經教。

(教理) 譯爲天尊法、天尊戒、道。

(聖經) 譯爲真經、尊經。

(聖人或天使) 譯爲諸佛。

(聖寵) 譯爲景。(如曰：景風東扇、法非景不行、家股景福、故景教即寵教，景尊即聖寵之主，景衆即教友、景門即教堂之門、景命即天主聖旨。)

(耶穌) 譯爲彌敷、移風、夷敷。

以下幾個人名，我們把景教、天主教、基督教三種不同譯音，同時列出：

景教

末 斃

瑜 罕 難

盧 伽

摩 矩 辭

明 泰

牟 世

多 惠

實路 耶河律 伊利那

天主教

瑪利亞

若望

路加

瑪爾谷

瑪竇

梅瑟

達味

保祿

匝加利亞

厄里亞

基督教

馬利亞

約翰

路加

馬可

馬太

摩西

大衛

保羅

撒迦利亞

以利亞

景教名詞中，有些雖是佛教先用，但無礙於教理的也不少，如：大師、甘露、妙樂、妙明、世尊等。

可是景教經典中，有些的確是譯得很好的，如三威靈度讚就是彌撒中榮歸主頌（*Gloria in excelsis*）的譯文，一開始即曰：「無上諸天深敬嘆，大地重念普安和」，已可以算得上上乘譯筆，所以現在基督教已收入普天頌讚第二首。又如世尊布施論所譯「若左手布施，勿令右手覺」，亦清通。

景淨很知道翻譯的困難，尤其是譯宗教上的名詞，所以對於譯景教一名，他就說過：「異常之道，妙而難名，功用昭彰，強稱景教。」他用「強」字，可見他自己也並不認為十分滿意。

## 阿羅憾

唐代的景教，和其他宗教，似乎相處得都很融洽。景教碑只提到唐武后聖曆年間（六九九—一七〇〇），在洛陽有一位名叫用壯的和尙，誹謗景教；接下去，在玄宗先天末（七一—二）在長安又有一些無聊讀書人，大肆嘲笑；當然，景教多少要受些打擊。可是靠着一些朝廷大員和幾位教士的努力，馬上又復興過來。關於這些事，景教碑的原文是這樣說的：

「聖曆年，釋子用壯，謗口於東周；先天末，下士大笑訕謗於西鎬。有若僧首羅舍，大德及烈，並金方貴緒，物外高僧，共振玄綱，俱維絕紐。」

根據冊府元龜卷九七一，唐開元二十年（七三二）九月，波斯王曾派遣及烈和首領潘那密，同來我國進貢。

但是根據同一本書卷五四六，在開元二年（七一四），也有一位「波斯僧及烈」和市舶使右衛威中郎將周慶立，「廣造奇異巧以進」。我懷疑這兩位「及烈」不是同一個人，因為這一位進奇巧的「及烈」，要比那一位來朝貢的「及烈」早十八年。

及烈造的究竟是什麼奇器？我們已無法考知，可是我們知道另一位景教教士阿羅憾却是唐代一座大建築物的建造人。

這個大建築物名為「大周萬國頌德天樞」，是武后延載元年（六九四）八月倡建，次年即天冊萬歲元年四月完成。建於洛陽城西皇城正南，端門外，高一百零五尺，八面，面各五尺。柱的基礎，完全以鐵鑄，像一座山，周圍一百七十尺，高二丈；鐵山之下又以銅龍來負荷；四周都是石刻的怪獸。天柱的巔有一頂雲彩形的蓋，高一丈，周圍三丈，嵌着大珠，這大珠由四條蛟龍來承托。全部工程耗費了二百萬斤銅鐵。

上面是新唐書卷七十六武則天皇后傳的記述。唐朝劉廂所著的大唐新語，略有不同，如：高度說是九十尺，直徑一丈二尺；柱頂的蓋稱為銅盤；大珠稱為大火珠，說是「望之如日初出」。天樞的名字，頌德稱為述德。據說化了「百萬億」。這些錢都是「番客胡商」出的，其中恐怕有

不少是景教徒。

阿羅憾是波斯人，那真是唐代景教的發源地。是唐高宗顯慶年間（六五六——六六〇）出使到我國的。清末在洛陽出土的阿羅憾丘銘，也提到他「又爲則天大聖皇后，召諸蕃王，建造天樞。」又說他「宣傳聖教」。這個銘，最初是被端方得到，見端方撰陶齋石記卷二十一，後歸日本東京博物院。

阿羅憾一名似是阿伯拉罕（Abraham）的異譯。至於說阿羅憾便是復興景教的「僧首羅含」，在年代上固然不是不可能，但究竟還缺乏有力的證據。

這座天樞被推倒於唐玄宗開元二年（七一四），只存在二十年。而這位阿羅憾却壽達九十五歲高齡，以睿宗景雲元年（七一〇）四月一日卒，在天樞被毀前四年。

本文參考日人佐伯好郎著 The Nestorian Monument in China 羽田亨所著波斯國酋長阿羅憾丘銘考釋（大正二年十一月東洋學報）、國人羅香林所著景教徒阿羅憾等爲武則天皇后營造頌德天樞考（清華學報新一卷第三期）。

## 柏郎嘉賓

唐代的景教，雖然在武宗會昌五年（八四五）已被勅禁止；但在山野鄉村之間必不能根絕，就像清代天主教雖經雍、乾、嘉、道四朝嚴令取締，在各省同樣有不少殘存的教友。

宋朝的蘇東坡還有一首遊盤屋大秦寺的詩，他的兄弟子由也和了一首，時在宋仁宗嘉祐七年（一〇六二），已經是景教正式傳入長安後四百二十八年，在會昌教難後二百十七年。雖然這「大秦寺」已被道士接管，歡迎東坡、子由昆仲的已是「羽客」「道人」，可是他們仍稱之為「大秦寺」。直到南宋寧宗慶元五年（一一九九）與嘉泰元年（一二〇一）即金章宗承安四年與

泰和元年之間，楊雲翼再去遊這一座「大秦寺」時，已是「寺廢基空在」了。此時距會昌五年已有三百五十餘年，然而「大秦寺」之名，依然爲人念念不忘。

到了元朝，信奉耶穌基督的各宗派，都被稱爲十字教，又稱也里可溫，也有寫作伊魯勒昆、阿勒可溫、耶里可溫、也里阿溫、也里河溫、伊哩克溫、伊哩克敦等，亦有簡作也里可溫，或雅哈的，意即有福人，或有緣人。

關於元代也里可溫的史料，至今發見的已有不少，但要舉名人來稱述，第一個應該是教宗諾增爵四世（Innocentius IV）派至蒙古朝廷的使節柏郎嘉賓（Giovanni da Piano di Carpine 1182—1252），爲五傷方濟各及門弟子。

當蒙古太宗十七年（一二四五），蒙古大軍進逼歐洲的時候，教宗因諾增爵四世在法國里昂，召集全歐主教，舉行大公會議；聽說和林朝廷中，已有若干人信教，決定派遣方濟各會士三人，出使中國，覲見大可汗，以柏氏爲首。一二四五年四月十六日復活節，由里昂出發，方濟各會初興時，外出必須步行；柏氏因肥胖，准騎驢代步。經波希米亞、波蘭、俄羅斯，次年二月三日離基輔，沿裏海北部，渡阿拉爾海、巴爾喀什湖，再越阿爾泰山，同行二修士，一人早已不能追隨，半途折回。七月二十二日，二人到達和林，八月二十四日，新君貴由大汗行登極禮，是即定宗，不久，即蒙召見，呈上教宗聖書，大意勸可汗信教，罷兵，勿殺害無辜，優遇教徒，並



直言蒙古屠殺之非。據肥太后和大臣二人亦為聶思托里教徒。

定宗亦有致教宗復書，同年十一月十三日柏氏等二人即陛辭回歐，太后各賜貂皮緞袍二襲。一二四七年十一月回抵里昂，親見教宗。定宗復書，至今藏於梵蒂岡圖書館，一九二一年發現。

柏氏被任為安提伐里 (Antivari) 總主教，一二四八年柏氏赴任，一二五二年八月一日卒於任所。

定宗復書大意說：你教宗和王公巨卿，如誠心和我修好，便當速來見我，不可遲延。你來信要我信基督而受洗，我不知我為什麼應該受洗。你來書，又因我們殺人之多，而覺得驚奇，尤其因為信基督的波蘭人、匈牙利人、奧拉維人，而感不安，我亦不明白你驚奇的原因。我告訴你：他們不聽上天和成吉思汗的命，殺戮我們所派使臣，上天所以借我們的手來殺滅他們。你們西方人，自以為獨奉基督而鄙視別人，但……我亦信上天，賴上天之力，我將自東徂西，征服世界。

書末聖印文曰：「真主在天，貴在地，上天神威，衆生之王。」

柏氏回里昂後，曾寫過一部拉丁文蒙古史，分九章，論蒙古地域、論蒙古人和蒙古人的衣食住、宗教信仰、風俗、大汗、兵法、統治征服地的殘暴、抵抗蒙古人的戰術、出使經過的國家等。中國方濟各會誌 (Sinica Franciscana) 第一冊，根據各國藏本而加以校刊。

## 羅伯魯

羅伯魯 (Guillaume de Rubrouck) 也是方濟各會會士，大約是一二一五年至一二三〇年之間生於法國加塞耳 (Casel) 附近的羅伯爾鎮，因為爲名。曾經有人爲他是法國人？抑或是比國人？而發生爭論。我們可以說：以現在來說，羅伯爾鎮是在法國境內，但以當時來說，羅伯爾是隸屬於弗拉芒人。他少年時代情形，以及加入方濟各會的年代，都一無所知。根據各種記述，他來東方之前，似乎在巴黎住過。

大約是一二四八年，他追隨法王路易第九世（又名聖路易）到了聖地（耶路撒冷），並在那

裏參加了方濟各會。

一二五二年，他奉路易九世命，以教士身分，攜帶國王御札，前往東方，另一同會士義大利 人克來莫那 (Bartholomeo da Cremona) 隨行，實非路易九世的正式使節。

一二五三年五月七日，從君士坦丁出發，經黑海，六月二十一日抵索耳達亞 (Soldaya)，七月三十一日抵撒里答 (拔都之子) 營，次日，穿祭服進見，撒里答左右有景教教士誦日課，行宗教儀式。後又至欽察謁見拔都，九月十六日繼續東行；十二月二十七日到達和林，次年 (一二五四年) 蒙古憲宗四年 (一月四日) 憲宗接見。五月二十四日，憲宗又召見，以蒙古文復法王國書，託他帶回；八月十八日離和林，九月十六日至拔都營。一二五五年六月十六日，返抵塞浦路斯島，路易九世已回法國，羅氏即撰遊記寄奉。

所有西方作家，一致認為羅氏是路易九世的使臣；拙著中西交通史第三冊第七章也用了「出使」之名。羅光總主教撰教廷與中國使節史也稱他的遊記 (Itinerarium) 爲出使始末，但是中國方濟各會誌第一冊一五三、一五四等頁却一再辯稱他不是出使，因爲當他出發來東方之前，據他遊記記述，在君士坦丁曾公開講道說：「我既不是陛下 (指路易九世) 的使臣，也不是任何人的使臣，我只是按我們的會規而前往非教友的地區。」那意義是說去傳教。遊記又說：「在大可汗之前，沒有人可以隨便發言，除非大可汗同意，除非是外國使臣；使臣可以暢所欲言，且常

有人問他是否還有話說。然而我却不再說，我只有聽可汗，並答可汗所問。「臨別的時候，羅伯魯聽見有人稱他和他的同伴爲「使臣」，又立即答復說：「不要稱我們爲使臣，因我已對可汗聲明過，我並不是路易王的使臣……我却叫他們刪除使臣的稱呼，而稱我們爲「苦修士」或「司鐸」」。

羅伯魯志在傳教，但未能如願以償；可是在他的遊記中却留下不少我國教會史料。如稱外蒙古境內的克烈、蔑里克、乃蠻三大部落，都有聶思託里教徒。

又稱：到契丹去途中，都有聶思託里教徒。……契丹國十五個城市，有聶派教徒，在西京（Sogou）並駐有他們的總主教。這裏所說的西京，大約是指大同。

羅氏在和林時，曾見到不少從歐洲擄來的男女信徒，有法國人、日耳曼人、匈牙利人、俄羅斯人。

羅氏最後曾獲得許可，前往巴黎，在那裏他供給了英國科學家及公法學家培根（Roger Bacon, 1214—1294）廣博的地理知識。培根在他所著上論（Opus Majus）中會寫着：「這本書我已仔細看過，我並和作者羅伯魯談過。」

羅氏以後的事跡，便毫無所聞。

他的遊記，在地理學、人類學、宗教學上都有極高價值；他本人大約精通法、拉、匈、波、

法。俄、斯拉夫和其他方言，不下十種；遊記中他並且描寫了漢文、藏文、土耳其文和畏吾兒文的寫法。

## 馬可波羅

在中西交通史上，甚至在世界探險史或旅行史上，馬可波羅（Marco Polo）都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在歐美，他固然是婦孺皆知，即在東方，尤其在我國，他也是許多兒童故事書和中學教科書中被重視的人物；他的遊記，在歐美當然有數不盡的版本，在我國亦有很多種譯本。近幾年來，西方的史學家，仍在不斷的發掘和研究，以期對於他本人和他的事蹟，有更多更深的認識。可惜，誇大而失實的電影，却無補於我們對他的瞭解！

他沒有從事過傳教工作，然而他的遊記，却供給我們元代天主教豐富的史料。

我們先必須知道波羅一家是義大利威尼斯（Venesia）城的巨商，而威尼斯是中古時代一大都市，在比薩（Pisa）敗於熱那亞（Genova）以後，祇有熱那亞可以匹敵。到十四世紀，威尼斯的財富，已冠於全歐。蒙古軍隊西侵後，威尼斯的繁榮，更是盛極一時。

馬可波羅的祖父名安德肋波羅（Andreas Polo），父名尼古拉波羅（Niccolo Polo），大伯亦名馬可波羅，二伯名馬飛奧波羅（Maffeo Polo）。

大伯馬可波羅曾在黑海北岸克里米亞（Cremia）經商，卒於一二六〇年，同年，二伯便帶了幼弟（馬可波羅的父親）到了克里米亞，三年後，又東進至布哈拉（Bokhara）。兄弟二人遇元帝派來使臣，使臣即邀請兄弟二人同往北平。元世祖（忽必烈）詳詢關於教宗、教會及羅馬情形，並拉丁人一切風俗。兩人熟知蒙古語言，即據實以對。世祖即派二人攜帶聖書，出使教廷，要求教宗派遣一百位通曉七藝的學者東來。七藝乃指文法、論理學、修辭學、算學、幾何學、音樂、天文學。

至元六年（一二六九）四月，二人返抵歐洲，因教宗格勒門四世（Clementus IV）於上年逝世，新教宗尚未選定，二人即回故里；尼古拉妻早已去世，兒子馬可波羅已十五歲。

兄弟二人即帶小馬可波羅，再來中國；比亞美尼亞，新教宗額我略十世（Gregorius X）已當選，急將波羅兄弟召回，命帶致世祖覆書。

至元十二年（一二七五）一家三人抵上都，親見世祖。馬可即研讀漢文，同時也學習蒙古、畏吾兒、西夏、西藏等語文，極受世祖喜愛，仕官十七年。屢求回國，都不許。至元二十七年末或次年初（一二九一年初）以護送公主科克清下嫁波斯王阿魯渾，全家三人西返。

馬可波羅遊記中有關天主教史料，不限於中國，凡足跡所到之處，都有敘述。中國部分則以關於大汗左右、鎮江、揚州、杭州等處爲詳。

其他對於回教、猶太教、聶思脫里教等，亦無不詳加觀察。茲舉遊記第二卷第七十九章（重）一段爲例：

「大汗有時透露，承認基督教是最真最好的宗教。因他曾說：凡不是完善的事，基督教決不許人做。大汗不願基督徒執十字架，因他認爲完善偉大如基督而被處死，實爲十字架的恥辱。」

馬可波羅又記述大汗解釋他本人何以不爲基督徒的原因。最後馬可波羅說：假如教宗過去會派遣傳教的人，大汗必早已成爲基督徒，因他極有此意，毫無可疑。

元代文獻中有若干名爲李羅的顯官，萬不可因爲讀音相似，而和馬可波羅誤爲一人。

關於馬可波羅遊記的版本和流傳問題，請參閱拙著中西交通史第三冊第七章第四節，茲從略。



## 孟高維諾

若望孟高維諾 (Giovanni da Montecorvino) 是我國第一個天主教教區的創始人，也是以教廷正式使節 (Legatus Apostolicus) 名義來華的第一人。一二四七年生於義大利南部薩萊諾 (Salerno) 附近的孟高維諾·洛勿拉 (Montecorvino Rovella)。爲方濟各會會士，入會年齡失考。

約一二八〇年左右，在亞美尼亞和波斯傳教。一二八九年，亞美尼亞王海頓二世 (Haïton II) 委孟氏爲代表，晉謁教宗尼古拉四世 (Nicolas IV)。教宗特命他任教廷使節來我國，並致函亞

美尼亞王、雅各伯派教會宗主教、喬其亞派教會宗主教、喬其亞王、波斯王，以及孟氏沿途必經的各國君王，請他們善待孟氏，使能安抵中國。

孟氏是經亞美尼亞、波斯、印度東來，在我國登陸的口岸不詳，極可能是泉州。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一二九四）抵大都，即北平，覲見元帝，元帝加以禮待，准在大都傳教。

教宗尼古拉四世逝世後，四傳而至格勒門五世（Clement V），移駐法國亞未農城（Avignon），雖常接蒙古帝國境內方濟各會士的報告，獨不得孟氏片紙隻字。直至一三〇七年（元成宗大德十一年）教廷忽得其第二函，（第一函爲他人所得）。

現存孟氏書札共三件：第一函約在一二九二或一二九三年間（至元二九——三〇年）因年代後二字已不可辨。從印度馬八兒寄出。第二函作於一三〇五年一月八日（大德八年陰十二月十三日），發自汗八里（Khanbaliq），即北平。第三遺札作於一三〇六年二月，復活節前的第五旬主日。

孟氏三函，爲我國傳教史上極重要文獻，關於三函流傳經過，請參閱拙著中西交通史第三冊第七章第五節八一、八二、八三等頁。

孟氏到中國的第一年，即勸化了汪古部高唐王滿里吉思。高唐王轄區爲長城以北，今綏遠東南部河套五原縣包頭鎮諸地。元貞二年，生一子，亦領洗，聖名朮安，即若望——約翰的異譯。

孟氏亦即爲自己作紀念。孟氏孤軍奮鬥凡九年，直至大德七年（一三〇三），始有一德國修士前來協助。

根據孟氏遺札，他初到北平時，曾大受聶思託里教派的嫉嫉，並在元帝前捏詞控訴，而被拘禁，幾遭不測，幸有人自認認告，方得昭雪。在一三一八年以前，先後建造教堂三座。一三〇五年時，已付洗六千人。孟氏自云：如聶思託里派人不加阻擾，雖三萬人領洗，亦意中事。孟氏又收養四十名七歲至十一歲幼童，教以拉丁文和教會禮儀。又組織聖詩隊，並將新約及舊約聖詠，譯爲方言，是蒙古文？抑或畏吾兒文？則不可考。又和高唐王計劃，將拉丁文日課經全部譯出。

一三〇七年（大德十一年春），羅馬教宗聞孟氏傳教成績優異，特設汗八里即北平總主教區，委孟氏爲總主教，統轄契丹（指中國北部）及懷子（指中國南部）各處主教等；統理遼東教務，有簡授主教和劃分教區權；非重大事件，不需請示教宗，只須承認教宗爲教會領袖，並從教宗領取總主教綬帶，但綬帶的傳襲，須有教宗的許可。是年七月二十二日，教宗格勒門五世，祝聖方濟各會士主教七人，命來華協助孟氏，只三人於元武宗至大元年（一三〇八）抵達中國，並祝聖孟氏爲總主教。

元天順帝天曆元年（一三二八）孟氏去世，享壽八十一。

## 和 德 理

和德理，他的原名，如用拉丁文，應該寫爲 *Odoricus de Portu Naonis*，最前面的姓，義文稱 *Odorico*，英、法文用 *Odoric*；後面兩個字，英法文都連寫成 *Pordenone*。他是義大利弗黎伍里 (*Friuli*) 省伍地納 (*Udine*) 人。他的生年不詳。拙著中西交通史第三冊第七章第六節，採取一二六五年說，其實這是幾種說法之一，學者也有主張他是生於一二八五或一二八六年的。少年時（一說十五歲）即進方濟各會。大約一三一四年（拙著作一三一六年，此據中國方濟各會誌）啓程東來。在外十六年，若干遊記本作十四年，而和氏起程年代之所以不能確定，此爲

一大原因。付洗極多。回故鄉後，即於一三三〇年五月向同會士索拉姆（*Guillemus de Solerna*）口述旅行經過。完成後，他到亞未農城晉謁教宗，求教宗降福，並率領五十位傳教士，準備再度東來，但在比撒得病，即返回伍地納會院。一三三一年一月十四日去世。卒後，墓地上迭著奇蹟，一七五五年七月二日，教宗本篤十四世把他列入真福品。

和德理遊記，在義、英、奧、比、法、德、瑞士、西、荷各國圖書館，所藏抄本極多，近年學者紛起研究。中國方濟各會誌有詳盡的敘述。

光緒十五年，有一位郭棟臣神父，在義國那不勒斯聖家書院求學，曾把遊記譯為中文，題名風樞和德理傳，由武昌崇正書院刊行，書中並附有註釋。民國二十年，香港公教報重印單冊，只存正文，註釋部分已完全刪去。上海聖心報亦曾揭載。

和氏在病榻上口授遊記，記憶已不很清晰，因此遊踪次序凌亂。

和氏觀察頗為精細，在廣州曾注意烹鵝方法；在錢塘江上又研究鷓鴣捕魚情形。

茲舉和氏記杭州西湖某寺所見奇事一則為例（據郭譯本）：

「有一進教顯者見余遠來，延住其家。一日主人謂余曰：盍出一遊乎？余曰諾。於是同駕輕舟，至一宏大寺院。顯者見住持，笑語曰：和尚見此德士乎？彼來自日沒之鄉，現上燕京觀光者也，盍將汝寺中奇景出而擴其眼界，以助快談，俾一日果還故國，親朋集問時，一

述京師麗致耶？僧唯唯。但見携餽饌二筐，同詣林園，園中有小山一座，奇葩異卉，滿眼芳菲；俄而僧執琴具一，鼓弄一聲，忽見奇禽怪獸，千百爲群，皆自山林奔出；飛者、舞者、跳者、叫者，望住持而環繞之。僧乃舍琴而作，將筐內殘餽拋散而食之；須臾，舍訖，復琴聲一鼓，而群物各從其類，齊返山林。」

以下和氏記和尚認爲這些動物都是人類轉胎，和氏則加以反詰。今按咸淳臨安志卷二十三有呼猿洞一條，曰：「陸羽云：宋僧智一善嘯，有哀松之韻，嘗養猿於山間，臨澗長嘯，衆猿畢集，謂之猿父。又邊式白猿峯詩序曰：西天僧慧理蓄白猿於靈隱寺，詩云：引水穿廊走，呼猿邊欄跳。澗側有飯猿台，寺僧舊施食於此。」明田汝成撰西湖遊覽志卷十亦有呼猿洞條。謂：「好事者遂施食以齎之，因建飯猿台。」

按呼猿洞在靈隱飛來峯之西。即此一端，可見和氏所記，均有所本。

一八八一年國際地理學會在威尼斯建立銅像，以示崇敬。

## 馬黎諾里

根據元史和其他文獻，元順帝至正二年（一三四二）陰曆七月十八日，亦即陽曆八月十九日，佛郎國使者向順帝貢異馬，這匹馬長一丈一尺三寸有奇，高六尺四寸有奇，昂高八尺二寸（或謂八尺三寸），身純黑，後二蹄皆白。獻馬地點是慈仁殿。二十一日敕周郎繪圖，二十三日以圖進。

這件獻馬事，在當時頗為轟動。揭傒斯作天馬贊（文安公文集卷十四），歐陽玄有天馬頌、馬天賦（圭齋文集卷一），周伯琦有天馬行（近光集），陸仁有天馬歌（元詩選乾乾居士集），

秦約有天馬歌（草堂雜集卷十二）。元特選裏面還有五篇天馬歌或賦，因為沒有佛郎國或佛郎國字樣，我們姑且不說，但誰又知道這是教宗送給元順帝的馬呢？

這匹馬頗爲順帝重視，嘗作人中的英才。權衡所作庚申外史中記祁后對順帝說：「脫脫好人，不宜久在外。」上遂領之。會佛郎國進天馬，黑色玉明，其頂高如下鉤，置之群馬中，若駝之在羊隊也。上因嘆羨曰：「人中有脫脫，馬中有佛郎國馬，皆世間傑出者也。」祁后陰使人至甘州，召脫脫至京師，見帝，遂復以爲相。」

怎麼知道那年貢馬的佛郎國便是羅馬教廷呢？這就有賴於中西史料的彙證。

據西方史料，孟高維諾逝世後，信教的阿蘭官員，請求元順帝遣使教廷，順帝派了一個十六人的使團，於至元二年（一三三六）起程，攜有順帝致教宗書，和阿蘭官員上教宗書。至元四年，使團抵亞未農城，晉見教宗本篤第十二世。順帝書原文已不可得，現存譯文，頗就合教廷習慣，與原文自多不合。

教宗盛禮接見使團。同年，使團即返國，攜有教宗覆書。

教宗隨即任命一使節（Nunciatus et Legatus），報聘元帝，團員共四人，都是方濟各會會士，名單如下：

鮑納（Nicolas Bonet）



穆拉諾 (Nicolas de Molano)

翁冷翠人若望 (Giovanni da Firenze)

匈牙利人額我略 (Gregory of Hungary)

教宗書 (Litterae Apostolicae) 的日期是一三三八年十月三十日，團員在是年十二月離法，次年，由義大利那不勒斯乘船往小亞細亞。並携有教宗禮物。

四位團員是否都到了中國，已不可考；但第三位即翁冷翠人若望確實到了北平，因為他留有遊記，他姓馬黎諾里 (Marignoli)，聖名若望，按照當時方濟各會會規，以地名或修院名稱會士，所以他亦被稱為「聖老楞佐的若望」 (Giovanni da St. Lorenzo)。

他以十三世紀末生於翁冷翠。玉爾和高迪愛 (Yule-Cordier) 所撰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一書中說他生於一二九〇年前。

至正六年 (一三四六)，他往杭州、寧波，由泉州上船西返。至正十三年 (一三五三) 返抵亞末農復命。次年五月十二日被任為皮西尼亞尼 (Bisiani) 主教。其時，波希米亞王查理四世到羅馬行加冕禮，晉為日耳曼帝，馬氏曾出使遠東，任為顧問，皇宮神長及宮廷史官，馬氏亦未辭絕。又奉命撰波希米亞史，史中略述來華經過。這部手稿直到一七六八年才被人發現。逝世年月不詳。但一三五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薩凡里 (Savelli) 由於馬氏逝世繼任為皮西尼亞尼主

教。一八九八年，翡冷翠聖十字堂，立石碑紀念。參見 *Sinica Franciscana* vol. I, p 515—560°。

## 馬薛里吉思

元代有兩個名詞：一曰也里可溫，一曰十字教，都是基督教的通稱，而不專指一派。然而他們都信同一真宰，同信耶穌降贖，同有洗禮，同傳福音，也許有的是分袂的弟兄。

元代也里可溫的名人很多，但對教會貢獻最大，建堂最多的，當推馬薛里吉思 (Mar Sargis)。他在鎮江建教堂四所，丹徒二所，杭州一所。

馬可波羅遊記也提到鎮江有教堂二所，一二七八年，即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南宋帝昀詳興元年，大可汗命景教徒馬薛里吉思爲當地長官，教堂即其所建三三三。遊記作 *Marsarchis*。

但最重要的史料，應推元至順鎮江志卷九所記鎮江大興國寺記，錄全文如下：

「大興國寺，在夾道巷，至元十八年本路副達魯花赤薛里吉思建。儒學教授梁相記，其略曰：薛迷思賢，在中原西北十萬餘里，乃也里可溫行教之地。愚聞其所謂教者，云天地有十字寺十二，內一寺佛殿四柱，高四十尺，皆巨木，一柱懸虛尺餘，祖師麻兒也里牙靈迹，千五百餘歲。今馬薛里吉思，是其徒也。教以禮東方為主，與天竺寂滅之教不同。且大明出于東，四時始于東，萬物生于東，東屬木，主生，故混沌既分，乾坤之所以不息，日月之所以運行，人物之所以蕃盛，一生生之道也，故謂之長生天。十字者，取像人身，揭於屋，輪於殿，冠於首，佩於胸，四方上下，以是為準。薛迷思賢，地名也；也里可溫，教名也。公之大父可里吉思、父滅里、外祖撒必，爲太醫。太祖皇帝初得其地，太子也可那延病，公外祖舍里八馬里哈昔牙徒衆，祈禱始愈，交御位舍里八赤，本處也里可溫答刺罕。至元五年，世祖皇召公馳驛進入舍里八，賞費甚侈。舍里八煎諸香果，泉調蜜和而成。舍里八赤，職名也，公世材其法，且有驗，特降金牌以專職。九年，同賽典赤平章往雲南；十二年，往閩浙，皆爲造舍里八；十四年，欽受宣命虎符懷遠大將軍、鎮江府路總管府副達魯花赤，雖登榮顯，持教尤謹，常有志於推廣教法。一夕，夢中天門開七重，二神人告云：「汝當興寺七所。」贈以白物爲記。覺而有感，遂休官務建寺：首于鐵甕門捨宅建八世忽木刺大興國寺；

次得西津暨土山，並建答石忽木刺雲山寺，都打吾兒忽木刺聚明山寺；二寺之下，規爲也里可溫義阡；又于丹徒縣開沙，建打雷忽木刺四濟安寺；登雲門外黃山，建的廉海牙忽木刺高安寺；大興國寺側，又建馬里吉瓦里吉思忽木刺甘泉寺；杭州蕭橋門，建樣宜忽木刺大普興寺。此七寺實起于公之心。公忠君愛國，無以自見，而見之寺耳。完澤丞相謂公以好心建七寺奏聞，屢書護持，仍撥賜江南官田三十頃，又益置浙西民田三十四頃，爲七寺常住。公任鎮江五年，連興土木之役，秋毫無擾于民。家之人口受戒者，悉爲也里可溫，迎禮佛國，馬里哈昔牙、麻兒失理河，必思忽八，闡揚妙義，安奉經文，而七寺道場，始爲大備；且教子孫流水住持。舍利八，世業也，謹不可廢，條示訓誡，爲似續無窮計，益可見公之用心矣。因綴其所聞爲記。」

撰這篇記的梁相，字必大，杭州人，大德二年至大德五年（一二九八——一三〇一）任鎮江儒學教授，可見撰記乃在建寺後十八年至二十年之間。

馬薛里吉思所建鎮江大興國寺記，是一篇元代景教的重要文獻，但需要一些解釋。

「薛迷思賢」的「賢」字當是「堅」字之訛，元史作薛迷思干，在波斯東北，是景教盛行地。今作撒馬爾干（Samarkand）。

作記的梁相，只是儒學教授，並非景教徒，所以對教義不熟，因此採用「佛國」「道場」等

名詞。但已說明和佛教（天竺寂滅之教）不同。

但記文一再說明該教敬十字，教堂稱為十字寺。至於記中所稱某寺一柱懸空尺餘，亦見馬可波羅遊記第三十一章，即在撒馬爾干。

「舍里八赤」全銜是官名，「赤」即官；舍里八元史作舍兒別，是一種由葡萄、木瓜、香橙煎造而成的貢品，馬薛里吉思家「世精其法」，見至順鎮江志卷六土貢類，作舍里別，續通考卷二十八作砂哩別。

「馬里哈昔牙」元史卷八十九百官志作馬兒哈昔，是掌管也里可溫十字寺祭享的神職人員。據至順鎮江志卷九寺院類，鎮江（包括丹陽）共有景教寺六所，計爲：雲山寺、聚明寺、四濟安寺、甘泉寺、大光明寺、大法興寺。其中四寺爲馬薛里吉思所建，大光明寺爲安馬吉思建，大法興寺，不知何人所建。如列入大興國寺和高安寺，鎮江一帶當有十字寺八所。

明萬曆年間，鎮江志又修了一次，大興國寺、高安寺、四濟安寺，還存在；雲山寺和聚明寺，在元朝至大年間（一三〇八——一三一）已被改爲般若院；而到了清朝康熙年間第三次修鎮江志時，馬薛里吉思所建的六個寺名，都已不見了！

「麻兒也里牙」曾有人疑爲瑪利亞，亦有人釋爲耶穌，都不是，而是 Mar Elijah 的譯音。他是撒馬爾干的宗主教，逝世於希臘曆一五〇一年（合公曆一一九〇年）四月，所以記中「千五

百餘歲」一語，過去也有人懷疑「五」字爲「三」字之訛，現在也可釋然了。

此外，我們不難看出每一教堂都有一個外國名譯音，如八世、答石、都打香兒、打雷、的廉海牙、馬里吉瓦里吉思、樣宜；也各有一個漢名，而中間則有一個共同名詞「忽木刺」。八世似爲敘利亞文 Bashi 譯音，指「頭」；答石似爲 Tash，指「石」；忽木刺是 Umra 譯音；指「寺院」。

馬薛里吉思除建造教堂外，又在雲山和聚明山二寺之下，成立也里可溫教公墓。

馬氏之造教堂，是「有志於推廣教法」，是爲表現「忠君愛國」；七座教堂都是「休官」以後所建，第一座教堂並且是「捨宅」興建，所以決不如至順鎮江志卷十潘昂尊和檀孟頫兩碑所說「倚勢」；元通制條格卷二九載元貞元年（一二九五）七月二十三日，中書省奏「也里可溫馬昔思（里之訛）乞思，江南自己氣力裏蓋寺來。」馬昔里乞思即馬薛里吉思，「自己氣力蓋寺」，也可證其不倚勢。

馬可波羅記杭州有景教寺，當即大普興寺，據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卷十六，明嘉靖二十一年（一五四二）已被改爲謝三太傅祠，說是「在藕橋東，舊十方寺基也，當熙春橋西，元僧也里可溫建，久廢。」十方寺顯然是十字寺之訛，大興國寺基說在藕橋東，這裏說是藕橋東，亦合；但不知所謂「久廢」，究不知多久。民國七年九月又改建爲菜場。余曾遊其地。

## 馬祖常

在可證實爲元代也里可溫的名人中，漢化最深而又人數最多的是馬祖常一家。

近人張亮塵、陳援庵諸先生考證馬祖常是也里可溫中的蘇思脫里派，共舉出了八點，茲採用七點：

(一) 元史 雅古部人傳中，很多基督教式名字，而馬祖常正是雅古部人。

(二) 馬祖常所撰的會祖月合乃神道碑，在他的家世人名中；漢式名有二十五人，蒙古名一人，基督教式名十四人。



(三) 月合乃的祖父名把造馬野禮，在蘇思脫里派中，這一名字，所見尤多。

(四) 在楊維楨西湖竹枝集中有馬祖常小傳，稱：「馬雍古祖常，字伯庸，浚儀可溫氏。」浚儀是開封，可溫是也里可溫的簡稱，或省文，或脫文。

(五) 黃洲金華文集卷四三有馬氏世譜，記祖常有族祖名奧刺罕，楊子縣達魯花赤。而至順鎮江志卷十六，記「丹徒縣達魯花赤馬奧刺慈（康熙鎮江志再誤為悠）也里可溫人，元貞二年（一二九六）六月至。」奧刺罕和奧刺慈，同姓馬，又同任達魯花赤，必是一人，先後遊宦楊子、丹徒兩縣。族祖既是也里可溫，族孫當然也是。

(六) 據馬氏世譜，祖常還有一位從諸父名世德，以國子生擢進士第，由監察御史遷中書檢校官。再據余闕青陽集卷三合肥修城記：「馬世德字元臣，也里可溫人，由進士第歷官中書檢校。」

(七) 馬氏世譜開宗明義第一句即說：「馬氏之先，出西域蘇思脫里貴族，始來中國者和麻采思。」

根據馬氏世譜，從始祖和麻采思到祖常之子，共九世，依序略述如下：

一世祖和麻采思，於遼道宗咸雍間（一〇六五——一〇七四）來中國，道宗請他做官，他不接受，居臨洮。

二世祖迭木兒越哥担任遼朝馬步軍指揮使。

三世祖把驪馬也里點，又作把造馬野禮屬，在宣政末年，被金兵捕至遼東，釋放後，遷居靜州天山。

四世祖即祖常高祖馬慶祥，字瑞寧，元好問遺山集卷二十七，有他的神道碑，稱爲恒州刺史。又說他「以小字習里吉斯行。」小字指受洗名，習里吉思即 Georgius，今譯喬治。仕金爲鳳翔兵馬判官。遷居開封。

五世祖馬月合乃 (Yohana)，或作月合，今譯約翰，若翰，若望，即祖常曾祖，仕元爲禮部尙書。即祖常曾祖。馬家的漢化和傾向於儒學，實開始於月合。袁桷清容集卷二十六有祖常父濠州路同知馬君神道碑，說：「禮部尙書諱月合，植德秉志，曠士人之爲宰者，後皆爲達官，而子孫更業儒術，卒致光顯。」

六世祖馬世昌，即祖常祖父，袁桷著馬君神道碑說他「領實粟結粍彥，家日困落，子孫益用儒自振。」

七世祖馬潤即祖常之父，袁桷神道碑乃爲他而撰，說他：「以文墨入官，守光州，取官粟之羨者，廣弟子員以食。光久爲用武地，司馬丞相生於光，公歲率諸生以祠，民始知爲儒以自重。」

天主教過去連祭孔都在禁止之例，祭司馬光當然亦所不許，元朝攝思脫里派的教規或亦相同，從這方面看來，馬潤一代對教會或許已開始冷淡。況且據蘇天爵滋溪文稿卷十九所著祖常弟祖謙墓碣銘，提到祖謙母楊氏，生母李氏，可見祖常和祖謙實為異母兄弟，則又可證馬潤實有二妻。但由此而說馬潤不忠於宗教則可，說他已完全背教，則尚嫌太過。

馬祖常所作會祖月合乃神道碑說過：「我曾祖尚書世非出於中國，而學問文獻，過於鄒魯之士，俾其子孫百年之間，革其舊俗。」銘文中又說：「懿矣我祖，百年於茲。衣冠之傳，實為啓之。世多王公，亦多華靡，惟不革俗，而忽其圯。」所謂革俗，多指飲食、衣履、語言、文字而言，宗教則非有外來絕大壓力，或自身有違反教規的舉動，不易改變；有時外來壓力，且更加深其信仰，言行與信仰相背，而仍不失信仰的教徒亦不罕見。但祖常不諱言他祖先不出自中國，且以子孫華化為榮，則流露於字裏行間。

馬祖常是延祐首科進士，和侯哲篤、歐陽玄、許有壬、黃潛等是同年。漢文程度極高。著有石田山房集，卷一有飲酒詩六首，其第五首云：

「昔我七世上，養馬洮河西，六世徙天山，日日聞鼓聲。金室狩河表，我祖先群黎，詩書百年澤，濡翼豈梁鷄？嘗觀漢建國，再世有日輝；後來興唐臣，胤裔多羌氏。春秋聖人法，諸侯亂冠笄，夷禮即夷之，毫髮各有稽。吾生賴陶化，孔階力攀躋，數文佐時運，爛爛

應壁奎。」

這裏祖常也不諱言自己家世原出外國，並自比於日暉和羌人、氐人，並以得受孔道陶化爲幸，力攀孔階爲志；說他漢化已深得無可復加則可，說他受儒家影響極大，且轉而以外人後裔，有功於儒學的發揚亦可；但也里可溫與儒家原無衝突，說他是極度華化的也里可溫則可，說他已「舍基督而歸儒」（陳援菴先生西域人華化考語）則尙待證實。

祖常的華化，以及他的辭心儒學，不但他自己津津樂道，他的朋友對此也備致推崇。王守誠爲他的石田集作序，亦說：「公系出西裔，斤斤於華學，於部族、於諸夏，而不能忘其非中國人，深贊其能用夏變夷也。」

文矩子方集有送馬伯庸御史奉使關隴詩，一開始便說：「聖朝啓文運，同軌來無方。夫君起天關，崛起千仞翔。」明明說他原來不是中國人。

許有壬至正集卷四六有馬文貞公神道碑，文貞即祖常的諡號。碑文有云：「公先世已事華學，至公始大以肆。」又說：「部族有儒，文貞伊始。」又說：「後承聿修，講學諸夏。」所謂「大以肆」，足見祖常對儒學發揚光大，功必不鮮。

馬祖常精詩文，編有英宗實錄、皇圖大訓、承華事略、列后金鑑、千秋記略及章疏一卷，見元史卷一四三本傳。他的石田山房集，是至元五年（一三三九）奉旨刊行。現有影印元四家集

本。蘇天爵序，說：「其詩接武清唐，上追漢魏，後生爭摹效之，文章爲之一變。」又稱他「少嗜學，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觀，文則富麗而有法，新奇而不鑿。」

其實這是他的家學，父親馬聞也有一部詩集，名爲樵隱集，見袁昉所撰神道碑，可惜現已失傳。

祖常昆仲亦多能作詩，所以石田集中有不少昆仲倡和之作。

祖常從父馬世德，是保六賜之子。保六賜很明顯的是保祿或保羅的異譯。若依拉丁文譯，名末正有一「賜」音。字元臣。由進士第，歷官應奉翰林文字，曾爲庸田簽事，在蘇州造城；後任淮南廉訪僉事，又在合肥造城。上文提到的余闕合肥修城記，即稱他是「也里可溫國人」。世德亦工詩，元特選癸之丁、癸之癸都有他的詩。

祖常從諸父中還有一些「聖名」即「洗名」式的名字，如岳難（若翰）、雅古（雅各伯）、保六賜等；祖常的從昆弟中尚有一易朔（以撒格），而祖常親兄弟七人中，一個聖名也不傳。但僅就這一點來說，只能證明到祖常一代，華化已登峯造極，尚不足以證他們背教。真正背棄原來信仰的，祇有祖常的叔父馬節，到河南濟源縣西北百里的王屋山當了道士，見馬祖常撰禮部尚書馬公神道碑，載元文類卷六十七。

## 趙世延

趙世延，元史卷一八〇有傳，稱：「其先雅古族人。」元時聶思脫里派盛行其地。字子敬，曾祖魁公，即 Takrah；祖按三圖，即 Andreas，父黑梓，即 Hosea。元史又稱他「天資秀發，喜讀書，究心儒者體用之學。……至順元年（一三三〇），詔與虞集等纂修皇朝經世大典。……世延歷事九朝，敷歷省臺五十餘年，負經濟之資，而守之以清介，飾之以文學，而於儒者名教，尤拳拳焉。爲文章波瀾浩瀚，一振於理。嘗校定律令，彙次風憲宏綱，行於世。五子，達者三人：野岐台，次月魯，伯忽。」野岐台當爲 Hyacinthus 譯音；月魯亦作伊嚙，或即 Julius。

又有叔名徹利，或即 Charles。

趙世延是大文豪，但流傳至今的作品不多，可見到的只有南唐書序、茅山志序（道咸）、北平東嶽廟昭德殿碑（圖書集成職方典廿六）、盤屋重陽宮勅藏御服碑（拓本）、天禧寺碑（金陵古金石考）、靈谷寺銘（靈谷寺志）、鍾山崇禱萬壽寺碑（客座贅語），此外有長安加封聖號詔和句容白雲崇福觀碑，見靈宇訪碑錄，列為存目待訪。永樂大典靈字韻，還有世延撰的御史臺題名記，刪節不全。至於趙世延的詩，在元詩選彙集收有七首。

陳授先生元西域人華化考，列世延為「基督教世家由儒入道」。但又承認「世延學道，史無明文。」既無明文，陳先生如何加以證實？陳先生的理由是：

一、現存和存目待訪的少數趙世延文章，除了南唐書序外，和道教有關的佔多數。可是我想這是因為「與道教有關」，才能倖存保存下來。並且宗教心稍冷淡的文人，為其他宗教作序文之類，還不足以證明他已完全喪失原有的信仰。

二、現存世延的七首詩，其中五首是咏道院之作，但五首都選自茅山志卷三十，所以亦不足為奇。

三、世延歸里後，曾鳩資建文昌帝君祠，見清河內傳卷九趙延之撰文昌帝君行祠記。這倒是一有力證據。

四、趙世延有女名鸞，年十三即禮拜北斗，凡三年。亦道家法。見陳旅安雅堂集卷十一魯郡夫人趙氏墓誌，並見武億安陽金石錄卷十二，但不全。然而父女信仰本可異趣，並無一致的必要。

鸞字應善，華化亦深。書史會要稱她：「雍古部氏，中書平章世延女。中書參政許有壬室。朗惠厚靜，能琴書，善筆札。」陳旅撰墓誌銘「應善」作「善應」。

她的丈夫許有壬至正集卷六四有亡室高陽郡夫人趙氏志，此趙氏名定，非一人，趙鸞實爲許有壬繼室。

墓誌又記：「魯公以其能誦易，嘗教之箴。……諸陰陽家書皆能通之。魯公嘗言：「吾教之一，其自得蓋六七云。」能琴，居五年，參政不知，偶携琴自怡，夫人始一鼓，乃作十餘曲。又善筆札，皆不自表瀑。生長將相家，而服食約素，遇親舊不擇貴賤，一巽抑若寒門女，其善行蓋有不可殫言者。」

檢蓋先生稱世延一家「實雜孔老陰陽術數爲一堂。色目人沾染華俗之深，無逾於此！」又稱：「世延之父及子，雖用基督徒之名，實不過一種基督化惰力耳！」可嘆也！

元史本傳記：「至元改元（一三三五），仍除奎章閣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平章政事，魯國公。明年五月至成都，十一月卒，享年七十有七。……諡文忠。」



## 濶里吉思

在西文東方天主教史上，有一位非常顯赫的人物，郭棟臣眞福和德理傳譯爲「伯德若翰」；蕭靜山天主教傳行中國考稱之爲「鐸德可汗」「鐸德若望」；陳援菴先生元西域人華化考譯爲「約翰王」；張亮塵先生中西交通史料匯編譯爲「拍萊斯脫約翰王」；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作「長老約翰」。

西方最初聽說有此人是在一一四五年。這一年，敘利亞格占拉（Gabala）地方主教泰亞美尼亞王命，出使教宗歐傑尼三世（Eugenius III）；於是在歐洲宣稱遠東有「大王號若望長老」

(Magnus rex dictus Presbiter Johannes)，是向耶穌聖嬰朝拜的古代三聖王的後裔。曾征討波斯等國，欲至耶路撒冷聖地。當時蘇恩脫里派教徒，即借此自重。羅馬公教方面，以東方亦有信奉基督的大君，能摧敗回教，深以為喜。成吉斯汗初向歐洲進軍時，歐洲人竟有認為即此「若望長老大王」的。羅伯魯、黑可波羅、孟高維諾、和德理諸人的遊記或書札中，亦都提及此人。

關於「長老若望大王」，中文方面，並沒有可靠的資料；但由於孟高維諾第二遺札中，提到一位瀾里吉思王 (Georgius) 說是「長老若望大王」的後裔。瀾里吉思的漢文史料，却有不少，因此我們把他們合併敘述在一起。

茲據中國方濟各會誌拉丁文孟高維諾第二遺札中的一部分翻譯如下：

「四、論賢王瀾里吉思。那地區的王，屬蘇恩脫里派，是印度 (Yndia) 大王號稱若望長老的後裔，我到此第一年，即和我結納，並由我勸化，重歸天主真教，接受了小品（按為天主教神職中的低級部分），當我行祭時，王必穿聖服襲禮，其餘蘇恩脫里派教徒便控訴他，說他叛教。然而他却率領了他大部人民皈依真教，並建造宮殿式華麗教堂一所，以敬禮吾主天主聖三和教宗，並以我的名義，稱之為羅馬教堂。這位瀾里吉思王，名符其實的教友，六年前薨逝，留有一子，其時尚在襁褓之中，今已九歲。然而這位瀾里吉思王的昆仲，

却沉溺於聶思脫里派異說，將王所勸化的全部人民，在王死後，又重復引他們入於歧途。王的教堂，離此有二十日路程，我在此子然一身，因而不能前往。可是，如果能有着干優良的助手來和我合作，賴天主護祐，我希望一切可以改觀，因為我仍享有已故瀾里吉思王所賞於我的特權。」（中略）

「瀾里吉思王生時，我會和他合譯全部拉丁文日課經，以便在他所轄全境歌誦，讚美天主。王生時，在他自己聖堂，按拉丁禮，但以方言和當地文字舉行彌撒，祝聖典章和祝聖與章序亦不例外。上述王子，為紀念我，亦名若望。我切望天主，使他能步武父親的芳踪。」Georgius 今譯喬治，或譯佐治，民初亦有譯為角兒只的；元史卷一三五有「口兒吉」其人，或亦為異譯；瀾里吉思則是另一種異譯。

「長老若望大王」是一個傳奇性人物，近人張亮塵先生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二冊，曾加以考證，認為大約因耶律大石優遇聶思脫里派教徒，因此教中人加以此徽號，而耶律大石未必為基督教徒。

然而被孟高維諾指稱為「長老若望大王」後裔的瀾里吉思王，却被肯定是從聶思脫里派而改宗天主教的。需要稍加說明。

中文的主要資料是元文類卷廿三閩復著駙馬高唐忠獻王碑及劉敏中中麓集卷四駙馬趙王先德

碑，以及根據二碑而撰成的元史卷一一八瀾里吉思本傳。按高唐王死於元成宗大德二年（一二九八）征海都之役，孟高維諾記瀾里吉思王的遺札，作於一三〇五年一月八日，合陰曆爲元成宗大德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孟氏信中，說王卒於六年前，年代完全吻合。此其一。

元史本傳說瀾里吉思有子名朮安，孟氏遺札稱瀾里吉思王之子，爲紀念孟氏本人，取名若望，若望或譯約翰，約翰和朮安，譯音完全相同。此其二。

高唐王瀾里吉思即汪古部長，汪古亦作雍古，爲孫思訖說里教派盛行之地。此其三。

瀾里吉思爲 *Georgius* 的譯音。此其四。

元代也里可溫名瀾里吉思的又見於至順鎮江志卷十四及卷十八。此其五。

根據孟高維諾的遺札，這位高唐王瀾里吉思，可以說是中國人首先領受小品神職的；也可以說是首先從事文化事業的。他既和孟高維諾合譯日課經，而由漢文史料，我們還可以看看他信教以外的表現。

一、武功卓越。元史本傳一開首便稱他「性勇毅，習武事。」又記「宗王也不干叛，率精騎千餘，晝夜兼行旬日，追及之……大殺其衆，也不干以數騎遁去。瀾里吉思身中三矢，斷其髮。凱還。……成宗即位，封高唐王，西北不安，請於帝，願往平之。……大德元年夏，遇敵于伯牙思之地……即整衆鼓謀以進，大敗之，擒其將卒百數以獻。……二年秋……瀾里吉思獨嚴兵以待

之。是冬，敵兵果大至，三戰三克。瀾里吉思乘勝逐北，深入險地，後騎不繼，馬蹶陷敵，遂爲所執。……竟不屈，死焉。」

二、尊崇儒學。元史本傳稱他「尤篤於儒術，築萬卷堂於私第，日與諸儒討論經史性理，陰陽術數，靡不該貫。」閩復碑也說：「忠獻王生長北方，金革之用，固其所長，而崇儒重道，出於天性，興建廟學，哀集經史，築萬卷堂於私第，講明義理，陰陽術數，靡不經意。」所謂「興建廟學」或即孟高維諾所記瀾里吉思建造的教堂。

三、元史本傳記瀾里吉思「尙忽答的迷失公主，繼尙愛牙失里公主」，會引起人不解，以爲也里可溫教徒何以同時可有二妻？實際是元史錯誤，因爲閩復碑說是「忠獻王前尙皇姊忽答的美寶，繼尙皇女愛失里」；劉敏中碑也說「忠獻先尙公主忽答的迷失，繼尙愛牙失里」；有「前」字「先」字，可知是皇姊死後，再尙皇女，並非同時有二妻，因元史一字之刪，引起後人疑竇，可知用字不可不慎。

## 雅 琥

元代也里可溫有五位詩人，三位屬於雍古馬氏，即：馬潤、馬世德、馬祖常。在馬祖常傳中都會提及。

馬潤有樵隱集，見清容集馬公神道碑，今不傳。他是祖常的父親。

馬世德是祖常的從父，元詩選癸之丁收他所吟過靈泉寺：

滄海何年湧此峯？亭亭秀出玉芙蓉。高低樓觀毘盧室，表裏江山太白封。寶劍有時能化虎，石潭無際卻潛龍。小吳軒畔登臨處，致我青雲第一重。

舊一闕足以知全鼎之味矣。

至於馬祖常本人，我們論述已多，他的石田山房集，現有影印元四家集本。胡應麟詩藪外編卷六，論元詩，很贊賞他「吳娃蕩槳潮生浦，楚客吹簫月滿樓」句。

雅琥字正卿，元詩選二集有正卿集。曹學佺歷代詩選、孫原理選元音、元詩選、康熙御選元詩，都收有他的詩。

雅琥是也里可溫世家，陳援菴先生元西域人華化考卷四文學篇，提出下列三證：

一、傳與禩詩文集卷三，有一首憶昔行，是為送雅琥南歸而作的，原注說他「初名雅古，登天曆第，御筆改雅琥」。雅古我們譯為雅各伯，舊約亞巴郎的孫，新約基督的兩位宗徒，都以此為名。

二、元音卷九，稱他是「可溫人」（四庫本改為雅哈）；歷代詩選元詩卷七雅正卿詩，題為「元可溫雅琥著」。可溫必為也里可溫的簡稱。

三、元秘書監志卷十題名作：「著作佐郎雅古，賜進士出身，字正卿，也里可溫人。泰定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以承事郎上。」此處仍用「雅古」名，因先任著作佐郎，其時尚未改名；至於賜進士出身，則屬於追記。

雅琥的詩，頗受當時人推重。同教馬祖常石田集卷九，有送雅琥參書之官靜江詩序，即會說

過：「雅正卿以文學才詣遇知於天子，出貳郡治，館閣僚友及京師聲明之士，各行然爲文章以美其行，而請余爲之序。」

瞿佑歸田詩話卷下，亦很稱讚他的御溝流葉詩，說：「雅正卿有四美人圖詩，惟御溝流葉最佳。」譽爲：「琢句甚工。」詩如下：

彩毫將恨付霜紅，恨自綿綿水自東。

金屋有關防虎豹，玉書無路託鱗鴻。

秋期暗度驚催織，春信潛通誤守宮。

莫道人間音問杳，明年錦樹又西風。

上面提過的胡應麟詩藪外編卷六論元詩，除欽佩馬祖常外，也很賞識雅正卿下列各句：

梅花路近偏逢雪，桃葉波平好渡江。

一聲鐵笛千家月，十幅蒲帆萬里風。

說是一句格莊嚴，詞藻瑰麗。上接大曆，元和之軌，下開正德、嘉靖之途。」

雅正的增別都魯沙，也負詩名。黃鎮成秋聲集卷三有雅正增別都魯沙迂憲使歸漢陽詩。

可惜元代也里可溫詩人沒有留下帶有宗教氣味的詩句，令人浩嘆！



## 方濟各沙勿略

直到今日，還沒有有一個中國人被教會宣佈列入聖品的！而已列入聖品者到過我國的也只有一位聖方濟各沙勿略（*S. Franciscus Xaverius*）！他也只有到了我國廣東海外的上川島，而在那裏逝世！

他是西班牙人，生於一五〇六年四月七日，一五四〇年入耶穌會。

從一五四二年到一五五二年，十年之中，他赤足步行在十萬公里以上，有時在烈日之下，有時是在冰天雪地之中。

他足跡遍及印度、錫蘭、滿刺加、新加坡、摩鹿加羣島中的干那底和安波那等地。從一位名叫安日祿的日本教友口中，他聽說了有關日本的一切，沙勿略便決意到了日本。可是當他獲悉日本的一切文化都傳自中國之後，他又在日本居留二十七個月後，決心來我國。

爲確切瞭解沙勿略到我國的動機，最好從他的遺札中去窺見他對我國的印象。他的遺札早經後人編入沙勿略事輯（*Monumenta Xaveriana*），一八九九年開始，在馬德里陸續刊行。校訂本收入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出版耶穌會史料叢刊（*Monumenta Historica Societatis Jesu*）。茲節譯如下：

第一函，致歐洲同會士，一五四六年（明嘉靖二十五年）五月十日作於滿刺加之安倍那。現存有一五五三年傳抄本。「滿刺加有一葡商，新從名爲支那的大國歸來。某中國朝中顯貴，遇見葡商，會問及基督教友是否吃素？中國紳士之所以問及此事，因他在中國某山中，曾目覩多數人離羣索居，舉行不少宗教儀式，並禁吃豬肉。這些人可能是奉行梅瑟古教教規的基督教友，或者是「若望長老」的教友，或者是猶太教徒，或許不過是大家傳說的回教徒。……許多人認爲宗徒多默曾到中國，收過不少人信教。又說：葡人未來東方以前，東正教會亦曾派若干主教前往中國，訪問聖多默和他的門徒所招收的教友。……其中一位主教會自稱是葡人東征印度時來印度的，當地主教會告訴他：「聖多默到過中國，並曾有不少中國人信教。」

第二函，致歐洲同會士，一五五二年（明嘉靖三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發出。「日本所有宗教皆自鄰國傳入，國名支那。」

第三函，同日致歐洲同會士。「日本有一板東大學，（按板東今名關東），規模宏大，僧侶頗多，研究教義和各宗派學說，但所有教義與宗派無不傳自中國……一切經籍亦均用漢文。……日本密邇中國，宗教學派，都自中國輸入。中國幅員廣大，境內安居樂業，絕無大小戰亂。據會往中國的葡人報告，中國爲正義之邦，一切均講正義，故以正義卓越著稱，爲信仰基督的任何地區所不及。就我在日本所目覩，中國人智慧極高，遠勝日本人；且擅於思考，重視學術。中國物產豐富，且極名貴；人口繁盛，大城林立；樓臺亭閣，建築精美，部分採用石料。人人皆說中國盛產綢緞。有些中國人對我說：中國境內亦有若干不同宗教，察其所言，似爲回教或猶太教。至於是否有人信奉基督，則語焉不詳。」

聖沙勿略述及中國的第三函牘云：「我準備今年前往中國京都；因爲，如謀發展吾主耶穌基督的眞教，中國是最有效的基地。一旦中國人信奉眞教，必能使日本吐棄現行所有各教學說和派別。況中國距離極近。自日本至中國濱海重要城市雙嶼（按沙勿略原文用 *Liampo*，爲「寧波」二字譯音，但葡人對此地名有三種不同用法：一稱浙江省；一稱寧波；一稱雙嶼。此處乃指雙嶼，因當時該地爲葡國商人根據地。詳見拙著十六世紀我國走私港 Liampo 考，載方豪文錄）僅八

十里。」（按法譯本或作一百古法里 *Lieu*，海里一里計五五五公尺，陸里一里計四四四公尺）。

第四函，同日發出，亦致歐洲同會士。略謂：「中國面積至為廣闊，奉公守法，政治清明，全國統於一尊，人民無不服從，國家富強。凡國計民生所需者，無不具備，且極充裕。中國人聰明好學，尚仁義，重倫常，長於政治，孜孜求知，不怠不倦。中日兩國，一衣帶水，相距甚近。中國人為白色人種，不蓄鬚，眼眶細小，胸襟豁達，忠厚溫良，國內無戰事。如印度方面無所牽制，希望今年能前往中國。……日本現行教派，無一不來自中國；中國一旦接受真道，日本必起而追隨，放棄現有各教。」（中略）

「我們現正以日文編撰一書，講述天主造世及基督小傳；然後，計劃將此書改寫為中文，以便帶往中國，使中國人知我亦通中國文字。」

第五函，上葡萄牙國王若望三世。一五五二年（嘉靖三十一年）四月八日作於歐亞（*Cordoba* 今譯果阿）。此函極長，大意略說要和兩位神父，一位修士，從歐亞到滿刺加，然後和使臣雅各·貝萊拉（*Diego Pereira*）同往中國，覲見皇帝，代表葡王獻禮，並請求釋放葡國俘虜。向中國君王及中國人民，宣傳天主聖意，勸中國全國人民信主。函中又請求葡王促耶穌會明年多派神父東來，勿派助理修士，亦勿派專門從事講道的神父。沙勿略一再說明中日兩國需要飽經風

籍、意志堅強的神父；又因中日兩國人民，博學好問，審思明辨，需要學術修養高深，筆談流利而長於撰述的神父，不徒善辯而已。

當時印度總督諾洛那 (don Alphonse de Noronha) 與臥亞主教亞蒲開克 (don J. Alburquerque) 都贊成他的計劃，但爲滿刺加長官所阻撓；沙勿略便只有冒險潛入中國。一五五二年八月，聖十字號 (Santa Croce) 把他和他的唯一伙伴費萊拉 (Alvaro Ferreira) 修士及二僕載到廣東海外上川島。

沙勿略第六件有關中國的書札，即自上川島發出，時爲一五五二年十月廿二日。此函原係葡文，致滿刺加某神父，現存一七四六年西班牙文譯文。函中報告安抵上川島。上川離廣州三十里。廣州人紛來訪問，他一再請求廣州人帶往廣州，均遭拒絕，因廣州提督嚴禁通番。幸有一廣州人答應秘密載往，他要求代價爲兩百元西班牙幣。他計劃在他船上潛藏三四日，「然後在黎明前將我送至廣州城門口，由我直接要求謁見提督，說要前往北京，呈遞臥亞主教上中國皇帝書。」

沙勿略有關中國的第六函，曾詳細敘述潛入廣州的危險。一、船夫可能於收取船資後，將乘客棄置荒島，或投入海中；二、即使到了廣州，見了提督，提督爲免惹事，或將他們下獄受刑；沙勿略所慮及第三種危險，亦即最大危險，乃恐自身灰心失望。

沙勿略繼稱：既到了上川島，即在島上建一小聖堂。在未患病前，每天作彌撒。此後，會臥病十五日。工作不少，如聽告解，慰問病人，結識友好，而沙勿略無時或忘的，便是如何到中國去。他說他所遇到的中國人，都是文質彬彬的商人。他們都歡迎沙勿略一行到中國去，卻又顧慮重重，無人敢於冒險。沙勿略說他們似乎知道他所帶書籍中，必包括一些誡律，遠較其國內現行法律爲優。

沙勿略說他當時天天在期待那中國人從廣州回來，把他帶進中國，否則，他只好去印度或暹羅，然後隨同暹羅貢使，進入中國。

沙勿略發出此函後，費萊拉修士因體弱而西歸。此時沙勿略身畔僅存二僕，一爲麻羅拔（Malabar）人克利斯多福（Christophus），一爲中國人安多尼（Antonius）。安多尼曾在亞學院肄業。這必是明末最早信教的華人之一。

沙勿略於十一月十二日再發出一函，也是他去世前最後遺札，聲明主要是寄給臥亞聖保祿學院院長神父，原係葡文，一七四六年已有西班牙文譯文。函中略說：聞中國皇帝有意改行新政。又明言：由此島前往中國，因難萬狀，且極危險，亦不知是否能成功，但希望能順利達成。倘若今年不能赴廣州，即往暹羅；如明年仍不能去中國，當返回印度。然而我渴望到中國去。

其時沙勿略居簡陋茅屋中，飢寒交迫，發熱甚劇，十一月二十二日曾一度移居聖十字號船，

奈風浪太大，船身簸動，次日仍回島上；有人爲之放血，熱度增高，不能進食。二十八日，已不能言語，亦不識人；十二月一日，又能談話。十二月二日至三日晨之間去世。料理葬事者，僅華人安多尼與二黑白混種人而已，其餘船上葡人，均託詞天寒，概未下船。

次年二月十七日，聖十字號始返回印度，因安多尼的請求，又因開棺後，遺體與葬時無異，遂獲運回滿刺加。

此後，沙勿略之墓成爲朝聖名地。明崇禎十二年（一六三九）澳門教會在墓地上建立中葡文石碑。康熙三十七年（一六九八）十月六日馬若瑟神父（Joseph de Pêreire）等十一人會前往謁墓，並集資在墓上建一小聖堂。嘉慶十八年（一八一三）澳門主教會往觀察，石碑尚存，小聖堂則已傾圮。

明末，有署名「韓霖、張廣暨諸同志公述」之道學家傳一冊，記方濟各沙勿略曰：「納襖、辣國人。明嘉靖三十一年季，甫至廣東屬地三洲島，即離塵世，其肉軀迄今不朽，尚在小西洋臥亞府天主堂中。在世及逝後多著靈異，至今不絕。」按三洲爲西教士由上川譯音而訛傳。清季，英敏之先生乘舟過其地，曾有句曰：「三洲荒島跡，萬國盛名喧」，蓋紀實也。

## 羅明堅

羅明堅，義大利人。他的原名叫 *Ruggieri*，所以譯姓「羅」。他的洗名是彌額爾，明朝時也譯爲彌格爾，所以他的華文名爲「明堅」，字「復初」。有一個抄本作爲「明堅」。就「明」字和「復初」二字的意義來看，恐怕「明堅」比「明堅」更恰當。然而在文獻上一直沿用「明堅」，約定俗成，現在也不必改了。

他生於一五四三年，一五八〇年（萬曆八年）來華。在費賴之（*P. Louis Pfister*）在華耶穌會士列傳（*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 (馮承鈞有節譯本，僅錄五十人，且不全。書名用「入華」，不合。) 聖方濟各沙勿略列第一人，羅明堅列第七人。他來華之年，已在沙勿略卒後二十八年，但早於利瑪竇二年。羅明堅有幾件事是值得在中國天主教史和廣東、浙江天主教史上大書特書的。

一、他是外國教士中首先到內地居住的。萬曆八年他便到了廣州。萬曆十年陽曆十二月十八日，他和巴範濟神父 (P. Pasio)，另修士一人，中國青年若干人，起程往肇慶，二十七日到達，獲得許可，住東關某佛寺。可稱之為中國內地第一所耶穌會會院。

萬曆十三年，兩廣總督郭應聘 (字君賓，莆田人) 又邀請羅神父到浙江紹興，羅神父也和麥安東神父 (P. Almeida) 去了。一五八六年陽曆一月間 (合萬曆十三年陰曆十一月十二日至十二月十二日之間) 二人到了紹興。根據利瑪竇原著、金尼閣 (P. Trigault) 改編的天主教傳入中國史 (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這位總督的父親也受了洗。地方官常宴請二位神父。二神父逐日為大家講解教義。

羅神父第二件值得我們一提的事，便是他是首先以漢字撰寫天主教教義的書。這部書名為天主聖教實錄。上海徐家匯藏書樓有藏本，我會託已故的徐潤農 (宗澤) 神父錄一副本。但這不是原刻本。書中有「乃天主自降生於世界，而親自教人，彼時至今，有一千五百八十四年矣」之語。又有一萬曆甲申歲秋八月望後三日遠西羅明堅撰「引，那是萬曆十二年 (一五八四)，還

在他到紹興前一年，大約是在肇慶撰寫的。費賴之說是一五八四年十一月杪在廣州刻的。可是徐家匯藏本，在三位重訂人中，有孟儒望 (P. Montreuil)，以崇禎十年（一六三七）來華，可見這是晚出的一個本子。然而它仍是明刻本。因為書中有「聖生西國，聞中華盛治，不憚風波，泛海三載，方到明朝。」「明朝」二字上空格，可作證明。再看書中的章目與書中所譯的十誡，和羅馬耶穌會檔案處所藏的原刻本對照，文字上卻頗有出入：

### 原刻本

### 重刻本

新編西竺國天主實錄目錄

天主聖教實錄總目

真有一位天主章之一

真有一天主章之一

天主事情章之二

同上

解釋世人冒認天主章之三

同上

天主制作天地人物章之四

同上

天人亞當章之五

天神亞當章之五

論理人魂不滅大異於禽獸章之六

論人魂不滅大異禽獸章之六

解釋魂歸四處章之七

天主聖性章之七

天主自古及今止有三次降其規誡三端章之八

解釋魂歸五所章之八

天主降世賦人第三次規誦章之九

解釋第三次與人規誦事情章之十

解釋人當誠信天主實事章十一

天主十誡章十二

解釋第一碑文中有三條事情章十三

解釋第二碑文中有七條事情章十四

解釋僧道誠心修行升天之正道章十五

解釋淨水除前罪章十六

新編天主實錄

自古及今天主止有三次降其規誦三端章之九

解釋第三次與人規誦事情章之十

解釋人當誠信天主事實章之十一

天主十誡章之十二

解釋第一面碑文章之十三

解釋第二面碑文章之十四

解釋天主勸諭三規章之十五

解釋聖水除前罪章之十六

天主聖教實錄

天竺國僧輯

耶穌會後學羅明堅述

可見兩刻本雖同爲十六章，但各少了一章，也各多了一章。第一章重刻本少一「位」字，可見原刻本時，尙未譯出「三位一體」的名詞，到了重刻時，既有「三位一體」的名詞，就不方便再稱「一位天主」。又如原刻本用「天人」稱 *Angels*，重刻本已改爲「天神」，原刻本稱「聖洗聖事」爲「淨水」，重刻本稱「聖水」，都可以看出天主教譯名改進的痕迹。

在天主十誡方面，重刻本和較早譯本也有歧異處：

初譯本

- 一、要誠心奉敬一位天主不可祭拜別等神像
  - 二、勿呼請天主名字而虛發誓願
  - 三、當禮拜之日禁止工夫謁寺誦經禮拜天主
  - 四、當孝敬親長
  - 五、莫亂法殺人
  - 六、莫行淫邪穢等事
  - 七、戒偷盜諸情
  - 八、戒讒謗是非
  - 九、戒戀慕他人妻子
  - 十、莫冒貪非義財物
- 聖經實錄重刻本
- 一、要誠心奉敬一位天主不可祭拜別等神像
  - 二、勿呼天主名而發虛誓
  - 三、當守瞻禮之日禁止百工詣天主堂誦經瞻禮天主

四、當愛親長

五、毋亂法殺人

六、毋行邪淫等事

七、毋偷盜諸情

八、毋讒謗是非

九、毋戀慕他人妻子

十、毋冒貪非義財物

所謂較早譯本，約爲明萬曆十一或十二年（一五八三—一五八四）所譯，現藏羅馬耶穌會檔案室（ARSI），德禮賢神父（P. D'Elia）編利瑪竇全集（Fonti Ricciane）第1冊有攝影，與羅明堅天主教教實錄初刻本爲同時代，我因爲只有重刻本的傳抄本，沒有初刻本，所以根據此一攝影列出。

讀者對羅明堅聖教實錄先後兩種目錄及上列十誡先後兩種不同譯法，再和現在流行的天主教十誡，加以比較，便可看出天主教譯名演進的兩個階段或三個階段，以下是幾個例子：

一、稱天主用「位」字和不用「位」字。此例在聖教實錄第一章標題和十誡第一誡，重刻本都略去「位」字，可見目的在避免與「三位一體」的「位」字相混淆。

二、十誠初譯本，凡遇消極禁止詞句，用字頗不一致，如「勿」、「莫」、「戒」，重刻本已一律改爲「毋」字，和現行十誠同。

三、十誠初譯本用「禮拜日」稱主日，這是一極好史料。教中人士都以為這是新教譯名，不知卻是我們的原始譯名，到了賈錄重刻時代，即已改爲「瞻禮」。很多人認爲還不如「禮拜」二字恰當。

四、賈錄原刻本教士自稱「僧道」，十誠初譯本稱教堂爲「寺」，賈錄重刻時則已改爲「天主堂」。

五、第四誠初譯本用「孝敬」二字，極佳，重刻本改爲「愛」字，大約後來認爲不妥，又恢復「孝敬」二字。

六、大體說來，重刻本十誠文字較初譯本、原刻本更爲簡潔。

聖教實錄爲第一部漢文「要理」，因此其中若干名詞，譯音和譯義並存，如重刻本曰：「天主一性，而包含三位，西士謂之伯琅亞也。第一曰羅德肋，譯言父也；第二曰費略，譯言子也；第三曰斯彼利多，譯言無形無象聖，或聖神也。」又基利斯督，羅明堅譯爲「契利斯督」；教會譯爲「聖而公之額格勒西亞」；「古聖寄所」名曰「令薄」，都足以資考古談助。

## 利瑪竇

利瑪竇，恐怕是從古以來，所有到過中國的外國人中，最出名的一個。他在生時，除為全國士大夫所傾倒之外，更聞名日、韓二地，卒後不久，他的著作兩次在越南重刻。明清之際，教外人有時簡直稱天主教為「利氏之教」或「利氏學」；其他外國教士則被稱為「利氏之徒」。甚至於所有十六七世紀傳入的西學，一律歸之於利氏。三十八年十月我曾在臺灣文化發表一篇臺灣方志中的利瑪竇，發現幾乎所有的臺灣方志中，凡論及「臺灣星野」，必有利瑪竇之說。如果我們能把全國方志中的「星野」部分，全部搜羅一遍，利瑪竇的資料必可成為洋洋大觀！

利瑪竇的名字真是響亮極了！

馬相伯先生還說過，他年幼時，上海鐘錶業都奉利瑪竇為祖師，有利公塑像，每月朔望都受鐘錶修理業的膜拜。

利瑪竇和當時的名流，交接頻繁，極受尊重。名公鉅卿因他而信教，為他的著作題序等，年來記述的人已多，試從日常的酬酢中略窺一二：

利瑪竇曾以西洋紙十番贈王肯堂，見鬱岡齋筆塵第四冊。

利瑪竇曾以倭扇贈馮時可，見蓬窗續錄。

利瑪竇曾以西洋畫贈程大約，見程氏墨苑。

李贄的李氏文集卷十八、李氏焚書卷六和錢謙益列朝詩集中都載有他送利氏的詩，並為利氏題扇。

帝京景物略記有李口華送利氏的詩，也收入口華的紫桃軒雜綴。

以上我所舉的都不是教友。

在未正式寫利氏的生平之前，我們且再看看當時一般教外人對他的推重，教友當然更不用說了。

陳儀在替文儒略的性學編述作的序中說到利氏：「當時都中縉紳，交許可其說，投刺交歡，



倒屣推重，傾一時名流。」讀者試想當時他的會客室中應該是怎樣的熱鬧。

明史沈灌傳說：「西洋人利瑪竇入貢，因居南京，與其徒王豐肅等倡天主教，士大夫多宗之。」這是說很多學術界中人都信他們的教。

李日華紫桃軒雜綴說利氏：「居廣二十餘年，盡通中國語言文字。……見人膜拜如禮，人亦愛之，信其爲善人也。……年已五十餘，如二三十歲人，蓋遠夷之得道者。汗漫至此，已不復作歸計。」

利瑪竇的道德學問，極受當時人敬佩，連反對天主教的人士也不例外，且有稱之爲「聖人」的。陳侯光著辨學齋言，自跋說：「近有大西國夷，航海而來，以事天之學倡，其標號甚尊，其立言甚辯，其持躬甚潔。關二氏而宗孔子，世或喜而信之，且曰聖人生矣。」

應搗謙也是反天主教的，著有天主論，談到利瑪竇以後的傳教士，連帶談到利氏本人，說：「其國人往往有至者，大抵聰明才辯，多有俊士。竇初入中國，一字不識，數年之後，能盡通經史之說。」

「盡通經史」或未免誇大，但若利氏對吾國經史，只是略通一二，應偽謙也不致如此推重他吧。

利瑪竇曾傳記言之學於中丞陸仲鶴，教中人更相傳利氏讀書能倒背，但出諸教中人之口，難

博人信，而李玉庭的反天主教書誅邪顯據錄亦有此說，雖強說是「萬萬無有之理」，却成爲一絕好義務宣傳。文曰：「記函一件，其鄙夷不屑我輩，莫此爲大。夫天生聰明，將自我作古，即一目十行，何代無之？乃託名倒記背誦，既使下愚之夫希其捷，即中材之士亦認爲真，孰知此萬萬無有之理？」

在反天主教的著作中，談及利氏能倒記背誦，自屬可貴。另有一人似係教友，也提到利氏此一絕技，這是朱鼎潛爲萬曆二十三年（一五九五）在南昌所刻利氏西國記法（現僅巴黎國家圖書館有藏本，編目爲中文五六五六號）作序曰：「今天下無不知有西泰利先生矣。外父徐方枚有所藏先生墓中誌云：先生於六經，一過目能縱橫顛倒背誦。」我說這位朱氏似教友，因爲在他的序末有「書於景教堂」等字。我重視的是序文第一句「今天下無不知有西泰利先生矣」，這是何等口氣！

利瑪竇待人有禮，見李日華紫桃軒雜綴，而謝肇淛五雜俎更說他的辯才好，又說他所著天主實義比佛老之說親切。曰：「天主教在佛國之西，其人通文理，儒雅與中國無別。有利瑪竇者，自其國來，四年方至廣東界。……其書有天主實義，往往與儒教互相發明，而於佛老一切虛無若空之說，皆深誡之。余甚喜其說爲近於儒，而勸世較爲親切，不似釋氏動以恍惚支離之語，愚駭庸俗也。與人言恂恂有禮，詞辯扣之不竭，異域中亦可謂有人也已！」

沈德符的野獲編稱：「利西泰發願力以本教誘化華人。……性好施，能緩急人，人亦感其誠厚，無敢負者。」

支允堅在所著異林中稱：「大西洋國利瑪竇，入中國來，日夜觀經史，因著友論，多格言。所挾異寶，不可縷書。最奇者有方金一塊，長尺許，起之則層層可披閱，乃天主經也。」

張爾岐蒿庵閒話記明神宗馮琦探聽利氏所長，馮琦兩句話便包括了一切。他說利氏：「惟嚴事天主，精器算耳。」此外他記述了利氏初來時情形：「瑪竇初至廣，下船，髡首袒肩，人以爲西僧，引至佛寺，搖首不肯拜，譯言我儒也。遂徵館延師讀儒書，未一二年，四子五經皆通大義。乃入朝京師。所言較佛氏差爲平實，大指歸之敬天主，修人道，專懲勸學。」

利氏初到我國時，作僧裝，住佛寺，後從瞿汝變動，始改穿儒服，爾岐所記最前一段畧與史實不符；但後段所記「未一二年，四子五經皆通大義」比李日華所說「盡通中國語言文字」，比應尚謙所說「數年之後，能盡通經史之說」（均見前），都比較來得「平實」。

利瑪竇在世時，當然也會被人毀謗，但有人卻認爲這一類「極口詆毀，可視爲極口推崇。」如東林黨有名人物鄒維璉，在東林點將錄中號爲「地走星飛天大聖」，崇禎間著有關邪管見錄，那是專以攻擊天主教爲目的的書，說：「昔人有言，莊周道家之儀秦，王通孔門之王莽。若乎利妖，電光之舌，波濤之辯，真一儀秦！拔佛家之幟，登素王之壇，真一王莽！」

利氏雖被譽爲「利妖」，但利氏的辯才，以及他排斥佛教，比附儒家學說的成功，卻完全從一天主教的反對人筆下獲得證實。

稱利瑪竇爲「妖」，似已成當時習尚。林啓陸作誅夷論，亦有「崇禎八年，利妖之遺毒又儒界輩入丹靛……」之語。黃貞會刻反天主教書破邪集，他所撰文中，亦有「利妖之滅太極，即滅中庸也」之語。如果利氏聲勢不大，不會獲得這個看似不敬的稱呼的。

東林黨中另一位出色人物鄒元標，東林點將錄號爲「天德星武行者」，著願學集，有答西國利瑪竇書，曰：「得接郭仰老，已出望外；又得門下手教，真不啻之海島而見異人也。門下二三兄弟，欲以天主學行中國，此其意良厚；僕嘗窺其奧，與吾國聖人語不異。」利瑪竇溝通天主教與儒家的成功，此爲又一絕好史料。

利瑪竇卒後八十七年，即清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杭州人郁永河遊臺灣，著有裨海紀遊，余有合校本，由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刊行。郁氏書附海上紀畧，中有一節曰西洋國，云：

「有利馬豆者，能過目成誦，終身不忘。明季來中國，徧交海內文士，於中國書無不讀。多市典籍，教其國人，悉通文義，創爲七克等書。所言雖孝悌慈讓，其實似是而非。又雜載彼國事實以濟其天主教之邪說。」

這也是一篇反天主教的文字，却在不知不覺中，爲利氏極端譽揚。七克一書乃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 所作。

明末清初，中國人對於天主教和西洋科學，可以分爲四種態度：一派是天主教和科學都接受；一派是兩者都反對；一派是只接受宗教，不接受科學；一派是只接受科學，不接受宗教；四派人士對利氏的言論，真是斃竹難書，我只是選錄了一部分，而且大多出於反天主教人士的口；因爲這類的歷史價值更高。

然後我們再從利氏著作的風行，以見他生前身後之受人重視。

先說他的天主實義，一名天學實義，自明萬曆二十三年（一五九五）在南昌初刻後，二十九年（一六〇一）、三十二年（一六〇四）北京兩次重刻；三十三年或三十四年（一六〇五或一六〇六）杭州重刻；崇禎二年（一六二九）收入李之藻所輯天學初函；三年（一六三〇）及以後又重刻多次。入清及民國以後，北平北堂及上海土山灣等處重印本，已無法統計。一六〇四年譯爲日文，曾在澳門重印三次；一六三〇年又在交趾重印；後又轉爲高麗語。Jaques神父並節譯爲法文，收入 *Lettres éditantes*，見一八一八年版第十四冊。

至於他的交友論，成書於萬曆二十三年（一五九五），二十七年（一五九七）初刻；二十九年（一六〇一）馮應京再刻；崇禎二年（一六二九）收入天學初函，各本中以此本爲最優。天主教人所撰書，收入叢書的，以此書爲最多。除天學初函外，計有：寶顏堂秘笈、一版筆存、廣百

川學海、山林經濟籍、說郭續集、堅瓠秘集、圖書集成交誼典等；此外小窗別紀有節本，朱翼引十餘條，鬱園齋筆塵有刪潤本，真可以說是盛事；民國三年五月二十五日起，上海神州日報分期翻印。三十七年春，我又把亡友葉德祿先生的合校本，先在上智編譯館館刊三卷一期及五期發表，後又出單印本。

還有他的山海輿地圖又稱輿地全圖，坤輿萬國全圖等，從萬曆十二年（一五八四）起，到三十六年（一六〇八）短短的十四年時間，曾在肇慶、南昌、蘇州、南京、北京、貴州等處，翻刻十二次之多。

利氏介紹的科學書中，以幾何原本為最出名，這並不是歐几里得（Euclides）原書前六卷的譯文，而是利氏數學師丁先生（Clavius 拉丁文原義為釘，故利氏譯稱丁先生）的講義，徐光啓筆述。萬曆三十三年（一六〇五）刻於北京，此後屢經重刻，並收入天學初函。清聖祖命譯為滿文。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年）方中撰數度衍亦加以節錄。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據總序）潘仕成刻海山仙館叢書，亦收入。同治四年（一八六五）曾國藩又重刻於南京。利氏卒後，朝廷賜葬地，有人反對，葉向高說：「僅其所譯幾何原本一書，即宜欽賜葬地矣。」可見當時人對此書的珍視。

此外，利瑪竇的著作還有西國記法、二十五言、畸人十篇、辯學遺牘、同文算指、觀容較

義，渾蓋通志圖說（以上三書李之藻筆述）、測量法義、測量異同（以上二書徐光啓筆述）及勾股義等。

辯學遺蹟一書，萬曆三十七年（一六〇九年）刻於北京。收入天學初函。北堂印書館亦有重印本。民國四年，天津大公報重印；民國八年，英敏之先生再重刊，有陳垣、馬良序及英先生跋。

此書前編是利氏復虞淳熙函，談論天佛二教事。株宏和尚（又名蓮池法師）曾見到此信，雲棲遺稿答虞淳熙書中也曾提到。但後編辯株宏和尙竹窗三筆中的天說，大約並非利氏所撰。因竹窗三筆刊於萬曆四十三年，而利氏已於五年前去世，除非竹窗三筆書未印而稿已流傳；但天說四篇都在竹窗三筆之末，利氏未必能見到。又利氏復虞淳熙書中常自稱「寶」，而辯竹窗三筆天說文中，却沒有一語可確證為利氏手筆，因此當時佛教中人即借此攻擊教會，說是冒利氏之名；但如真有意託名利氏，以動觀聽，應亦自稱「寶」云云，却又絕不見此等痕迹。按徐光啓第四孫爾默曾為先祖遺文編目，在「未刻而佚」的二十七種中，有擬復竹窗天說一書，可見或出徐氏手筆。大約輾轉傳抄，因前編是利瑪竇所作，所以連後編也歸之於利氏；李之藻跋也說是得自友人抄本，可見他原來沒有見過，因此他亦不知原作者是誰。

聖教信證有利氏小傳如下：

「明萬曆九年辛巳至中國，先傳教粵東諸郡，轉入江西，後留金陵。二十八年庚子，同龐迪我齋方物進朝神宗，恩賚極厚，欽賜官職榮爵，固辭不受。蒙上垂恩，始安居京師。偕龐迪我做屋以居。日用取給於光祿，遑上命也。至三十八年庚戌四月卒。御賜祭葬，墓在北京阜城門外二里溝滕公橋。」

康熙時，尤侗（西堂）撰外國竹枝詞曰：「天主堂開天籟齊，鐘鳴琴聲自高低。阜城門外玫瑰發，杯酒還澆利泰西。」

利氏原名 Ricci，「利」字是 Ri 的譯音。「瑪竇」是他的聖名 Matteo 的譯音，號「西泰」，那是把泰西二字倒過來。尤侗詩稱之為「利泰西」，只是為押韻而改。雍正間山帶閣注楚辭，亦引利瑪竇、湯若望、陽瑪諾、傅汎際諸西人之說，稱利氏為「利山人」。  
後人搜集利氏資料最豐富的，有：

一九一三年在 Macerata 出版 P. Tacchi Venturi 所編 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 三冊。

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九年羅馬出版 P. D'Elia 著 Fonti Ricciane 三冊，稱為「國家版」。當然費損之的在華耶穌會士列傳中也有一篇較詳的傳。

四十九年，羅光總主教也在臺灣出版了一本利瑪竇傳。



利氏卒後不久，艾儒略 (Julio Aleni) 便以中文寫過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蹟，那是中文最早記述利氏事蹟的著作。三十六年五月北平上智編譯館曾出版向達合校本，以關中景教堂刊本爲主，而以牛津大學、巴黎國家圖書館、北堂圖書館、獻縣天主堂、陳垣先生等所藏抄本及校印本加以校勘而成，最有價值。

## 高母羨

高母羨三個字，原來都應該加口字旁的，因為不方便刻字，所以我都省去了。這三個字都應當按閩南音讀。「高母」是 Cobo 的譯音，「羨」是 Juan 的譯音。

這是西班牙的第一位漢學家，多明我會士。他是十六世紀在菲律賓華僑中傳教的，明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二）陽曆十一月約卒於臺灣。他曾寫過兩本中文書，又將明心寶鑑譯為西班牙文。

一九一一年，W. E. Kelana 以西班牙文在馬德里發表菲律賓印刷術的起源，已經提到一五九三年在馬尼拉出版的中國字和中國語的天主教教義（Doctrina Christiana）是 P. Juan Cobo

寫的。然而直到一九四七年二月，華盛頓國會圖書館將所有的一個藏本影印出來之前，全世界人士根本不知道有這本書的存在。可是到了一九五一年，在梵蒂岡教廷圖書館也發現了一冊，共三十一葉，我也曾親自見過，並有攝影。這本書比羅明堅的聖教實錄只晚了八年，比利瑪竇的天主實義在南昌刊刻，還要早三年。

這部書雖是用中國文字寫的，但差不多都是用閩南音譯的西班牙名詞。下面是幾個例子：

吾主天主——本頭僚氏 (Dios)

聖神——牢厘厨山厨 (Espiritu Santo)

聖十字——山礁居律氏 (Santa Cruz)

亞孟耶穌——啞民西士

耶穌基利斯督——西士奇尼實道

聖瑪利亞童貞——山礁媽厘啞美里划 (Virgen)

聖公教會——山礁益禮社交刀厘咬 (Iglesia Catolica)

諸聖相通功——衆山厨相覆薩

下面是天主十誡：

第一件借僚氏勝過各衆物

第二件不可亂咀誓

第三件尊敬禮拜好日不可作工夫

第四件孝順父母

第五件不可害死人

第六件不可姦淫等事

第七件不可偷提

第八件不可生事害人亦不可說白賊

第九件不可思想別人妻

第十件不可貪圖別人財物

此外如：彌撒作綿卅；聖事作沙膠寬民厨 (Sacramentos)；聖寵作呀勝舍 (Gracia)；領洗作茅知氏冒 (Bautismo)；堅振作公丕馬常 (Confirmación)；告解作卑尼珍舍 (Pentencia)；聖體作腰加厘實爹 (Eucaristia)；終傳作氏治馬温常 (Extremunción)；神品作阿陵沙西羅達 (Orden Sacerdotal)；婚配作馬直文咩 (Matrimonio)；神父作巴禮 (Padre)；主教作巴禮王；教宗作巴罷 (Papa)；教友作灑水人；三位一體作三治氏馬知陣力 (Santísima Trinidad)；三位作三箇別孫仔 (Persona)；天神作天人；教堂稱廟。

大體說來，現行的要理問答，已有大綱譯出，對於十五端玫瑰經尤爲詳細，稱爲「數珠」。從那些首譯的名詞看來，那真是煞費苦心。其實，初期到中國內地的教士，也以罷德肋、費裏、斯彼利多三多譯聖父、聖子、聖神，以額辣濟亞譯聖寵，以厄格勒西亞譯教會，以亞尼瑪譯靈魂，這是教會初到一地時不得已的辦法。

一九五二年，我會到西班牙，參加巴塞羅納國際聖體大會。會後，在馬德里住了一段時期，在國家圖書館發現了一部漢文書，編目是3-34104,377-2，全書共六十二葉，半葉十行，行二十字。根據上面題名，知道這也是P. Juan Cobo 神父的著作，書名題爲新刻僧師高母袞撰無極天主正教真傳寶錄，「高母袞」三字原文都加口字旁，我纔知道原來這三個字就是 P. Juan Cobo 神父的中文姓名。書的首葉有一圖，畫一明朝服式的學者向一位多明我會士問道，下面有一段識語曰：

「大明先聖者曰：『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性道無二致也，教其有二術乎哉？知此，則天主付與一本之理性同也，道同也，教亦同也。何以差殊觀乎？予慨當世之人惑於異端，不聞正道，不遵正教，其習俗所高尚者，雜於妖邪之說，虛無寂滅之教，是以淫於佛。

此書之作，非敢專製，乃旨命頒下和尚王國之，始就民希蠟，召良工刊著此版，係西士乙千五百九十三年仲春立。」

按和尚王即主教，民希羅即馬尼拉，至今猶有人稱峨埠也，西士即耶穌。

高母羨神父乃萬曆十六年（一五八八）到菲律賓，四年後，因去日本担任一次外交使節，飄抵臺灣而卒。所以這本書和前一本天主教教義都是他卒後一年付印的。

但這本書九章，除前三章談道外，其餘六章，雖然目的都在證明天主的存在，卻介紹了當時的許多地理學和生物學知識；而地圓之說，實比利瑪竇更早傳入我菲律賓僑胞耳中，茲錄全書九章章目如下：

辯正教員傳章之首

論真有一位無極爲萬物之始也章之二

記無極之事情章之三

論地理之事情章之四

論世界萬物之事實章之五

論下地草木等之物類章之六

論下地禽獸之事情章之七

論世間禽獸之知所飲食章之八

論世間禽獸之知所用藥章之九

一九一九年通報 (T'oung Pao) 第二十六卷有伯希和 (Paul Pelliot) 所著在西班牙保存的幾部書和文件 (Notes sur quelques livres ou documents conservés en Espagne) 。他也知道有這本書，可惜他把一五九三年，錯看爲一六九三年，因此價值降低了一百年。然而伯希和著錄了另一部有中文和西班牙文的抄本，編號爲6020，共一五三葉，那是明心寶鑑的譯本，伯希和說它是現存最早的中國書西譯本。書首不單說明是由「多明我會士 Juan Cobo 譯」，並有「一五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馬德里呈獻斐理伯二世」等字樣。

就是這部譯本，我纔稱 P. Juan Cobo 高母漢神父是西班牙第一位漢學家，過去他一直沒聞，但我們有責任表揚他。一九五八年九月八日我在馬德里外交學院，由我國駐西班牙大使館和西班牙外交部文化關係司聯合邀請講學，即以 P. Juan Cobo 和另一位西班牙漢學家爲題，而引起西班牙人極大的興趣。

日人比屋根安定著日本基督教史第三卷別教篇，載有 Juan Cobo 出使日本上豐臣秀吉書，由中國譯員譯爲漢文。末曰：「西士出壹千五百九十二年仲夏朔日，托重僧師漢高茂拜上。」高茂實較高母爲雅，且不加口字旁。但中國無姓「漢」者，故無極天主教真傳實錄中又將「高母」二字移前。「西士出」即耶穌降生；「托重」疑爲托鉢之誤。

## 鍾鳴仁 鍾鳴禮 黃明沙

鍾鳴仁和鍾鳴禮是兩兄弟，廣東新會人。從小跟父親在澳門入教。

鳴仁跟利瑪竇很久，萬曆二十八年（一六〇〇）會和利瑪竇進京，住了七八年；又到南京協助王豐肅神父（後改名高一志 P. Alphonsus Valignoni）傳教三年；又往浙江輔佐郭居靜神父（P. Lazarus Cattaneo）一年。

鳴禮先在江西幫助羅如望神父（P. I. de Rocha），後亦到南京幫助王豐肅。萬曆三十四年（一六〇六）鄂本篤（Bento Goez）自中亞步行抵肅州，患病，行將不起，利瑪竇遣鳴仁前



往探視。萬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利瑪竇逝世，兄弟二人同往北京會葬，事畢，仍回南京。

萬曆四十五年（一六一七）南京第一次教難，兩兄弟都被捕；南京禮部認為鳴仁是「登壇執牛耳」的，鳴禮是「謀主」，所以兩人受刑比別人重。南京教難發動人沈淮，著有南宮署牘，其中載有二人供詞，共八百餘字。

艾儒畧所著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蹟，敘及利瑪竇住漳州時說：「時有鐘銘仁、黃明沙者，粵中有志之士也，慕利子之天學，時依從之。」銘仁即鳴仁。

蕭若瑟著天主教傳行中國考卷三說：「有中國兩熱心少年：一名鐘銘仁，一名黃明沙，有志修道，亦來追隨利公，厥後二人均蒙選入耶穌會，幫助傳教諸事，頗著賢勞，為當時西士所倚畀。」鐘當為鍾之誤。蕭若瑟初著聖教史畧時，作「鍾念江」；艾儒畧弟子丁志麟撰編淇園先生超性事蹟亦稱：「一日，金四表先生與粵中會士鍾念江，與公論道。……因矢志為主功臣，求領聖洗。」可見楊廷筠的受洗入教，鍾念江亦有一部分功績。但可奇的，據鳴仁、鳴禮的供詞，他們的父親名「念山」，按我國習俗，兒子的名或字號是不可以有一個字和父親的名或字相同的，偶有同一字的，必加「小」「筱」「幼」等字。蕭若瑟神父的天主教傳行中國考是從他的聖教史畧摘出，增訂而成的，但兩本書所依據的都是西文資料，惜未註出處，是不是他也懷疑「念江」「銘仁」不是一個人？所以在史畧中稱「鍾念江」，在傳行考中稱「鍾銘仁」。

據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他名巴相，字念江。巴相是他的聖名 Sebastianus 的簡譯。他另有一葡名 Fernandes，生於嘉靖四十一年（一五六二），是良家子，父極富有。通曉西方語言，曾任利瑪竇譯員。萬曆二十四年（一五九六），他曾因信教在韶州受刑被逐；後又在杭州下獄；在北京亦曾被禁錮。一五九一年陽曆一月一日（萬曆十八年陰曆十二月初六日）他和黃明沙同時進入耶穌會，是這個修會的兩位最早的中國會員。天啓二年（一六二二）他卒於杭州，享壽六十。墓在杭州桃源嶺麓大方井（沿杭餘公路，在老東嶽附近）。現僅存骨甕，外題「鍾巴相念江兄」，可見他確字「念江」，與父名同一字，不以為嫌。稱「兄」者，因其為修士也。

據南宮署牘，萬曆四十五年時，鳴仁五十五歲，鳴禮三十四歲，均為修士，鳴仁判「送刑部定罪」，鳴禮判「送法司定罪」。

鍾鳴禮聖名若翰，葡名與兄同。生於萬曆九年（一五八一）。據南宮署牘他們兄弟的供詞，鳴禮比鳴仁小二十一歲；但據費賴之書，只小十九歲。萬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入耶穌會為修士。父子三人同在澳門入教。鳴禮會到南昌、南京、杭州等處協助各神父傳教。南京教難時被捕，破邪集卷二會審案牘中記鳴禮供詞中有云：「平日受天主大恩，無以報答，今日就拿也不怕」，其語甚壯。鳴禮屢受刑杖，並入獄，後又罰為奴三年，在南京附近拉繯，為同教人贖出，但已殘廢。天啓元年（一六二一），不知何故，竟被會中除名。卒年不詳。

黃明沙，名方祭，聖名方濟各，有葡萄牙血統。隆慶二年（一五六八）生於澳門。有葡名曰 *Martins*。曾勸羅太素妾信教，然後以妾爲妻，太素亦信教。萬曆三十四年（一六〇六）曾在廣州被誣受刑。同年三月三十一日卒。據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蹟，利氏聽說開封有猶太教，即遣從遊者黃明沙馳書訪其實，果如二君之言，但不得其初傳來之詳耳。」二君者：一爲孝廉艾文田，一爲張某，亦孝廉。皆猶太教人。

## 郭居靜

郭居靜 (Lazarus Cattaneo) 字仰鳳。明末清初來華的西教士，都有很高雅的名和字，有的還有號。而且當時我國人亦無不尊稱他們的字，但最顯著的是郭神父，甚至單用一個字，而尊稱他爲「仰老」。如現存徐光啓家書第三件（萬曆三十九年，一六一一）即有「郭仰老已到南京養疾云云」。見徐文定公家書墨蹟中拙作考釋。又如鄒元標願學集中所載答西國利瑪竇書亦曰：「得接郭仰老，已出望外，又得門下手教，真不啻之海島而見異人也。」

義大利人。一五六〇年生，一五八一年入耶穌會，一五九四年（萬曆二十二年）來華，先在

澳門學習華語。後到韶州協助利瑪竇。利氏赴南京後，居靜即獨掌韶州教務。不久，利氏赴北京，居靜亦同行。曾協助利氏以拉丁文編著中文音韻字典，即按西文字母編排。此後外來傳教士學習中文，得力於此書者頗多。

利瑪竇最後離南京時，即將南京教務付託居靜，並遙轄南昌、韶州兩地教務。

萬曆三十二年（一六〇四），居靜回澳門。二年後，耶穌會東方全境觀察員范禮安（Alexander Valignano）去世，居靜曾往麻六甲視察。

居靜聲長而美，頗魁偉，在澳門時，曾有流言說外人謀據中國，已推居靜為帝。

萬曆三十四年（一六〇六）再至南京。南京教會之能奠立基礎，居靜之功不小，但究竟不是他開教的。可是上海、杭州、嘉定三處教會，他卻是元勳。

先是，萬曆三十一年（一六〇三），徐光啓已在南京受洗；次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三十四年（一六〇六），迎父至京，旋與媳吳氏、孫續同時領洗。次年，光啓父在京去世，喪畢，扶柩回里。道出南京，即邀居靜至滬上開教。三十六年（一六〇八）冬，居靜抵滬。先在舊家 板九間樓住三日，後遷南門外雙園。兩個月中，即付洗五十人。三十七年（一六〇九）聖誕節，新堂落成。

三十八年（一六一〇），光啓服闋回京。同年，李之藻在北京受洗。三十九年（一六一

一、居靜亦返南京。是年，之藻以丁外艱回杭州故鄉，亦邀居靜赴杭開教。

居靜乃回上海視察，然後遣鍾鳴仁修士先往杭州探視。五月七日，居靜抵杭，金尼閣神父亦同行，次日即在其藥城內寄寓之所，舉行第一台彌撒；六月，楊廷筠亦在居靜手中受洗。聖三日，兩神父等即遷居之藻鄉間私邸。

未幾，居靜等三人都得了重病，尼閣與鳴仁不久即痊愈，乃決定居靜暫赴南京休養，尼閣入京報告。現存徐光啓家書第三件所謂「郭仰老已到南京養疾，並杭州亦無人，今正欲尋人往也。」即指此時。萬曆四十年（一六一二），居靜疾愈，經滬返杭。是年，光啓家書第五件中，囑家人至杭州避倭寇，「與郭先生、楊宗師、李我存老叔商量。」郭先生即郭居靜也。

萬曆四十三年（一六一五），廷筠夫人偕二子一女領洗；次年，廷筠太夫人受洗，皆居靜主禮。

泰昌年（一六二〇），居靜又到孫元化的故鄉——嘉定開教，小聖堂即設在元化家中。

天啓元年（一六二一），杭州之藻宅遭大火三次，居靜等即遷居廷筠家。七年（一六二七）秋，廷筠築華嚴教堂一所，教士住宅一所，修道院一所，居靜晚年即寓其中。亦即今之杭州天主堂。崇禎七八兩年（一六三四——三五）由居靜付洗者達三二四人。最後兩年，癩瘋不起。崇禎十二年陰曆十二月廿七日，陽曆一六四〇年一月十九日卒，葬於大方井墓地。

## 龍華民

「禮儀問題」是中國天主教史上一大事。這個問題包括我國古書中的「上帝」和「天」是否和拉丁文的 *Deus*（音譯曰陡斯）具有同一意義？「敬天」「祭孔」「祀祖」是否迷信？是否合乎教規？

教宗為解決此一問題，曾兩次派來特使，將來我為他們寫傳時，當再敘述。而第一個掀起這一問題的卻是龍華民（*Nicolas Longobardi*）。

華民字精華，義大利人。他的生年有一五五九、一五五六、一五六五等三說。一五八二年入

耶穌會，萬曆二十五年（一五九七）來華。

先在韶州傳教。萬曆三十七年（一六〇九）入京，時利瑪竇任全國耶穌會總會長，次年，利氏在去世前，即委龍氏為自己的繼承人。

在此以前，他對於利氏的思想和傳教方法，已有很多不同意處；但為尊敬利氏，未曾有所表示。到自己接任總會長以後，他受良心驅使，加深研究；不久，同會會士之間，即產生兩派意見：一派仍以利氏主張為依歸，一派則追隨龍氏。初時，尚能在服從下，相處無事。其後，多明我會神父亦持反對利氏觀點，事態遂擴大。

崇禎三年（一六三〇），他曾一度參與初期的修曆工作，不久即退出。

崇禎九年（一六三六）以前，龍氏在北京傳教之時間為多；崇禎九年以後，則屢往山東濟南、泰安、青州等處。

龍氏對於審定中國教友所用經文，功績最著。曾彙編為聖教日課，初刻本以萬曆三十年（一六〇二）行世，此後有崇禎十一年（一六三八）本。其後重刻本，已不易統計。初譯的一些經文，多出自徐光啓、李之藻諸人之手，此後時有增加。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有改題總續匯要者。民國七年，馬相伯先生曾為他的靈魂道體說作序，由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行。在科學書方面，他作有地震解一卷，天啓六年（一六二六）刊行，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重刊。用問答體，



以答李崧毓先生。分：震有何故？震發有幾等？震因何地？震之聲響。震幾許大？震發有時。震幾許久？震之豫兆。震之諸徵等九節。

一六五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卒於北京，合清順治十一年陰曆十一月初三日。在我國凡五十八年，再加上中國耶穌會總會長的權力，所以影響很大。

## 徐光啓

徐光啓、李之藻、楊廷筠三人號稱中國天主教三大柱石，但徐氏可供研究的資料最多。徐氏後嗣至今尙存（十三世、十四世裔孫的一支今均在臺灣），有家譜，有宗祠，有遺墓，有文集，有家書，明史卷二五一有傳，子驥有行實，即徐氏宗譜的譜傳，查繼佐罪惟錄和阮元疇人傳都有傳，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黃節也在國粹學報史篇第三冊，發表了一篇傳。凡此一切，李、楊二氏都一無所有，巴黎國家圖書館還藏有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錢塘張星曜根據比國教士柏德理（Philipus Couplet）所記而編的徐光啓行畧。

說到徐光啓的文集，最先有他的學生陳子龍和別人，在明崇禎十一年（一六三八年）所編的徐文定公集六卷，收入皇明經世文編卷四八八——四九三。共選遺文三十三篇。

其次是清康熙二年（一六六三）光啓孫爾默所編徐文定公集，現在只能在宗譜中見到一篇「引」，而無傳本。道光間，七世孫如璋撰重刻殷政全書題記中，有「後樂堂集未刻」一語，也許就是爾默所編的本子。

第三次是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李杓編徐文定公集四卷本。收遺文二十七篇，他不知道有皇明經世文編。

第四次是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十一世孫允希編增訂徐文定公集八卷本。共收六十三篇。

第五次是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十二世孫宗澤編，集名卷數同上。增補遺文遺詩共達八十九篇。

第六次是民國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我協助徐宗澤神父所作的一次增訂；二十八年，我在昆明已收到校樣，但迄未付印。三十七年三、四月我所主編的上智編譯館館刊第三卷第三、四合期，曾刊出全部目錄。共一四七篇。（按館刊上所發表者有誤。）

第七次是去年（一九六三）十二月出版王重民輯徐光啓集十二卷。共收文二〇四篇，詩十四首。其中如利用明抄本徐文定公奏疏、明刻明印崇禎曆書本的治曆緣起以及明刻本徐氏所說的

影片，都是可喜的。然而除了王重民自己承認徐宗澤最後增補的目錄中，有「十五篇比較重要的沒有找到外，前人已收而被他刪去的也不少。其中如答鄉人書，楊廷筠在萬曆末年輯刻的絕徵同文紀題爲劉胤昌撰；又耶穌像贊實出許樂善手，見他天啓年間自刻的適志齋集，這些被刪去是有理由的；而將一切宗教論文，一律認爲是「偽託的」、「可疑的」而全部刪去，便不是忠於學術。此外，還有一位叫梁家勉的，也正在重編徐光啓新集。但要編一部完善的徐光啓全集，恐怕只有待於大陸重光之後。

至於他的家書，最足以看出他齊家、重農、抗倭、治水和愛護教會、尊敬神長以及熱心事主等美德，是八世孫士榮所輯存，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由十一世孫允希交上海鴻寶齋石印；民國二十三年，再次石印；五十一年十一月，臺中光啓出版社據現移藏於菲律賓的原函照片影印，由我以正體字錄出，並加簡釋，照片是將兩張信紙合在一起照的，所以影印時，有些信上的行數不全符合原件。同年同月，僞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所編徐光啓手跡亦據第一次石印本收入；其他尚有農政全書手節五十六頁；書簡四通；序跋兩篇。除家書外，其他都按照原件顏色印出。王重民編徐光啓集卷十一書體二也改以正體字錄出。每封家書後附極短的校記。但手跡編爲十四通，而文集仍爲十五通。王重民所錄出的正體字，和我所錄，有少數幾個字不同。此外，有一封家書的次序，經我考證，而改易了年代次序，他們都沒有改。凡此種種，都必須另寫專文談

論。

此外，我們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四日一個報刊上看到一則消息，標題是明代科學家徐光啓墓祠。文物最近已由他的後裔獻給政府，其實這僅僅是大陸人民所受無數壓迫的一例而已！

徐光啓字子先，號玄扈，高祖竹軒遷居上海。到會祖珣，因受地方官剝削，家道中落，成了自耕農。祖緒，棄農爲買，家道逐漸富裕。徐緒中年便死去，留下光啓的父親思誠。由外家和姻家尹、俞二翁來協助，商業十倍於前。但這時却遭了倭寇侵擾。（明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六年，即主曆一五五三——一五五七）徐家婦孺會逃過難，房子田產被「焚燬殆盡」。

嘉靖四十一年（一五六二）三月二十一日（陽曆四月二十四日）光啓生，崇禎六年（一六三三）十月初七日（陽曆十一月八日）卒。年七十二。

光啓的父親是「課農學圃自給」，祖母和母親都是「早暮紡績，寒暑不輟」。萬曆九年（一五八一）光啓中金山衡秀才；二十五年（一五九七）舉順天鄉試第一；三十二年（一六〇四）登進士。時已四十二歲。

光啓中秀才後，即在家鄉教書。光啓自稱這時他的家境「貧甚」。萬曆二十四年（一五九六），設館於趙鳳字家，並且隨他到了廣西潯州；路過龍州時，遇見了郭居靜神父，初次聽到天主教教理和西洋科學。次年，他是在落卷中，被主考官焦賞識而拔置第一的。

二十八年（一六〇〇）他再到北京應試，道經南京，認識了利瑪竇，對於教理和西洋科學知識，亦更進一步瞭解。三十一年（一六〇三）再到南京，利瑪竇已北上，遇見了羅如望（Joaquim da Rocha），再經講解，遂由羅神父爲之付洗，聖名保祿。據德禮賢神父的利瑪竇全集第二冊二五一頁註，光啓是一六〇三年一月十五日領洗的，合陰曆是萬曆三十年十二月初四日。聖教雜誌二十二卷十一期徐宗澤神父撰奉教閩老的傳畧說：「公因年終將近，領洗後即回上海。」徐神父沒有說明領洗的日期，但在「年終將近」下註明「二月十一日」，原來那年陽曆二月十一日正是萬曆三十一年陰曆元旦；但羅光總主教著徐光啓傳大約錯懂了徐神父這句話，便說光啓是陽曆二月十一日受洗。如果真是那天（陰曆元旦）受洗，怎麼可以說是「年終將近」呢？

光啓受洗後第一件事，便是想邀請神父到上海家鄉開教，並設法讓全家人都信教。萬曆三十六年（一六〇八）冬，郭居靜神父便應邀到上海。

光啓的家書保存下來的雖不多，卻很有幾處表現了他信教的虔誠。如現存家書第三件（萬曆三十九年）說：「郭仰老已到南京養疾，並杭州亦無人，今正欲尋人往也。」郭仰老即郭居靜，字仰鳳，杭州亦是他在萬曆三十九年開教的。記杭兩地新開教會，遽遍失去神父，光啓非常焦慮，所以急欲尋一位神父去代替。

現存家書第九件（萬曆四十四年）說：「郭先生何時來？何時去？仍在西園否？教中事切要

用心，不可冷落，一放便易墮落矣！」此函又提到郭神父（當時均稱先生），時光啓在京中，但對於傳教故鄉的神父，非常關心；並勸家人熱心。

現存家書第十一件（萬曆四十四年）中說：「外公一病遂不起，聞之傷悼痛切……所幸已得進教！又不幸先生不在，臨終不得與解罪，不知汝曾令吳龍與一講悔罪否？此事至急，凡臨時，即無先生在，不可不自盡也。只要真悔，無不蒙赦矣。」此處所謂「外公」，乃指受信人——光啓兒子的外祖父，即光啓的岳父。以岳父已領洗信教爲可喜；但不幸又因神父（先生）不在，而未能在臨終時告解。光啓對教理很瞭解，他知道如神父不在，真心痛悔，即無罪不赦，因此，光啓對於其岳父臨終時是否悔罪，極爲關心。又此函原件中的「教」「赦」「先生」等字，都空格示敬。

在現存第十一件家書中又有一段說：「西洋先生被南北禮部參論，不知所由。大畧事起于南，而沈宗伯又平昔稱通家遷往者，一旦反顏，又不知其由也。遽云爲細作，此何等事，待住京十七年方言之？皇上藐若不聞，想已洞燭。（原函註曰：「近日又問近侍云：『西方賢者如何有許多議論？』內侍答言：『在這裏一向聞得他好』。主上甚明白也」。）余年伯不甚知諸先生，疏中畧爲持平之論，亦頗得其力矣。南京諸處移文驅迫，一似不肯相容，杭州諒不妨。如南京先生有到海上者，可收拾西堂與住居也。」

原來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五月，南京禮部侍郎沈灌，（即函中所稱沈宗伯）上疏反對天主教；八月又上疏；十二月再題權。所以光啓說：「皇上藐若不聞」。然而地方官或捕教士、教友，或逐教士；教士遂多匿居上海光啓家及杭州楊廷筠、李之藻家。因此信中又有「杭州諒不妨」之語。「余年伯」指余懋孳，任禮科給事中，是年七月二十日上疏，言闢異教，嚴海禁，見明神宗實錄卷五四七。光啓在上海有宅名雙園，即東西二園，西堂諒即在西園。

是年七月，光啓亦上辨學章疏，爲教會及教士辨護，提供試驗西士之法三，處置之法三，說話非常勇敢。此疏在教中流傳極廣，抄本、刻本甚多。康熙十五年，孫爾覺、爾爵，並將此疏刻石，見上海縣城南耶穌會修士墓碑記。家書第一次石印本末也附有拓片的影本。

光啓對教士的關心，還流露於現存家書第十五件中（萬曆四十七年）。原信中說：「舊年先生到，住在西園，今年若舊先生口來，可仍在西園住；若有新先生來，可請于盤龍住。如無房，可收拾幾間，得在東園內者佳。如少，再造一兩間不妨也。他盤纏自用，只要房子，或時常餽些食用足矣。」「盤龍」在其他家書中亦作「蟠龍」，鎮名，在江蘇青浦縣東北三十六里。光啓孫爾斗、爾默即定居蟠龍。

徐光啓除了是一位熱誠的教友，他也是我國歷史上傑出的科學家。

當他認識郭居靜、羅如望等神父以後，已畧聞西洋科學，但啓發他最多的還是利瑪竇。他在



劉幾何原本序中說：「顧維先生（利瑪竇）之學，畧有三種：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窮理；物理之一端，別爲象數，一一皆精實典要，洞無可疑；其分解學析，亦能使人無疑。」在給「老親家」信中，（見式古堂書畫錄考卷二八）說：「曆雖無切於用，未必更無用於今之詩文也。况弟輩所爲曆算之學，漸次推廣，更有百千有用之學出焉。」時在萬曆四十二年（一六一四）。

他注重實地考察。在農政全書卷三八，說他「少小遊樂，經行萬里，隨事咨詢，頗有本末。」在他的屯田疏稿中說他到過寧夏之南，靈州之北，考察因黃河之水而鑿成的唐來渠和漢延渠。又說他在萬曆四十五年，因出使夏州，而實地記錄關、陝、那、岐之間的蝗災。

他更注重實地試驗。陳子龍在農政全書例言中稱光啓：「躬執耒耜之器，親嘗草木之味，隨時採集，兼之訪問，綴而成書。」農政全書卷三八烏柏樹條，光啓說自己「試之良然」。同書卷二五駁風土不宜之說，亦以自己的試驗來證實。又同書卷四六至卷五九教荒本草中，有若干條經編者加註：「玄扈先生曰：嘗過。」在卷二五光啓自己列舉許多他嘗過的木皮草根，認爲在荒年可以「聊足充飢」的，有四百一十四種。

他也注重歷史統計。在處置宗祿查核邊餉議中，他統計了宗室人口是「三十年餘一倍」。他這發明，比英國馬爾薩斯（T. H. Malthus, 1766—1834）的人口論還早一百九十年。在屯田疏稿中，他統計了春秋以下的蝗災；又在月食先後不同緣故及測驗二法疏中，統計了日食預告之誤。

都可以看出他的治學方法。

徐光啓既具備了現代科學化的治學方法，又剛巧遇到外國教士東來，所以從萬曆三十二年（一六〇四）他中進士（四十二歲）起，直到崇禎六年（一六三三）他死的時候為止，不斷地從事科學研究，爲國爲民謀福利，前後達三十年之久。他先翻譯了幾何原本，編譯了測量法義、測量異同、勾股義，想以數學爲基礎，來解決水利、屯田以及改良兵器等問題。萬曆三十六年（一六〇八）江南大水，哀鴻遍野。十五年前，甘藷已由菲律賓傳入福建，他從福建引入種子，在江南試種多次而告成功。便寫了一本甘藷疏。

萬曆四十年（一六一二）他譯成了泰西水法六卷，以改良我國的水利灌溉方法和工具。次年，他在天津開闢水田，試驗在北方種稻和新的水法。並試種花草、藥草以及甘藷、烏臼等。在家書中這一類材料也很多。

他因爲從小便聽到一些家鄉抗倭的故事，爲此民族意識極強，平時也留心兵書。所以從萬曆四十六年（一六一八）到天啓元年（一六二一）他擔任練兵及保衛京師的重職。從他所著徐氏應言和選練條格兩書中，可窺見他科學的軍事思想和愛國精神。這期間，因爲魏忠賢黨的專權，他的練兵計劃，並沒有能澈底實現。

從天啓元年（一六二一）到崇禎元年（一六二八）他完成了農政全書的初稿。這部書對我國

農學是有極大貢獻的，我們不能不稍稍多講幾句。

原來，光啓在上海、天津、北京都有他個人的實驗農場，對於選種、施肥、嫁接以及南種北移、北種南移等，都作過科學實驗，並作有紀錄。這部書的章節和體例雖大部由光啓手訂，但也經他的學生陳子龍等修訂；連書名也是子龍代擬的。因為直到崇禎六年（一六三三）他去世時，並沒有付印。子龍在凡例中說：「大約刪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這樣一來，反而使書中增加了不少重複、錯誤和矛盾之處。

全書六十卷，五十多萬字。但除引文獻外，他自己的寫作只有六萬一千四百字。分農本、田制、農事、水利、樹藝、蠶桑、蠶桑廣類、種植、牧養、製造、荒政等十二門。據徐氏宗譜中的文定公傳說他在臨終時，囑孫爾爵「速繕成農政全書進呈，以畢吾志」。

書中有西北水利一卷，包括整個黃河流域，西起甘肅，東至河北、山東、海濱。東南水利三卷，則包括太湖四周的蘇、松、常、杭、嘉、湖六府；浙江水利一卷，則着重在紹興的鏡湖、上虞的夏蓋湖、寧波的東湖、廣德湖、東錢湖等築隄蓄水工程。他在萬曆三十一年（一六〇三），亦即開始和利瑪竇研討西洋科學的前一年，已寫了量算河工及測驗地勢法，送給上海知縣劉一燝。

宋末，棉花已從兩廣、福建推廣到長江下游，元時，黃道婆更從海南島將紡織技術傳到松江。所以光啓對植棉也很注意，他的吉貝疏雖已失傳，但在農政全書中還可以看到一些。

農政全書對後世影響極大，從翻刻次數之多，亦可證明。祖本是崇禎十二年（一六三九）的平露堂本。平露堂即陳子龍家的堂名。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有貴陽撫署刻本；二十三年（一八四三）有上海曙海樓刻本；二十七年（一八四七）有山東書局刻本；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有上海文海書局本；宣統元年（一九〇九）有上海求實學齋本；民國十九年有上海商務印書館本；三十一年有河北偽燕京道本；四十五年，在大陸偽政權下，北平中華書局也還出了一個版本。據說並不完善。

徐光啓最爲人所熟知的，是他領導修正曆法工作。早在萬曆三十八年（一六〇〇）十一月的一次日食，他預報證實。所以到了萬曆四十年（一六一二）欽天監預報日食不準，已有人提出請徐光啓、李之藻等主持改曆。但未能如願。崇禎元年（一六二八）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原職；次年五月陞左侍郎，回部管事。六月二十一日日食，欽天監推算又不準；九月一日，崇禎帝下令由光啓督領修曆。光啓成立曆局，先從編譯曆書着手。曆局和欽天監不同，只是臨時研究機構，人員無正式官銜，通稱「知曆人」。最初他只請了鄧玉函（P. Schreck）、龍華民二西士協助。到崇禎三年秋，鄧玉函已死，龍華民本非天文專家，這時也離開了曆局。光啓又邀請了羅雅谷和湯若望工作。

曆書是分批完成，分批進呈的。到崇禎六年（一六三三）他上最後報告時的情形是：餘書六

十卷已編成，內三十卷已經他定稿；另三十卷草稿，也有十之二二經他修改，十之三四經他審閱。全部進呈的共一三七卷，大都都經他審改。通稱爲崇禎曆書。

同時他也製造天文儀器如望遠鏡等。遇有日月食，必親到觀象台觀察候驗。崇禎三年陰曆十一月二十八日即一六三〇年陽曆十二月三十一日（王重民輯徐光啓集誤推十二月三十日）在觀象台，爲了「備細考驗計劃，不意偶然失足，顛墜台下，致傷腰膝，不能動履」。崇禎五年三月十六日合陽曆一六三二年五月四日，他還是督領欽天監秋官正、五官司曆、博士、天文生和羅、湯二西士登台測驗。他也介紹了李之藻、金聲等人。

到了自知不起時，他推薦了李天經來繼續他。清兵入關後，崇禎曆書被改名爲西洋新法曆書。

這部曆書，因屢經刊刻，各版卷數不一，且因卷帙浩繁，至今還沒有人全面的加以整理和研究。

護教、傳教以及倡導科學以外，光啓最值得後人效法的一件事，是他很重視治家。三十三年重慶勝利出版社印行拙著徐光啓小冊，列入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第三輯，原第九章治家模範全被刪去。茲簡述一二。

現存光啓家書第一件有云：「按堯聞在吾邑造冊，可約束家人及親戚不可多事，已前受虧

處，亦不必稱說報復等語，但以安靜為主而已。可見光啓家庭，過去曾受人欺壓，其時光啓已任翰林院庶吉士，深恐家人倚勢報復，故去函約束，不許多事。

現存家書第三件，勸家人造林、養蠶、謹慎火燭。足見光啓雖已作京官，仍要家人作些家庭副業。

關於小心火燭事，再見於現存家書第四及第五件，而對於早夜間謹慎門戶，亦在四、五兩書中諄諄叮囑。

現存家書第五件，主要是告訴家中，在倭寇將來時，如何避亂。但其中有幾句話很重要。光啓說：「我前時向對汝說：要于南京或杭州卜居，正欲避去上海薄惡風習。」可見上海明末時，風氣已浮薄，所以光啓早有遷家計畫，不全是爲了避倭寇。

在現存家書第九件中，光啓說：「時危事異，只宜恬默自守爲上，教訓諸子尤是喫緊。」可見他是怎樣希望家人安分守己，不可招搖；同時亦可看出他很重視家庭教育。所以在同一家書中他又要他兒子將兩孫的文章寄給他看，「但將真筆真話寄來我看，切不可容先生文飾也。」在第十五件家書中說：「兩兒（孫）記：甚文字否？一日讀得一兩篇，熟否？」真可謂關心極了。

光啓本人及上一代和下一代，都是單傳，卻有爾覺、爾爵、爾斗、爾默、爾路等五孫，乃能繁衍至今，但光啓良好的家教，卻是最可貴的基礎。

## 李之藻

中國天主教三大柱石，一般人的通稱是徐、李、楊。徐爲徐光啓，李即李之藻，楊是楊廷筠。這是以信教受洗的先後而言；但若以年齡而言，應該是楊、徐、李。廷筠生於明嘉靖三十六年（一五五七），光啓生於四十一年（一五六二），之藻生於四十四年（一五六五）；民國五十四年（一九六五）是他的誕生四百周年紀念。

他是仁和人（杭州舊分仁和、錢塘兩縣），巴篤里（Bartoli）所著耶穌會史，中國之部，稱他出生於武官家庭。字振之，又字我存，受洗聖名爲「良」，因此又字涼菴，號涼菴居士及

涼菴逸民。德禮賢所著利瑪竇全集（Fonti Ricciane）第二冊，一六八頁註，認為「菴」字亦是譯音。他的理論是「涼菴」二字譯為西音是 Liam ngan，前一個字去了 an，後一個字去了 ng，便成爲 Lian，也就等於葡文的 Leam，義文的 Leone。但是他不知道中國文人以「菴」字爲字號的很多。學西洋數學的王錫闡字曉菴，梅文鼎字勿菴；近人王國維字靜菴，陳垣字援菴，張善就菴，陳獨秀號實菴，可見李之藻號「涼菴」的「菴」字，實與譯音無關。

之藻另一個號爲「存園奇叟」，當然我們可以推測他有一座房子名爲「存園」。之藻所撰讀景教碑書後，第一句便說「盧居靈竺間」，那是指西湖靈隱和天竺之間，民國二十六年我撰李我存研究便作如此推斷。

他是明萬曆二十二年（一五九四）舉人，二十六年（一五九八）中進士第五名，即分發爲南京工部員外郎。二十七年（一五九九）他到了北京，巴篤里記他就高職；但大約兩年後，他纔認識了利瑪竇。楊廷筠同文算指序記利氏說過：「自吾抵上國，所見聰明了達，惟李振之、徐子先二人耳！」可見其受利氏的推重。徐光啓刻同文算指序也說：「吾友李水部振之，卓犖通人。」之藻所學算學，天文，地理，軍事，水利，音樂，數學，理化，哲學，宗教，無不研究。開州志卷四宦。他「性明敏，法令畫一，摘發如神，人莫敢欺。於諸家之學，無所不窺」。

萬曆三十年（一六〇二），他重刻利瑪竇萬國全圖，並作跋。會德昭（P. de Senado）神



父記之藻二十歲後會畫有中國十五省全圖。他這次刻的萬國全圖，作屏風式，凡六幅。

萬曆三十一年（一六〇三），利瑪竇天主實義成書，其中也有和之藻論道的文字。是年，之藻任福建學政。

三十三年（一六〇五）開始編渾蓋通憲圖說。次年，他以工部分司之職，在山東治河，在張秋「濬泉百餘，復南旺湖，開濟南月湖，濟彭寧口，起涇河，黃浦二閘，以救淮城」。所以利氏天主實義中也稱之為「李水部」。

三十五年（一六〇七）之藻友汪孟樸在杭州重刻天主實義。同年春分日，之藻自序渾蓋通憲圖說，是一部研究天象的書，傳自利瑪竇，也說到「旋奉使閩之命，往返萬里，測驗無爽」。序末有書於「括蒼洞天」之語，可知之藻當時是在浙江處州，所以這本書也就是處州知府鄭懷魁在這年秋天刊刻的。

萬曆三十六年（一六〇八）夏至日，之藻為利瑪竇時人十篇作序。離他領洗還有兩年，可是他已完全明白利氏等來華的用心，也非常瞭解天主教的教義。所以在六年前為萬國全圖作跋時即說：

「而其要歸于使人安梯米之浮生，惜駒隙之光景；想玄功於亭毒，勤昭事于顯謐，而相與備之乎大道。天壤之間，此人此圖，詎可無補乎哉？」

一年前，他爲天主實義作序，也可見他早已接受了天主教教義，他說：

「世俗謂天幽遠不暇論，竺乾氏者出，不事其親，亦已甚矣，而敢於幻天藐帝，以自爲尊。儒其服者，習聞夫天命、天理、天道、天德之說，而亦浸淫入之，然而小人之不知不畏也，亦何怪哉？利先生學術，一本事天，譚天之所以爲天甚晰。睹世之喪天佞佛也者，而昌言排之。原本師說，演爲天主實義十篇，用以訓善坊惡。……余友汪孟樸氏，重刻於杭，而余爲僞弁數語，非敢炫域外之書，以爲聞所未聞；誠謂共戴維皇，而欽崇要義，或亦有習聞而未用者，於是省焉；而存心養性之學，當不無裨益云爾。」

到了爲畸人十篇作序時，之藻對於天主教和利氏諸人，實已萬分敬慕，他說：

「觀其不婚不宦，寡言飭行，口惟是潛心修德，以昭事乎上主，以爲是獨行人也。復徐叩之，其持義崇正闢邪……迄今近十年，而所習之益深，所稱妄言、妄行、妄念之戒，消融都淨。……蓋嘗悲乎死之必於不免，且不能以遲速料也；上主之臨汝，而不可貳也；獲罪於天之莫禱也；惡人齋戒之可以事主也。童而習之，智愚共識；然而迷謬本原，怠忽軋事；年富力強，而無志迅奮；鐘鳴漏盡，而尙諱改圖者衆也。非譚玄以罔生，即佞佛爲超死，死可超，生可罔，世有是哉？」

萬曆三十六年（一六〇八）十一月，由利瑪竇口授，之藻演成之闕容較義亦成書。成書後，

即被任爲灤州（又名開州，今河北漢陽縣），書在北京刻行。六年後，友人汪孟樸重刻，之藻本人纔作序。有云：

「譯旬日而成編，名曰闕容較義、殺青適竟，被命守灤，時戊申十一月也。柱史畢公梓之京邸。近友人汪孟樸氏，因核算指，重付剞劂，以公同志。」

戊申即萬曆三十六年；是年陰曆十一月，合一六〇八年十二月七日至一六〇九年一月五日。德禮賢編利瑪竇全集第二冊四七五頁註引之藻序，將「殺青適竟」句之「適竟」二字誤連下讀，成爲「適竟被命守灤」。吾常說：「漢學家不易爲也！」

在灤州時，「謀開溝洫，貽民永利，會入覲，不果。」（見開州志卷四宦蹟）又重修州城；以西法治案牘，州志稱之藻「尤精曆律；吏會計錢穀，多隱匿，之藻視案牘，以西洋算法正之，衆駭服」。又記之藻「謂孔廟不宜用俗樂，創樂器，選生徒爲六佾舞」，著頌宮禮樂疏十卷。四庫全書收入史部政書類二，總目提要稱爲「能得其源流……嫻於算法……故因數制律，足自爲一家之學」。

李之藻何以遲遲沒有信教呢？那是因爲有妾的緣故。但萬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年）二月，在北京患病，因利瑪竇勸，遂受洗。艾儒略著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蹟曰：

「太僕我存李公久習利子，服其器識，凡有所行，多與相商，覺從利子之言則順，間有

不從者，後必有悔也。厥後李公忽患病京師，邸無家眷，利子朝夕於床第間，躬爲調護。時病甚篤，已立遺書，請利子主之。利子力勸其立志奉教於生死之際。公幡然受洗，且奉百金爲聖堂用。賴天主寵佑，而李公之疾已痊矣。」

德禮賢利瑪竇全集第二冊一六九頁註，以之藻領洗聖名爲教宗聖良第一世，其瞻禮日在陽曆三月三日；而這年陰曆二月合陽曆爲二月二十三日至三月二十四日，所以推測之藻受洗在陽曆三月。

這是之藻一生關鍵最重要的一年，四十六歲。

這也是中國天主教史蹟上很重要的一年，因爲各省入京應試的士人很多，都想一見利瑪竇，利氏勞瘁不堪，陽曆五月三日便得重病；八日舉辦一生總告解，九日領臨終聖體，十日領終傳聖事，十一日下午六七點之間，向同會士作最後訓話後，安然逝世。中國修士游文輝繪利氏遺容。按是年陽曆五月十一日，合陰曆閏三月十九日。張廣濬證妄說，引龐迪我等乞收葬骸骨疏文，亦稱「閏三月十九日，年老患病身故」。利先生行蹟云卒於四月，誤；正教奉褒作閏三月十八日，亦差一日。

此後，得皇帝欽賜柵欄墓地，以及出殯等事，之藻無不力助其成。艾儒略著利先生行蹟說：「太僕李公經其喪事，市堅木爲棺，會士阻之不得。匠人欲速其工，懼天災而體變。」李

公曰：勿亟也，子第加工焉，吾知利子雖百日不壞矣。越兩日始就木。前後諸紳來弔者，無不極口稱贊。」

次年即萬曆三十九年（一六一一），之藻父親去世，告假回鄉。他乘此極好機緣，便在陽曆四月間，從南京邀請郭居靜、金尼閣二神父和鍾鳴仁修士到杭州開教，而於陽曆五月八日，即在杭州城內之深寓邸，舉行第一次彌撒禮。到了聖三主日，遷居城外先生府中。

六月，楊廷筠因之藻之勸，亦受洗入教。又因楊府比李府離城較近，所以郭、金二神父也遷入了楊府。

同年陰曆十一月，徐光啓復除翰林院檢討，促禮部奏召之藻等修曆。二十年後，即崇禎二年七月十一日，禮部爲奉旨修改曆法開列事宜乞裁疏中，還提到「臣部四十等年原疏，推舉五人：爲史臣徐光啓、臬臣邢雲路、部臣范守已、進士歸秀、李之藻」。

四十一年（一六一三），之藻改任南京太僕寺少卿，上請譯西洋曆法等書疏，其中亦提到「萬曆三十九年，曾經禮部具題，要將平素究心曆理如某人、某人等，開局翻譯，用備大典，未奉明旨」。但這篇疏是請朝廷全面輸入西學，不限於曆法。疏中說：

「伏見大西洋國歸化陪臣羅迪我、龍化民、熊三拔、陽瑪諾等諸人，慕義遠來，讀書談道，俱以穎異之資，洞知曆算之學，携有彼國書籍極多，久漸聲教，曉習華音，在京仕紳，

多與講論。……其書非特曆術，又有水法之書，機巧絕倫，用之灌田濟運，可得大益；又有算法之書，不用算珠，舉筆便成；又有測望之書，能測山岳江河遠近高深，及七政之大小高下；有儀象之書，能極論天地之體，與其變化之理；有日軌之書，能立表於地，刻定二十四氣之影線；能立表於牆面，隨其三百六十向，皆能兼定節氣，種種製造不同，皆與天合；有萬國圖誌之書，能載各國風俗山川險夷遠近；有醫理之書，能論人身形體血脈之故，與其醫治之方；有樂器之書，凡各鐘琴笙管，皆別有一種機巧；有格物窮理之書，備論物理事理，用以開導初學；有幾何原本之書，專究方圓平直，以爲制作工器本領。……如蒙俯從末議，敕下禮部，亟開館局，……但係有益世用者，漸次廣譯，其於鼓吹休明，觀文成化，不無裨補。」

同年，之藻譯同文算指前編竣，作序，這是介紹西洋筆算最古的譯本，自加減乘除，以至開方等，亦有練習題。但序末却說：

「至於緣數尋理，較在幾何；本本元元，具存實義請書。如第謂藝數云爾，則非利公九萬里來苦心也。」

可見之藻深知傳教士苦心乃在傳教。

萬曆四十三年（一六一五），遷高郵制使。康熙仁和縣志卷十七治行說：

「其治南河也：會黃、淮交漲，淮城危在旦夕，之藻起涇河，黃浦二閘以洩之；於高郵城外，開迴瀾塞，海子之東洩，俾繞城而北。復淮安板閘五壩，以防黃河濁流內灌。又築黃浦南隄之屬寶應者。兩治河漕，咸著成績。」

據道光重刻高郵州志卷一壇廟，之藻入祀七賢祠，祠原在揚河通判署西。嘉慶二十年附于三公祠。

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八月，南京教難起，之藻與楊廷筠等全力保教。泰昌年（一六二〇）因母喪歸里；十月，受徐光啓之託，與廷筠派門人張燕赴澳門購西銃。

次年即天啓元年（一六二一），之藻任監督軍需光祿寺少卿兼管工部都水清吏司事，這時，他和徐光啓在軍事防禦方面，効力很多，又在澳門招募葡兵，自造臺銃，會勸京師敵臺。

六年前，西湖蓮池大師（株宏）刊竹窗隨筆天說，攻擊天主教，說：「予以爲教人敬天，善事也，奚辯焉？老宿曰：彼欲以此移風易俗，而兼之毀佛謗法，賢士良友，多信奉者故也。」又曰：「現前信奉士友，皆正人君子，表表一時，衆所仰瞻以爲向背者。」所謂士友，即指之藻等。本年，徐如珂等又劾先生及光啓、廷筠三人爲邪教魁首。次年，沈灌起而再排天主教。沈灌過去也說過：「其說淺淫人心，即士君子亦有信向之者。」（見南宮署續）亦指之藻輩。天啓三年（一六二三）先生告歸，與傅汎際（Furtado）居於靈隱天竺之間，譯寰宇詮，這是一部講宇

宙學的講義；四年後，又開始譯名理探，即理則學。

在寰宇詮序中，之藻說：「惟是文言意絕，喉轉棘生，屢因苦難闕筆。」可見其謹慎與毅力。

天啓六年（一六二六）在家宅毗連建小型聖堂和司鐸住屋各一所，是年諸聖瞻禮日祝聖。利先生行蹟說：「自利子沒，人多有畫其像而景仰之者。太僕李公繪其象于聖堂左。」大約即是此堂。

崇禎二年（一六二九）七月十一日，徐光啓奉旨修改曆法開列事宜乞裁疏中說：「至臣之藻以南京太僕寺少卿丁憂服滿在籍，如蒙聖明錄用，伏乞敕下吏部，查明履歷，酌量相應員缺，起補前來，協同任事。」十四日奉聖旨：「李之藻速與起補，蚤來供事。」以後同月二十一日、二十六日光啓又上兩疏，亦提到上諭；八月初一日再奉聖旨：「李之藻着速催前來。」次年五月十六日，光啓疏中報告之藻到京經過說：「臣之藻祗奉簡命，亦於去冬十一月自原籍杭州府起程前來，行至揚州、滄州兩處，爲因血疾再發，醫療尅延，今幸獲痊，已於本月初六日陸見訖，旋即到局，協同臣光啓恪遵原議規則，督率該監官生，在局供事，推求測驗，改正諸法。」九月二十日光啓又有一疏，並列出之藻與光啓及羅雅谷共譯曆指一卷、測量全義二卷、比例規解一卷、日晷表一卷。



崇禎三年（一六三〇）李之藻到北京，進曆局任職後不久，因病不起。時陰曆九月廿七日，見西洋新法曆書題疏五十七頁，合陽曆十一月一日，亦即先生在家宅側所建小聖堂的祝聖四周年紀念日。終時以教務懸託徐光啓。訃文傳到歐洲，耶穌會總會長諭會士各舉行彌撒一張。

國立北平圖書館所藏皇明經世編水濕殘卷，姓氏爵里八十三稱「之藻卒於家」。但九月二十日光啓疏中尚提到之藻所譯書，沒有說到他去職或離京，而之藻即卒於七日後，是不可能從北京趕回杭州的。十二月初二日（以上均陰曆）光啓上因病再申前請以完大典疏，提到「臣自茲奉命以後，料理未幾，旋遭報警，輟業逾時；今秋纔欲續成，而寺臣李之藻物故。目下算數、測候、臆寫員役，雖不乏人；而釋義譯文，講究潤色，較勘試驗，獨臣一身。」可見之藻去世，對修曆是一大損失，光啓亦喪失了一得力助手。

之藻對中國初期教會貢獻極大，尤其在文化方面。最主要的是他在卒前一年，編刻了第一部天主教叢書，名為天學初函。惜至今三百二十餘年，還沒有有人續編二函。

之藻有刻天學初函題辭，有云：「茲為叢諸舊刻，體作理器二編，編各十種，以公同志，畧見九鼎一粟。其口初函，蓋尚有唐譯多部，故在釋氏藏中者，未及檢入。」因為景教碑文體頗似佛經，碑中有「翻經書殿」之說，所以之藻疑有若干唐譯景教經典，或雜於佛典之中；但迄今並無發現。之藻原定「理」（即宗教）「器」（即科學）各十種，但嚴格言之，理編只有七種。計

所收書如下：

西學凡，艾儒畧答述，一卷；騎人十篇，利瑪竇述，二卷；交友論，龐迪我撰述，七卷；二十五言，利瑪竇述，一卷；天主實義，利瑪竇述，二卷；辯學遺蹟，利瑪竇撰，一卷；七克，龐迪我撰述，七卷；靈言靈句，畢方濟譯撰，二卷；職方外紀，艾儒畧增譯，楊廷筠彙記，五卷；泰西水法，熊三拔撰說，徐光啓筆記，六卷；渾蓋通憲圖說，李之藻撰，二卷；幾何原本，利瑪竇口授，徐光啓筆譯，六卷；表度說，熊三拔口授，周子愚、卓爾康筆記，一卷；天問畧，陽瑪諾條答，一卷；簡平儀說，熊三拔撰說，徐光啓筆記，一卷；同文算指，利瑪竇撰，李之藻演，八卷；測量法義，利瑪竇口譯，徐光啓筆授，一卷；測答較義，利瑪竇撰，李之藻演，一卷；勾股義，利瑪竇撰，徐光啓撰，一卷；測量異同，利瑪竇口譯，徐光啓撰，一卷。

國內僅國立北平圖書館、北京大學、金陵大學、洛陽蔣恢吾先生及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五處有藏本。金陵大學藏本曾為德禮賢神父借去，見所編利瑪竇全集第二冊第XXX頁註。

崇禎八年（一六三五）即之藻去世後五年，寧波天童寺名僧圓悟者辨天二說，有「我存李先生公子引入入教」之語，但不知其名。四年後，霜降節，之藻有子名次彰者，為名理探作序，有云：「余小子其何知，惟德義侍先大夫，日聆泰西諸賢昭事之學。」又「第厥意義宏深，發抒難易；或隻字未安，含毫幾蘖；或片言少練，證解移時。以故歷數年所，竟軼十許，乃先大夫旋以

修曆致身矣。俟余入署續業，軼掌測演，悵居諸之虛邁，繼述之未從，每爲私閱，有餘恫焉。丁丑冬，先生主會入都，示余刻本五帙，益覺私衷欣報交構。蓋報者所貽清白，力莫能助剗剗之費；至欣者則景昨天開，聖天子留心欽若；邇日昭鑒斯道，有裨世教，因錫以御幣，顏曰欽褒天學。」

丁丑爲崇禎十年（一六三七）：「先生」指傅汎際神父。至之藻公子入曆局測演，亦見崇禎六年十月初六日，徐光啓所上治曆已有成模懇祈恩叙疏，稱爲「監生李次彰」。（見治曆緣起）但之藻孫輩以下的後裔和遺墓等，現在尙未有所發現，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

## 楊廷筠

楊振鐸先生以民國三十年畢業於北平輔仁大學國文學系，他的畢業論文是楊淇園先生年譜。三十一年又在天津完成楊淇園先生事蹟一冊。三十二年春，我從貴州邊疆浙江大學到重慶出席中國史學會成立大會，楊君也適從淪陷區逃抵四川，身邊還帶了這兩部稿子。他要我過目，而我從浙江隨身帶出的却只有浙江天主教小史四稿，五稿陷於日本佔領區的嘉興（勝利後我纔知道已完全散佚）。當時我替楊君改正了數十事，將兩書合而為一，作一校後記，並代他接洽在商務印書館出版。勝利後，我又將新發現的資料在上智編譯館館刊二卷六期（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月）編

070-515

目發表。

淇園先生名廷筠，字仲堅，淇園是號。其他別號有井寒子、鄭厓居士、泌園居士。他是杭州仁和人。祖洲，進士，祖母陳氏。父兆坊，字思說，號蘇門。叔兆金，贈官郎中。從弟廷槐，進士，官至刑部郎。又廷策，官至奉訓大夫、雲南提舉。杭州武林門前舊有石坊，額曰：「恩綸奕世」，並有「祖孫父子甲科」等字樣，及楊師學名，不詳。長子名約之，聖名加藤；次名蘇之，聖名若望。女二：名亞加大及依撈斯。孫德微，爲長子所出。陳繼儒撰武林楊母呂恭人傳云：「約之食餼；……蘇之國學生；德微郡庠生，能以孝謹文學世其家。」但廷筠的後裔，遺墓等，迄未發現。

廷筠生於明嘉靖三十六年（一五五七）。二十三歲（萬曆七年，一五七九）成舉人；二十六歲（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二）中進士。知江西安福縣事，乾隆江西安福縣志及吉安府志均有公傳。萬曆二十五年，建安積倉，以防饑饉。在任時，「緩催科，均徭役，尤加意學校，月課歲試，獎進不倦。」（府志卷三七安福名宦）地方人士稱之爲「仁侯」。

萬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擢監察御史。會諫阻錢稅，疏劾閩人陳奉、馬堂、陳附等奸狀，並諫阻取太倉庫金。

二十九年（一六〇一），利瑪竇入京謁帝，又在北京重刻天主實義，大約在次年，廷筠會見

利氏，但並沒有立即信教。丁志麟撰的楊淇園先生超性事蹟，是記述廷筠奉教後經過最早的一本書，據說：「先是，西泰利瑪竇先生來賓於廷，倡明天主之道，公蓋習聞其說而未之悟也。」廷筠爲鄉友李之藻所譯同文算指通編作序，自己也說：「往余晤西泰利公京邸，與譚名理累日，頗稱金蘭，獨至幾何、圓弦諸論，便不能解。」

三十年（一六〇二）任湖廣道御史。巡視漕運；三十二年，任四川道掌道事。三十三年巡按蘇、松，疏請罷止蘇、松改織綾紵三十萬事，又請免蘇、松、常、鎮四府河工加賦，有「焚林竭澤，民豈堪此」之語。

三十五年（一六〇七）疏荐陳繼儒，稱爲「隱逸真才」，並云：「著有用之文章，家乘國史；植無瑕之操履，地義天經」。後陳公撰祭楊淇園侍御文，則稱廷筠爲「真知己」。三十七年任南直（江蘇）督學，訪方孝孺後裔，建求忠書院。同年稱病告歸。楊淇園先生超性事蹟曰：

「其自督學解組歸也，左右圖書，手未嘗輟帙；越無朱公深相敬慕，將使都人士矜式，爰選西湖作勝，籍舉比而推公講席。公偏道學，結真實社，討論勤修，遐邇知名，其優婆比丘，樊竺乾衣鉢之傳者，恆以禪乘中之，於是公之門有禮僧之室焉。」

萬曆三十九年（一六一一），李之藻丁外艱回籍，並邀郭居靜、金尼閣至杭州開教。廷筠前往致弔，見之濼毀泥木佛像等，且不請僧道超度，頗爲詫異。楊淇園先生超性事蹟並記曰：「歲

辛亥，我存公官南都，與利先生同會郭仰鳳、金四表交善，比告歸，遂延郭、金二先生入越。適乃尊疾篤時，因以終傳之事重託之。公聞李封君歿，往唁，見二先生，欣然叩其宗旨；既而懇觀主像，竦息瞻拜，恍若大主臨而命之也，因延先生至家，厚禮之。」

又曰：「公因乏嗣，故置側室，公子二，由庶出。比公固請領洗，而先生未許；公躊躇且久，私謂我存公曰：『泰西先生乃奇甚，僕以御史而事先生，夫豈不可，而獨不能容吾一妾耶？若僧家者流，必不如是！』我存公喟然嘆曰：『於此知泰西先生非僧徒比也。聖教誠規，天主頌之，古聖奉之；奉之德也，悖之刑也，德刑昭矣。阿其所好，若規誠何？……』公忽猛醒，痛改前非，屏妾異處，躬行教誡。於是先生鑒其誠，俾領洗焉。」妾姓賈，見陳繼儒撰武林楊母呂恭人傳。

是年先生五十五歲。領洗聖名彌額爾，故號彌格子，從拉丁音譯。彌額爾乃從葡文音譯。金尼閣記於陽曆六月中遷入楊府，廷筠領洗或即在六月。杭州開教彌撒是在五月八日舉行，是日爲彌額爾瞻禮，廷筠取名彌額爾，或有紀念桑梓開教之意。

廷筠本信佛，亦頗禮重僧人，遠近寺刹，更多施與，所以他改信天主教，引起佛教人士非常的憤恨。開邪集卷下有行元和尙所著非楊篇，是專對廷筠而發的。在非楊篇之前，另有爲冀邪者言一篇，雖不指名，但已隱約攻擊廷筠，說：「獨奈何夷族之講求瞻禮者，我中國之章編；夷書

之撰文輯序者，我中國之翰墨也。……遷喬入幽，用夷變夏，噫嘻嗟哉，是尙可忍言乎！」又曰：「余固深咎中國之人行乎天教，而尤痛咎行天德之人，叛乎正教也。正教叛而天教行，禮義文物之邦，何異侏儒左衽之俗？」

在非編篇中他是指名破口大罵，曰：「彌格子不悟中意，躍入利氏之圈。」又曰：「肆今琳宮永飭，貝葉流輝，彼縱毀磨，何傷何害？徒自作闡提之逆種，鑊炭之罪魁耳！蕭瑀有言：『佛，聖人也，非聖人者無法！』彌格有焉。」

在超性事蹟中亦記：「里中有爲公譽者，謂公生平行事，無一不善，獨有一不善處，是從聖教。公聞之，咨嘆曰：『某生平行事，無有一善，乃獨有一善處，是從聖教。』」可見廷筠當時信教，實冒國人之大不韙，並遭各地人士的「圍剿」。

是年，公建聖堂一所。超性事蹟曰：「公致虔以奉主像，擇地置堂，編潔供具，堂中帷帳，乃以御賜闕羅爲之。擬者菩薩之堂，泥金之相，沈檀珠寶之奉，俱以瓦礫置之矣。」

廷筠父親兆坊，不久亦信教。超性事蹟曰：「公之封翁，素有德望，聞公從聖教，輒喜之，亦躬自淬勵，獲齋聖澤。一但據韓霖書孝順父母條，「兆坊受洗前，廷筠委曲開諭，不得，則致齋默禱於天，每日一飯，久而遷甚，父怪之，問得其故，洗心於事天之學。」

廷筠和徐光啓在什麼時候開始認識訂交，現已無從考知，但在他領洗次年，即萬曆四十年



(一六一二)，光啓勸家人到杭州避秀寇，即提到廷筠。徐文定公懇績是年家書中說：「賊一登岸，便急走杭州，將家小船安頓松茅場、西溪、樓下等地方，身自入城，與郭先生、楊宗師、李我存老叔商量。」那時廷筠最後一任官是督學南直，所以稱「宗師」。郭先生即郭居靜神父。我存爲之漢字。樓下通作留下。

超性事蹟記公信教後，爲教會、爲地方所舉辦的公益事有四：一、興仁會，二、設義館，三、立公墓，四、刊聖書，多受艾儒客神父影響。仁會是一種慈善團體。當時杭州盛行放生，廷筠以爲「愛物不如仁民」，所以招集紳紳，將每月存儲或勸募所得，用以施捨衣食醫藥等。後艾神父又勸其置產千金，以利息作爲基金，俾策久遠。

按當時杭州雲棲寺有名僧曰珠宏，又號蓮池，杭州本有放生會，蓮池著放生文，廷筠乃撰廣放生說駁之。

萬曆四十二年（一六一四）爲廬迪我七克作序，稱伏傲、憊忿、解貪、防淫、遠妬、清欲、食、迷醒懈惰等七端「與吾儒闡然爲己之旨，脈脈相符，學者循此繕篋，存順沒寧，來去儼然，既不徒生，亦何畏死也！」超性事蹟稱廷筠「腰束棕帶，頓年坐殿不貼床席」。又「以朝、午、暮爲默禱之三時，以息、言、行、缺爲自省之四端，尤雅慕西士避靜之工，自定日期，屏絕煩瑣，謝絕賓客，獨居斗室，靜心澄慮，與主默契」。近人多謂「避靜」一詞不妥，不知二字的

原始來歷，本分二義：「避」指「屏絕煩囂」「謝絕賓客」「獨居斗室」，「靜」指「靜心澄慮」，不能與「避暑」「避寒」「避亂」「避難」作同樣解釋也。

萬曆四十三年（一六一五），夫人呂氏偕二子一女領洗。超性事蹟載「公子二，由庶出。公歿，其次公子將田房原契贈泰西先生……而公之長子，又充田若干畝爲守塋之需。」呂恭人傳稱：「呂氏曾市田佐楊公讀書，又善侍翁姑，並助立仁會及先覺講院。」但巴篤里著耶穌會史，中國之部，謂夫人偕四子一女，受洗於郭居靜之手。二子、四子，不知孰是。

是年，蓮池和尚著竹窗隨筆，中有天說，攻擊天主教及廷筠等。次年，公已六旬高齡，以太夫人尚未領洗，囑家人守齋，已則「衣不解結，食不再進者旬餘」，太夫人卒亦入教。載超性事蹟。

是年，南京教難起。五月、八月，沈淮兩上參遠夷疏，第一疏謂：「士君子亦有信向之者」，第二疏則曰：「若士大夫峻絕不與往還，猶未足爲深慮」，所稱「士大夫」「士君子」當然包括廷筠在內。十二月頒諭禁教，廷筠詩各處教士至其家中避難，又與光啓之藻致函相善官吏，保護西士，故多不直沈淮所爲。超性事蹟曰：「淮與公同里，相知頗稔，難作，灌告公曰：「西士之寧，今置之矣！」公莞然曰：「某却要公不置，猶且望於公，代某親之也。」其剛直如此。」時在杭州避難西士有郭居靜、金尼閣、畢方濟（P. Sambiasi）、龍華民、艾儒略、史惟貞

(P. Van Spiere) 著。

同年，公撰強鸞不並鳴說，今巴黎國家圖書館尚存明刻本，其內容係剖辯天主教與白蓮、無爲諸教不同，凡舉十四點。蓋南京教難中之仇教者，以此爲攻擊教會之詞。據西士所記：「其時之漢駐節高郵，某司鐸携廷筠所作護教書來謁」，即指此書。書有跋，未署名，但與之藻刻聖水紀言序，如出一人之手。破邪集卷六收林啓陸誅夷論，提及此書，作鸞不並鳴說，當係誤記。正教奉傳載崇禎十四年六月福建寧縣正堂左光先告示，作鸞說，則簡稱也。

以著作傳教及護教，實爲廷筠宏願。故教難中，又著聖水紀言一書，孫學詩述，張文燕校。之藻有序，稱爲「是其坐間酬客語，然淺顯有可味者，刻之以代口答」。則亦辯道之書，且爲之藻所刻。今巴黎國家圖書館及羅馬圖書館皆有藏本，前者半葉九行，行十八字；後者半葉九行，行十九字，可知當時會一再傳刻。文燕疑即張燕之字。

萬曆四十五年（一六一七），公六十一歲，奉獻自己的家宅作爲聖堂。超性事蹟記曰：「爰於宅畔擴建聖堂，爲同教瞻禮之地，廷泰西會士諸先生住其中，時與衆人講解聖經，武林人士靡然而風矣。」

廷筠努力傳教的結果，使武林即杭州人士大批信教，從圓悟和尙所記范姓教友的一例，也可作證。圓悟著有辯天三說，也是一部反天主教的書，收於破邪集卷七。他說：「季秋之望，余

二說復出，如前致榜武林，而孟冬九日，夢宅張君，仍持告天教之堂。坐移時，始有范姓者出，乃中國人也，蓋遊淇園楊公之門而篤信天主教者也。」

公之封翁及太夫人先後於萬曆四十六年（一六一八）及次年逝世，西士記述廷筠是按教禮殯葬，而不延僧道，親友怪之，公示以家禮，所以呂恭人傳稱「恭人與楊公匍匐治喪，用紫陽家法」。七七期滿，公加倍救濟貧病。

神宗實錄卷五七六，記十一月壬子「起陞太常寺少卿程紹、副使楊廷筠」。但因丁憂，未授官。

四十八年，亦即泰昌年（一六二〇）十月，之藻與廷筠受光啓之託，合遣之藻門人張燕往澳門購大統四門。是年，謝務廉改名曾德昭（P. Samedo）來廷筠家避難。

天啓元年（一六二一），光啓致廷筠書，言「造台備統，防禦都城」事，稱公爲「少京兆」（見徐氏庖言卷四）。是年春，公門生張慶受公感化入教，撰閩楊淇園先生事蹟有感曰：「天帝又閔予，默牒京兆尹淇園楊先生，愛予開予，再三提撕予，……實皆淇園先生之指吾南也。先生指吾南，不在言訓，惟是無行不與。」又口：「貧賤者曰：『吾有此誠難，如富貴乃易耳！』嗚呼！世獨楊先生富貴也哉！富貴也者則又曰：『吾處富貴難甚，貧賤人不知也。』嗚呼！難至楊先生乃偏易哉！吾謂富貴不如楊先生也者，勿視先生易；如先生富貴也者，勿讓先生以爲難。」

先生乎！先生乎！豈能專美也乎！」按楊淇園先生超性事蹟一書，實艾儒略口授。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本署「晉江丁志麟筆受，三山陳克寬參閱」，張廣亦晉江人，而明末閩省開教西士即儒畧，實自杭州前往，可見福建開教，廷筠之關係必大。

廷筠作代疑編亦在此年，可見天啓元年實廷筠爲天主教貢獻最大的一年。此書又有續編，在當時所有護教書籍中，此書流傳最廣。教友左光先任福建福寧縣左堂，曾出佈告，有云：「若乃愚民妄相揣度，則有弼鸞說、用夏解、及代疑正續二編在，爾等其釋思之！」用夏解一書，至今未見，但其他二書，都出於廷筠之手，可見福寧的早期天主教，受廷筠的影響必很大。

又如破邪集卷六所收林啓陸作誅夷論曰：「其書譯入華地，不能徧閱。適逢崇禎八年，利妖之遺毒艾儒畧輩入丹，送余有天主實義、聖水紀言、辨學遺蹟、鸞不並鳴說、代疑續編諸妖書等。」按福建舊福寧府霞浦縣，亦名丹，江西南城有山曰丹，但艾儒畧從未入嶺。利妖指利瑪竇，艾儒畧帶入之五種書中，竟有三種爲廷筠所著，廷筠與福建天主教史淵源之深，這又是一絕好證明。

林啓陸之外，刪邪集又收有霞漳釋元的代疑序畧說。霞漳無此地名，疑即霞浦，指名斥廷筠口：「武林楊彌格，雙馬竇之唾餘，恢耶蘇之誕蹟，刊著代疑編始末二十四條，而涼庵子者復爲序云。涼庵子不知何許人，想亦彌格之流也。」涼庵即李之深號。

謝邪集又有蒲陽釋性潛所撰燃犀一書，亦曰：「武林楊彌格，附西夷天主教，著代疑編，內有「答佛自西來，歐邏巴既在極西，必所親歷，獨昌言無佛」條。……夷黨此言，真令人直髮裂眦，必須磔撲而後甘心者也。」可謂恨之極矣。蒲陽即莆田。

行元還有一篇緣問，竟至惡言相加，說：「嗟夫！文物之邦，堂堂之士，讀孔孟之微言，一旦欺聖明而佐狡猾者，必自楊彌格始，吾知自取誅戮，淹沒有日耳！」

當然，浙江佛徒如蘭谿釋行聞的拔邪畧引，也會駁斥代疑編，但廷筠之書在浙江，似尙不如在福建流傳之廣，或尙不如在福建之引起注意。擁之者晉江有丁志麟、張廣，三山即福州有陳克寬，左光先雖相城人，而宦游建寧；嫉之者則有霞浦林啓陸與釋行元，莆田有釋性潛。明末天主教因徐、李、楊三大柱石的篤信而力傳，初盛行於溫杭一帶，而不意引起天佛二教之大爭辯者乃在福建，實由於艾儒畧帶入福建之書，多爲廷筠闢佛之作也。

二年（一六二二）公獻杭州老東嶽附近桃源嶺大方井祖塋爲教士墓地，鍾鳴仁、羅如望、金尼閣、應類思、伏若望（P. Forez）、徐口昇（P. Fiva）、黎密石（P. Ribeiro）、郭居靜、陽瑪諾（P. Diaz, Junior）、衛玉國（P. Martini）、洪度貞（P. Augeri）、殷鐸澤（P. Inorocetta）、法安多（P. Faglia）、艾奧庭（P. Barelli）等耶穌會士，均先後葬其地。但捐地時，已卒者僅鍾鳴仁一人。

是年，教難又起，避住廷筠家中之教士有金尼閣、羅如望、鄧玉函等四人，李之藻亦加以資助。超性事蹟記：「或有以難告者，公曰：『師弟相從，義也，居恒聞道，自謂生死不渝，一朝臨難而棄之，寧惟不懷於情，即學問亦非矣！』」

熹宗實錄卷二三記：「六月壬午，起原任江西按察司副使楊廷筠為河南按察使司副使，分巡大梁道。」

三年（一六二三）三月，耶穌會會長羅如望卒於廷筠家，葬方井。

熹宗實錄卷三三記：「四月丙寅陞湖廣按察司副使楊廷筠為光祿寺少卿。」

是年夏，廷筠為文儒客所輯職方外紀潤色，八月付梓，後又重刻於福建。這是廷筠惟一的一部科學方面的書。五卷，卷首一卷，有明刊本、天學初函、四庫全書、墨海金壺、守山閣、外藩輿地等叢書均收入。是艾儒略根據瀛迪我的遺稿增補而成。有萬國全圖、五大洲總圖及亞細亞、歐羅巴、利未亞、亞墨利加、墨瓦蠟泥加、四海等圖說，並畧述海名、海島、海族、海產、海狀、海舶、海道等。歐洲的紀載較詳，歐洲各國中，尤以西把泥亞（西班牙）、意大利亞（義大利）等國敘述最多。實為我國第一部世界地理書。四庫提要謂：「所述多奇異，不可究詰，似不免多所夸飾。然天地之大，何所不有？錄而存之，亦足以廣異聞也。」徒顯其所見不廣。守山本不題廷筠名，改題「金山錢熙祚錫之校」，亦可哂也！

是年，瞿式穀至廷筠家，顏艾儒畧往常熟開教。

天啓四年（一六二四），廷筠已六十八歲，四月任順天府丞。據耶穌會史作者巴篤里記述，在此年之前，無錫成立東林書院，徐光啓、李之藻與廷筠三人均曾講學；方正官員，無不隸東林黨籍；西士對此書院亦頗重視，因有利於傳教。又云：北京城內亦有東林學館，而葉向高（與西士接近）即為其中主要人物。不久，東林與魏忠賢黨發生衝突，六位名士斃於獄中，一位杖死公堂，絕望自盡者不知凡幾。去職者三百三十人，中有三位閣老，（葉向高為其中之一）並光啓、廷筠等。

據按此事發生於六月，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次年，漣與左光斗等六人下獄死；杖死公堂者為萬燧。向高與廷筠罷官在七月；康熙杭州府志卷三十，人物上，風節，公傳亦稱是年秋：「魏忠賢用事……而廷筠觀時事已變，遂乞歸。」陳繼儒祭楊侍御文有「急流勇退於熿熿之先」之語，呂恭人傳則稱「崔魏煽焰，楊公拂袖便歸」。

葉向高罷歸，過杭州廷筠家，顏艾儒畧入闕開教。帝京景物畧卷四天主堂有贈西士詩曰：「我亦與之遊，冷然得深旨。」

次年五月，光啓亦受魏忠賢私人智庭之劾，奉旨冠帶閒住。

天啓六年（一六二六）公已七十高齡，在杭州捐資設學校一所。



七年，公會赴嘉定，出席「上帝」與「天主」名詞的審議會，教士參加者十一人；光啓、之漢與孫元化亦與焉。是年，陽瑪諾、黎寧石二神父亦來廷筠家避難。同年秋，公舉華嚴教堂一所，西士住宅一處，修道院一所。超性事蹟記：「天啓七年丁卯秋，偶遊他邑，忽切念此舉，不可稍緩，急急言旋，遂改造聖堂於武林門內觀巷。工竣而疾篤，若謂立堂之願已滿，去世之期未遠也。」據康熙杭州府志卷三十二人物四寓賢，「清初，徙天水橋西」按云清初者，誤，「觀巷」與「天水橋西」，實爲同一地點，即今杭州天主堂所在地也。

是年十二月，公卒，享年七十有一。超性事蹟記曰：「砥礪篤修，至死不懈。易簀前數日，命取楮筆，闡明天主事理，歷解疑端，娓娓不置。家人憂而止之曰：「宜稍寧神，毋煩思索！」公執之固，曰：「聖教妙理，人未能詳，我深知之，俟我寫盡此意而辭世，豈容默然不言耶？」……臨終悉依教規，備行諸禮。……死之日，遠近親故，如喪考妣，邦人上諸當道，舉公鄉賢。」

公卒後，次公子將田房原契贈泰西先生；長公子又加若干畝田，爲公所獻墓地守護之需。女公子依孀斯在南京保衛教會，創立貞女院。都能繼承公的遺志。

公所著書，教理方面尙有西釋辨明、西學十誠註解等。爲教理及科學書所作序跋，有七克序、蘇罪正規小引、張瀾格爾遺蹟序、西學凡序、同文算指通編序等。

## 龐迪我

民國四年，北平英斂之先生華（大公報創辦人），以自號萬松野人，作萬松野人言善錄，是年十月自序，次年出版，民國八年再版。是一本勸人爲善的書，同時也勸人研究宗教，隱約中以天主教爲重，而天主教色彩極淡。其中有一節，題爲再論入手工夫，有一段說：

「野人用心細想生平所見的各書，以修德改過當作性命交關的，莫過於七克一種。這書是明季西班牙人龐迪我所作，推論人性下份的私欲七罪：爲傲、爲妬、爲貪、爲忿、爲變、爲淫、爲怠，復推論人性上份的彝良七德：以謙伏傲，以仁平妬，以施解貪，以忍息忿，以

淡寒餐，以貞防淫，以勤策怠。既痛言七罪之醜惡，復盛陳七德之美好。以七德克七罪，故曰七克。當時的士大夫贊爲語語刺骨，字字透心，其痛切也可想見了。惟因其文字簡古，大類周秦子書，學問淺的人，不能十分了了，後人有將此書演爲白話的，其間畧加增減，與原書大同小異，名之曰七克真訓。人果能平心靜氣的一讀，真是驚心動魄，神味無窮。」

讀英先生文，可知七克這本書價值之高。書是明萬曆四十二年甲寅（一六一四）龐迪我作的，有自序和楊廷筠、鄭以偉、曹于汴、陳亮采等所作序，熊明遇所作引；卷七末有汪汝淳跋，每卷前又有崔溥序，曹于汴序載其仰節堂集。明清間教外學者，多爲教士譯撰書籍作序，但各家文集都不收錄，或雍乾禁教後刪去。曹序之存於其集中，可謂空谷足音。

#### 迪我自序說：

「迪我八萬里外，異國之旅，早荷天主靈慈，悟此世福至暫至微，匪堅匪駐，轉思身後，寶具永年祝福。爰從耶穌會教習，聞蒙傑光之旨，正己化俗，憫夫邪說充塞，不知天主爲人物真主，不思天堂有真修捷路，乃偕數友東來，九死一生，涉海三載而抵中華；中華語言文字，迥不相通，苦心習學，復似童蒙，近稍曉其大畧，得接講論。竊見有志儒賢，多務修德克己之功，同方合志，萬里非懸；第緣三者之蔽，（蒙按上文迪我稱不念本原，不消志嚮，不循節次爲三蔽）編藩未一，因緣所聞及所管闕一二，以資印可。夫人心之病有

七，藥心之藥亦有七，要其大旨，總不過消舊而積新，積之之極，以積永樂永慶，消之之極，以消永苦永殃焉。」

楊廷筠在序末曾對作者客為介紹，說：

「龐公號頌陽，予未與一面。聞其居長安，大官授餐，為聖天子所禮遇，名流多與之遊。」

按龐氏原名 Didacus de Pantoja，迪我少數文獻或作迪峨、迪我。野獲編卷二誤為迪義，字順陽。

拙著從中國典籍見明清間中西文化關係稱之為「最偉大的西班牙漢學家」。

明末清初來華天主教教士以耶穌會士為多。耶穌會創辦人是西班牙人，但來華會士中，西班牙人却少得可憐！

拉丁文一五五二年至一七七九年中國耶穌會士名錄 (Catalogus Patrum ac Fratrum…… ad anno 1552 ad annum 1779) 統計明嘉靖三十一年至清乾隆四十四年，一百二十七年之間，在四百五十六名會士中：葡萄牙人達二百五十三人，法國九十六人，義國六十二人，比國十三人，德國十二人，西班牙只六人。

因為葡萄牙取得保教權後，來華歐洲教士，必從里斯本起程，必在澳門登陸，西班牙人自難

插足。

但在極少數的西班牙耶穌會士中，龐迪我却經常被人和利瑪竇並稱。

迪我生於一五七一年（明隆慶五年），比利瑪竇小十五歲；萬曆二十七年（一五九九）來華，比利氏晚二十八年。但利氏向明神宗貢方物，他却同往覲見。後即與利氏同居京師。據說他華語很暢達，是利氏得力助手。利氏卒後，也是他和熊三拔同請明帝勅賜葬地。凡此都詳記於艾儒略撰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蹟。

明史卷三二六外國七意大利傳記迪我參加修曆曰：

「其年（按即萬曆三十八年利瑪竇去世之年）十一月朔口食，曆官推算多謬，朝議將修改。明年，五官正周子愚言：大西洋歸化人龐迪我、熊三拔等深明曆法，其所携曆書，有中國載籍所未及者，當令譯上，以資採擇。禮部侍郎翁正春等因請做洪武初設回曆科之例，令迪我等同測驗。從之。」

這時是萬曆三十九年（一六一一），兩年後，李之藻亦上請譯西洋曆法等書疏，見春明夢餘錄卷五八。有云：

「伏見大西洋國歸化陪臣龐迪我、龍化民、熊三拔、陽瑪諾等諸人，慕義遠來，讀書談道，俱以穎異之資，洞知曆算之學，携有彼國書籍極多。久漸聲教，曉習華音，在京仕紳常

與講論。」

龍華民來華，較迪我尚早兩年，然之藻列龐氏爲首。原疏又曰：

「昔年利瑪竇最稱博覽超悟，其學未傳，遠先朝露，士論至今惜之。今龐迪我等鬚髮已白，年齡向衰，還方書籍，按其義理，與吾中國聖賢可互相發明。但其語言文字，絕不相同，非此數人，誰與傳譯？失今不圖，政恐日後無人能解；可惜有用之書，不免置之無用。（中畧）如蒙俯從末議，勅下禮部亟開館局，徵召原題明經通算之臣如某人等，首將陪臣迪我等所有曆法，照依原文譯出成書，進呈御覽。」

此二處之藻又以迪我代表當時學有專長的教士，可見其受人推重之一斑。

但七克成書後二年，即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禮部郎中徐如珂、侍郎沈瀛、給事中晏文輝、禮科給事中余懋孳等聯合反對天主教，明史說他們的理由是「疑其爲佛郎機假託」「公然夜聚曉散，一如白蓮，無爲諸教。且往來鑿鏡，與澳中諸番通謀。」「帝納其言，至十二月，令豐肅（按即王豐肅，後改名高一志）及迪我等俱遣赴廣東，聽還本國。命下久之，遷延不行，所司亦不爲督發。四十六年（一六一八）四月，迪我等奏：「臣與先臣利瑪竇等十餘人，涉海九萬里，觀光上國，叨食大官，十有七年。近南北參劾，議行屏斥。竊念臣等焚修學道，尊奉天主，豈有邪謀，敢墮惡業？惟聖明垂憐，候風便還國。若寄居海嶼，愈滋猜疑。乞并南都諸處陪臣，

一體寬假。」不報，乃快快而去。」

明史說迪我等上奏是在萬曆四十六年（一六一八）四月，其實，這年陽曆一月，迪我已歿於澳門。所謂「寄居海嶼」即指澳門。

據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七克又名七克大全，除萬曆四十二年（一六一四）北京初刻七卷本外，崇禎二年（一六二九）收入李之藻所編天學初函。此外尚有崇禎十六年（一六四三）北京刻四卷本，嘉慶三年（一七九八）北京刻七卷本，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泗涇刻本，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上海二卷本，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上海土山灣四卷本。

但在華北尚流行有所謂大七克本，余未見原刻本，寒齋僅藏有宣統二年（一九一〇）香港納匝助靜院印版，亦七卷。僅有楊廷筠序，及「碭郡彭瑞香」所作西聖七編序，當是七克別名。序首曰：「西洋龐君迪我著七編，始於伏傲，終於策怠，示余，余愛（疑為受字之誤）而讀之，蓋洗心之聖水，對證之要方也。」可見此書乃迪我親送彭氏。但序又曰：「龐君雖與華之人處，往往交臂而失，即諳華性，不應徹見俯（當為俯字之誤）肝，窮悉底蘊，言言當也。石言於晉，或憑之言，龐君之言，無所憑假，意者天主使之耶？」則又畧帶懷疑態度。

此序無年月，但讀序末所言：「君書業已懸之國門，或諱疾而忌醫，復增長其病心，與君為魔難，將奈何？君不與此土人比肩事主，同籍分祿，且所述者天主之言，天使言之，度無為君難

者；即有之，度無能舉七編之而非是之也，則亦不足爲君難矣。」可見作此序時，南京教難或已觸發，或已見端倪。

迪我七克一書，歿後更受人重視。崇禎十四年辛巳（一六四一）山西絳州舉人韓霖著鐸書，（民國八年陳援菴先生重爲校刊）第六篇毋作非爲，即介紹七克。

「此外有罪宗七端，由愛榮名而生驕傲，由愛財物而生怪吝，由愛身體而生迷食迷色，與懈惰于善，所愛未得，則生忿怒；若未得而他人得之，則生嫉妬，是爲七端，萬罪之根，萬禍之胎也。（中畧）克七罪有七德：傲如猛獅，以謙伏之；妬如溝起，以恕平之；慳如握固，以惠解之；忿如火熾，以忍熄之；迷飲食如壑受，以節塞之；迷色慾如水溢，以貞防之；怠如驚拔，以勤領之。有七克一書，其中微言奧義，即未深領其旨者，皆喜讀其書焉。」

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敕修四庫全書，七克僅被收入子部雜家類存目二。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五評曰：「其言出於儒、墨之間，就所論之一事言之，不爲無理，而皆歸本敬事天主以求福，則其謬在宗旨，不在詞說也。」亦可見當時士大夫反天主教的情形。

至於萬松野人言善錄所提到的七克真訓，有泰西聖味增爵會士沙勿畧願在一八五七年（咸豐七年）所作序。按顧名方濟（Fr. Xav. Timothe Danicourt），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來華，



二十三年（一八四三）至舟山及寧波；咸豐元年（一八五一）晉浙江宗座代牧，四年（一八五四）調往江西。十年（一八六〇）卒於巴黎。序曰：「丙辰春，予乃獲斯篇於豫邸，名曰七克真訓；展玩之下，直覺在在金霏，句句玉屑，有令人不忍釋手者。倘使人人見此，諒無不有同我之所好也。奈書本多缺，不能廣布流傳。（中畧）予愛斯編之約而詳，又慮是訓之湮以沒，遂將原本校訂，分爲上下兩卷，付之剞劂，速廣其傳。」丙辰乃作序的前一年，即咸豐六年（一八五六）。

從序文可證顧主教所見到的已是一個刻本，但流傳不廣，而顧主教再加以校訂，分爲上下兩卷。民國十一年上海土山灣亦有重印本。民國五十一年，臺中光啓出版社重印，仍題顧迪我著。

迪我所著又有瘋子遺詮，四卷，爲宗徒信經作詮解，多用音譯，如宗徒作「亞波斯多羅」，信經作「信薄錄」。末附天神魔鬼論及人類原始論。

又受難始末一卷，風行教內，爲早年教友在封齋期內必讀之書。

明季，熊三拔傳入西洋煉製藥露法，迪我亦傳其術於徐光啓，見萬曆四十一年（一六〇四）光啓家書，曰：「胤先生教我西國用藥法，俱不用渣滓。採取諸藥鮮者，如作薔薇露法，收取露，服之功效。此法甚有理，所服者皆藥之精英，能透入臟腑筋骨間也。」

又艾儒略所作我國第一部世界地理書——職方外紀，實僅增訂迪我原稿，見艾氏自序。

## 高一志卽王豐肅、王一元

高一志字則聖，他原來的漢名是王豐肅，「豐肅」是聖名 *Alphonsus* 的簡譯，「王」大約是他本名 *Vagnoni* 第一字的譯音。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說「一元」是「豐肅」的字，又字「泰穩」。但我所藏明刻推源正道論，（費賴之誤爲推驗正道論，又誤稱有序。）題爲「極西耶穌會中王一元泰穩父撰」，「雲間景教後學徐光啓玄鳳父校」，「一元」是作爲「名」用的，不是「字」。此書共十四葉，半葉九行，每行二十字。每段首行頂格，遇「上帝」「帝」「天主上帝」「天主」等字樣都是另行起並頂格。其餘均低一格。計「上帝」二十七處，「天主」十一處，

「天主上帝」一處。

我所藏的明刻本，封面簽署雖是推源正道論，但第七葉起却是醒世問編，是否亦為二人撰校，不得而知。問編係分段討論，每段皆以「請問」二字起首，共二十六段。問編和正道論，合訂一本，葉數相連，紙張、行款、字數亦完全相同，但問編文中用「上帝」二字時雖亦屢見迭出，却一律不抬頭。

費頓之說他是萬曆三十三年（一六〇五）到達南京。但他在南京被捕後供稱三十九年三月到南京居住。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南京教難起，王豐肅被目為主犯。沈濬是南京教案的主使者，南京署續載有他的參遠夷疏，其第一疏（萬曆四十四年五月）中有云：「臣初至南京，聞其聚有徒衆，營有室廡，即欲擒治驅逐，而說者或謂其類實繁，其說浸淫人心，即士君子亦有信向之者。」可見王豐肅當時傳教的成績，實頗可觀。一方面是「其類實繁」，足證數字之多；一方面有「士君子」「信向」，更證素質亦高。明史沈濬傳更明白歸功於豐肅，與利瑪竇並稱。傳說：「西洋人利瑪竇入貢，因居南京，與其徒王豐肅等倡天主教，士大夫多宗之。」

但王豐肅亦不僅交接士大夫階級。根據南京署續所載鍾鳴仁鳴禮兩案供詞，除修士、刷印、孤兒各二人，結帽三人，此外担水、描金、挑脚、髻頭、書童、補網、煮飯、賣糕、種樹、看園、木匠各業皆有；而在進教緣由中，一人乃由羅儒望勸，兩十四歲幼童，係父親或伯父賣與

迪我；而一因王豐肅勸」，「仰慕王豐肅」及「投豐肅家」者計得四人。

所以參遠夷第一疏中即直指其名，並列爲南京首犯，曰：「近年以來，突有狡夷自遠而至，在京師則有龐迪鹹、熊三拔等，在南京則有王豐肅、陽瑪諾等；其他省會各郡在在有之，自稱其國曰大西洋，自名其教曰天主教。」

第二疏（萬曆四十四年八月）中更有專對王豐肅一人而發之文，曰：「豐肅神姦，公然潛住正陽門裏，洪武岡之西，起蓋無樑殿，懸設胡像，誑誘愚民。從其教者，每與銀三兩，盡寫其家人口生年月日，云有咒術，後有呼召，不約而至。」又曰：「尤可恨者，城內住房既據洪武岡王地，而城外又有花園一所，正在孝陵衛之前。夫孝陵衛以衛陵寢，則高廟所從遊衣冠也，當龍蟠虎踞之鄉，豈孤風縱橫之地？而狡夷伏藏於此，意欲何爲乎？」

四個月後，權又上第三疏，有云：「但使止行異教，非有陰謀，何故於洪武岡王氣所鍾，輒私盤據？又何故於孝陵衛寢殿前，擅造花園？皇上試差官踏勘，其所蓋無樑殿，果於正陽門相去幾何？是否緣城近堞，踪跡可疑？」

這些反宗教的文獻，却給王豐肅本人、南京教會和中國西式建築史（無樑殿）留下絕好史料。

南京教案的文獻，連王豐肅的容貌也替我們後人描繪下來了。這些文獻也見於破邪集卷一會

審王豐肅等呈文中，說：「會審得王豐肅：面紅白，眉白長，眼深，鼻尖，鬚鬢黃色。供稱：年五十歲，大西洋人，幼讀夷書，由文考、理考、道考，得中多篤耳（蒙按即博士之譯音），即中國之進士也。不願爲官，只願結會，與林斐理（按爲 Felicianus de Silva）等講明天主教。約年三十歲時，奉會長格老的憑（按原名爲 Claudius Aquaviva）之命，同林斐理、陽瑪諾（按爲 Emmanuel Diaz Junior）三人，用大海船，在海中行走二年四個月，於萬曆二十七年七月內前到廣東廣州府香山縣香山澳中。約有五月，因陽瑪諾有病留住澳中。是豐肅同林斐理前至韶州府住幾日，又到江西南昌府住四月，於萬曆三十九年三月內前到南京西營街居住。先十年前有利瑪竇、龐迪我、郭居靜、羅儒望等已分住南京等處。」

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陽曆八月二十日，禮部尚書方從哲囑沈淮先將西洋人等獲監禁，再請旨治罪。八月三十一日，豐肅與教友張築、姚若望被逮。九月一日，神父謝務祿（Seneto）後改名曾德昭）亦與鍾鳴禮及其他教友十三人被捕入獄。繼又禁押教友多名，計教友共二十四人。

數月後，二神父被押出境，在木籠中囚三十日，經廣州而抵澳門。

至天啓四年（一六二四）王豐肅始改姓名爲高一志，重入中國。因他以後撰著的書都署名高一志，所以較爲被人所知。又因南京方面認識他的人太多，所以派他到山西絳州，韓雲、韓霖昆

仲便是他所勸化的。蒲州亦是他開始傳佈福音。後人尊之爲山西開教之祖。

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一志卒於絳州。道學家傳記他葬於杭州南門外，誤。

山西絳縣雷神有告示，題名爲「尊天祛邪」，說「佛道二教，使人不尊天而尊己，西儒修身，事天，愛人如己」云云，必受一志影響。

一志著書極多，如教要解畧，一作聖教解畧、聖母行實、天主聖教聖人行實、十慰等，都初刻於絳州。關於教育方面，有西學修身一名修身西學、西學治平一名民治西學、西學齊家、童幼教育等；又有斐祿彙答，斐祿即哲學（Philosophia）之譯音；醫學警語，陳援庵先生藏有舊抄本。此外尚有神鬼正紀、空際格致、遠道紀言等。

按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有記法一書，番號爲Chinois 6656，共三十四葉，似尚缺一二葉，半葉九行，行十九字，題爲「泰西利瑪竇著」，晉終朱鼎澣參定」。朱氏有序，略曰：「今天下無不知有西泰利先生矣，外父徐方枚有所藏先生墓中誌云：「先生於六經，一過目能縱橫顛倒背誦」，澣未嘗不洒然異之。外父曰：「夫有以授之也，其書久在則聖高先生笥中。」然出利先生偶爾草創，未易了了，高先生再爲刪潤之。高先生則後利先生傳其教於天下，外父所父事者。……由此申之，以至念茲在茲，不忘人之靈性以由生者，此二先生不遠九萬里西來意也。不然，此書一村學究教人讀書法矣！豈不有負先生？東雅晚學朱鼎澣書於景教堂。」

按此書當爲利瑪竇西國記法之修正本。末有「高一志、畢方濟天訂，值會陽瑪諾准」字樣。按陽瑪諾自天啓三年（一六二三）起任耶穌會中國副區長，則是書刊行必在此年之後也。

在明末傳教士中，高一志亦以著作宏富及文筆暢達見稱，故不能不略談其著作。

（一）十六世紀天主教有「教義入門書」或稱 *Doctrina Christiana*，或稱 *Christianae Doctrinae Compendium*，亦即後世所謂「聖教要理」或「要理問答」。我國最早爲羅明堅抄本西竺國天主教實錄時代，大約完成於萬曆九年（一五八一）中，至十二年（一五八四）陽曆十一月二十九日，印行問世，名爲天主實錄。進入第二時代。

第三時代則爲利瑪竇天學實義抄本時代，利氏始撰於萬曆二十一年（一五九三）陽曆十二月，至次年十月完成，並即開始譯爲中文，至二十四年（一五九六）春，已大致完成，且已有若干抄本流傳於各堂；二十五年（一五九七）陽曆七月至次年同月之間，曾由三人審閱。當一六〇四年陽曆一月（陰曆尙是萬曆三十一年十二月初一至三十日之間）羅儒望交徐光啓閱讀者，尙係此抄本。但一六〇四年即初次付印，乃爲第四時代。

在利氏天主實義未付印前，萬曆二十九年（一六〇一）蘇如望（*P. Serrio*）天主聖教約言已在韶州印行；三十八年（一六一〇）及次年先後在南昌及湖州梓行。

羅儒望曾著有天主聖教啟蒙，但此書無傳本；而高一志萬曆四十三年（一六一五）所著教要

解略一書，亦屬於此一系統。天啓六年（一六二六）絳州印行。繼此者則有康熙九年（一六七〇）南懷仁（P. Verbiest）的教要序論。

（二）聖母行實，三卷，崇禎四年（一六三一）刻。第一卷行實，第二卷大德，分十二端，第三卷資人之恩，分十端，已言及聖母不染原罪。

（三）聖人行實，七卷，崇禎二年（一六二九）刻於武林。

（四）空際格致，上下二冊，韓雲訂，論火、氣、水、土等四元行，近年有上海聚珍仿宋印書局羅氏排印本。康熙二十七年（一六八八）王宏翰成醫學原始四卷，其第二卷幾全錄空際格致。

（五）勵學古言，崇禎五年（一六三二）高一志撰引言。巴黎國家圖書館有藏本，編目 *Chinois 3393*。

（六）達道紀言，上下二卷，署「大西高一志手授，晉中韓雲纂述。」崇禎九年（一六三二）韓雲序，藏同上，編目 *Chinois 3395*。

（七）斐錄彙答，二卷，畢拱辰校閱並序，時崇禎九年，藏同上，編目為 *Chinois 3394*。

（八）十慰，一卷，絳州刻行。十慰者：慰失子、失卿、失位、耄老、失產、失志、失和、失偶、失依及懺悔。



(九) 神鬼正紀，四卷，段袞、韓霖同較，絳州印行。

(十) 則聖十篇，其目爲：營言有益、譽言乃損、苦難爲吉、安樂則凶、濟惡之謀、避反自受、榮名隨避者而避隨者、君子無所忘敵、所避惟己、慕世滋僞、夢男近狂、孫元化序。

(十一) 修身西學，亦曰西學修身，五卷，衛斗樞、段袞、韓霖同較。崇禎三年絳州初刻；民國十二年上海土山灣第四版印行。

(十二) 西學齊家，五卷，楊天精、衛斗樞、段袞、韓霖較。卷一共二十葉，卷二共三十一葉，天啓四年（一六二四）刻。卷一論定偶、擇婦、夫箴、婦箴、偕老、再婚等九章。卷二即童幼教育，見下。

(十三) 西學治平，四卷，抄本，共十一章，談王權本原，談國體政體，而認爲專制王國爲最善；談王富有德，並及仁慈愛民，行惠中節，用權守法，賞罰必公等。

(十四) 民治西學，此爲原藏北平北堂一抄本，民國二十四年始付印。封面題「平治西學卷五卷六」，但書內則題爲「民治西學卷上」及第二冊「卷下」；研究其內容，知平治西學與民治西學實爲二書。

(十五) 童幼教育，上下二卷，亦由段袞、韓霖二人較閱，霖並有序。上卷分教育之原、育之功、教之主、教之助、教之法、教之翼、學之始、學之次、深身、知恥；卷下分誠默、言信、

文學、正書、西學、飲食、衣裳、寢寐、交友、閒戲。可見其範圍之廣。陳援菴先生藏有抄本，民國八年馬良跋。曾在上智編譯館館刊三卷六期發表。

最後附帶一說，明末亞利士多德學說，由葡萄牙高因勃拉（Coimbra）大學講義而譯入漢文的有下列各書：

- 一六二四年，畢方濟譯靈言靈句（論靈魂）。
- 一六二八年，傅汎際李之藻譯寰宇詮（論天）。
- 一六三一年，傅汎際李之藻譯名理探（理則學）。
- 一六三一年至一六四〇年高一志譯修身西學（倫理學）。

（補記）高神父墓在絳州城西段家庄，即段袞兄弟之故鄉，俗名高崖墳。聖教雜誌二十卷五期曾載攝影。

## 李應試

一九三六年四月，禹貢半月刊五卷三四合期有洪復遠先生一篇考利瑪竇的世界地圖，已經考出利氏的山海輿地全圖（亦名坤輿萬國全圖）有十二個刻板，包括原刻、翻刻、勒石、及摹繪，其中一個大約是明萬曆三十四年（一六〇六）李應試在北京所刻，而這位李應試便是利氏基督教遠被中國記（*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中所提到的 Paulo Li。

利氏說：「李之藻的六幅地圖原翻二刻而外，又有教徒某別製八幅更大的世界地圖。」又說：「我們的教友李保祿所刻更大的八幅。」利氏又在另一處詳述他信教的經過說：「此時有一

要人入教，既是貴族，又深於世故，尤精曉三函教。（蒙按此教名亦見於天主實義，在明季頗流行）此人在錦衣衛享有世襲爵祿。父親曾任長官。他本人目前雖無官職，但數年前會率兵前往朝鮮禦倭。皇帝賜以湖廣一處巨產，世免其稅。其人即湖廣人，但生長於北京，現與母、妻及二子同居。」

利氏又說：「他沉溺於邪教，……且精於壬課、星命、堪輿、擇日等術，頗為著名，求教的很多。說它是假的嗎？偶而也很靈驗，所以只能告訴他是出於魔鬼作祟。於是如夢初醒，棄暗投明。學道完畢後，於萬曆三十年八月初六日即宗徒聖瑪竇瞻禮受洗，此人姓李，我們呼之為保祿。」

按利氏本人洗名即為瑪竇，瑪竇瞻禮乃在陽曆九月二十一日，在萬曆三十年正是陰曆八月初六日。

（日人中山久次郎（原姓中村）在瑪竇同一期撰有利瑪竇傳，引有朝鮮李辟光芝峯類說中「按其國人利瑪竇、李應誠者，亦俱有山海輿地全圖。」等語，洪煥蓮先生根據明史李汝松傳和朝鮮傳，證明李應誠是李應試之誤，和利瑪竇原文所作「Lio.」完全吻合。

從上引明史兩個傳中，可知萬曆二十年十二月（一五九三年一月三日）至三十一日（李如松提督副、遼、保定、山東軍隊前往朝鮮，李應試曾任參謀；二十五年兵部尚書邢玠總督副、遼、保

定軍務，經畧禦倭，李應試又担任參軍，也曾被召問計。

洪先生又揣測李應試所刻的地圖，應在萬曆三十三年三月之後，而是三十四年左右的專。

當一九三八年德禮賢（Pasquale M. D'Elia）考證梵蒂岡所藏利瑪竇地圖的巨著發表，並以一冊獻呈日本天皇（其時中國正在艱苦抗戰），尚不知天壤間是否猶存有李應試所刻利氏地圖。但一九三六年十月日人鮎澤信太郎已在歷史教育十一卷七期發表有關此圖的論文。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五日且寫成一書，題為利瑪竇世界地圖在日本文化史上之地位，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五日再版，東京龍文書局發行，余曾在北平上智編譯館館刊二卷二期介紹。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五日在橫濱市立大學紀要中發表一篇論文，題為利瑪竇世界地圖的歷史研究。一九五七年又在地理學史研究再對李應試刻本撰文討論。

按鮎澤信太郎所見為朝鮮黃炳仁君藏本，而是萬曆三十一年（一六〇三）後不久，由朝鮮派至北京出使人員所帶回。

此圖名為兩儀玄覽圖，分六幅。有馮應京、常胤緒、阮泰元、李應試、侯拱宸、利瑪竇序，及李應試、利瑪竇識語。鮎澤信太郎所得僅為照片，近年韓國頻經戰亂，不知此圖無恙否？

在上述若干序文中，亦可得到一部分李應試資料。如利瑪竇序中說：「友人李省勿先生（省勿為應試字）博奧無兩，于霄壤間理學，無不究心。借鄒衍川、阮余吾諸君子曰：「研幾天主大

道，而不止模擬兩儀之虛像而已。今之演刻是圖，豈非廣造物之功，而導斯世識本元之伊始乎？寶不敢辭，謹參互考訂，以副吾友之美意。然人物風土，亦言隨紙盡，勢難畢載。欲罄敵國之所聞，及鄙人之所歷，必簡編數帙，始可盡其概，夫道寧有終窮乎？萬曆三十一年歲癸卯仲秋旦耶穌會中人利瑪竇書。」

可見利氏曾接受李應試和他兩位朋友的請求「參互考訂」修改此圖；而李應試刻圖的本意是在「廣造物之功」。利氏恐幾次修改，幾次翻刻，或有人疑不能解，所以在此序中，亦曾加以說明：「若至于疆域名號，而先後每有異同，非說有二三也，或古名而今人不識，故不可以不易；或音同而字義不通，故不可以不易；或畧之于昔，以昔之板狹難悉也；或詳之于今，以今之幅廣易敷也。」可見李應試所刻，實為利氏地圖中最大者。

而李應試本人的一篇序，尤其序末的署名，自稱為耶穌教學子，又有聖名葆蔭，實為一難得的重要文獻，文不太長，謹全錄於此：

#### 「刻兩儀玄覽圖」

「無論國朝二百餘年，即三代以繼今之父老，覆聞歐羅巴何？亦幾聞地球何？往昔以雞卵喻兩儀，所憾言而未盡。逮西方人自歐羅巴浮桴八萬里，以其國人數千年涉歷天地圖說，為中土先達，厥績偉歟？庸是則冠丈夫志四方者披覲，而罔或兩端。夫中土人信道寧如是？

顧西方人貞瑜懿行，齊衡三代上人；所以三代未造未發，甫憲於今日，余之生亦厚矣。余嗜中土玄象，諳中西推步，而斯圖心會神游，理固宜然，遂以是揭諸四方好夫同志。惟余系漢內，曼之溼野，產於皇輶，弱冠於楚郢，嘗游壺齊、魯、趙、韓、衛、魏、吳、越、遼、鮮間，視西方人八萬里風波，白渺渺爾！吁嗟乎！齒髮不常，攀轅莫及，余之業無異抱甕灌畦，而云歲豐，又烏足以語大地乎哉？余從西方人游，越茲三禩，其淑儀神言，非特一圖已也。然西方人聲音文字，與中土殊，殊而能同，蓋心同理同，其學且周孔一轍，故賢公卿大夫，日接而雅敬之云。西方人西泰先生及其耶穌會二三友人也。萬曆癸卯秋分日，耶穌教學子葆豫李應試謹。」

李應試此外還有一小段識語，也頗與教史有關：

「五羊鍾伯相、黃芳濟、游文輝、倪一誠、丘良稟、徐必登，咸以性學從西泰先生游，其貞瑜懿行，多似之。於是役也預焉。李應試因識於此。」

按「五羊」乃指廣州，亦稱「羊城」。太平寰宇記卷一五七，嶺南道一，廣州云：「五羊城，按嶺南越志云：『舊說有五仙人，騎五色羊，執六穗種而至，至今呼五羊城是也。』」又按鍾伯相，即鍾鳴仁，費賴之及其杭州遺墓甃上均題「巴相」，不及「伯相」二字有意義，且較為高雅。黃芳濟即黃明沙，均已詳前。游文輝、倪一誠、丘良稟三名均見費賴之書。徐必登葡名

Leitao，費類之書無漢名，正可以補闕也。

一九六一年日本南山大學出版華裔學誌（*Monumenta Serica*）第二十卷，有德禮賢神父一文 *Recent Discoveries and New Studies* (1938 — 1960) on the World Map in Chinese of *Father Matteo Ricci S. J.*

借譯文頗有錯誤，如：利瑪竇序「無不究心」，將「心」字連下讀。又李應試序首句「國朝」二字前空格，乃所以示敬，德氏誤以為闕字。「逮西方人……」，誤將「逮」字連上讀。「貞瑜懿行」乃指人品端正堅潔，而非守貞不婚，德氏誤譯為 *Virginal Purity*。又「淑儀神言」，「儀」指儀表，德氏誤解為「儀器」，譯成 *instruments*，而「五羊」誤為「五辛」，並譯為 *Five Potatoes*，尤足噴飯。

070-551



## 鄂本篤

鄂本篤是葡萄牙人，他是明末惟一從陸道來的傳教士；在中亞探險史上，在地理史上，是有他的地位的。

鄂是他姓氏 *Coes* 的譯音，本篤是葡萄牙文聖名 *Benedo* 的譯音，而不是從拉丁文或義大利文譯出。

中文有關於他的資料，見於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蹟：

「時有從中亞到關中鄂本篤者，亦耶穌會士也。風聞東方禮義文物之邦，人皆奉天地

主爲宗，以爲與天主聖教正符，欲得其實，陸行三年，經狂沙掠人之國，歷盡艱苦，徑到關中。適知所聞之國，即中國也。利子聞而遣人訪之，值其病篤，一見同會者，望外喜溢，遂安然去世矣。」

鄂氏生於一五六二年，幼年事蹟不詳。二十六歲充水兵，到印度南部駐防，在那裏加入耶穌會。後奉派至莫臥兒國（Mogor），習波斯語，爲國王阿克巴（Akbar）摯友。王派使節至臥亞（Goa），命鄂氏同行。時一六〇二年。

莫臥兒朝廷中的耶穌會士，函告印度西部的同會士，根據回教徒傳說，在印度以東有一國名「契丹」（Cathay），而東印度的耶穌會觀察員比門達（Nicolas Pimenta）更聽說契丹有教友，修道院、修士，急欲派人前往傳教，於是請求教宗和葡王贊助探訪從印度到契丹的路線。

當時利瑪竇函告印度教會人士，已說明契丹即中國別名，但莫臥兒王朝的神父，卻不同意這一見解，所以比門達決意派人探測，同時也希望能找到一條從印度到中國的捷徑。鄂本篤便負起了這一任務。

鄂本篤化裝爲亞美尼亞商人，兩個希臘人，一個會說波斯語的人，以及另一商人，充任僕從。四人都是剛由回教改信天主教的。全隊共五百人。鄂氏改名阿勃都拉·依撒意（Abdullah Izai）。

由撒馬兒干 (Samar-kand) 附近，抵喀什噶爾 (Kashgar)，越帕米爾高原，至葉爾羌，時爲一六〇三年十一月，離印度已十三個月。葉爾羌人告訴他聽說過「契丹」國名，使鄂氏大爲喜慰。爲了與商隊同行，在葉爾羌會等待了十二個月。一六〇四年十一月，他們再往東行，經塔克拉馬干沙漠以及無數已成廢墟的古代城市，到了喀喇沙爾。至此，鄂氏已完全證實契丹即中國，乃亟欲趕往北京，會晤利瑪竇，而商隊又要久停，鄂氏不得已，偕少數人續奔前程，而於一六〇五年即萬曆三十三年十月十七日行抵哈密。一月後，入嘉峪關。是年聖誕節前後到達肅州。

鄂氏立即致函利瑪竇，但利氏沒有收到；一六〇六年復活節再託一回教徒帶去第二函，八個月後，到達利氏手中，即派鍾鳴禮（一說乃其兄鍾鳴仁）前往。

鄂氏初抵肅州時，隨身有忠僕依撒格，及葉爾羌帶來五僕和黑奴二人，所帶玉石等貨物值銀三千兩，馬十三匹。但因回教徒強借，並須宴請商隊，最後乃一貧如洗。

萬曆三十五年（一六〇七）三月底，鍾鳴禮隻身行抵肅州，鄂氏貧病交作，臥床已逾月。鳴禮以葡語慰問，並親自照料。四月十一日，終於不起。鄂氏逝世前曾函告利瑪竇，陸路長而艱險，奉勸別人不可再走。

鄂氏卒後其遺物爲人攫奪，日記亦被人撕破，鳴禮與依撒格僅能收得若干殘葉，十月廿七日携返北京，送呈利瑪竇。

在廣州時，依撒格曾被回教商人誣告下獄，亦由鳴禮營救。鳴禮曾從依撒格習波斯語數月。  
依撒格後由澳門回印度，終於其地。

## 游文輝、徐必登、丘良稟、丘良厚、石宏基、倪雅谷

在明末耶穌會輔理修士中，我已敘述邁鍾鳴仁、鳴禮昆仲和黃明沙，現再提出六位。這六位都會收入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但對於他們的中文姓名，須稍加說明：

游文輝，原書第一冊出版時無中文姓名，第二冊九九六頁下附註，說明國立北平圖書館曾購入中葡字典抄本一種，不署撰人姓氏，亦無序，大約作於順治十七年（一六六〇）或次年，原為義人羅士（G. Ros）所藏。編目為二二·六五八。此字典附有七十七位耶穌會士中西姓名等。第二冊首即補有該名錄之攝影。游文輝一名即見於該名錄，字含樸。

徐必登一名，不見於費穎之原書，亦不見於北平圖書館名錄，而見於李應試所刻兩儀玄覽圖。

丘良稟、良厚乃昆仲，費穎之書原無中文姓氏，而見於北平圖書館抄本，作「丘」。馮承鈞譯本改作「邱」。良稟字完初，良厚字永修。

石宏基，字厚齊，亦見北平圖書館抄本，費穎之書第一冊原缺。

倪雅谷，字一誠，同上。兩儀玄覽圖作倪一誠，以字行。

以上六人中，僅徐必登不見於北平圖書館抄本。

六人中前五人皆為澳門人，僅倪雅谷為日本華僑。

六人以年齡而言：文輝生於萬曆三年（一五七五）；次必登，生於八年（一五八〇）；次良稟，生於九年（一五八一）；次良厚，生於十二年（一五八四）；次宏基，生於十三年（一五八五年）；雅谷生年不詳。

以加入耶穌會年代而言：文輝與必登皆萬曆三十三年（一六〇五）入會，餘四人均三十八年（一六一〇）入會。

故以生年言，良稟為兄，入會則兩兄弟在同年，但費穎之列良厚在前（三十三號），良稟在後（三十六號），不知何故。

以卒年而言，倪雅谷不詳；必登卒於萬曆三十九年（一六一一）；文輝卒於崇禎三年（一六三〇），良厚卒於十三年（一六四〇）；宏基卒於十七年（一六四四）後。文輝卒於杭州；必登歿於海中；良厚曾往安南南圻，又留居海南若干時，歿於何年何地，已不可考；良厚卒於北京。

循當時習俗，六人皆有葡式名：文輝曰 Pereira；必登曰 Leitao，故馮承鈞譯本代譯爲雷安東；良厚良厚均曰 Mendes；但兄之聖名爲多明我，弟之聖名爲巴斯加；宏基曰 de Lagesa；雅谷曰 Neva。

此六人對教會皆有貢獻，而學習西洋畫的竟有四人之多。現存羅馬 *Residencia de Ceau* 之利瑪竇遺像，即出文輝之手，乃萬曆四十二年（一六一四）金尼閣所帶往。文輝與必登、良厚、雅谷並曾參加李應試刻兩儀玄覽圖的工作，詳李應試傳。惟雅谷原題作「倪一誠」。利瑪竇、郭居靜初至南京，文輝亦偕行。徐必登則從龐迪我至北京，在近畿傳教；丘良稟則有功於海島的開教（崇禎五年至八年，一六三二至一六三五）；丘良厚輔弼羅如望、畢方濟、龍華民諸神父頗久；太監龐天壽信教，良厚感化之功頗大；名臣葉向高亦喜與交往。倪雅谷之畫最精，非其他數修士所能及。

## 熊 三 拔

熊三拔，義大利人，「三拔」爲聖名 *Sabbatino* 首「字譯音，「熊」爲其家姓拉丁文 *de Uris* 譯義。字有綱。一五七五年（萬曆三年）生。萬曆三十四年（一六〇六）來華，居於北平，利瑪竇決意使其在漢文方面有精深造詣。三十九年（一六一一）熊氏參加修曆。乾隆初，全祖望有二西詩，其一西爲歐羅巴，有句曰：「天官浪詡熊曆。」熊氏修曆爲時甚暫，但在他人之先，故頗著名。並比較在歐洲、印度及中國推算日蝕之結果，測定北平之緯度；又測定自廣州至北平之緯度。後受官吏之嫉，乃改爲研究水法，熊氏現傳漢文著作三種：



一、簡平儀說，一卷，萬曆三十九年刻本，題：「秦西熊三拔撰說，吳淞徐光啓節記。」李之藻收入天學初函、四庫全書收入子部天文算法類一、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錢熙祚收入指海。徐光啓有序，略謂：「先生（利瑪竇）嘗爲余言：『西士之精於曆，無他技巧也，千百爲輩，傳習講求者三千年，其書於蓋而塞於水者，時時有之。以故言理彌微亦彌著，立法彌詳亦彌簡。』余聞其言而喟然。……先生沒，賜葬燕中，仍詔聽其同學二三君子，依止焚修。諸君子感恩圖報，將欲續成利氏之書，盡闡發其所爲知天事天，窮理盡性之學。而會中朝方修正曆法，特簡宿學名儒，蒞正其事。于時司天氏習聞諸君子之言者，爭推舉以上大宗伯，欲依洪武壬戌故事，盡譯其書，用備典章。……是儀爲有綱熊先生所手創，以呈利先生，利所嘉嘆。偶爲余解其凡，因手受之，草次成章，未及詳其所謂故也。若言其革也，抑又文約之一斑矣。熊子以爲少，未肯傳，余固請行之，爲言曆嚆矢焉。第欲究竟其學，爲書且千百是，是非余所能終也。必若博求道藝之士，虛心揚榘，令彼三千年增修漸進之業，我歲月間拱受其成，以光昭我聖明來遠之盛，且傳之史冊，曰：曆理大明，曆法至當，自今伊始，窺越前古，亦甚快已！」

可見熊氏實爲首先從事於修曆工作，此儀此說，且成於利瑪竇未卒之前；光啓更希望有此開端，然後在短時期內，將西洋數千年天文、曆法，一一譯出。提倡科學的熱心，躍然紙上。

二、秦西水法，六卷，較前書晚一年告成，亦收入天學初函及四庫全書子部農家類。明刻本

題：「泰西熊三拔謬說，吳淞徐光啓筆記，武林李之藻訂正。」有徐光啓、曹于汴、鄭以偉所作序。曹序曰：「太史玄扈徐公，軫念民隱，於凡農事之可興，靡不採羅。閱泰西水器，及水庫之法，精巧奇絕，譯爲書而傳之；規制具陳，分秒有度，江河之水，井泉之水，雨雪之水，無不可資爲用，用力約而收效廣。蓋肇議於利君西太，其同儕共終厥志；而器成於熊君有綱，中華之有此法自今始。」西太多作西泰。

可知此書亦利瑪竇所建議，利熊關係之深又可想見。故鄭序一開始即曰：「此泰西水法，熊先生成利先生之志，而傳之者也。」鄭序又有描寫熊氏製器實況之語曰：「（上略）乃訪熊先生，見其家，削者、槩者、絢者，則治水具也。彼方日以錢易水而飲，顧切切然思人田之毛澤，又且遠臣，此其人豈區區踵頂利所可及哉？」

徐光啓撰農政全書，亦將此書收入。

泰西水法卷四專論「藥露」，述泰西煉製藥水法，在中國藥學史上添一新葉。論藥露功能曰：「諸藥既乾既久，或失本性。……精華已耗，又須受變于胃，傳送于脾，所沁入宜佈能有幾何？其餘悉成糟粕，不墜而已。……今用清水，皆諸藥之精華，不待胃化脾傳，已成微妙。」又詳述製法，徐光啓家書（萬曆四十一年八月）云：「龐先生教我西國用藥法云云」，龐先生指龐迪我，與熊氏所傳可。

三、表度說，一卷，萬曆四十二年（一六一四）成書，題「泰西熊三拔口授，慈水周子愚、武林卓爾康筆記」，有李之藻、熊明遇及周子愚序。《天學初函收入》，《四庫全書子部天文算法類著錄》。周子愚時任欽天監監副，序中會述及譯此書經過曰：「余見大西洋諸先生，其諸書內具有此法，請於龍精華先生譯其書，以補本典，用備曆元。龍先生然之，乃以其友熊有綱先生，即爲口授，因演成書，以行于世。大西洋諸君子所携本國書典，其種甚廣，各極其妙，我中國人當一一傳而譯之，悉如此書也。憶昔余與利西泰先生嘗談律呂之學，見其精實，可以補本典所無，余願有請也，利先生慨然許之。嗚呼！先生已化，不能無人琴之感矣！今其友龍先生依然遺故，再請之，龍先生曰：『吾友之本業，則事天主，講學論道也；學道餘響，偶及曆數耳。貴國諸君子心欲之，吾輩何有吝色乎？』」

可見周子愚於明季西士最初參預修曆，亦有鼓吹之功；而最先奠定基礎的西教士則爲利、熊、龐、熊四先生，熊先生的功績，於此可見。

萬曆四十五年（一六一七）曾被押解出境。泰昌年（一六二〇）卒於澳門，僅四十五歲。

## 陽 瑪 諾

明清之際，譯入中文的天主教典籍中，以經世金書的文體爲最艱深，舉一例如下：

「哲士輕俗狡知。」

「主曰：子聞驚人高論，勿揚其智；天國不係於論，惟係於德，聽吾言可。吾言薰心燭悟，致悔怡靈。子誦書時，勿圖衆譽，圖克惡情，斯則真知實學。」

「既博覽洞理，思予乃理源，汝知歸予，吾能開悟，伴樸者踰哲，須臾勝人十年攻書。惜人好知世事，不思事吾，定期將至，吾乃萬神之主，萬師之師，降糴庶學，察妍媸行，當

日悉露其隱，嘗論悉止也。」  
這本書的譯者便是葡籍陽瑪諾神父（Emmanuel Diaz, Junior），原書並題「寧波朱宗元訂」。

原書在教會中極受重視，僅次於聖經。最早抄本出現於十五世紀。中文譯本約有二十種，題「遵主聖範」及「師主篇」者爲多。因原文版本亦有多種，或曰 De Imitatione Christi，或稱 Contemptus Mundi，所以也產生了不同的中文譯名。民國十四年語絲五十期有周作人遵主聖範一文；五十期有陳垣再論遵主聖範譯本；五十五期張若谷三論遵主聖範譯本。二十五年，我在聖教雜誌二十五卷十期發表四論遵主聖範譯本。三十三年重寫，收入拙著中國天主教史論叢；三十七年再重寫，改題爲遵主聖範之中文譯本及其註疏，收入方彖文錄。周作人所見只一種；陳垣介紹所藏不同譯本凡七種；張若谷提出十一種；我考證了十九種。

瑪諾字濱西，一五七四年生，一六一〇年（明萬曆三十八年）來華，一六五九年（清順治十年）歿於杭州。按中國說法，他享壽八十晉六，在華五十年，爲當時來華西士中所僅見。

南京教難時，一度被驅往澳門；天啓元年（一六二一年）住北京；三年受任中國區耶穌會副區長。此後會相繼駐於南京、松江、上海、杭州，並到寧波開教。

崇禎七年（一六三四）會到南昌；十一年到福州，又被迫退居澳門。明永曆二年、清順治五

年（一六四八）在延平府傳教，並從事著述。遺墓在杭州大方井。

除經世金書外，瑪諾著作中較重要的有：

聖經直解，費賴之著錄版本六種，計爲：崇禎九年（一六三六）北京刻本十四卷；十五年（一六四二）及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〇）北京刻本八卷；十九世紀初年寧波刻本；同治五年（一八六六）上海土山灣重刻本八卷；民國四年同上印本二卷。此書之最大特色爲有索引。中文書有索引當始自此書。

天主聖教十誠直詮，二卷，費賴之著錄崇禎十五年（一六四二）、順治十六年（一六五九）、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嘉慶三年（一七九八）北京刻本四種及民國四年上海土山灣印本。原書有修國器及朱宗元序。

景教流行中國碑頌正詮，一卷，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刻於杭州；光緒四年（一八七八）上海土山灣重印，附明末泉州發現十字架三具之拓本。

天問略，一卷，萬曆四十三年（一六一五）刻於北京，周希令、孔貞時、王應熊同闕。天學初函收入。四庫全書著錄子部天文算法類，削去原序。提要並撰文「闢其邪說」。雍正間山帶閣注楚辭，在遠遊、天問諸篇中已引用利瑪竇、陽瑪諾、傅汎際、湯若望之說。吳省蘭輯藝海珠塵亦收入。

## 羅 儒 望

杭州大方井，亦稱方井南，有天主教古墓窟，墓外左右壁間分嵌康熙年間所立石碑兩塊，各高二尺許，寬一尺許，右碑題：

「天學耶穌會泰西修士受鐸德品級諸公之墓」。

第一人爲羅儒望，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作「如望」(Joannes de Rocha)，題曰：

「羅懷中先生，諱儒望，聖名若翰，□□玻耳杜嘉爾國人，於萬曆甲午年入中國，於天

啓癸亥年正月十三日卒。享年五十八歲。」

此墓碑寥寥數字，已與費賴之書有重大出入。除墓碑名「儒望」較典雅外，費氏謂羅如望一五九八年入華，而墓碑稱係萬曆甲午年，即公曆一五九四年，相差四年。

費氏謂羅如望卒於一六二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墓碑則謂「天啓癸亥年正月十三日」，按是年陽曆三月二十三日爲陰曆二月二十三日，相差達一個月又十日。

墓碑所記年月多已漫漶不辨，獨右碑前二人即羅儒望與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尙清晰，但金尼閣之三大日期亦有問題。金氏在墓碑上之題字曰：

「金四表先生諱尼閣，聖名尼各勞，□□□佛蘭第亞國人，於萬曆己亥年入中國，於崇禎己巳年十月二十八日卒，享年五十二歲。」

費氏謂金尼閣入華在一六一〇年，而墓碑所謂「萬曆己亥年」乃一五九九年，相差十一年。

又費氏記金尼閣之卒期爲「一六二八年十一月十四日」，而墓碑所稱崇禎己巳年乃崇禎二年，即一六二九年。一六二八年陽曆十一月十四日，合陰曆爲崇禎元年戊辰十月十九日，皆不合。

羅氏、金氏均卒於杭州，墓碑猶在，且有年月日，應爲第一手好資料；費氏所據爲本會檔案以及同時人所撰傳記，亦不能不推爲第一手好資料；况費氏對羅、金二人生卒期之月名，皆用法文而不用阿拉伯數字，更不致有誤。

又如聖教信徵亦爲記錄明末清初教士傳略之漢文書，價值不應不高，但記羅如望（不作儒）



望之卒年爲「天啓癸丑」。按天啓有「癸亥」，有「乙丑」，而無「癸丑」。其不可靠如此！墓碑不記生年，而稱羅儒望「享年五十八歲」；費氏稱羅生於一五六六年，卒於一六二三年，則五十八歲乃按中國習慣計算，不誤。

墓碑稱金尼閣「享年五十二歲」；費氏稱尼閣生於一五七七年，卒於一六二八年，按中國習慣計算，稱爲五十二歲，亦合。但墓碑稱其卒於己巳年（一六二九），則應稱五十三歲。

史料考證之難如此！

儒望曾爲瞿太素及徐光啓授洗；又曾在嘉定建第一座教堂。江西建昌與福建漳州，亦都是他開教。而徐光啓著名的辯學章疏，據費氏說，乃光啓在杭州楊廷筠家中，與儒望共同草擬。儒望又曾任耶穌會會長。費氏又記光啓聞儒望噩耗，全家持服，如遭父喪。可見他在明末初期教友心目中，一定是很受敬重的。

## 金尼閣

在現在推行用中文舉行彌撒開始期中，金尼閣應該特別受到我們的注意，因為他是第一個向教廷請准以中文舉行彌撒，行其他聖事，以及誦念日課的。

他生於一五七七年，一五九四年入耶穌會，一六一〇年（萬曆三十八年）來華。次年至南京，隨郭居靜、高一志二神父學習華語。郭居靜神父到杭州開教，他亦同行。

不久他即奉命返羅馬，向教宗及耶穌會會長等報告教務，希望在中國內地設立一主教。萬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初他從澳門登舟，一六一四年終，返抵羅馬。

一六一五年三月二十日，獲得教宗保祿五世的批准，由禮儀部頒令，准許以中文舉行彌撒聖祭，誦念日課；任用當地人士為神職；並准許翻譯聖經；舉行彌撒時不必脫帽。

按我國重視「衣冠必整」，因此大典禮中必戴冠，而西方禮俗則以除冠示敬，故西方彌撒祭服中，並無特製之冠。金氏獲得許可後，中國教會乃特定一種「祭巾」，沿用至清末，民國以後，始漸廢除。

金氏另一貢獻，是他在羅馬時，曾將利瑪竇所撰義文中國傳教史，譯為拉丁文，並加入兩章，專記利氏逝世及殯葬情形，書名為基督教遠被中國記（*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這是歐洲人第一部有系統敘述中國情形的書，亦可說是第一部稱得起「漢學」的著作。一六一五年二月十五日出版。

金尼閣在歐洲時，遍歷義、法、德、比等國，其主要目的是向各方募捐書籍，大約共獲七千部左右。民國二十六年四月，我曾在新北辰第三卷第四期發表明季西書七千部流入中國考；三十二年十月修訂稿，載重慶文史雜誌第三卷第一二期合刊；三十三年收入拙著中外文化交流史論叢第一輯；三十七年三月七日第三次修正，收入方彙文錄。

萬曆四十六年（一六一八）尼閣和其他二十二位教士返華，四十八年（一六二〇）七月二十二日抵澳門，帶來了這一大批藏書。二十二位教士中，則僅有五人到達，其中有鄧玉函（*Ter-*

rent 家名(Schreck) · 羅雅谷(Rho) · 和湯若瑟(Adam Schall)。

拙著曾徵引這一大批西書流入我國的漢文資料如下：

1. 余藏辯學抄本：「裝演圖書七千餘部。」（演爲漢之誤）。
2. 楊廷筠代疑編同。（天啓元年）。
3. 釋行元非楊篇：「裝璜七千餘部。」（璜即漢）。
4. 楊廷筠序西學凡：「約畧七千餘部。」（天啓三年）。
5. 楊廷筠代疑續編引駁：「緗帙已七千餘部。」
6. 李之藻序職方外紀：「彼國圖書七千餘部。」（天啓三年）。
7. 李之藻讀景教碑書後：「七千部梯航圖集。」（天啓五年）。
8. 王徵奇器圖說錄最：「七千餘部。」（天啓七年）。
9. 李之藻序寰宇詮：「驗萬部。」（天啓七年）。
10. 王徵畏天愛人極論：「不下七千餘部。」（崇禎元年）。
11. 李之藻天學初函題辭：「西來七千卷。」（崇禎三年）。
12. 李九功序勵修一鑑：「緗帙七千餘部。」（崇禎十二年）。
13. 修國器福州重建聖堂碑記：「西書七千餘部。」（順治十二年）。

從上面已知道的漢文資料，可見當時教中人津津樂道，是如何的興奮。當利瑪竇把福音帶入內地，與文人學士接觸後，中國教友第一次的興奮是景教碑的發現，這是第二次。

爲篇幅所限，上文所引殊嫌簡略，然而我可以將拙文研究的結果，提綱挈領地說幾點：

一、七千部書運往北京也費了一大番氣力，最初數年只能暫存澳門；此後是分批逐漸帶進，李之藻在崇禎三年（一六三〇）還有「方在候旨」之說。

二、教中人曾借此向佛教徒炫耀，佛教徒亦頗爲警戒或懷疑。

三、中國人對西方的造紙術、印刷術及裝訂術，亦更認識，並表羨慕，而以兩面夾印，一部可抵我國數十部爲最受歡迎。

四、教中人渴望能及早大規模翻譯，其中第一部於天啓七年（一六二七）出版，即遠西奇器圖說。

五、北平北堂圖書館之西文藏書，其中最早的一部分即屬於「七千部」。

六、一六一五年金尼閣刊行其所著基督教遠被中國記，書前獻詞中已說明「在中國成立名符其實的教廷圖書館」。一六一六年，金氏上教宗保祿五世書中，估計當時已收到約五百冊。教宗自己亦曾捐書，此等書大多正面有耶穌會會徽，反面爲教宗家族 Borbone之龍鷹徽、教宗三級冕及天門之鑰的徽章。現存北堂圖書館書籍中，可確定爲教宗保祿五世所贈者有二百五十七種；

不能確定者一百五十六種，合共四百十三種。

尼閣足跡所至爲：南昌、建昌、韶州、杭州、開封、及山西、陝西二省，在絳州、西安、杭州，均曾設立印書工廠，每年出版甚多，可見他是很重視以著作傳教的。

天啓五年（一六二五）他在西安刊行推曆年曆禮法一卷，這是萬年曆一類的書；同年也在西安刊行況義一卷。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香港英人增訂重印，改名憲拾喻言，意拾，現譯爲伊索。而在學術上有價值的是西儒耳目資三卷，天啓六年（一六二六）杭州刻本。

此書作於天啓五年乙丑（一六二五）夏月，成於六年丙寅春月（王徵序）。凡五閱月（自序），三易稿始成（韓雲序）。四庫全書經部小學類存目二著錄。但據四庫總目提要說：「殘闕頗多，並非完書」，可證當時流傳已很少。羅常培先生曾在民國十九年出版的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三分發表耶穌會士在音韻學上的貢獻，加以介紹，據羅氏說：當時僅倫敦皇家圖書館、梵蒂岡圖書館及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有殘本；順德溫汝適氏藏有譯引首譜一冊，見抄本順德溫氏藏書目。而上海東方圖書館善本書庫，經部一三五號，則藏有天啓六年涇陽張問達原刻本，亦不全，但尚存有譯引首譜二冊，一百一十一頁；列音正譜二冊，一百五十五頁；列邊正譜二冊，一百三十五頁；卷首載張問達、王徵、韓雲、張繼芳序，與金尼閣自序，共六篇，二十四頁。全書共六冊，四百二十五頁。

金氏此書，有關音韻學的要點，大體和利瑪竇的注音相同，音標符號總數不過三十上下，展轉拚合，再調以中國五聲，便可把明末普通音，賅括無遺，比舊韻書的方法方便得多。羅先生稱爲「可以執簡馭繁，由渾而析」，而是「明末耶穌會士在中國音韻學上的第一個貢獻」。

民國二十二年，北京大學與北平圖書館重爲影印。

（補記）西書七千部來華資料，近又在李祖白撰天學傳概中見到一則：「且總計載來圖書七千餘部。」

## 艾儒略

在中國天主教外來傳教士中，再也沒有比艾儒略更受學者歡迎的。聖教信徵說他被目爲「西來孔子」，這樣崇高的尊稱，連利瑪竇也沒有獲得。

傳教士中，受士大夫題贈詩文的，也會有幾人，湯若望著主制羣徵後所附贈言便有若干首；但以數量言，也比不上艾儒略。

巴黎國家圖書館有熙朝崇正集抄本一冊，編目爲 *Chinois 7066*，按一九一〇年出版古郎氏 (*Maurice Courant*) 所編國家圖書館抄本部中韓日文書目，中文書目錄第十八章，自 6690 號至



7465號，皆爲天主教書籍。這部熙朝崇正集抄本，據稱：是題贈傳教士們的詩集，此爲第一集，是福建士人所作，有作者目錄。正文共二十五葉，連扉葉目錄等共二十九葉。並註明乃從另一刊本所錄出。

正文每半葉九行，行二十字。第一葉正中題熙朝崇正集，右題「閩中諸公贈泰西諸先生詩初集」，左題「是集以相贈先後爲次，未能盡序齒爵也。尚有贈者容副刻」。正文前即卷端題「閩中諸公贈詩」「晉江天學堂輯」。

按此書題曰「初集」，因最初計劃，是預備「尚有贈者容副刻」。但據我們所知，並未副刻，亦無二集。

又所題「贈泰西諸先生」，實際幾乎都是文儒畧的。由於七十一位贈詩的人，大多在晚明學術政治上很有地位，但又大多不是教友；在中國天主教文獻中也是一本頗爲奇特的書，因爲此後再沒有同樣的書出現，所以我把這些贈詩的人名錄後。正文與目錄如有重要異同，則稍加說明：

福唐葉向高、溫陵張瑞團、鏡山何喬遠、溫陵張維樞、溫陵林欲楫、莆陽曾楚卿、莆陽黃鳴喬、溫陵莊際昌、古莆彭憲范、古莆柯利、莆陽徐景濂、莆田陳玄藻、三山周之夔、清漳陳天定、溫陵周廷鑑、古莆柯憲世、閩海徐燭、同安黃文炤、三山林叔學、莆陽林光元、福唐鄭玉京、樵陽黃邦廬、樵陽鄧材、梁浦劉履丁、龍潯林坡、三山陳宏己、晉江蔡國鈺、晉江李文龍、

晉江陳維造（目錄陳作林）、三山陳圳、三山薛瑞光、福唐王一錡、晉江李世英、莆陽張開芳、三山薛馨、莆陽朱之元、莆陽林世芳、莆陽林紹祖、晉安林宗彝、三山李師洞、晉安陳燦、桃源鄭環、桃源方尙來、桃源潘師孔、清源謝懋明、福清薛一唯（目錄漏）、福清薛鳳苞、三山林登瀛、福清王標、莆陽翁際盛（目錄作翁際豐）、莆田林傳委、溫陵蘇負英、溫陵鄭之玄、無錫賈允元、寓閩吳士偉、同安池顯方（目錄誤芳）、福清林一僑、莆中鄭鳳來、晉江許日升、溫陵郭煊、莆田林洞、溫陵黃鳴晉、寓閩金嘉會、晉安王饒、福唐林伯春、閩中陳鴻、昭武吳維新、古寧黃六龍、穎川陳衍、清漳柯而鉉、三山林珣。

所以這本詩集雖題名為「閩中諸公贈詩」，但至少賈允元是江蘇無錫人；而吳士偉與金嘉會則題「寓閩」，可知也不是福建人。

此外目錄與正文有異而實同者，如：三山之作福州；莆田之稱莆陽，或莆中，或古莆；晉江之作溫陵，故不加說明。

按另有一熙朝崇正集，明崇禎十一年（一六三八）福建泉州天主堂刻，內載景教碑文、溫陵發現之十字架、上諭與奏疏、徐光啓與張廣所撰文，二卷一冊。也是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本，編號為中文書目133號。按抄本之所以與刻本採用同一名稱，蓋同為表揚天主教性質，清初康熙以後所陸續刊印的熙朝定案，亦屬於同一性質。

熙朝崇正集中葉向高贈西教士及池顯方贈艾儒畧詩，皆見帝京景物畧卷四天主堂。池詩曰：「尊天天子貴，絕徼亦來庭；鄉衍之餘說，張鷟所未經。五洲窮足力，七征佐心靈。何必曾聞見，成言在宵冥。」

再錄何喬遠贈艾公一詩曰：

「天地垂廣遠，日月轉雙轂。誰謂有覆轎，光明不照燭？其間名爲人，誰不同性欲？有欲必有性，完本在先覺。艾公九萬里，渡海行所學；其道在尊天，豈異洙泗躅？天地大矣哉，不是無脛足。安得一人教，普之極緬邇。惟此一性同，不在相貶駁。且吾孔聖尊，其西則蒞竺，並存宇宙內，誰復加臣僕？維此艾公學，千古入腸谷。吾喜得斯人，可明人世目。顧雖兼行持，蓬廬但一宿。善哉艾公譬，各自返茅屋。臨歧申贈辭，證明在會續。」

上文我說過：儒畧被尊爲「西來孔子」，那是教史上這樣說，但亦並非自私自誇之詞。三山陳侯光著反對天主教書曰辨學辨言自跋云：

「近有大西國夷，航海而來，以事天之學倡。其標號甚尊，其立言甚辨，其持躬甚潔。關二氏而宗孔子，世或喜而信之，且曰聖人生矣。」

中國人所謂「聖人」，非孔子而何？且儒畧會到福州傳教，著有三山論學記。且贈詩七十一人中，三山（福州）即有十人之多，今三山人陳侯光稱有人「喜而信之」，更爲可信。儒畧「立

言甚辨「持躬甚潔」之評語，出於反對者之口，其價值亦更高。

儒畧是他聖名 Julio 的譯音，艾是他本名 Aleri 第一字的譯音，義大利人。字思及。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在標題下，說他是一六一三年（萬曆四十一年）至華，但正文稱他是一六一〇年（萬曆三十八年）抵澳門，次年且已潛達廣州附近。一六一三年祇是他深入內地之年。

儒畧初至揚州，勸化一大吏，聖名伯多祿，後即隨此人至陝西，傳授種植葡萄；又至山西。奉昌年（一六二〇）至杭州，為李之藻太夫人預備後事。

據儒略所記，當時杭州除楊廷筠、李之藻外，有一聖名瑪爾定者，有侍從衛士，官階似亦不低，最為樂善好施。

天啓三年（一六二三）儒畧至常熟，置式耜即在彼手中受洗。次年葉向高罷歸，道經杭州，邀請赴閩；五年抵福州；崇禎七年（一六三四）赴泉州，興化。

數年之間，在各府建教堂八所，（時福建號稱八閩）在各小城建小堂十五所。又往永春及附近傳教，每年新入教者八九百人。

崇禎十一年（一六三八）突起風波，各教士皆被逐。時全省教堂為數甚多，僅泉州即有十三所，除一所外，餘悉被改為他用。終賴儒略奔走而得發還。

武夷山有廟宇三所，二所已受儒略之勸，改為教堂；其第三所奉齋教，儒略仍允其持齋，但

不許崇拜偶像，於是廟中人亦全部入教。

清兵入閩時，儒畧與陽瑪諾避入延平山中。

葉向高有二孫及一曾孫，一孫媳皆入教，儒畧之力也。

明永曆三年（清順治六年，一六四九）儒畧歿於延平，葬於福州北門外之十字山。

余藏辯學抄本記明末各處堂志，福建省有：

福州在南門內宮巷；

建寧在北門內；

延平在大東門口；

邵武在東門內檀香寺對門；

浦城在（以下缺）

以上五堂或皆與儒畧及瑪諾有關。

辯學抄本又記：

「儒畧南歸，寓武林，楊中丞洪園館舍之，教化頗行。天啓丁卯建天主堂於觀橋西，設

學講論，問道者接踵。（中畧）又往閩，舍葉文忠向高家，時與文忠公論道三山，著有三

山論學。又與□（此處空一字）王論交友，著交友論。」

辯學抄本記陽瑪諾時，又述及儒畧：

「先是，艾儒畧建天主堂在杭之觀橋西，地宇湫隘，天啓初年，陽復營建於錢塘門內，綽有可觀。」

按楊洪國超性事蹟亦稱天啓七年丁卯秋，「改造聖堂於武林門內觀巷。」按今天主堂附近有「貫巷」及「貫橋」，「貫」爲「觀」之同音字。至「錢塘門內」之堂，亦見康熙杭州府志卷三十二，人物四，寓賢，云：

「後傳汎際，金尼閣、陽瑪諾、艾儒畧相繼至杭，結廬湖上；尋居錢塘門內。順治初，遷入溝城，徙天水橋西。」（並見康熙仁和縣志卷三十二寓賢）

儒畧在福建時，值福建泉州發現古十字石刻三塊，載陽瑪諾所著唐景教碑頌正詮卷末：

「曰『泉州南邑西山古石聖架碑式』，『萬曆己未出地』，『崇禎戊寅摹勒』。南邑者，南安縣也；萬曆己未爲四十七年（一六一九），崇禎戊寅爲十一年（一六三八）。又張廣題曰：

「聖架茲古石，置溫陵東畔，年代罔知，往來無觀。崇禎戊寅春，因余興懷，主心鑿格昭示，郡朋獲之，爰請鐸德暨桃源堂中。張廣記。」

第二石碑記曰：

「閩泉州府城仁風門外，三里許，東湖畔，舊有東禪寺。郡志云：唐乾符中，郡人構

庵，居僧齊固。廣明元年更名東禪。後廢。近寺百武許，有古十字石，在田畔，未有誌者。于崇禎十一年二月吾主復活之四日，教友因拜墓見之。三月望前，同教者恭奉入聖堂云。」

第三石碑記曰：

「閩泉州城水陸寺中有古十字架石，爲大司寇蘇石水先生之太翁所得。崇禎十一年二月中教友見之，于吾主受難之前日，奉入聖堂。按郡志：水陸寺，唐玄宗開元六年建，今廢。」唐僖宗乾符年合公曆八七四至八七九年；廣明元年爲八八〇年；唐玄宗開元六年爲公曆七八年。

此十字架碑與我國傳教史關係極大，故樂爲記述於此。景教碑頌正詮爲陽瑪諾著，艾儒略准；二人又同在福建傳教，又先後寓杭州，異鄉作客傳教，會合如此，亦可貴矣！

在早期外國傳教士中，留下遺容的寥寥可數，而艾儒略卻是其中之一。按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漢文抄本第 2733 號西海艾先生行述，題綏安門人李嗣玄入玄撰，三山後學翁屢，但起書。「書前即有儒畧遺容一幅，題「思及艾先生正容」。我曾在上智編譯館館刊二卷三期刊出。先生隆準大耳，髮不太長，方巾儒服，儼然大儒氣象。遺容陰紋本刻，完全中國作風。」

儒畧既號稱「西來孔子」，又有那許多文人贈詩，他的漢文程度必然不錯。畧記他的漢文著作如下：

一、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蹟，關於這本書的版本等，我們在利瑪竇傳中已經提及。錄末段以見其漢文之一斑：

「向利子未沒時，見有道行之機，且爲熙朝曆法歲久而差，禮部具疏薦利子及龐子同修。旨報可。利子以道之廣傳及朝家重典，俱未可一人獨任，因寄書本國，招一二同志，多携西書同譯。儒畧始借二三友朋，如：畢子今梁（諱方濟）、史子建修（諱百度）等浮海遠來，而利子是年沒矣！然雖不及一面，亦躬造燕京，瞻拜賜墳，感激熙朝之厚仁也。於戲！利子挾天學東來，矢志宣揚正教，幾三十年。余不敏，畧次先友行蹟，以待後之君子有志而願知者。」

這本書或許經過中國友人潤色，但初稿一定是儒畧自擬的。看這一小段內，他兩次用「熙朝」字樣，和他以熙朝崇正集所題書名不無關聯。

二、天主降生言行紀畧八卷，崇禎八年（一六三五）至十年（一六三七）之間初刻於福州，附有木刻版畫，亦名出像經解。楊光先會採用若干圖，列入其所著不得已，以攻擊天主教。此後崇禎十二年（一六四二）、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嘉慶元年（一七九六）刻於北京；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刻於上海徐家壩；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上海土山灣重印。均無圖。此書資料多取自新約，儒畧譯 *Evangelium* 音爲「萬日畧」，又譯其義曰「好報福音」，爲聖經最早的漢



文節譯本。

三、儒畧另一本舊約創世紀的節譯本，直到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始編入道原精萃，民國十五年土山灣重印。

四、五、儒畧關於聖事方面之著作有彌撒祭義二卷及滌罪正規四卷。前者以崇禎二年（一六二九）初刻於福州，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土山灣重刻；後者費賴之僅記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上海重刻本。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有兩書，但一稱彌撒祭義畧，無刊印年代及地點；一稱滌罪正規畧，武林重印，亦無刊印年。

六、萬物真原，費賴之疑初刻於杭州，年代不詳；崇禎元年（一六二八）、康熙三十三年（一六九四）、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北京均有刻本；上海土山灣則有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及民國十三年本。有儒畧自撰小引。

七、八、在講道集方面，儒畧有一部三山論學記和一部口鐸日抄。前者是儒畧和葉向高談道記錄，有黃景昉、蘇茂相序。論學乃天啓七年（一六二七）事，費賴之謂有天啓五年（一六二五）杭州刻本，不可能；馮承鈞譯本疑為一六二五年福州刻本之誤，亦不可能。但此書流傳極廣，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有各種刻本。北平圖書館有絳州段襲明刻本，最為難得。口鐸日抄則儒畧與盧安德（Andreas Rudominia）談道集，由六位聽道人筆錄並出資在福州付梓。其間偶亦談及

物理學、數學等。談道時間自崇禎三年（一六三〇）正月迄十三年（一六四〇）五月止。有張廣、林一儒、李九標序。九標字其香，記錄最多。且在三山堂靜修一年，張廣說他「等功名於浮雲，視舉子業如弁髦。」

九、儒畧關於學術方面的著作不多，有：西學凡，介紹歐洲大學所授各科綱要，計分文科，譯音爲「勒鐸理加」（Rhetorica）；理科，譯音爲「斐錄所斐亞」（Philosophia）；醫科，譯音爲「默第濟納」（Medicina）；法科，譯音爲「勒義斯」（Leges）；教科，譯音爲「加諾擲斯」（Canones）；道科，譯音爲「陡錄日亞」（Theologia）。理科即今哲學；法科與教科即今所謂國家法與教會法；道科則神學也。書有楊廷筠序，許胥臣引，熊士旂跋，收入天學初函第一編。末附唐景教碑全文及李之藻讀景教碑書後。四庫全書列子部雜家類存目二，提要評爲「所格之物皆器數之末，而所窮之理，又支離神怪而不可詰，是所以爲異學耳。」對景教之評語，更誤爲即祆教，尤爲可哂！

十、儒畧另有一部介紹西洋風土人情的書，名爲西方答問，二卷。崇禎十年（一六三七）刻。上卷分國土、路程、海舶、海險、海奇、登岸、土產、製造、國王、西學、官職、服飾、風俗、五倫、法度、調餽、交易、飲食、醫藥、人情、濟院、宮室、城池、兵備、婚配、續絃、守貞、葬禮、喪服、送葬、祭祖。下卷分地圖、曆法、交餽、列宿、年月、歲首、年號、西土、堪

輿、術數、風鑑、擇日。雖篇幅不多，而包羅甚廣。范邁撰明季西洋傳入之醫學，徵引頗多，並在傳末曰：「於中國學術頗多貢獻，而於傳入西洋醫學之功，亦足多焉。」米嘉應序（崇禎十四年、一六四一）曰：

「天學一教入中國，於吾儒互有同異；然認主歸宗，與吾儒知天事天，若合符節。至於談理析教，究極精微，則真有前聖所未知而若可知，前聖所未能而若可能者，豈天不愛道，不盡於堯、舜、周、孔者，而復孕其靈於西國歟？」

十一、職方外紀是第一部漢文世界地理書，已詳楊廷筠傳，亦收入天學初函。

十二、幾何要法四卷，爲崇禎四年（一六三一）瞿式穀從儒署所譯。李儼撰章用君修治中國算學史遺事，述及章君對幾何原本的研究，把幾何學的譯本，分爲（甲）幾何原本和（乙）幾何要法爲兩類；幾何原本再分爲：（一）歐幾里得原本；（二）Parabola原本；此第二原本由張誠譯爲滿文，康熙譯爲漢文，又有「七卷」和「十二卷」兩個不同本子，後者修改後收入數理精蘊。

十三、性學敘述八卷，成於杭州慎修堂，時天啓三年（一六二三）。有瞿式穀、陳儀、朱自亨及儒署自序。陳序稱其「晰理愈深，講學不倦，武林諸名公多觀其深；而京兆淇園楊公、太僕我存李公尤相篤慕，爲之揚榷非一。余鄉中先達，復有延之入閩者，而葉相國、翁宗伯、陳司徒

諸老，皆喜其學之有合於聖賢，爲序其著述諸書。」此書解生魂、覺魂、靈魂甚詳，第七卷論記心、論夢；第八卷論天壽，皆爲當時中國學人聞所未聞。

十四、聖夢歌，譯聖伯爾納（Bernardus）原作，言世事皆夢幻也。

十五、五十言餘，一卷，弘光年（一六四五）刻。據張廣（自稱昭事生）云：因利瑪竇有二十五言，即二十五條箴言，而此書箴言之數，適爲其一倍。高迪愛（Cordier）中國書目，謂是利艾兩書合刻而成，非也。張廣題語曰：「艾先生題曰言餘，實默化人以言外之意乎？故先生西來著書凡數萬言，總而歸之無言，惟一天主。」

## 畢方濟

四百年來，來華傳教士的姓氏和事蹟，見之於詩詞，見之於方志，見之於天文、曆算、地理、水利等學術載籍，見之於反宗教的書冊，爲數不少，陳授養先生且曾寫過一篇從教外典籍見明末清初之天主教，乃民國二十三年北平輔仁大學夏令會講稿，曾載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八卷二號，頗受教內外重視。但西洋傳教士的遺聞逸事，見之於我國純文學作品中的，卻只有畢方濟一人。

明末有四公子，即：桐城方以智字密之、如皋冒襄字辟疆、宜興陳貞慧字定生、商邱侯方域

字朝宗。方以智愛好科學，當時西教士所譯有關科學著作，無一不讀，見所著物理小識。

冒辟疆（以字行）曾結交畢方濟神父，且蒙餽贈西洋布，在當時乃無上珍品，辟疆特為他的愛妾董小宛製衣。四公子在當時以門閥清貴，及文章氣節為人所稱；這件事的記述，又是載在辟疆最有名的著作影梅庵憶語，只是辟疆用了畢方濟的字——今梁，所以從來沒有人提及。三十二年三月，我撰明末清初旅華西人與士大夫之晉接，載東方雜誌卅九卷五號（後兩次修訂，收入拙著中國天主教史論叢及方豪文錄）首先提及此事。茲錄影梅庵憶語文如下：

「壬午（按為崇禎十五年公元一六四二）清和晦日（按是年陰曆四月晦日為二十九日，合陽曆五月二十七日），姬（董小宛）送余至北固山下，堅欲從渡江歸里，余辭之，益哀切，不肯行，舟泊江邊。時西先生畢今梁寄余西洋夏布一端，薄如蟬紗，潔比鮮艷，以退紅為裏，為姬製輕衫，不減張麗華桂宮霓裳也。」

張公亮撰冒姬董小宛傳亦述及小宛西洋布衫，但未說明來歷，曰：

「抵北固，登金焦，姬著西洋布退紅輕衫，薄如蟬紗，潔比鮮艷，與辟疆觀競渡於江山最勝處，千萬人爭步擁之，謂江妃携偶踏波而上征也。」

董小宛因着一件西洋布製成的衫，而受到千萬人這樣熱烈的歡迎，那決不是畢方濟當初送西洋布給冒辟疆時所能預料的。

從這一件事已可看出方濟交際之廣，所以我在上引拙作中曾說過：「吾嘗謂方濟爲初來教士中第一奇人，雖利瑪竇、湯若望亦有所不及，觀其與冒辟疆之關係可知也。」

畢方濟交際確實是很廣的，晚明弘光、隆武、永曆三帝，他都曾結交，而且相知頗深。

方濟曾在開封傳教，和福王常洵友善。崇禎帝崩後（甲申），清兵入京。常洵子由松在南京稱帝，次年，帝以聖諭歐邏巴陪臣畢方濟文曰：「誠於事天，端於修身，信義素孚。」弘光歲次乙酉春王吉且立。「原件現尚藏於羅馬耶穌會檔案室第三一六號。旋命方濟出使澳門，求葡兵援助；一六四五年（即隆武年）陽曆三月底自南京出發，率領不少官吏、文人和士兵，途中聽說南京不守，帝又崩，唐王聿鍵立於福州，改年號爲隆武。他們在常熟時即已認識。聿鍵會得罪被廢，親族多不願歸附，方濟待他獨厚。所以稱帝後也立即召他來，仍以弘光委任的事委託他。費輓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畢傳中有這上諭的法文譯文，馮承鈞譯本，又把它譯回中文，已失其神，但還可看出兩人的交情。

「臣民強我監國。汝識我已二十年，我誓恢復祖業而竭力爲吾民謀幸福。盼我老友速來以備諮詢。我作書召汝已三次，今欲任汝爲武職大員，然後任汝爲使臣，願汝有以慰我。」  
武元年正月初四日。」

隆武元年正月初四日爲一六四五年一月三十一日。上推二十年，當爲天啓五、六年，時方濟

正傳教於上海、松江一帶。

同年陰曆十一月十八日（陽曆十二月十五日），唐王因方濟進修齊治平頌，答以詩，有引。方濟所作「頌」巴黎東方語言學校有抄本，見王重民海外希見錄（廿四年三月十六日發表）。唐王詩則保存於羅馬耶穌會總院。文曰：

「皇帝御製詩，答友人高士畢方濟字今梁，進修齊治平頌。有引。畢今梁西域之逸民，中國之高士，余迎晤於奉藩，在烈廟庚午辛未間。丙子冬，余以罪廢降，羈重圍，今梁冤惜，力白當事撫臣，余事得明。甲申秋釋，乙酉春再晤。今余登極八閩，今梁奉召來朝，進頌舍規，文叔云狂奴故態。詩以裁答，兼弁文首。天地年，年故，蠲午日日新。金蘭一友道，憂齋五人倫。憐彼華夷苦，拯余方寸仁。借旒安世後，太昊委來真。隆武元年十一月十八日。」

「烈廟庚午、辛未間」，指崇禎三、四年（一六三〇、一六三一），丙子爲崇禎九年（一六三六），甲申則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乙酉即隆武元年。所謂「進頌舍規」，可見方濟進頌，並非歌功頌德，而是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向隆武進言。但此詩及序，已道盡兩人相交十六年的經過，和關係之深。方濟會爲隆武封藩時雪冤，被囚九年後，得以出獄，如此大恩，隆武自極感激。據明史卷二十三，莊烈帝本紀：「（崇禎九年八月）丙申，唐王聿鍵起兵勳王，勅還國。尋廢爲庶人。」亦足見當時方濟在公卿之間，頗有一言九鼎之力。



隆武又有贈畢今梁詩，藏國立北平圖書館，編目二六五四五號。

鄭芝龍，西文教史稱其曾在澳門受洗，聖名尼各勞，但漢文資料不可得。而鄭芝龍贈畢方濟詩則仍保存於羅馬耶穌會院。詞曰：

「乾元之德在用九，天寶聰明作元后；坤承天施服黃裳，舜有七友文四友。紫薇之垣  
下畢星，沐日浴月過滄溟。泰西景教傳天語，身是飛梁接天庭。斜枕魁衡携龍角，曾友吾皇  
入帷幃。天章灑贈懷袖中，荒壑甘盤稱舊學。光武昔日起南陽，帝堯封侯原爲唐。赤伏符名  
緣圖宇，頤來鳥紀因鳳凰，布衣致絃文華殿，金鑪玉版天厨宴。鐵勒九真知我名，瓊宮三  
鳥逢君面。至人浮雲視助庸，黃石師後友赤松；嚴光共被仍垂釣，李泌暫相終明農。君伏天  
心來救世，崆峒訪道歸黃帝，鼎成但留握奇經，金輪寶馬隨君致。畢今梁先生出其所賜御  
製詩見示，感而賦贈，並請郢政。溫陵道人芝龍。」

這首詩充分表現出鄭芝龍對教理的瞭解，和對畢神父的認識。他認爲畢氏是來傳「泰西景教的」，（景教碑發現後，教中人如徐光啓、李之藻等亦自稱景教後學）而景教是「傳天語」的。以「天語」稱「神示」，稱聖經，確切可喜。他也相信畢氏是「伏天心來救世」的。

他知道畢氏深得隆武的倚重，比之於舜帝的七友，文王的四友，故稱之爲「曾友吾皇入帷幄」。也以漢光武和嚴光相擬。畢氏也是「至人」，所以以「浮雲視助庸」；並以黃石公爲師，

以赤松子爲友。又比之爲唐玄宗、代宗、德宗時之李泌，雖爲三帝所重，仍以隱居爲樂。

吾常說着明末清初來華教士所取中國姓名字號的典雅，即知道他們對中國文化的向慕，以及他們漢學之深。如鴻若望字道未，那是出於孟子「望道而未之見」的典故。教會書或改爲「道味」，那是不知出典的人妄改。黎寧石字攻玉，那是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義，同時黎神父原名Ribeiro，譯名Petrus，石也。

畢方濟之所以取姓畢，是採用他原名Sambiasi的第二音；方濟是他聖名方濟各的簡寫。字今梁，水經濟水注曰：「梁，水堤也。」以方濟爲名，以今梁爲字，吾嘗爲之叫絕。而鄭芝龍則更以「畢」爲「畢宿星」；而以「梁」解爲可「接天庭」的「飛梁」，以畢方濟爲畢宿星下凡，作人類的飛梁，可以濟人升入天庭。如此解釋，妙絕！

隆武二年（一六四六）帝被清兵追及，自縊，永曆帝仍以隆武所付特權授畢方濟；方濟得龐天壽協助，在廣州建一教堂和住宅。清兵到時，幾被所殺，爲僕所救。

阮大鋮，崇禎時，附魏忠賢。弘光立，任兵部侍郎，進兵部尚書，清兵至，又乞降，故爲人所恥。亦有詩贈畢氏，見詠懷堂丙子詩卷上。丙子爲崇禎九年（一六三六）。詩有附註曰：「今梁西洋教士」。詩曰：

「若士乘桴自沃洲，十年日月共中流。書經雷電字長在，手摘星辰較不休。閉御鵬風

觀海運，默調龜息與天游。知君冥悟玄元旨，象外筌蹄亦可求。」

金聲會由徐光啓推薦修曆，陳援菴先生替爲之作傳，稱其「服膺者爲耶穌」，但是否受洗，則不可考。傳又引聲爲城南葉氏四續譜所作序，有云：「余適與泰西宿儒論學。」序作於天啓六年（一六二六），陳先生謂此泰西宿儒即畢方濟也。

畢方濟既然和明末三帝相交如此之深，又和金聲、冒辟疆、鄭芝龍、阮大鍼頗有往還，當然和這些人的左右，也不能沒有接觸。可惜流傳下來的記載不多，或許也有至今未曾發現的。但已可想見他是一位很受教外人敬重的教士，並相信他的漢文根柢很深，否則，不能和這些教外文人學子有詩詞贈答。

他是義大利人。萬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抵澳門。三年後至北京。南京教難時，爲孫元化留居嘉定。又潛入北京，匿居徐光啓處。天啓二年（一六二二）至上海，在附近傳教。崇禎元年（一六二八）在松江得重疾，經河南赴山西，再由山東而返南京。崇禎七年（一六三四）氏一人所授洗者即達六百人。這正是阮大鍼贈詩前二年，冒辟疆以舉所贈西洋布爲董小宛製衫前八年，此或爲畢氏聲華最盛時期。費賴之引巴篤里（Baroli）書，說他精通文學數理，又奉朝命測量北極高度，觀察日蝕，改良曆法，並預測某年月日蝕有驗，爲人推重。阮大鍼詩中所說「手摘星辰較不休」，「默調龜息與天游」，也正指此而言。

畢氏在常熟也會付洗三百人，瞿式耜汝說即受洗其門。此外他又到過淮安、揚州、蘇州、寧波和其他江浙城市。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因他而入教的七百人。永曆三年（一六四九）卒。

陳援菴先生在從教外典籍見明末清初之天主教文中說：「民國六年，余撰靈言靈勺序，謂畢方濟卒於杭州，實循抄本聖經信證之誤。畢方濟自永曆元年，以洋兵三百，拒清人於桂林後，越二年即卒於廣州。民國十一年，余南返省親，在廣州小北門外流花橋，訪明隆武君臣塚，復在大北門外，訪畢方濟墓，低徊留之不能去。」

實則謂方濟墓在大北門外金坑，亦沿道學家傳之誤，墓乃在澳門對岸 Lapa 島之銀坑村，德禮賢云如此。

畢方濟北京之行，徐光啓原亦有意爲之推薦，然並非如天主教傳行中國考所云：「奉召進京，聽候任用。」但崇禎十二年冬方濟會上疏，條陳救國之策：一、明曆法以昭大統；二、辨礦脈以裕軍需；三、通西南以官海利；四、購西統以資戰守。（見正教奉褒）第一二兩項，是當時西教士中沒有人說過的。得旨：「畢方濟着劉若金伴往海上，商議澳船事宜。」

方濟最重要的著作是靈言靈勺，那是談靈魂的書，譯音曰亞尼瑪。方濟口授，徐光啓筆錄，費賴之云天啓四年（一六二四）初刻，其地點非上海即嘉定。有方濟自序。教會習用名詞，如記舍（記憶）、明悟（理智）、愛欲（意志）皆見於此書。天學初函收入者爲慎修堂（杭州）重刻

本。四庫全書列子部雜家類存目二。總目卷一二五評曰：

「……總歸於敬事天主以求福，其實即釋氏覺性之說，而巧為敷衍耳。明之季年，心學盛行，西士慧黠，因括佛經而變幻之，以投時好，其說驟行，蓋由於此，所謂物必腐而後蟲生，非盡持論之巧也。」

靈言靈幻所論，都是天主教在西洋的舊說。方濟亦未研究佛經，來華前，又不知中國有心學，所以談不上「披佛經」，更不是為「投時好」。

民國八年夏，陳援菴先生重刊英斂之先生藏有抄本，曾與馬相伯先生重校。馬陳二先生均有序。陳序稱天學初函中，此書「說理最精」。陳序又曰：

「天學初函，在明季流傳極廣，翻板者數次，故守山閣諸家均獲見之。惟理編自遭四庫屏黜以來，校刻家不敢過問。之藻之意本重在理編，使人知昭事之學之足貴，而四庫及諸家所錄，乃舍其理而器是求，真所謂買椟還珠者哉！然吾人今之所以能知有是書者，實賴四庫此一斥。四庫明謂特存其目，以著之藻左袒異端之罪也，今反以是喚起吾人之注意，豈紀時等所及料哉？」

睡答、畫答，亦作睡畫二答，徐家匯藏書樓有藏本。署「西海畢方濟著，雲間孫元化訂」。崇禎二年（一六二九）刻。李之藻有引。書為問答體，有警世之意，故除衛生、生理等常識外，

並參以哲理。

崇禎十二年（一六三九）底，方濟曾以「星屏」和「奧屏」各一進呈隆武，同時尚有其他禮物，包括自鳴鐘、望遠鏡等。

畢方濟亦作有坤輿全圖，今藏梵諦岡圖書館，著錄號碼為 *Borg. Cin. 529*，乃刻本，一大幅，面積為 1 公尺 11 × 0 公尺 76，眉部有「地本圖體」之說明，附小圖三。正幅為橢圓大圖一，右美洲，左亞、歐、非洲。該館另有艾儒略萬國全圖，著錄號碼為 *Barb. or. 151.1*

070-597

## 傅 汎 際

西方古哲亞利士多德的學說，在明末很多傳教士的著作中，都會零零碎碎的加以介紹，但有四部書是專門介紹亞氏學說的：

一是畢方濟 (P. Sembliasi) 「口授」徐光啓「筆錄」的靈言龜勺，是討論靈魂學的。

一是高「志」(P. Vagnoni)「譯」，衛斗樞、段袞、韓霖等「同較」的修身西學，是有關倫理學的。

另兩部是傅汎際 (P. Furtado) 「譯義」，李之藻「達辭」的靈有詮和名理探。靈有詮屬於

宇宙學，名理探即今所稱理則學，舊譯論理學，或譯音爲邏輯學。

「汎際」是他聖名方濟各的雅譯，「傅」是他原名的第一音，字「體察」。一五八七年生，明泰昌年（一六二〇）抵澳門。

他是葡萄牙人，二十一歲（一六〇八年）入耶穌會。那時，耶穌會在葡國高因勃拉（Coimbra）辦有大學，在歐洲很著名，耶穌會葡萄牙省會長豐實伽（P. Fonseca）號稱「高因勃拉的亞利士多德」，他主編了八部亞氏學說的講義，竟有四部由汎際、徐光啓、李之藻等譯入中文，實爲盛事！

實有詮的原名是 *Commentarii Collegii Conimbricensis Societatis Iesv. In quatuor libros De coelo Aristotelis Stagiritae*。第一版是一五九二年在高因勃拉出版，那是他入會前十六年。名理探的原名是 *Commentarii Collegii Conimbricensis e Societate Iesv. 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 Stagiritae*。第一版是一六〇六年在高因勃拉出版，也正是他入會前二年。他讀過這兩部書是無疑的。

一六一八年，金尼閣神父帶了他在歐洲各國捐來的「七千部」書，從里斯本起程回華，有二十二位傳教士同行。二十二位中有七位卒於半途！而倖存的十五位中，只有五位在歐洲已完成了學業，即：金尼閣、汎際、鄧玉函（*Joannes Terrentius*）、齊推才（譯音 *W.-P. Kirwitzer*）



和湯若望 (Joannes Adam Schall von Bell)。他們先後到達了澳門。

此外如費樂德 (Rodrigus de Figueredo)、伏若望 (Joannes Froes)、羅雅谷 (Jacobus Rho) 都是在臥亞 (Goa) 登陸，讀完神學，再來澳門。

傅汎際和邵玉函都先派到嘉定學習中國語文，因為正在他們到澳門前一年，嘉定進士孫元化信教，他邀請神父去故鄉開教，並造屋宇一所，附有小聖堂及學校。地極幽靜，有園林魚池，由費奇規神父 (Gaspard Ferreira) 為他們講授華語。

後來汎際和玉函都到杭州，和李之藻從事譯書。

實有鈴共六卷，曾收入明史卷九八藝文志三，但誤汎際為兆際；又不知何故列入道家。

四庫全書亦在子部雜家類存目，四庫提要加以抨擊說：

「案歐邏巴人天文推算之精，工匠製作之巧，實逾前古；其議論夸誕迂怪，亦為異端之尤。國朝節取其技能，而禁傳其學術，具存深意。其書本不足登冊府之編，然如實有鈴之類，明史藝文志已列其名，削而不論，轉慮惑誣，故著於錄而闕斥之。又明史載其書于道家，今考所言，兼剽三教之理，而又舉三教全排之，變幻支離，真雜學也，故存其目于雜家焉。」

我們很可以看出乾隆時紀昀等學者對吾教的態度，連明史誤將其書歸入道家類，也要曲為辯護，其他謬妄，可想而知。

崇禎元年（一六二八）李之藻爲寶有詮寫了一篇序，詳述翻譯本書的目的和經過；李之藻不懂拉丁文，傅汎際剛學中文兩三年，所以序中也提到了翻譯的艱苦；可是譯完以後，汎際的中文卻有了很大進步。序說：

「余自癸亥歸田，即從修士傅公汎際，結廬湖上；形神並式，研論本始；每舉一義，輒幸得未曾有，心眼爲開；遂忘年力之邁，矢佐繙釋，誠不忍當吾世失之。而惟是文言與絕，喉轉棘生，屢因苦難闡筆。乃先就諸有形之類，擷取形天土、水、氣、火所名五大有著而創譯焉。……諸皆借我華言，翻出西義而止，不敢妄增闡見，致失本真。而總之：識有足以砭空；識所有之大，足以砭自小自愚；而蠅營世福者，誠欲知天，即可開戶牖；其於景教，殆亦九鼎在列，而先嘗其一鑊之味者乎？是編竣，而修士於中土文言，理會者多，從此亦能漸暢其所欲言矣。於是乃取推論名理之書而翻譯之。……」

癸亥即天啓三年（一六二三），汎際是耶穌會士，所以也稱修士，修會之士也，不是指未晉司鐸的修士。其時之藻已五十七歲，所以有「忘年力之邁」之言。先譯寶有詮，因所述是「有形之類」，較爲容易，但由於這是創譯，一切名詞都要新造，中西思想又絕不相同，所以仍然「屢因苦難闡筆」。至於「識有足以砭空」，可見也存有駁斥佛教的企圖。

所謂「結廬湖上」，康熙仁和縣志卷二十二寓賢利瑪竇條下也說：「後傅汎際、金尼閣、陽

瑪諾、艾儒畧等相繼至，與杭州楊廷筠、李之藻交，結廬湖上。」

「湖上」當然是指西湖。天啓五年（一六二五）之藻作讀景教碑書後，第一句即說：「廬居靈竺間」；「靈」是「靈隱」，「竺」是「天竺」，都有大寺，為西湖進香勝地，離城約二十里。天啓七年（一六二七）五月，之藻為薛應旂四書人物考訂補作序，末題「書於靈竺玄棲」。崇禎十二年（一六三九）之藻公子次彰為名理探作序，亦提到他父親「迨癸亥廬居靈竺，迺延體齋傅先生譯書有詮，兩載削稿，再閱歲，因復繕是編。」

之藻之所以要選這樣一個僻靜地方，是為謝絕應酬，以便專心譯書。這兩本書，之藻都自稱「西湖存園寄度」，之藻字我存，所以名存園；存園和靈竺玄棲，我想是同一地方，同一山莊。

除了中國第一部宇宙學譯本，第一部理則學譯本以外，還有第一部生理學譯本泰西人身說概，也是在這西湖深處，靈隱天竺之間李之藻山莊完成的。西湖佳話甚多，但世人很少知道西湖在近代譯學史上也曾留此佳話。據畢拱辰序泰西人身說概曰：「後（湯若望）示亡友鄧先生人身說二卷，乃譯于武林李太僕家者。」按鄧先生即鄧玉函，與汎際同在嘉定學習中國語文，同往杭州。同譯於「武林李太僕家」，可惜，「筆受」或「達辭」的人，竟是一個「紕陋侍史」，「筆俚而不能掣作者之筆，語滯而不能達作者之意。」（畢拱辰序）

之藻公子序謂譯裏有詮「兩載削稿」，可見譯成當在天啓五年，這和現存刻本或抄本末所題「天啓五年夏初譯畢，崇禎元年中秋刻竣」亦合。亡友徐宗澤著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說此書編譯，「閱五寒暑」，誤。之藻公子序又稱譯完有餘以後，「再閱歲」，纔開始譯名理探，那應該是天啓七年（一六二七），而名理探卷一「愛知學原始」云：「亞利新多特勒之生距今二千有七年」，又註曰：「天啓丁卯」，那正是天啓七年。

天啓七年（一六二七）傅汎際和之藻開始翻譯名理探；次年即崇禎元年（一六二八），刻有餘，二年（一六二九）五月，禮部再請開局修曆，七月十一日疏舉徐光啓及之藻等修曆，同月十四日奉旨依議：「李之藻速與起補，蚤來供事，該部知道。」八月一日奉旨：「西法自宜兼收，用人精擇無滯。李之藻著速催前來。」

據崇禎三年（一六三〇）五月十六日徐光啓疏請訪用湯若望、羅雅谷，謂：

「臣之藻祗奉簡命，亦於去冬十一月自原籍杭州府起程前來，行至揚州、滄州兩處，爲因血疾再發，醫療耽延；今幸獲痊，已於本月初六日陛見訖，旋即到局，協同臣光啓恪遵原議規則，督率該監官生，在局供事，推求測驗，改正諸法。」

這裏說李之藻是崇禎二年冬十一月離杭，合陽曆爲一六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一六三〇年一月十二日之間，可見汎際和之藻共譯名理探，到此時也只好中輟；而據我們所知，現在在全世界

各大圖書館所存名理探抄本、刻本，無論全與不全，最多也只有十卷：

首五卷爲五公稱 (Universalia) · 即宗 (Genus) · 類 (Species) · 殊 (Differentia) · 獨 (Proprium) · 依 (Accidens) 。

次五卷爲十倫 (Categoria) 。

到現在爲止，實有詮迄未重印；名理探已有了幾種重印本：首先是民國十五年北平公教大學（後改輔仁大學）輔仁社有首五卷影印本，係陳援菴先生據英斂之先生傳抄本錄副校訂。（英先生藏本係從上海徐家匯藏書樓抄得）民國二十年，上海光啓社排印，線裝大字本，徐宗澤校訂。十卷本則係上海徐家匯藏書樓從巴黎國家圖書館攝影歸來，其中卷一第七十八葉，又於民國十六年，由韋用（俊之）先生倩人從梵蒂岡藏本抄補，然後交商務印書館編入萬有文庫第二集出版。

傅、李二人所用之拉丁文底本，近年亦在北平北堂圖書館發現，因書邊所標卷數，與中譯本卷數同。根據崇禎九年（一六三六）李天經序云：

「西儒傅先生既詮實有，復衍名理探十餘卷。」

可知當時已譯成者至少在十卷以上。又據崇禎十二年（一六三九）之蘧公子序：

「其爲書也，計三十卷。……第厥意義宏深，發抒匪易；或隻字未妥，含毫幾腐；或片

言少棘，證解移時；以故歷數年所，竟帙十許，乃先大夫旋以修曆致身矣！……丁丑冬，先生主會入都，示余刻本五帙，益覺私衷欣報交構，蓋報者所貽清白，力莫能助剞劂之費。」這裏也說「竟帙十許」，足見已譯成的必在十卷以上；丁丑是崇禎十年（一六三七），這年「刻本」還是只有「五帙」即五卷；但已在準備刻其他已譯各卷，否則，之藻公子不必嘆息他「力莫能助剞劂之費」。而李天經崇禎九年序中也說：

「余向於秦中閱其草創，今於京邸，讀其五帙，而尙未觀其大全也。」

崇禎二年（一六二九）之藻離杭北上，汎際亦離杭；次年，汎際即赴陝西，大約是想找王徵、段袞或韓霖兄弟等續譯；但同年，王徵即應孫元化之邀，前往山東。所以李天經能在陝西看到未刻稿本。崇禎九年汎際已出任耶穌會華北教省省會長，之藻公子序所謂：「丁丑冬先生主會人都」；李天經序所謂：「今於京邸云云」皆指此。費頓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將任省會長事繫於一六四一年，誤。崇禎十四年（一六四一）前，次五卷亦刻竣。共十卷。我據拉丁文底本上之標號，疑三十卷已全部譯完，或至少在二十五卷以上。見拙著名理探譯刻卷數考，載方蒙文錄。永曆五年（一六五一）回澳門。一六五三年陽曆十一月二十一日卒於其地。

## 鄧玉函

明末來中國的傳教士中，鄧玉函是最博學的。未來中國之前，他已名滿日耳曼，醫學、哲學、數學以及希伯來、加爾代、拉丁、希臘、德、英、法、葡文字，無一不精，尤以醫學爲王公大人所器重。又富博物知識，如：動物、植物、礦物、魚類、爬蟲、昆蟲等，所以在來華途中，每到一處，必加以搜集；玉函亦工繪畫，他搜到的標本，都留有圖狀。草成 *Pinus Indicus* 兩冊，而一部分鄧氏所研究的中國本草亦在其中。但留傳下來的，還是他在修曆方面的貢獻。

可惜他在我國，只短短的九年，便與世永辭！除了最初兩年學習語言外，實際工作時間，只

有六七年。他又是伽利略 (Galileo Galilei) 的至友，而且是教廷科學研究院 (Pontificia Accademia delle Scienze) 的前身——靈采研究院 (Accademia dei Lincei) 早期的院士。鄧玉函 在這幾方面都值得我們加以注意。

他原名是 Schreck，但世人熟知的是他的拉丁化名字 Terrenius 又經常被一些朋友和作家改成 Terranz，於是他的漢姓也成了「鄧」，「玉函」是他的聖名 Joannes 的譯音，更接近拉丁原音，也和現在通行的「約翰」讀音更相似，而和他同時人湯若望 (Joannes Adam Schall von Bell) 的「若望」二字，則讀來相差很遠。他也有一個中國式的字叫「函璞」，奇器圖說王徵序作函璞。以一五七六年出生於 Aldorf 大公國的 Constance 省。一六一一年進耶穌會。

一六〇三年，科學家措西親王 (Federico Cesi) 和幾位年輕朋友，創立靈采研究院，亦可譯為山貓學會，山貓目光遠而銳，以象徵科學研究。鄧玉函和湯若望、羅雅谷 (Jacobus Rho) 三人都是這所研究院的院士。這研究院原屬教會，一八七〇年，義大利統一後，研究員半隨王室，半隨教廷，隨教廷的人員，由教宗庇護第九世 (Pius IX) 加以改組，取名新靈采研究院 (Pontificia Accademia dei Nuovi Lincei)。但因教廷失國，無暇及此，工作遂告停頓。至一九三六年，才由教宗庇護十一世 (Pius XI) 再改組為「教廷科學研究院」。



玉函比伽利畧小十二歲，而他去世卻又比伽利略早十二年，他和李之藻是同一年去世，所以巴篤里（Bartoli）著耶穌會史——中國之部（Dell'istoria della Compagnia de Gesu, la Cina）中，曾以鄧、李二人之卒，作為一六三〇年即明崇禎三年中國天主教會兩大損失！

玉函卒後五年問世的劉侗、于奕正著帝京景物略稱：「玉函嘗中國草根，測知葉形花色，並實香味，將遍嘗而竊取之，以驗成書，未成也！」這也是嘆息他死得太早！

玉函是隨金尼閣携七千部書來華的教士之一。天啓元年（一六二一）到澳門，曾在澳門行醫，並作病理解剖，是西方醫家在我國所作第一次解剖。

不久即隨傳汎際到嘉定學習華語，後即到杭州，住李之藻家，譯成人身說概上下二卷。此書全名為泰西人身說概，題玉函譯述，「東萊後學畢拱辰潤定」。亡友張蔭麟所藏傳抄本，是與羅雅谷譯述的人身圖說合為一冊；燕京大學圖書館又從張君處錄副。

畢拱辰字星伯，山東掖縣人，好讀書，工詩，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歷任朝邑、鹽城知縣；遷淮徐兵備道僉事及冀寧兵備道僉事。李自成攻太原，拱辰死守，城破，抗節死。拱辰為教友，聖名斐理伯。高一志著斐錄彙答，「斐錄」乃哲學——斐錄瑣斐亞（Philosophia）譯音簡寫，拱辰曾為作序，並為「刪潤」。李之藻的圖客較義，也是由他第一次刊刻的。萬曆四十二年（一六一四）李之藻序說：「柱史畢公梓之京邸」，就是他。時萬曆三十六年（一六〇八）陰曆十一月

後。拱辰爲人身說概所作序，有云：

「甲戌歲，余得交湯道宋先生于京畿；一日乘間請之。謂：「貴邦人士，範圍兩儀天下之能事畢矣！獨人身一事，尙未覩其論著，不無缺望焉！」時先生出西洋人身圖一帙相示，其形模精詳，剴刷工絕，實中土得未曾有。謂：「西岸留意此道，論述最夥，但振筆日譯教中諸書，弗遑及此，請以異日。」後示亡友鄧先生人身說二卷，乃譯于武林李太僕家者。雖素草已生，人琴之痛劇切，而餘澤猶在，鼎鑊之味可尋，此其大概也。鄧先生格物之學，可窺一斑矣。聞鄧先生淹貫博學，慧解靈通，足跡遍天下，曾與西邦名士校藝，冠軍第一，頗似吾中國殿元之例，亦利西泰長友也。編中國臚列諸部，雖未全備，而縷析條分，無微不至；其間如皮膚、骨節諸類，昭然人目者，已堪解頰，惟是膏油培養元火，可拒外攻；肉塊凡四百餘，分布運動；細筋爲知覺之司，脆骨有利益之用，軒岐家會經道隻字否？又論人記念之所，悉在腦囊，乍聆之未免竅論可駭；然人當思索時，瞑目蹙眉，每向上作探取狀；且山東方言，以不能記者謂「沒腦子」，此亦足徵其持論不誣，而東海西海理相符合者矣。……聞鄧先生譯說時，乃一批陋侍史從旁記述，恨其筆俚而不能挈作者之華，語滯而不能達作者之意，恐先生立言嘉惠虛懷晦而不章也。不揣謏陋，僭爲之通其隔礙，理其弊亂，文其鄙陋，凡十分之五，而先生本來面目，則宛爾具在矣。日馳簡剳門，索湯先生所譯人身全書，尙未

就緒，來札謂不妨先梓其概，以為前茅。」

畢拱辰初次以西洋生理學請教於湯若望在甲戌，即崇禎七年（一六三四），時玉函已於四年前逝世，故若望稱「亡友」，而「武林李太僕」即李之藻也。所惜者，之藻當時集中精力，與傅汎際共譯寰有詮，因此只有一「紕陋侍史」協助玉函，為之筆述。

序中說向湯道未先生（即若望）索「所譯人身全書」，湯若望並沒有譯這方面的書，大約誤以羅雅谷的人身圖說為湯所譯。亡友張蔭麟先生所藏傳抄本，亦將鄧、羅二書合成一本，而俞正燮已類稱卷十四書人身圖說後亦混二書為一；所以馮承鈞譯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亦發表其個人意見說：「殆二書並行，俞氏不知，致有此誤。」又曰：「本書第五五羅雅谷傳未著錄有人身圖說，則費賴之未見其本矣。」

鄧玉函第一部書人身說概現在知道的人已很少，但第二部由王徵所譯的奇器圖說，以及後來參加修曆工作時所譯的書，至今仍在流傳。尤其我們必須知道他介紹伽利略的學說特多，為瞭解其中原因，我們還要補述他來華前的一段情形。

魏采研究院成立之次年即一六〇四年，創辦人之一荷蘭籍愛克（Joaannes Eck）擬漫遊歐洲，以招收非義大利籍的學者，尤重視日耳曼人，而首先加入的即鄧玉函。時研究院有一藥物學名著，記述墨西哥動植物，即由玉函為之詮釋考訂，這本書一直到玉函在中國去世之年，纔能

問世。

伽利署是羅馬學院 ( Collegio Romano ) 的教授，羅馬學院是利瑪竇的母校；利氏漢文著作中常提到的「丁先生」( Cristoforo Clavio ) 也是這學院的教授，所以也是伽利略的同事；伽利略試驗他發明的望遠鏡，羅馬學院師生也都參加。這學院也就是今天的額我略大學 ( Universitas Gregoriana )。

一六一一年四月十四日，樞西親王設宴為伽利略慶賀；二十五日靈采研究院推伽利略為院士，是為該院成立以來第六名院士，而第七名院士即鄧玉函，相差只八天。是年十一月一日，伽氏的好友鄧玉函，突入耶穌會初學院而為修士，十二月三日樞西親王以消息函告伽利略；十九日伽氏復函，說：「玉函的消息，使我頗為不快，這是吾院的損失；但他決定進耶穌會，而不入別的會，還可以使我有慰，因我最重視耶穌會。」此後，玉函受會規限制，有若干年，停止對外一切俗務。

萬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金尼閣奉龍華民命返歐，負有若干重要使命，如：請求以中文舉行彌撒、物色特出數學家、募集大批圖書等。金尼閣也會訪問靈采研究院，似乎是由鄧玉函介紹去的。後來金尼閣到歐洲各國去募書時，因湯若望還須攻讀神學，即由鄧玉函以數學家及醫學家身分隨行。

一六一六年五月十八日鄧氏在米朗記曰：「我希望在起程赴中國之前，伽利略能告訴我推測日月蝕的新方法；因為他的方法，比第谷（Tycho）的方法為精……希望他至少能預告我一二次未來的日月蝕，我可以考驗他和第谷推算方法的準確性究竟相去多少。鄧氏對這件事認為很重要，所以在六月十六日他又致函教宗御前植物學家法倍爾（Faber）說：「請代候楷西親王，希望借他的力，在我起程之前，能向伽利略請教若干事，以便利在中國推算日月蝕的工作。」

後來伽利略受到教會的懲罰，鄧氏表示非常惋惜。然而鄧氏已拋棄利瑪竇等前輩傳入中國的亞利士多德學說，而採用第谷的假說，即「太陽與太陽繞地球而行，其他行星則繞太陽而行。」一六一六年八月，金、鄧二氏在慕尼黑與刻白來（Kerber）晤面；次年六月至十一月，接觸機會更多。

一六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鄧氏在歐洲發出最後一函，仍託法倍爾為他搜羅伽利略以及其他學者的新著。

泰昌年（一六二〇）陽曆七月，玉函到了澳門，但在五、六年前，陽瑪諾出版了天問畧，已將伽利略研究的結果，如：望遠鏡、土星的光環、銀河（天漢）、木星有四衛星等，介紹給中國人。

鄧玉函在澳門住了一年多，為病魔所困。天啓元年（一六二一）由廣州到杭州。

鄧玉函到杭州時，正值禁止天主教，所以不能外出。天啓元年（一六二一）陽曆八月二十六日自杭州致書法倍耳，又提到：「伽利畧……如能寄來他關於日月的理論，不必附圖，對於中國社會必有莫大貢獻。」

天啓二年（一六二二）玉函在嘉定續攻漢文，陽曆四月二十二日，有長函致法倍耳，又提到伽利畧說：「我誠懇祝禱他新法推算日月蝕的成功，日蝕尤爲重要，我們在中國修曆，對日蝕的推算，最感需要；因修曆名義，便不致被驅逐出境。」法倍耳也就在一六二四年三次致函措西親王，都提到希望伽利畧能協助鄧玉函。也曾親自與伽利畧晤談，討論怎樣協助玉函觀測日蝕，伽利畧自稱一無所知。

玉函從伽利畧方面既不能滿足，於是轉而求之他人。天啓三年（一六二三）他從常州寫信給耶穌會數學家，希望他們能寄來刻白來、伽利畧的著作，說三年即可寄到；且須同時由若干不同路線寄出，不致遺失。

一六三〇年（崇禎三年）陽曆一月，刻白來發表的短簡中，說：「鄧玉函告訴我們中國的緯度（北極高）……及一次日蝕……我們必要協助他。」

刻白來的熱心和伽利畧的冷淡，適成一反比例，可惜玉函去世太早，刻白來所許下的協助，竟不能使他一展所長。

據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陽曆九月二十七日，宋君榮（Antonius Gaubil）在所著中國紀年（*Traité de la Chronologie Chinoise*）書中說：「鄧玉函曾致函刻白來，告以堯典中關於星座的紀述；也有人將書經、詩經中兩次日蝕和春秋以及其他史書中的日蝕告訴他。」

崇禎二年（一六二九）陰曆七月二十六日，徐光啓上條議曆法修正歲差疏，在「用西法」一條中說：

「萬曆間西洋天學遠臣利瑪竇等尤精其術，四十等年曾經部覆推舉，今其同伴龍華民、鄧玉函二臣，見居賜寺，必得其書其法，方可以校正訛謬，增補闕畧。蓋其術業既精，積驗復久，若以大統舊法與之會通歸一，則事半功倍矣。」

同年陰曆九月二十三日再上奉旨修改曆法開列事宜乞裁疏，在「支給」項下說：

「西洋天學遠臣二名，萬曆間原有光祿寺下程廩給，似應該寺酌量，照舊給與。」

疏中並已開出應造儀器，計有：七政列宿大儀九座、平渾懸儀三架、交食儀一具、天球地球儀二架、平面日晷三具、星晷三具，自鳴鐘三架、望遠鏡三副。必由龍、鄧二人監製。

崇禎三年（一六三〇）陰曆五月十六日，光啓上修改曆法請訪用湯若望、羅雅谷疏，述及玉函病故，備極推重，說：

「臣光啓自受命以來，與同西洋遠臣龍華民、鄧玉函等，日逐講求翻譯，至十月二十七

日，計一月餘，所著述翻譯曆說、曆表稿草七卷。不意本年四月初二日臣鄧玉函患病身故。此臣曆學專門，精深博洽，臣等深所倚仗，忽茲傾逝，向後緒業甚長，止藉華民一臣，又有本等道業，深懼無以早完報命。臣等訪得諸臣同學尚有湯若望、羅雅谷二臣者，其術業與玉函相埒，而年力正強，堪以效用。」

按是年陰曆四月初二日，合陽曆爲五月十三日。費賴之在華耶蘇會士列傳作五月十一日歿於北京，附註謂 *Sica* 名錄作五月十三日。按作五月十三日是。

陰曆九月二十日光啓又上修曆因事暫假署陳事緒疏，開列已譯書表及已造儀器，計：光啓與龔華民、鄧玉函譯撰者爲：測天約說二卷、大測二卷、元史撰日訂訛一卷、通率立成表一卷、散表一卷；鄧玉函同知曆人等翻譯通算者爲：測圓八線立成長表四卷、黃道升度立成中表四卷；鄧玉函同知曆人陳于階等製造七政象限大儀二座、測星經限大儀一座。

玉函口授奇器圖說（西洋機械學）事，詳王徵傳。



## 王 徵

王徵字良甫，號葵心，又號了一道人，支離叟。聖名斐理伯。門人謚曰端節，乾隆時追謚忠節。陝西涇陽魯鎮人。

明隆慶五年（一五七一）生，比楊廷筠小十四歲，比徐光啓小九歲，比李之藻小六歲。父應運公字濟北，在鄉里教授經算，著有算數歌訣和濟北山翁訓子歌各一卷。

母張氏，慈惠勤儉，在王徵鄉舉後去世。

王徵七歲起，即跟母舅張鑑讀書，尊稱「舅師」。鑑字湛川，曾任河東督運司。王徵後來在

機械方面發生興趣，也得之於這位「舅師」。

二十四歲（萬曆二十二年）中舉人，但到五十二歲（天啓二年）纔登進士。

王徵最早接觸的西洋教士，大約是西班牙人龐迪我。龐氏於萬曆四十二年（一六一四）完成《七克》，是年冬，或次年春，王徵已在家中讀到了這本書，他信天主教，很受這本書的影響。萬曆四十四年是「大比」（考進士）之年，所以萬曆四十三年冬，或次年春，王徵即在京師會見了龐迪我。大約就在這時受了洗，他已四十五歲了。

崇禎元年（一六二八）他著了一部畏天愛人極論，曾說他研究宗教達二十餘年，最先是佛教，然後是道教，最後纔接受天主教。

天啓元年（一六二一），即王徵受洗後五年或六年，他為楊廷筠所撰徵信論即代疑篇作序，極力說明「信」的重要，更解釋「死信」和「活信」的區別。

天啓六年（一六二六），他協助金尼閣神父完成西儒耳目資，這是第一部研究用羅馬字為漢字注音的書；金氏的動機，原只是幫助後來的西教士讀認漢字，所以稱為西儒耳目資，他當初並沒想到這本書竟成了我國音韻學史上劃時代的巨著，而王徵的貢獻也是很大的。此書早已絕版，民國二十二年，北京大學和北平圖書館重為影印。

天啓七年（一六二七）鄧玉函口授西奇器圖說，即由王徵「譯繪」。原來天啓六年冬，他

又到京師去應試，會見了龍華民、鄧玉函、湯若望三人；當時正是金尼閣帶來七千部西書後不久，其中有不少最新的科學書；不久以前，西安附近又出現了景教流行中國碑，王徵大為興奮。他從小富好奇心，喜歡讀奇文，交奇人，研究奇器，而這部奇器圖說便成了我國第一部介紹西洋物理學和機械工程學的書。但王徵自認這祇是「器書」，至於「義理全書」，他自謙「力有未逮」，而希望有「大手筆」出來完成，也就只好「俟之異日」了。

王徵信教後，在文字中常倡導「畏天愛人」。又造教堂以居西洋教士，名曰「崇一堂」，指欽崇惟一天主也。著有崇一堂日記隨筆。末有新請解罪啓稿，是專為他自己娶妾認罪而作的。

天啓二年（一六二二），他竟敢以「為奴氛日熾，人心動搖，敬陳新天固本簡要三事」上疏；當時號稱為中國天主教三大柱石的楊廷筠、李之藻、徐光啓三人還都在世，官職都不小，他是布衣，卻能言人所不敢言；何況當時他也許尚未領洗，或受洗不久，更值得欽佩。

天啓三年，他出任廣平推官，在任只幾月，因母喪去職；七年任揚州推官，次年又因父喪歸鄉。

王徵以介紹西洋物理學和機械工程學為我國學術界所推重；但他所著奇器圖說附有諸器圖說；前者介紹西洋學說和機械，後者卻是他個人研究發明的。此外還有一部額辣濟亞鑄造諸器圖說手稿，藏天水圖書館，至今還沒有印行。「額辣濟亞」是拉丁文「天主寵恩」Gratia的譯音。

「關造」指天主默爾或啓示。我曾對王徵自製的器具，從各書上加以統計和考證，共得五十五種：自行車、自轉磨、輪壺（即自鳴鐘）、代耕、連弩、活動兵輪、活動插木、活揭竿、活春竿、活閘、運重機器、活動地平、龍尾、鶴飲、虹吸、恆升、活杓、弩機、火機、天球自旋、地壘自收、日晷自移、月規自轉、水輪自汲、水輪自升、火船自去、火雷自轟、風輪轉重、風車行遠、雲梯直上、雲梯斜飛、氣足發矢、氣足傳聲、機淺汲深、機小起沉、自轉常磨、自行車、活壘架砲、活鉗擒鐘、靈竅生風、妙輪奏樂、通流如海、神威驚敵、拒馬刀、西洋神器測量定表、榨油活機、螺絲轉梯、折疊藏梯、千步弩、十矢連發弩、袖弩、袖箭、斷絃箭、弩彈弓、水銃等。

以上有些註明已試驗成功，有些已製成模型。

奇器圖說在目錄中分起重、引重、轉重、取水、轉磨、解木、解石、轉碓、轉書輪、水轉日晷、代耕、水銃、取力水、書架、人飛等。但正文和目錄並不完全符合，例如「轉書輪」在正文中只有「書架」；「取力水」不見於正文，大約即「水銃」；「人飛」亦不見於正文；「取水」包括「龍尾車」和「恆升車」；「水轉日晷」正文無「轉」字；每題包括項目有只一二項的，也有多至十一項、十五項的。

說明所用的記號是用二十個拉丁字，王徵的用意是要利用它的難記，讓讀者「怪而尋索，必求其得」。這二十個拉丁字和漢字讀音都見於西儒耳目資。但守山閣本已改爲甲、乙、丙、丁

等。

對於這些外來的儀器，王微也有不完全贊同，而有意為之改良的。

本書正文既有若干處和目錄有出入，已可見成書的倉促；最重要的是原來的計劃，全書本分四卷，（見卷一前）後來卻將第三、四卷合為一卷。

本書有凡例九則，說明研究機械工程所必須旁通的學問，譯書時所用十八種參考書，必備的工具、圖中說明所用的拉丁字記號等。

這兩部書的版本，可以畧舉如下：一、天啓七年（一六二七）揚州初刻本，武位中校梓；二、明刻清印本，有七世孫王介所撰明關學名儒先端節公全集序，時在嘉慶二十一年（一八一六）；三、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考工典卷二四九所收，集成始纂於康熙時，完成於雍正六年（一七二八）；四、費頓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所記崇禎元年（一六二八）南京刻本，此本恐無根據，或由於武位中為南京人，自署「金陵武位中」而誤解；五、道光十年（一八三〇）來鹿堂刻本，但並非完全重刻，只是將原板漫漶部分挖刻；六、道光間守山閣叢書本，七、光緒三年（一八七七）本，書名和序文，改奇器圖說為機器圖說，大約是為配合洋務運動，又把諸器圖說列於前，以示重視著作高於翻譯；八、叢書集成初編本，但只是影印守山閣本。

奇器圖說所依據的原本，也在民國三十五年在北平北堂圖書館發現四部：一、Vitruvius所

著拉丁文建築術 ( De Architectura )、奇器圖說譯其姓氏爲「未多」； II. Simon de Bruges 著拉丁文數學記錄 ( Hypomnemata Mathematica )、書中譯其名爲「西門」； III. Georgius Agricola 著論金屬物 ( De Re Metallica )、書中譯著者原名含意曰「耕田」； IV. Agostino Ramelli 著論各種工藝機械 ( Le Diverse et Artificiose Machine )、書中譯原著人名曰刺墨理。圖中人物以及器具裝飾，多已改爲中式，但書架圖、書輪上的書雖已改爲中式線裝書，而書架上的書卻依舊爲洋裝西書。

崇禎四年（一六三一）二月，王徵受教友登萊巡撫孫元化的推薦，出任山東按察司僉事；五月入都，上疏懇辭，疏入不允；七月二十日到登萊；閏十一月，遊擊孔有德等叛，十二月二十二日，孔部逼登州，元化選派人去招降，不料有遼人內應，五年正月初三夜，登城陷，元化、王徵等被執。六年，官軍收復登州，兩人都論罪。王徵原定是謫戍，後遇赦回鄉。

王徵將出戍時，曾以絲帶索元化墨蹟，元化書兩人相交始末（此書一部分將在孫元化傳發表），可見兩人謀國之忠，和奉教之誠。

王徵回家後，到崇禎十六年（一六四三）十月初六日，李自成攻入潼關，十一日西安不守，想羅致一些有地位的人士，以資號召；王徵不願爲他利用，但知道抗拒的結果，將難免一死，所以他自題墓碑曰：「明進士奉政大夫山東按察司僉事奉敕監遼海軍務了一道人良甫王徵之墓」，

以示一死的決心。李白成派來的人到達時，王徵取佩刀發誓不從，結果將他的兒子永春捕去，後因鄉人百人願以身贖，永春得不死。

相傳崇禎十七年，王徵聽說京師陷落，絕食七日而卒。但據其表弟張炳璿所作王徵傳，王徵三月初四日去世時，他是唯一在旁的人，王徵終前還和他握手，並沒有說他自殺。明史卷二九四列傳第一八二，忠義六，祝萬齡傳，記萬齡是投繯死，王徵等七人「抗節死」，那只是說他們不肯從命而死。

王徵的故居，現尚存在；一部分已售與天主堂，並曾充關西主教座堂。王氏家祠已爲九、十兩代後裔出售。墓在魯橋鎮正北轆轤村原。

王徵所著書，尚有兩理畧、忠統日錄、學庸書解、士約、兵約、客問，以上諸書，現陝西高陵縣通遠坊天主堂尚有殘版。畏天愛人極論、仁會約，以上二書巴黎國家圖書館有藏本；崇一堂口記隨筆，獻縣耶穌會及梵諦岡圖書館有藏本；杜奧定先生東來渡海苦蹟，亦藏巴黎國家圖書館，余已全部錄入拙著中西交通史第四冊第六章第九節，以其爲十七世紀初東西交通的希有文獻。山居詠，盧冀野先生收入飲虹簪叢刊；西儒繹網要畧，未見，大約是一部記述西教士著作目錄的書。

張炳璿所作王徵傳中還列有很多著作，已不傳。

七世孫王介會編正學齋文集三十卷，有端節公文集、端節公尺牘全集，但似僅有抄本。民國十四年，柏堃輯涇獻文存，收王徵詩文二十四篇；又印行王端節公遺集四卷，收文三十三篇，列爲涇陽文獻叢書第一種。二十二年北平圖書館刊八卷六號發表王徵遺文抄，共十八篇。五十三年十二月我在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十三期發表王徵之事蹟及其輸入西洋學術之貢獻，共收文五十一篇。



## 孫元化

孫元化字初陽，號火東，江蘇寶山高橋人。寶山本嘉定縣地，故亦稱嘉定人。明萬曆九年（一五八一年）生。

元化曾跟徐光啓學習火器和算數。著有幾何體論一卷，見豐順丁氏持靜齋書目。卷後有「慶餘心齋」諸印。書目稱元化又有幾何用法一卷，卷後題「道光己酉春烏程慶餘校讀」過」，又有「慶餘疇人子弟」諸印。所以兩本書是曾經同一人收藏的。

按上海東方圖書館藏有幾何用法一冊，凡四十八葉，前有序，曰：

「予先師受幾何於利西泰，自丙午始也。……戊申纂輯用法，別爲一編，以便類考。……十餘年無有問者，稍示究心，則借鈔用法止矣！……庚申武水錢御冰先生忘年勢而下詢。當暑孜孜，似欲爲此書拂塵蠹者。而余因檢篋中原草，已烏有。聊復追而志之。然載於幾何者固在，若舊纂則多所推廣，竟不能盡憶；尙冀異日者，幸遇友人鈔本借以補之。」

可見東方圖書館所藏鈔本，已不是元化原稿，亦不是從原稿而出的傳鈔本，乃是後來由元化回憶而得一個重編的節本。丙午是萬曆三十四年（一六〇六），是年徐光啓從利瑪竇譯幾何原本；戊申爲三十六年（一六〇八），元化纂幾何用法；庚申爲泰昌年（一六二〇），是年錢御冰先生索幾何用法，時在成書後十二年，所以元化說：「十餘年無有問者。」著此書時，元化纔二十八歲。元化比光啓小十九歲，光啓卒於崇禎六年（一六三三），此序既稱之爲「先師」，則至早當在光啓卒後，是距錢御冰之索稿又至少十三年！

徐光啓撰句股義，亦得元化之助，原書曰：

「門人孫初陽氏刪爲正法十五條，稍簡明矣，余因各爲論撰其義；使夫精於數學者攬圖誦說，庶或爲之解頤。」

此外，元化尚有泰西算要一卷，見曾遠榮撰中國算學書目彙編增補，載清華學報第二卷第一期。

可見元化在吾國近代數學史上亦有值得重視的地位。

按元化與光啓關係極深，現存光啓家書第四件，作於萬曆三十九年（一六一一），有「初陽家書可即送」之語，足見當時必同在北京，正元化纂幾何要法後三年。

元化信教，自亦受光啓影響。南京教難時，他曾保護畢方濟，留居嘉定本宅。天啓元年（一六二一）受洗於北京，聖名依納爵。蕭靜山天主教傳行中國考稱其「在京做官，因與徐光啓善，被化領洗」，余前爲光啓家書作簡釋，亦從其說，實則是時元化尙未中舉；對光啓是師生關係，而非友誼。

元化受洗後，即赴杭州楊廷筠家邀請西教士至嘉定開教；元化出鉅資建一聖堂，並在堂側另建教士住宅十餘椽。曾德昭、郭居靜二人同往；此後三四年中，受洗數百人。會司鐸寄西洋報告書稱嘉定教友，男女老幼無不熱誠，日與彌撒，勤領聖事，樂聽講道，足與歐洲虔誠堂區媲美。此後，西士即以嘉定爲常駐教士之教堂，同於杭州；當時上海教友雖多，但教士僅一二年一至。

據費頓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郭居靜傳，嘉定開教是在一六二〇年，較其他記載早一年。金尼閣且於嘉定教堂附設有學校，並具園林池沼之勝，鄧玉函、傅汎際都曾在那裏學習中國語文。費氏又記嘉定第一座教堂爲羅如望所建，落成後不久，即往杭州楊廷筠家避難，誠如所言，嘉定造堂又似在南京教難之前矣。

天啓七年（一六二七）爲討論「上帝」「天主」名稱而召集的會議，亦即在嘉定舉行，西文教史即名之爲「嘉定會議」。楊廷筠、徐光啓、李之藻、孫元化都會列席。

高一志字則聖，撰則聖十篇，元化作序。其書以天啓六年（一六二六）後刻於福州，確年不詳。

崇禎二年（一六二九）畢方濟著睡答畫答，元化校訂。元化對教會書有關係的，恐怕祇有這兩種。

崇禎三年（一六三〇）六月，皮島副將劉興治倡亂，廷議復設登萊巡撫。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徐光啓欽奉明旨，敷陳愚見疏，有「速召孫元化、王徽於登州，……其西洋統領公沙的等，宜差官星夜伴送前來」之語。元化乃以右僉都御史任之，駐登州。教友張燕亦以副總兵銜協助守城；葡將公沙的西勞（Gonzales Teixeira-Carrea）也率炮手二十五人効力。光啓疏中又曰：「其見在之兵，則速召孫元化於登州，令統兵以來，可成一營矣。」按光啓所擬：「每一營」須有「西洋大砲十六位，中砲八十位」。又曰：「又恐兵各異習，將各異心……則其間經營聯絡，劑量分配，齊衆若一者，非孫元化不可也。」十月二十五日，光啓再奉旨「開送兵部」八條，第八條曰：「其山東郭士奇今在告家居，昔年靖妖有功，又熟諳西器，此急宜推用，爲孫元化贊畫分理營事，成效必速。」（徐光啓集卷六）可見元化受光啓之重視。明史卷二四八徐從治傳曰：「元

化者故所號善西洋大砲者也。」又所附孫元化傳，亦稱元化「所善西洋砲法，蓋得之於徐光啓。」其時遼民在登萊的有十餘萬人，相互仇忌，王徵亦因光啓及元化之薦，任山東按察司僉事，監遼海軍務，曾以俚言向雙方勸解，頗收效。元化汰冗兵，省遠餉，共圖恢復。四年閏十一月，因京中餉精不到，遊擊孔有德叛，元化希望能加以招撫，命各郡縣勿迎擊，十二月二十二日，孔部將到登州，元化仍派人招降，不料遼人內應，五年正月初三夜，登城陷，元化等被執，葡軍死難。六年，官軍復登州，元化、王徵、張燾同解京師，王徵削職，孫、張二人論死。湯若望曾喬裝炭商入獄，爲行告解聖事。西士託受刑於一六三二年九月七日，當崇禎五年陰曆七月二十三日。

受刑前數日，王徵以絲帶一幅，請元化題字，元化乃書交誼始末，今存。余曾爲之註釋，發表於真理雜誌一卷二期。文中言兩人以「道義相許」，而此「道義」乃兩人「同得之西鐸」。又述及天啓六年冬得見王徵所撰奇器圖說，稱之爲「巧思絕學」，「未有一聞不待見，一見不待試」。天啓七年春，元化受誣，送行者僅王徵一人，記曰：「兩筐一兜，蕭蕭揮手，故知不避嫌疑，坐視行色者，先生一人！」提到朝廷本以高官許王徵，王徵爲了道義，到登萊協助，使同遇不幸，不勝感慨！原文曰：

「長安以勢要相許者，不亞於余之道義，而余不顧勢要之定奪與否，毅然請之，亦必知

翁之自必不以勢要奪也。不意一片癡腸，終成大夢，潦倒詔獄，臥廢已死。翁同苦而尚以苦餘，左右提挈子弟童僕之事，周至有加。」

最後提到兩人到登州以後，往來之密曰：

「蓋自官登，而無五日不再見者半年；自乘城，而無日夜不再見者半月；自陷賊、航海、下北司、過西曹，而日止一再刻不見者半年餘矣！」

元化卒後八年，溫自知爲此墨蹟作跋曰：

「中丞孫先生，絕世聰明，於古今遠邇書無不讀，遵西儒教，以敬天爲主，以苦身守誠爲誠。余里人王良甫先生深交篤信，廿餘年矣。迨孫先生節鎮登城，勞心焦思，欲爲主上分憂，欲爲小民造福，時良甫先生亦以虛銜共事，正相商而圖吾君。無奈！吳橋之戀，相逼而成禍亂，兩先生即有一片赤心，亦無能施其經綸矣！」

070-629

## 金聲

金聲字正希，一字子駿，其先徽州休寧人。明萬曆廿六年（一五九八）生。四歲就傅，問：「孔子何人？」曰：「聖人。」問：「何在？」曰：「沒且二千年矣！」乃哭不食。十一歲隨父經商於湖北嘉魚，遂寄籍。十八歲，補博士弟子員。萬曆四十五年（一六一七）聲與熊開元以第一、二名同登諸生榜，兩人以後都取得高第，亦都以八股文著名。天啓四年（一六二四）入京應順天鄉試，那時在北京的教士有龍華民、陽馬諾等，金聲或會和他們有接觸。陳授堯先生撰休寧金聲傳，說：「時耶穌會士文儒、畢方濟等方以修曆留京師，公車士子，多與往還。聲居京師一

年，乙丑（天啓五年，西一六二五）下第，始歸里。」按儒畧與方濟，是時並不在京師。

天啓六年（一六二六）冬，聲讀書南京鷄鳴寺，次年作城南葉氏四續譜序，有云：

「余適與泰西宿儒論學，頗相感觸。其言萬物最初一大父母，今四海之內皆爲兄弟；回念而愛其大父母，遂相推心以及此兄弟，而相愛焉，此大旨也。親親有殺，古謂之天秩，天秩定而萬物各得其所，夫是之謂大同；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泰西不爲是說，學尊性命，而明物察倫，斷斷焉，井井焉，其必不可意假借而私遊移，吾喜其與中土聖人大道往往符合也。愛無差等則墨矣。」

此時在南京佈教者爲畢方濟，聲所稱「泰西宿儒」殆即畢氏。但聲是否領洗，不能確定；西教士記述中從未提及；聲亦無「聖名」。

大約在清末或民初，教中纔有人認爲金聲是教友，首創此說的是馬相伯先生。

英斂之先生（華）所著安靈齋叢殘稿有題金忠節公文集曰：

「幼時讀書，即欽金忠節公之道德文章，至今年壬子秋日，始聞馬相伯先生言，金公中年奉天主教甚誠篤。因亟覓公文集讀之，見有上徐文定公書一篇，所言尊奉主教之意，極爲懇切，淑義，而爲公傳者，猶多方迴護，以爲之諱飾，其亦不明教道之真義，而去公之志遠矣！……文中凡關教理者，多經改竄，以語氣意義，前後不合故也。明眼人自辨之。」



壬子即民國元年。次年，英先生在香港創辦輔仁社，為社員所擬課題中亦有讀金正希集書後，見所刊輔仁社課選粹。

安齋齋毅殘稿又有與某公論金正希奉教事，作於乙卯年，即民國四年，其中一段曰：

「在僕之意，以為金公既不幸早殉國難，其遺書又非手自編定；當其生時，其交厚亦不以其信教為然，故於其傳中多代洗刷之語；然情實不能相掩，東麟西爪，確鑿之證甚多，如其上徐相國書，真誠懇切，豈有飾詞乎！而魚山則謂其不就徐蘭，因徐善泰西故，一若此時翻然悔悟者，此語可欺愚人，難逃明者之鑒也。……又有囑其家人不可自盡之語，是確守聖教之規也。乃又一書云：「賊至可自焚！」又云：「臨死不可忘作佛事」，以金公之人，豈反復昏憤若是？况佛事者，皆為死後始作，若臨死作者，其為教中聖事無疑。」

英斂之先生的書，刊於民國六年；即在此時，陳援菴先生作休寧金聲傳，發表於青年進步。民國二十三年，又將其結論收入所著從教外典籍見明末清初之天主教，載北平圖書館館刊八卷二號，說：

「休寧金正希先生聲，明史有傳，英斂之先生認為天主教徒，而教史無名。余嘗據熊開元所撰金文毅公傳，為君作一小傳，論曰：「金君以時文名一世，其死節又甚著，故其學道之名，為死節及文名所掩。明史徒敘其死節，熊魚山為君傳，則極力援君入禪。然吾據君集

上徐玄扈書，及葉氏世譜序，知君所服膺者爲耶穌。魚山亦述君休妾，及率子弟從事泰西，不禮佛菩薩像，並謂一時學者咸詆君闖入異道，則君之信仰皎然矣。既謂君不數月廢然返，又述君晚年與海門不合，與徽和尚不契，與悟山和尚亦不契，則又何耶？君女道昭不嫁，從父清修，耶耶，釋耶？喪葬用古禮，儒耶？耶耶？雖無明文，然古禮云云，其不徇俗延僧禮懺可知也。此皆魚山所親記，愈洗濯而愈顯，愈掩飾而愈明。夫士各有志，不能強同，信仰爲尤甚。魚山不應以後死之故，誣其死友。」

崇禎元年（一六二八）舉進士，改庶吉士，二年拒納妾。清兵自大安口入，京師戒嚴，疏薦僧申甫有將才，能製戰車、火器，爲清兵所襲，數千新軍被殲殆盡，申甫亦陣亡，聲大恟。嘉魚張湘濬先生，號覺來大師，開元與聲皆曾師事，五年，聲至嘉魚，師已沒，不禮佛，乃與開元發生齟齬。

四年（一六三一）十月二十一日徐光啓上欽奉明旨，敷陳愚見疏，條陳防守登州事，除推薦孫元化、王徽、朱大典、郭士奇諸人外；又在同月二十五日奉旨向兵部開送八事，第三條曰：

「其統領教士俱在登、萊，宜聽登撫斟酌，差官伴送前行。其特遣官則在告御史金聲，忠猷夙著，亦習夷情，宜起補原職，遣官趣赴廣省。」

如果金聲並未多與西士往還，或未從西士研習火器、曆法、宗教等，光啓必不致稱他爲「亦

習夷情」。

五年（一六三二）十月十一日，光啓上修曆缺員，謹申前請，以竣大典疏，又加以推薦說：「方今在任大臣，既各有本等職掌；外臣之中……又有封疆方面之責，不得不於庶僚草澤中求之。是以廣咨博訪，徘徊數月。今看得原任監察御史告病在籍金聲，思致沈潛，文辭爾雅，博涉多通，兼綜理數，堪以委用，使居討論修飾之任，其遺文析義，當復勝臣。……在金聲病已痊愈，乞敕下都察院催取赴補，便可前來。」

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光啓上曆法修正告成，書器繕治有待，請以李天經任曆局疏，有云：「今聞聲實患病，不能前來。」金忠節公文集卷三有上徐玄扈相公書，說明「火症時作，痰根不拔」。「開卷未幾，輒欲瞑目；對客語多，即時委頓。况於長安鞍馬風塵之間，何以自支？」可是金聲也振到自己的宏願：「敬服西儒，嗜其實學，乃在理道及修行法律。……聲近發薄願，不自揆度；欲倡明大法，盡區區筆舌，將次第譯授西學，流佈此土，並為人廣細宣說，此非十年不仕，優閒專精，未易卒辦；非身豎坊表，力存砥柱，出處進退之間，卓然有以見信於天下，亦未易輕觸人心，迷信其書及其言也。故聲今日輒爲大道計，聲處或流通有日，聲仕恐闕明無期，雖微前三者，太老師救世心切，尚應念之，聲民勝懇篤之至！」

金聲所謂「倡明大法」，明指傳教而言；所謂「理道」，所謂「修行」，所謂「法律」，皆

指教會神學、修道及規誡；他認爲必須十年不做官，亦即所謂「處」，或者希望「流通有日」。這真是「宏願」，但金聲卻諷稱「薄願」。

金聲所謂「前三者」，指前文力陳對修曆不能、不忍、不敢而言。崇禎四年（一六三一）聲曾講學林寧還古書院，至是，乃再約萬尚烈、吳士奇同往講學。七年，著大學中庸說。八年，銓部起山東臬，疏辭。熊開元曾函海門和尚論聲說：「某與此兄氣誼之篤，甚於同胞，獨此處不能合，用爲耿耿！」而海門和尚亦有書報開元說：「此公是一個漢，爲道爲友之心，人所不及，惜乎修行習氣重。」可見聲所受天主教影響極深，因此和禪家格格不入。

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聲女道昭，年十七，已許字於湖北巡撫唐暉之孫，忽願從父清修；父亦認爲女志在聖賢，不聽開元勸阻。

申甫亡後，聲自愧以御史監軍，而竟無功；請練兵，不許；請清罷斥，不許；請頒詔朝鮮，聯絡東江，亦不許，乃謝病回鄉；此後一再下詔起用，皆不赴。

十六年（一六四三），爲安徽當事籌守土，團練義勇。馬士英派李章玉徵貴州兵討賊，過徽州，大掠，吏民以爲賊，破走之，士英疑聲主使，聲兩疏陳辯，帝知其無罪，置不問。是年冬，奉特旨，以翰林院修撰起用，不赴。十七年，京師陷，大慟。福王即位南京，擢左僉都御史，堅不就。清兵入南京，率師抗拒。

唐王入閩，改元隆武，詔至徽，加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南直軍務，進兵下寧國、旌德諸縣。築叢山關於績溪，屯軍分守六嶺。清軍至，各將多敗死。降將張天祿聞道從新嶺入。九月二十日，前御史黃澍衣明衣冠，未幾，僞稱援兵，聲誤信之，城遂破，被執，不屈死。時開元在閩，長子敦函往報，開元爲請諡曰「文毅」，贈禮部尙書，清廷亦諡曰「忠節」，著有尙志堂集。

## 陳于階

陳于階，徐光啓甥也。輔仁學誌第十卷第一二合期有陳援菴先生撰明末殉國者陳于階傳，綜合家傳及諸家疏稿，並參考志乘而成，但史料來源皆未註明。

按陳先生珍藏有關於于階之文件三，末有「樊良樞之印」陰文圖章，及「樊化尙默之印」陽文圖章各一，樊良樞字致虛，又字尙植，尙默，江西進賢人，萬曆三十五年（一六零七）撰有鈔渾蓋通憲圖說跋，時任仁和知縣，故與李之藻相熟。余以其爲稀有文獻，曾加以鈔錄，茲發表如下：

「公字仲台，生於萬曆乙未，卒於弘光乙酉之五月十六日，年止五十有一。祖天偉，號曲川，官福建邵武府擊口驛丞。父紹統，號華曲，官浙江衢州府倉使。母徐氏，爲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徐玄暉之妹。」

「公初授欽天監博士，陞五官掣簽正，再陞本監中官正。以清兵至南都，殉節於京城織塔倉北之天主館中。生有四子。」

「公生平淵慮巧思，言笑不苟。其官雖屬司天，實督造神砲，佐軍前之急用。由樞輔史公之特薦，乃當此任。後能捐軀全節，可謂無負此舉。自有明代三百年來，海邑官欽天監者惟公一人。陸難就義，亦惟公一人！寧以官在散局，俾其泯泯無彰，嗚呼！可謂難矣！可謂難矣！」

「公陞擢六品，史公贈以銀帶。不三月而終。惜哉！併記於此。」

按萬曆乙未爲二十三年（一五九五）。此曰字仲台，南疆釋史勘本卷十六，作字詹一，按當作詹一，指瞻禮一天主也，與當時教堂之名敬一、欽一者同義，仲台其號也。上海百曲港人。按卷謂其「受神學於意大利人畢方濟，問統法於日耳曼人湯若望」，皆無所據。于階是否受洗，教史不言，亦無聖名。崇禎二年（一六二九），舅徐光啓奉旨修曆，于階以訪學儒士入局，觀象演器；六年（一六三三）十月初六日，光啓上治曆已有成模，懇祈恩敘疏，有云：

「知曆生員鄔明著、訪舉儒士陳于階等，思精推測，巧擅繪製，書器方藉前勞，講解正需後效，所當照纂修辦事例優敘者也。」

崇禎七年（一六三四）八月十六日夜月食，恐臨期陰晴難料，是年六月三十日即奉旨遣人往山海關及登州驗報。督修曆法李天經奏派天文生朱光大、知曆生員鄔明著差往山海關；儒士陳于階、天文生朱國壽差往登州，公同測驗；由兵部付往同慶糧，馬各六匹。七月十四日奉旨：「會同撫院，至期詳加參驗，備將月食分秒，星馳報部，仍得稽遲。」並「箭付訪舉知曆儒士陳于階、天文生朱國壽。准此。」此實我國第一次結隊觀測月食也。

崇禎十六年（一六四三）九月二十五日，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上為特舉逸才，以資練備疏曰：

「南兵之所長者，火器耳。是必造之甚佳，儲之甚多，習之甚精，而後試之有效，非漫然嘗試者也。南部各營火器，不但不多，併亦不能造，不能習，而總由於知之者無其人。臣於善造善放者，多方物色，而得一人焉，則上海縣儒士陳于階也。于階師事已故輔臣徐光啓，於西洋器數之學，研究頗精。」

史可法疏中述及崇禎二年于階佐光啓修曆；六年，奉旨紀錄；七年往登州推測月食，然後



「迨回京報命之後，旋以患病告歸。私念時事多艱，于銃器火藥置造演練之法，無一不窮其制，不極其精，而其人又渾朴老成，絕無炫耀求榮之想。憲臣方岳貢守松江十餘載，知之極真；一日言之於臣，以禮聘致，今相隨已三四月矣。目下造器、造藥、練守、練戰，斷非于階不能。請乞勅下該部將于階量授南欽天監博士職銜，教練諸營火器；俟有成效，另行優敘。」

十一月十八日奉聖旨：「該部知道」。十二月二十六日銓部職方清吏司案呈曰：

「看得戰勝攻取，惟以火器爲長技，而精於其術，百發百中，實難其選。今儒士陳于階，方外別傳，衝鋒破敵，定有專門；况其恬退不競，有輕裘緩帶遺風；留都重地，量加敵局職銜，以示鼓舞，實用人要着也。應如議量授南欽天監博士職銜，在南兵部衙門效用。」十七年（一六四四）正月十一日奉聖旨：「是。欽此。」同年五月二十五日，陳于階上福王爲力勸忠勇，共圖恢復，以雪國憤，以佐中興疏，曰：

「臣伏觀目前最急者有三要：南部四方叢集之處，奸良無辨，門禁宜嚴。……有可疑者，即安插江北，不得一概南渡。此嚴稽察法一也。……預造快船百號，各載大小統砲。……大砲一擊，可沉彼數舟；能做海外新製，可隨試而輒效者。此絕現渡法二也。江北郡邑，爲留都唇齒，尤宜固守。……須做先臣萬年臺式，量城大小造臺，每臺百人，設大砲一二十

位。……此堅守禦法三也。」

于階疏中又陳「致壞之端」爲「積弊不能除，情面不能破，賄賂不能絕，體貌不能下。」又舉病源曰：「不得官之效，不得民之心，不得兵之力，不得器之功，不得財之用。」原疏甚長。

同年十二月十八日再上火攻急着，以資戰守，以操萬全疏，分就器、藥、彈詳述火統之利。

當時史可法「先委督造烏銃，繼委管鑄大砲；除前完工外，近苦錢糧材料，百不應手，竟屬無米之炊。」又輔臣馬士英委于階「先造蜈蚣船一二爲式，奈該司工料未發，無從製造。」

弘光元年三月，再陞本監中官正。四月，清兵陷揚州，史可法殉難，于階慟甚。南都陷，南疆釋史記其殉國經過及殉國前之言曰：

「吾微員也，可以無死，然他日何以見徐公哉！」遂自經於天主堂。」

對於于階殉國情形，明史卷二七五高倬傳後曰：「城破，衣冠步至武定橋，投水死。時又有欽天監博士陳于階……並死焉。」未言死狀。本文文首所錄資料，僅云殉節于天主館中，亦未言如何殉節。陳援菴先生據其所得于階家傳資料記其：「沐浴具六品冠服，往鐵塔倉北天主堂默禱畢，從容就義於雞鳴山之觀象台。」亦僅言「就義」而已。

于階之爲教友，至康熙初，徐秉義撰明末忠烈紀實于階傳而大著，秉義謂：「異氏之學，至天主而點甚矣，逃遁于無有之域，竊據于儒釋之間，敢爲大言，而無所用恥；至於淫汗醒寢，比

之狂禪，抑又甚焉。近者吾友以好學能文之子，陷溺其中，且三四載，雖以良朋之苦口，莫能挽其淪胥。今觀于階之義，光耀鏗鏘乃出於聖水十字之門，然則吾友異日倘有一得，稍自建賢，以鳴盛國家，固未可定歟？」可見柔義雖不滿天主教，但對於出於聖水（領洗）十字之門之于階則不能不表敬佩，此忠義之效也。

## 韓霖、韓雲、韓霞

在敘述韓霖之前，必先知明末有兩韓霖。教友韓霖，字雨公，號寓菴，山西絳州人。天啓元年（一六二一）舉人，善詩文，工書法，藏書甚富。著有鐸書，引述教理與教會書籍頗多；又與張廣合撰聖教信證，爲我國第一部記述天主教士傳畧與著作之書。但顧亭林之明季實錄，計六奇之明季北畧又均提及李自成陷大同後，絳州韓霖降於自成，且爲其參謀；自成入北京，載霖同往。然亭林與六奇又言降自成之韓霖爲永平府人，則又顯爲不同之「韓霖」。

最主要者，乃乾隆絳州志現有原刻本及挖改本二種，而原刻本流傳較少。亡友葉德祿嘗撰

乾隆絳州志之韓霖，載新北辰三卷八期，考刪改之痕迹彌詳。如原刻本卷十一人物下有韓霖傳，而挖改本則盡刪，茲錄如下：

「韓霖字雨公，號寓菴，天啓辛酉舉人，爲文有奇氣。書法在蘇、米間，與其兄孝廉雲稱競爽。年舞象時，從兄遊婁東，爲傅東勃、文太青兩先生所知。黃石齋、馬素修、董恩白諸公咸推許焉。後益嗜遊，爲聚書計，嘗南至金陵，登鳳凰臺，歷燕子磯。東覽虎邱、震澤之盛。汎舟南下武林西湖，訪六橋三竺。西南探匡廬，遊烏龍潭，觀瀑布。復由淮南北上，謁孔林，撫手植槽。前後購書數萬卷，法書數千卷。既歸，築州乘藏書樓以貯之。日與及門數十人州次部分，講誦不輟。又於讀書之暇，學兵法於徐光啓，學銃法於高則聖，務爲當世有用之士。惜未及一試，遽以避寇山堡，遇難死。生平著述數十種，歷遭兵燹，存者亦僅矣！所著見總目，記鄉賢。」

此傳雖未言其信教，但則聖爲高一志 (Alphonse Vagnon) 字。據蕭若瑟天主教傳行中國考卷四曰：

「高一志原名王豐庸，遭沈澹之難，乃變姓名如上，復入山西傳教，先立堂於絳州。絳州有名孝廉韓霖者，字雨公，初在北京與徐光啓善，因得聞道受洗，聖名多默。歸家後，邀高公至絳，勸其親戚族黨，同奉教焉。兄名雲，字景伯，聖名末達爾；弟名霞，字九光，聖名

伯多祿，二人亦孝廉，且皆熱心敬主，非同泛泛。……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三月，高公積勞成疾，一病不起，卒時，壽七十四歲。韓霖兄弟經營喪事，獻地五畝，為高公及後來教士窀穸之所。環以牆垣，以昭鄭重。殯葬之日，士紳大集。」

高一志撰神鬼正紀、齊家西學、童幼教育、修身西學皆由霖任校閱，並為童幼教育序，其中一部分亦採入所著鐸書。

鐸書有崇禎十四年（一六四一）自撰鐸書大意。又題「兄雲景伯、弟履九江全訂」「男無教、無期全閱。」雲並校閱高一志空際格致、金尼閣西儒耳目資及羅雅谷天主經解。鐸書分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鄰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等六篇。屢言敬天愛人，又舉著名教友楊廷筠之表率曰：

「杭州有楊京兆諱廷筠，父諱兆坊，負其所學，未歸正教？京兆委曲開喻，不得，則致齋默禱於天，每日一飯，久而屢甚，父怪之，問得其故，洗心於事天之學。夫婦大業考終，此尤超世之大孝也。」

稱天主教為「正教」，稱廷筠勸父入教為「大孝」，韓霖對自己信仰之承認，可謂坦誠已極。韓霖在鐸書中又曰：

「若父母天年告終，盡哀盡力，以禮殯葬，勿招僧以從浮屠之教，勿焚楮錢以受鬼魔之

欺，勿感興以信葬師之說。」

又引羅雅谷 (Jacobus Rho) 哀矜行誼所論濟人七端，並曰：

「有一種人，坐視窮人而不救，反去齋僧建寺，塑象粧金；又妄想渡蟻登第，救雀獲寶，此顛倒見也。」

皆力排佛教。又述「施予五要」，曰謙、曰真、曰捷、曰斟酌、曰寬廣，俱引教會書，但一經轉述，即不帶教中人口吻，而不致爲教外人所拒。若曰：「凡右手施，勿令左手知」；又如「凡施與者，如積財而置之天上，盜不竊，蟲不噬，永久不壞；我不望報，報必百倍；我所費者，不過有價之物，天必報以無價之福。」「有人掌爾右頰，則以左頰轉而待之。」凡此皆福音所載耶穌語，但不及耶穌之名，雖異教中人亦必樂誦。其妙如此！又述近世所傳聖誕老人各老之事蹟曰：

「西方一聖，家頗豐贍，鄰一長者，三女未嫁，心甚憂之。聖人度其富資若干，乘夜潛擲其家；長者得之，嫁其長女，其嫁次女也復然；至嫁三女，密伺之，得擲金者，跪而之謝，聖人曰：『爾勿頌我，即報我矣。』」

按此事亦見七克卷一，但不如此文簡潔。

在維風說中曰：「造物主造物，分上中下三品：上品曰天神，中品曰人，下品曰禽獸。」又

曰：「凡爲人害者有三仇：一曰魔鬼，一曰肉身，一曰風俗。」皆天主教教義。

鐸書又曰：

「人生死間，如在逆旅，不是自己家中。」

他人作註曰：「雨公號寓菴居士即此意」。此註極佳，道中韓霖所受天主教影響之深。

鐸書言邪念有三級：「初不過一念之微，次則欣喜之，次則實願之矣」。又曰：「此外有罪宗七端」，並曰：「有七克一書，其中微言奧義，即未深領其旨者，皆喜讀其書焉。」又曰：「西儒有滌罪正規」。七克爲胤廸我作；滌罪正規則艾儒略作，韓霖對上述諸書，竅饋甚深。

鐸書有佚名氏原序，謂：「吾友雨公韓子，學有原本，以敬天愛人爲宗」；再曰：「雨公修身事天，家無異教。」未爲其信仰諱言。又謂其著有守園全書十四卷、救荒書十二卷；而於其鐸書一卷，則稱爲「闡釋天言」，曰天言，即指天主教教義及聖經也。民國八年，新會陳氏以寫本鐸書校刊，李慶芳序謂：「陳君則以爲霖之學實宗基督」；又註曰：「陳君言：『霖著有聖教信證，即基督教之書；韓人李生光有儒教辯正，即爲霖說而作。』」則霖固亦以信教而遭受攻擊也。

鐸書自云尙有記予一卷及勸施要言，有自註三十餘類。

所奇者絳州志原刻本韓霖傳，稱霖「以避寇山堡，遇難死」，則霖不僅未降於李自成，且死於李自成之難也。然聖教信證韓霖自序，何以竟標清朝年號曰：「順治丁亥」？又何以有康熙初



年傳教士之行畧？費輒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序，謂「其書在一六六八年及一六七四年刻於北京」。順治丁亥乃順治四年（一六四七），閏二十一年，即康熙七年（一六六八）始有刻本；又六年即康熙十三年（一六七四）而再版，則「順治丁亥」之年號，乃後人所加，或後人所改；若干教士傳畧則顯爲後人所增。

## 張賡、張識、李九標、李九功、李嗣玄、陳克寬、林一儻

070-649

張賡會與韓霖及若干「同志」合撰聖教信證，有霖自跋，實表達二人作書之意，畧曰：

「有同學友問於余曰：『天主教原從外國遠方傳來，諸公中華明理之士輒信從之，何說耶？』余曰：『因從遠方傳來，正以此為大可信之據，當務求明於理，惟此理為應信從耳。』」

蓋泰西諸儒，來至九萬里而遙，並無別圖，特為傳教，必有至正至深之理寓其中，為可察焉。余愈加詳察，愈明見其真實，故不得不信且從之。……今余輩所以尊奉此教者，定有其說，畧舉數端如左。」「

前段雖稱「余」，但末段稱「余輩」，可知韓霖實欲代張廣諸人而立言也。

聖教信證末附道學家傳，清趙魏編竹垞菴書目稱霖撰有西士書目；又瞿穎山編清吟閣書目有耶穌會士著述目；許宗彥鑿止水齋書目著錄耶穌會士西洋姓氏著述，皆指此書。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有耶穌會士所著書目抄本兩種，均係前東方文化事業總會所藏，稱韓霖、張廣纂，蓋亦同一書也。

北平北堂圖書館藏道學家傳，有嘉慶二十一年年號，小引末題「圃軒後學謹識」，且有嘉慶後年月，必為後人又一傳抄增本。

崇禎三年（一六三〇）正月起，至十三年（一六四〇）五月止，福唐李九標字其香記艾儒客及盧安德（Andreas Rudominus）二教士在福建若干地區之講道，由溫陵張廢字明阜、清漳嚴贊化字思參訂正，及晉安陳克寬字孔照、林一儒字用齋校閱，九標弟九功字其毅參定，訂為八卷，題口口鐸日抄。廢有序，指詞甚謙，而頗推重九標曰：

「其香一日問道，遂靜修三山堂，思辨一年，等功名於浮雲，視舉子業如弁髦；而且理日益明，才日益邁，歸而誘化數百人，交相磨厲，其德與日俱新；又期追隨二先生，周旋不暫舍，其抄未有已也。余雖亦懶，亦忙，亦拙，感其香亦稍知勉矣。」

「靜修」即今日所謂「避靜」或「退省」，以一普通教友而靜修一年，在中國教史上恐無第

二人。

一僑序曰：

「先生之口鐸口宣，其香行且筆不停毫，時無暇晷，將來之秘笈琅函，其未有止也！獨非吾黨一快事歟？金玉洪音，請自今日始矣。雖然，先生所鐸者口也，其所以鐸者非口也；其香可得而述者，先生之口鐸也；其不可得而述者，先生之身鐸與心鐸也。……余羨其香之苦也，慕其香之慧力，竊不勝莫助之愛，而深愧余之不逮也！」

九標本人亦有小引，作於崇禎四年，但文曰：「標不敏，戊辰秋杪，始得就艾盧二先生，執經問道。……庚午以還，其親炙二先生者，多無曠時；或在同堂，或在燕處，或爲師言之詔我，或爲朋儕之起予，爰筆所紀，不覺成帙。」

戊辰爲崇禎元年（一六二八），是九標開始問道之年；庚午爲崇禎三年（一六三〇），則開始筆記。此實本文所記明末福建五教友集體合作之巨著也。

利瑪竇歿後，艾儒畧爲撰行蹟，九標作讀利先生傳後，見閩中景教堂刊本。畧曰：「僻處海濱，識無當于管窺，行有似乎卮漏。獨惟是私心向往，能無生不同時之慨？何幸得讀斯篇，恍若恭抱同堂也。」

以上皆言張廣及與張廣有關之教友；茲進言廣個人之事跡。廣字夏儉，又字明舉。天主教傳

行中國考卷四記其信教經過曰：

「楊廷筠信教後，文人學士亦多被化者。有舉人張廣字夏詹，福建省晉江縣人，當時爲杭州教諭，亦被化進教，聖名瑪竇，奉教極熱心，與楊廷筠協助西士繙經譯傳，功德不泐。

……張公夏詹有子名謙，字見伯，聖名彌格爾，年十七歲奉教，旋得危病，病中默禱，神功無間。一日白晝，忽覩異迹，有光明金字遍現於帷幕間。……張生驟視之下，魂飛魄動，驚喜交集，倏覺夙疾頓除，不藥而愈。乃赴主堂謝恩，並以所見告艾公，艾公曰：「末句：三年當受予，意義甚顯，必天主預示升天之期也；應加功行善，善備以待主召。」張生聞命，刻意精修，熱愛之誠，直造到聖人地步。果然三年期滿，正值現金字之日，泰然長逝。年十九歲。楊廷筠會親筆記其事。」

按以上所記見楊廷筠著張彌格爾遺蹟，又名彌克兒遺蹟，口鐸日抄卷一崇禎三年三月十一日 艾儒畧亦談其事。同月十三日又有一段曰：

「居有間，衆談張彌克之事，子荐問曰：「張令公尙有幾兒乎？」艾先生曰：「令公共有六男，彌克其三也，今其四者亦升天矣！」」

廷筠書有本人所作序，謂：

「溫陵張子，相晤武林，年在醫鼎，見其沉默端重，潛心內顧，座間止問生死與西學

所以然。……時西儒艾思及先生，教之可從事也。自是，請於其父孝廉公，願爲艾師弟子，凡師所言，必口誦而心維之，手錄之，無朝夕，無晝夜，鞭策自若。艾師每自寬慰之。若瞻禮之期，不知渡，不知饑，至必先，去必後；彌撒執事，必親必恪，勞形苦神，惜時甚口，多在人不知、人不見中。疾然卒，年止十九！孝廉公簡其篋，得手錄主恩諸序，若西方好音、警錄等小言，並存想、苦默諸條，有宿儒老學不能言，即深於天學不易言，乃出自童稚之筆，且深藏默敬，人不及窺，雖父亦不令知，此豈世學可髣髴耶？」

艾儒畧撰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蹟曰：「厥後張識者，聖名彌克爾，奉教至虔，爲衆所仰。天啓癸亥，從父孝廉張夏詹掌教中州。臨終時忽見天主聖容，審判其生平，尙加詞責。適宗徒聖馬賽與利子共現天主臺前，爲之懇祈。天主許登化光天焉。爾時頓甦，具爲其父言之，迺安然而逝。」廷筠記張識卒於天啓二年（一六二二）立秋前二日。晉江丁志驥撰楊淇園先生事蹟，三山陳克寬參閱，廣撰閱後感。自言「辛酉之春，讀書浙湖上，乃得聞天主正教」。辛酉爲天啓元年（一六二一）。但「俗緣難除，坐進此道不果。」賴「淇園先生愛予開予，再三提撕予……數年來遂不甘不自成，併不甘獨自成，實皆淇園先生之指吾南也。」

楊廷筠著天釋明辨，張廣爲之序，號「昭事生」。序曰：

「吾以爲深入禪理，其轉入天學，更彌精也。夫人不困幽谷，不知光天之天之尊。吾天

會中玄風徐相公及楊京兆，初時者等夙慧，博極羣書，誤入釋門，久且深，因窮思反，得天學而亟歸之恨晚，永歸之無貳。」

可謂獨具慧見，亦可謂深知光啓與廷筠也。

孟儒望 (Joannes Monteiro) 著天學畧義，廣爲之序，亦號「昭事生」。曰：「小子廣從事天學，今二十年所矣。」又曰：「天帝開予眼，夙於武林親諸先生之日，今重來，復再親孟先生」云云。按儒望以崇禎十年（一六三七）入贛；十二年（一六三九）入浙；次年在寧波付洗近六百人。費賴之云，天學畧義約於一六四二年（崇禎十五年）刊於寧波。廣此序自謂「從事天學，今二十年所矣」，其閱楊淇園先生事蹟有感自謂聞天主教在天啓元年辛酉（一六二一），後二十年，正崇禎十四年（一六四一）也。

艾儒畧撰五十言餘，張廣亦爲作序。其書刻於弘光乙酉年（一六四五）。蓋利瑪竇著有二十言，艾儒畧重之也。序畧曰：

「又謂慎言其餘，天何言哉？述天上事，言天上功，何必言？吾謂：五十言餘可無，併二十五言亦可無也。夫不善讀者，言言皆忘，善讀者，言言亦皆若忘；忘也者，言當前茫然不行也；若忘也者，神在行，默而化於言也。如是而艾先生題曰「言餘」，實默化人以言外之意乎？」

龍華民譯聖若撒法行實，廣爲之訂。費頰之龍華民傳謂萬曆三十年（一六〇二）刻於詔州，其時廣尚未入教，所作校訂，或爲以後刻本也。

勳修一鑑爲李九功「纂評」。九功字其毅，九標其香之弟也。口鐸口抄爲九標所記，弟九功「參定」；此書則弟「纂評」，兄「較閱」。

九功自序，作於崇禎十二年己卯（一六三九）有云：

「戊辰冬，借伯氏其香，就試三山，聞道于艾先生，幡然志昭事之學，始受聖洗。嗣是，予鄉唱和實漸有人，協力建堂爲祀主講德地。……歲乙亥，讀書海澱，明師益友去我一方，……惟主憫予啓予，悉發篋中書，焚香薰几，次第閱之，……信善書之啓掖，受益靡多也。……於是就累月所閱，取其淺顯可味，便作下學梯航者，依日類記。……予伯氏嘗於西師鐸音，歷年筆記，成口抄若干卷；今予慎旃茲帙，爰付棗梨，蓋亦敬承師命，爲學者勸修少助耳。」

戊辰乃崇禎元年（一六二八），乙亥則八年（一六三五），蓋九標、九功受洗於艾儒畧之手，至此已十二年，九功受書於艾先生，閱讀至是亦四年。

此書由「綏安李嗣玄又玄，消瀆嚴贊化思參訂正」贊化亦曾參加口鐸口抄之訂正。嗣玄及陳衷丹皆有序，俱稱「社弟」，陳序作於乙酉仲秋，乙酉乃弘光年（一六四五）。嗣玄序中頗推重



張廣曰：

「勳修一鑑者，李子其絃操天學之聖跡奇行，而兼焉者也。李子之功專，故其述覈，而屬序於余，余辨者也，惡知鑑有賅？先生曰：「張夏詹者，窺心之難妻也，其序天學也勁而靈，吾畏之，其絃走清源而質之，其於斯言有感乎否耶？」

副玄又字德望，撰息及艾先生行蹟，蓋與艾氏相知最深，而又能文者。

陝衷丹序則稱「其絃鞠力昭事，得之天者深，因而覽之入者正。」

張廣題楊廷筠天釋明辨，稱吾教曰「天會」；序勳修一鑑，稱李九功爲「天友」，皆甚別致，而未見他人採用。序曰：「天友李其絃郵置勳修一鑑給余，余披閱片餉，而鐸德聶先生適辱臨。」「鐸德」爲 *Sacerdote* 譯音「撒責爾鐸德」之簡稱，今作司鐸，蓋指聶伯多 (*Petrus Canavari*)。聶氏以崇禎八年（一六三五）入閩，清人爲防臺灣鄭氏反攻，而盡毀濱海城鎮，教友全失，乃於永曆六年（一六五二）入贛。見費頓之法文原書二〇一頁。

又聖夢歌一卷，艾儒客述譯，林一僑小引，進賢熊士旂，桃源潘師孔，晉江蘇負英同閱。李九標跋，清源張子序，張子即張廣也。序曰：

「此夢原爲西士詩歌，聊譯以中邦之韻。韻學余夙未諳，不堪諷誦，覽者有味乎其概可矣。客子爲誰？清源張子也；西方士爲誰？耶穌會艾先生也。序者又誰？即客也。」

天啓五年（一六二五）李之藻撰讀景教碑書後曰：「唐居靈竺間，岐陽同志張廣虞惠寄唐碑一幢」云云。前人多以爲「張廣虞」即「張廣」；但張廣籍貫稱「閩漳」，稱「晉江」，稱「清源」，稱「溫陵」，稱「晉邑笋人」，皆同一地望。晉江流經晉江縣石笋山下，稱笋江。岐陽指陝西岐山縣，與景教碑出土爲鄰，蓋非一人。

又陽瑪諾景教流行中國碑頌正設末附十字碑拓片三，第一片曰：「泉郡南邑西山古石聖架碑式，萬曆己未出地，崇禎戊寅摹勒。」又張廣記曰：「聖架茲古石，置溫陵東畔郊，年代罔知，往來無韻。崇禎戊寅春，因余興懷主心，嚮格昭示，郡朋獲之，爰請鐸德豎桃源堂中。」萬曆己未爲四十七年（一六一九），崇禎戊寅爲十一年（一六三八），彼蓋於教會文獻深知留意而珍惜者。

## 潘師孔 蘇負英

聖夢歌有林一僑小引，潘師孔與蘇負英校閱，一僑又嘗校閱口鐸日抄，而此三人均有詩贈西教士（大約即艾儒畧），收入熙朝崇正集。此書共收贈詩者七十一人，其中如葉向高、張瑞圖、何喬遠、池顯方、吳士偉等，皆一時名士，但多非在教者，實爲明季教中一重要文獻。謹錄此三教友之詩於此，所謂嘗一嚮足以知全鼎之味也。

潘師孔詩曰：

「鴻濛本無象，造物誰爲主？千聖旣云沒，此義少認取。昔聞西來學，謂可相翼羽；而

今見其人，慷慨開襟。大都溯厥初，現前真宰親，但思罔極恩，毋乃識吾父。昭事自宜然，諄諄不嫌善。凡我執經者，恍已親侍估；况以證儒書，標旨符中土。獨憐九萬程，畏途安可數？孰賜吾先生？耶穌意良苦。肖子吾所期，有力應須努。」

此言西教士九萬里而來，乃能認識天父，自當努力作其肖子，以報罔極之恩。且以「耶穌」名入詩，亦為首創。

蘇負英詩曰：

「吾師海外至，海道與雲連；億萬風波阻，孤舟歲月懸。瞻星隨所指，測景看何端。棹理流沙界，帆飛弱水前。鑿旗時靡靡，屢氣更翩翩。秘笈翻朱激，寶函從綠煙。直探周孔奧，高揭吳爰顛；同證此心理，修精即聖賢。傳經皆最上，得解已通玄。至教誰能掩？大文終必宣。荒碑關陝湧，古石武榮妍；石鏡聖架蹟，碑紀貞觀年。明旦振千載，璋圭達八埏。無人堪自棄，有路欲登天。昭事自茲凜，淳風日以還。聖朝贊美化，正學契真詮。喚醒迷空色，敲回點汞鉛。淵明如可作，八社自應先。」

按天啓五年（一六二五）前，唐景教碑在盛至出土，移至西安，一時傳為盛事。詩所謂「荒碑關陝湧」，即指此碑。又因碑額刻有十字，故曰：「石鏡聖架蹟」；景教入我國在唐貞觀九年，故又曰：「碑紀貞觀年」。陽瑪諾會撰景教流行中國碑頌正詮，故曰：「正學契真詮」。

「正」「真」字偶異也。

按：熙朝崇正集所收詩中，述及景教碑者極多。如三山周之夔詩曰：「中國猶傳景教碑」，又蕭陽柯憲世詩：「大千寧淨土，三一信分身；景宿祥長普，波斯曜轉新。七時勤禮讚，十字嚴持循。」用典皆出景教碑原文。景教又稱「大秦景教」，故詩又曰：「重譯來中土，流行仰大秦」。又龍潯林燉詩曰：「主像亦非支，降生原有紀；異星三君朝，神天宣慶祉。掘地得唐碑，貞觀天教起。」艾儒畧著有天主降生言行紀畧，故曰：「降生原有紀」；「神天宣慶」亦出景教碑。晉安陳耀詩曰：「卓哉絕世才，壯此三山色；古初誠可復，景教思無極。」清源謝懋明詩曰：「祥碑留十字，篆架隱百年。」昭武吳維新詩曰：「著書千百言，磨碑印十字」。皆佳句。

幅清林一僑詩則純然教友口吻，曰：

「德因悲世方稱大，道以尋源始見宗。百億年人開慧眼，萬千蹊徑劈迷踪。多緣大主恩無外，亦賴吾師志不慵。自此中天明寶鑑，上扶治化到黃農。」

## 段袞、段襲、段辰、韓爌

天主教傳行中國考卷四記高一志在山西絳州傳教情形曰：

「又有段袞字九章者，亦在北京奉教，聖名斯德望。歸家後，勸其親族與其婿，明宗室王爺某同沾聖化。段袞爲絳州巨紳，既富且貴，與弟段襲、段辰，皆熱心教友，爲教內外所仰望。曾捐鉅款，建聖堂一所；比鄰不戒於火，致被延燒。段君處此，並不怨尤，怡然曰：「是堂湫隘，不足當吾主聖心，請更建宏敞者。」於是鳩工庀材，另創一所，較前加麗焉。雖耗鉅費，曾無吝色。」

按以上所述，錄自口錄日抄。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高一志傳稱「袁聖名伯多祿，（非斯德望）爲一社團之主席。此社團乃由士子四十人組成，爲高一志所創，奉天神之后爲主保。其人從事於賑濟貧民，不僅爲之築屋施食，且運用其影響力，使之入教。時亦外出搜尋城內棄嬰，或爲人作更賤之服務。一日，聞一嬰兒被活埋，迅即趕往，幸而及時施教。」原文採自巴篤里（Bartoli）耶穌會史——亞洲中國之部。馮承鈞譯本畧異於此。

高一志所撰書，如：齊家西學、袁與韓霖、衛斗樞、楊天精共任校閱；修身西學、袁與韓霖、衛斗樞並爲之校，楊天精不與焉。童幼教育、聖母行實及神鬼正紀皆袁與韓霖同校；醫學警語則袁一人參閱。

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恩理格（Christians Hedrich）傳，謂高一志與恩理格之墓，於光緒七年（一八一）爲一中國神父王瑪竇所證實，乃在絳州城西五里段家庄附近之「西坪南塋」一高墩上。（法文原書三六六頁）聖教雜誌二十二卷五期有攝影。並註曰：「全墳約地二畝，似一小嶺，俗名高崖墳。」又曰：「即段袁兄弟之故梓。」

與段氏兄弟同時，山西蒲州有韓麟，字象雲，官至相位，奉教亦誠，天主教傳行中國考卷四記曰：

「在京居官年久，與徐光啓、湯若望等熟識，習聞聖教道理，深知真正，向慕已非一

日。時方致仕歸里，遂遣人邀高司鐸（一志）來蒲州開教，爲時不久，教化大行，宰相家亦多領洗者。……崇禎十三年三月，高公積勞成疾，一病不起。卒時，壽七十四歲。韓霖兄弟經營喪事，獻地五畝，（當係段袞兄弟之誤），爲高公及後來教士窆之所，環以牆垣，以昭鄭重。殯葬之日，士紳大集，蒲州韓相國亦遣代表與禮。……崇禎十六年（一六四三）萬密克司鐸（Michael Wala）在蒲州，正與韓相國之長公子伯多祿興工建堂，被闖賊攻破，遂遇害焉。……又韓相國之奉教長孫韓承宣，爲山東歷城縣令，爲清兵攻破，亦遇害。」

按明史卷二四〇有韓擴傳，節如下：「萬曆二十年進士，四十五年擢禮部右侍郎，泰昌元年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天啓元年加少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傅、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三年加少師、太子太師；廉直自持，不容於魏忠賢，五年七月被劾削職，乃棲止先墓。崇禎元年十二月復爲首輔，引疾退。十七年春，李自成陷蒲州，迫出見，不從，執其孫以脅，因止一孫，乃出見，賊釋其孫。嬖歸，憤鬱而卒，享年八十。」



## 瞿汝夔、瞿式穀、瞿式耜

江蘇常熟瞿氏是望族，著名的鐵琴銅劍樓（藏書樓）即瞿氏所有。

在教會史上，瞿氏極有名，式耜是明末桂王擁立者之一，隨侍西南，在桂林殉難，為愛國名臣。汝說是他的父親；汝夔是汝說的從弟，很早即和利瑪竇相識；利氏初來我國，原穿僧裝，勸利氏改穿儒服的即汝夔；式穀是汝夔的兒子，天啓三年（一六二三）會到杭州楊廷筠家，邀請教士往常熟開教。所以式耜、式穀也是從兄弟。

現為每一個人的事蹟，提供史料。

又儒畧著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蹟（據向達合校本）記利瑪竇抵韶州後：

「姑蘇 瞿太素者（原註：諱汝夔），大宗伯 文懿公之長子也。適過曹谿，聞利子名，因訪焉。談論間，深相契合，遂願從遊，勸利子服儒服。……

太素既締交利子，遂揄揚利子之學于紳紳間。利子因請曰：「公亦有所求乎？」太素曰：「吾年四十有三，吾內子四十有二，尚未有子，先生能爲我祈求大主乎？」利子因代爲密禱，是年即生一男，今名式毅者是也。」

從這段話，可知利氏初來華時，能受士大夫歡迎，實由於汝夔的汲引。

行蹟又記利氏第一次到京師：

「適關白倡亂，朝鮮多事，未有朝見之機。復回郭子南回。時冬月河凍，暫留郭子於山東，獨回蘇州，與故人瞿太素之南都。」

「郭子」指郭居靜。行蹟又記利氏在南都時：

「有僧三槐者已先在座，而利子偕瞿太素至，三槐岸然居上，利子以謙承之。」

足見瞿太素和利氏常出入相借，極爲密切。

太素又在萬曆己亥即二十七年（一五九九）正月爲利瑪竇交友論作序，自署「友人瞿汝夔序」，從來作序沒有自稱「友人」的，但因這本書是交友論，故以此標榜。序有云：

「萬曆己丑，不佞南遊羅浮，因訪司馬節齋劉公，與利公遇于端州，目擊之頃，已凜然異之矣。及司馬公徙公于韶，予適過曹翁，又與公遇，於是從公講象數之學，凡兩年而別，別公六年所，而公益北學中國，抵豫章，撫臺仲鶴陸公留之，駐南昌，暇與建安郡王殿下論及友道，著成一編。公舉以示不佞，俾爲一言弁之。」

萬曆己丑爲十七年（一五八九），適在作序前十年；節齋名繼文，安徽靈璧人，萬曆十八年（一五九〇）謁利氏於韶州，二十六年（一五九八）偕利氏至南京之劉五即其第五子也。仲鶴名萬珍，又字天溥，浙江平湖人。

太素從利瑪竇學象數兩年，成就必有可觀，惜無著作流傳。又由於婚姻關係，直至五十六歲，即萬曆三十三年（一六〇五）陽曆三月二十五日，方在羅如望手中領洗，取聖名依納爵。可見當時受洗與授洗之不苟。

豐太素（汝夔）領洗後兩年，即萬曆三十五年（一六〇七），他的長子式毅亦領洗，取聖名瑪竇，以紀念利瑪竇，生於萬曆二十一年（一五九三），時年十五歲。

式毅曾爲艾儒略職方外紀撰小言，自署「後學海虞羅式毅識」；德體賢編利瑪竇全集第一冊二九六頁註，因式毅自稱「後學」，乃譯「後學」爲 Cristiano（教友）。式毅有聖名，其爲教友無疑，但按當時風尚，稱「景教後學」之類者，推測其爲教友，尙無一合；若祇因「後學」二

字，即譯爲「教友」，實不妥。倒是小言中有幾句話，可以見他頗有教友思想：

「愚謂茲刻之大有功於世道也，不但使規毫末者，破蝸國之編衷，抑且令恣荒唐者，實返沙之虛見。如第以娛心志，悅耳目也者，則雖上窮青冥，亦山經、穆傳之餘魂；下極黃墟，亦志怪、齊諧之臆馥，而何以追玄造於生成，荷神工於亭毒，幾幾不爲無益之談，以度越鄒子也？」

式穀作小言時，當在天啓三年（一六二三），已三十歲。也就在這一年到廷筠家，接洽邀請西教士到常熟開教事。

式穀爲汝說子，太素從侄，式穀從兄。德禮賢利瑪竇全集第一冊二九六頁註稱其聖名爲 Tommaso（多瑪斯或多默）。（路加），第二冊六四一頁勘誤表已改正爲 Tommaso（多瑪斯或多默）。

式穀生於萬曆十八年（一五九〇），長於式穀者三歲。費賴之在華耶穌會上列傳艾儒略傳引巴篤里中國耶穌會史曰：

「一六二三年（天啓三年）羅太素子名瑪竇者（按即式穀），邀艾儒略赴常熟開教。其從兄進士式穀曾經儒畧授洗，由於他的努力，教務頗爲發達，幾個星期中便有二百二十餘人入教，式穀某叔伯的功績尤多。式穀受洗後，曾在宅門外張貼「僧道無緣」字條，又以耶穌聖號代替一切偶像。」

楷式船受洗信教事，只見於西文教會史，迄未一見漢文資料。陳援菴先生撰從教外典籍見明末初之天主教第三節可與教史相參證曰：

「有教史未必誤，而教外典籍無法證明者。如韞式船之奉教，教史言之鑿鑿，而吾人至今尚無法在教外典籍證明之，頗疑其後人彌縫之密也。」

但我們卻在他的韞忠宜公集卷二找到他所上講求火器疏，對教內同道極熱，原文曰：

「臣考萬曆四十七年奉旨訓練，遣使講求而得西洋所進大礮四門者，今禮部右侍郎徐光啓也；天啓元年建議征廣東，取到紅夷大礮二十三門者，南京太僕寺少卿今丁憂 履閔字之藻也；深明臺統事宜，贊畫關門建置統者，今起陞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孫元化也；天啓六年正月，寧遠守城，殲賊一萬七千餘人，後敕封爲安邊靖虜鎮國大將軍者，此正西洋所進四位中之第二位也。郤敵固圉，明效已見，乃邇來東面騷動而絕無譴及於此者，則以用器之人不在故也。」

光啓、之藻、元化三人都是天主教教友，式船如數家珍，假如他不是教友，恐怕不會有這樣的口氣。

接着式船對徐光啓再度加以推重說：

「夫光啓學究天人，才兼文武，東事之初，屢陳方略，鑿鑿可行，料度情形，尤多懸

合。皇祖嘉其曉暢兵事，特旨留用，訓練民兵，未及一年，因東事稍緩，移防薊門，遂以中輟，一應器械，率多隨營東去，獨留此四統以爲寧遠卻敵之用，斯亦文豹之一斑已。若使十年之前，其策得行，則遼左可保無虞；六七年前，其策得行，則恢復亦非難事。……今光啓見在講解，可備顧問；元化亦陞任將列，可備馳驅。皇上試將昔日建議之由，令之逐一部分，並叩其今日當如何厄具？如何施用？以求公勝，光啓必有說以處於此矣。」

此疏上於崇禎元年（一六二八），式耜纔三十九歲，光啓已七十二歲；要式耜再來推薦光啓，可見明朝之亡，實亡於不能用人。

以上是就式耜對明末幾位著名教友的認識和薦舉，作爲他信教的旁證；此外，他更爲艾儒略性學所述作序。這本書儒畧的自序作於「天主降生後一千六百二十三年，時天啓甲子仲春既望」，作序地點是「武林慎修堂」。但天啓甲子是天啓四年，爲天主降生後一千六百二十四年，儒畧偶誤也。

據巴篤里所記，一六二三年是聖瑪竇（式教）艾儒畧赴常熟開教之年；又記進士羅多瑪斯（式耜）是儒畧所授洗，雖沒有明言那年授洗，很可能即在一六二四年，因式耜在序中也說：「甲子春，予獲與艾先生游。」序中先說：

「自造物主生天地人物，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故天以覆，地以載，而人物中處其間。世

固知人靈而物蠢矣，人貴而物賤矣。從未聞以生魂、發魂判草木、禽魚與人之界者；聞之自西士利西泰始。」

繼說：

「其爲說已彰彰中土，但無有得其說之詳者。甲子春，予獲與艾先生游，自存養省察，以至明庭屋漏，昭之爲儀象，幽之爲鬼神，議之爲德行，制之爲度數，靡不歷歷劇談，詞其當然，徹其所以然。……庶上主所以生物之意，在人能物物，不物於物之意，皆洞達無疑，殆如夢者一喚而使知覺乎？咏鳶魚之詩，先儒嘗活潑潑地，讀是編而不於官該知覺外，恍有所存焉，亦難語萬物之靈矣。」

式租既經此一喚，必自夢中覺，必恍然知有所存，必自知爲萬物之靈，亦必肯奉教。

序末署「海虞瞿式租伯畧父撰」。式租字起田，號稼軒，爲世所熟知；「伯畧」之名，未見他書，不知是否爲記念儒畧而起也。

但式租信教時機和徐光啓、李之藻諸人不同，他一生最光榮、最爲後世稱道的事功，是他侍衛桂王永曆，奔走於西南之間，兵荒馬亂，比較起來，徐、李所處的時代，還算太平，還可以談天文、地理、水利、物理、論理、數學等，式租已不能躬逢其盛，這也是他的奉教史蹟之所以湮沒不彰的最大原因。所以我們不能不畧談談他在對國家方面的貢獻。

式相的父汝說，正直嚴明，曾任湖廣提學僉事，都水員外，但家貧如洗。式相生時，汝說還未顯達，生活更苦。

萬曆三十一年（一六〇三）補郡庠諸生。十六歲師事錢謙益。十九歲結婚，以慰病中的母親，不久母即逝世。四十四年（一六一六）中進士，任吉安永豐知縣，因人民挽留，任滿復奉命再任。

天啓三年（一六二三），父病卒，僅遺皇明臣畧百餘卷，和一部未完成的兵畧纂聞。即在居喪期中與教士艾儒畧往還；六年（一六二六）服除受洗。

崇禎元年（一六二八），式相被擢爲吏部給事中，即上疏劾斥掌權佞臣；又請追恤前朝因東林黨及魏闖之禍，而被枉殺的大臣；起拔被誣在戍的官吏；楊漣、左光斗等亦受洗白。而上文所記推重徐光啓等講求火器之疏，亦在此時奏進。但在朝不滿一年，因推闡臣，式相爲錢謙益門生，故舉謙益爲溫體仁、周延儒所忌，謙益乃被削籍，式相亦被貶謫，繼又罷歸常熟。

式相在鄉頗治園林，以詩酒自遣，讀書甚多，集古今大儒箴語爲槐林漫錄十卷，刻於崇禎九年（一六三六）；約民國七八年間，馬相伯題贈慕玄父（元甫）先生曰：

「伯畧文名頗早，奉教頗晚，故其伯父每以爲憂，茲所輯蓋少年之作也。其自序以萬劫之苦而抵百世之債云云，似爲奉教後悟道語。」



見拙編馬相伯先生文集續編，亦可畧窺其信仰不彰之原因。

返里後，益放情於山林，心愈遠觀，有詩云：「憂時祇益心頭熱，報國其如腳底涼。」

福王立於南京，式紹爲應天府丞，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擢右僉都御史，巡按廣西。

弘光元年（一六四五）四月赴任，黃宗羲以母在，不能隨行，黯然而別。閏六月，抵梧州。時魯王已監國於紹興，唐王稱號於福建。八月，靖江王亦自號監國於桂林，式紹堅持其不當立，被鍾遂桂林，終不屈。賴丁魁楚、焦璉之助，卒擒清江王，唐王以其有功，乃加以兵部右侍郎，召協理戎政。

隆武元年（一六四六）式紹離桂林，仍留梧州，蓋不以立唐王爲然，故不入福建，式紹主張立神宗之孫永明王，八月，迎永明王與太妃至肇慶。

九月，汀州陷；十月十日，立永明王由祁，監國於肇慶，式紹進吏部右侍郎、東閣大學士，兼掌吏部事；丁魁楚掌軍國大事。清兵破贛州，魁楚等懼，王避梧州，式紹仍留肇慶。

主於十一月八日正位端州，改明年爲永曆元年（一六四七），正月，清兵破肇慶，式紹始走梧州；二月護帝至桂林。帝又受他人之勸，入武岡，式紹自留桂林；進兵部尚書、太子太傅，賜劍便宜行事。三月，清兵進攻桂林，有勸降者，式紹不聽，焦璉至，合力退敵，清將黃天爵被俘斬首。焦璉加太子太師，式紹封臨桂世伯，進武英殿大學士、少師兼太子太師。

時桂林城守兵已寥寥無幾，焦璉駐白石潭，式相夫婦傾家助餉。

永曆帝即位之初，式相曾使龐天壽偕畢方濟赴澳門借兵；葡人即遣兵三百人，帶大砲數門來，以翟紗微（Andreas Xavier）為隨隊神父。三月至五月，式相收復失地甚多。十二月，帝始回桂林。明年春，郝永忠大掠桂林，清兵以有機可乘，三月二十二日，大舉來攻，自是，相持頗久。

永曆四年（一六五〇）朝中大臣太監，互相攻擊，糧餉常乏；羣奸又挾孫可望劾式相。十一月五日，清兵自全州進，桂林大亂；式相獨守不去，張同敵來相從，乃從容就逮。

孔有德勸降，不屈。囚中作臨難表疏，又派人送信焦璉，囑帶兵來攻，為清兵所獲。閏十一月七日晨，在獨秀巖前，與同敵同時遇害，合葬風洞山下。事聞，贈式相粵國公，諡「文忠」，清朝改諡「忠宣」。抗戰次年秋，余自浙入滇，道出其地。適馬相伯前輩避禍風洞山，余登臨者再，不勝感慨。

## 焦璉、丁魁楚、龐天壽

天主教傳行中國考卷五說：

「永曆帝在位十五年，奉教大員翟式相、龐天壽、焦璉之功居多。翟式相聖名多默（Thomas）常熟縣人，受洗於艾儒略之手。……龐天壽聖名亞基婁（Achilleus），係崇禎帝舊僕，受洗於湯若望神父之手。崇禎殉難，逃至南京；南京失守，又逃至福建，曾奉隆武之命，借畢方濟出使澳門；隆武死，又投歸永曆，為明盡忠，誓死不貳，永曆用為司禮太監，多所匡救。焦璉聖名路加（Lucas）南京人……赫羅式相麾下，三人同心協力，為國盡忠，

綱鑿亦多褒語。或謂丁魁楚亦曾進教受洗，聖名路加。」

但對於這幾位永曆朝的天主教官員，近年一般教外學者多表懷疑，我們可以馮承鈞先生爲例。他在所譯明末奉使羅馬教廷耶穌會士卜彌格（Michael Petrus Boym）傳序文中說：

「明室奉教，彌格出使，在中國載籍中幾無跡可尋，賴振菊先生在教廷中發現王太后上教皇書，始明其事之非僞。餘若瞿式耜、焦璉、龐天壽諸人領洗，僅天壽一人見諸記載。

王夫之永曆實錄卷二十五天壽傳云：「天壽事天主教，拜西洋人雷沙（Andreaz-Xavier Koller）爲師。勇衛軍旗幟皆用西番書爲符識，類見戲。又雷沙徵掌領天監事，改用西曆，給事中尹三聘劾罷之。」案雷沙徵即本書之雷安德；進西曆是永曆三年（一六四九）三月事，尹三聘請廢新曆仍用大統曆是同年十二月事，並見永曆實錄卷一；勇衛軍旗幟皆用西番書，與西書所記明兵旗幟上繪十字架之說亦合。……焦璉奉教事有可疑，蓋西書僅言洗名路加者，並未實指其人爲璉也。瞿式耜本人奉教一事亦無跡可尋，惟其從父汝慶、從兄式毅或會領洗；西書謂式耜子某洗名若望，或亦有其可能；黃宗羲永曆紀年云：「當被執之時，式耜欲入與妾訣，」則有妻有妾，決非信徒，無可疑也。」

按近年吾國學者論及明末清初國人信教者，必中西文均有史料可資證明，始肯採信；實則，中文史料，如屬可信，不必借助於西文史料；西文史料，如確爲當時人記當時事，則必可信，亦

無庸求證於中文史料也；當然，能中西文史料皆備，自更可喜，但當明末戰火漫天，播遷東西南之際；國人一般思想，又多不以信教爲然，中文史料中不及某某大吏信教事，實無足奇；或先有而爲後人刪改，亦屬可能。再如有妄者固不可受洗，但若受洗後而又違教規納妾，則亦烏能據此謂其「決非信徒」？蓋信教爲一事，信教而先虔誠後淡漠，淡漠而又虔誠爲另一事。

永曆元年三月十一日，清兵衝入桂林城，焦璉與式耜同守危城；但安國公劉承胤挾餉不出兵，又與焦璉兵不和，譁變；五月二十五日，清兵圍攻桂林，計六奇明季南畧記「璉負創奮臂，呼督師、撫，按分門嬰守，用西洋銃擊中馬騎」。可見璉必曾從葡軍學習西統之術。式耜以國士遇璉，璉亦出死力，恢復朔、賓、柳、潯等郡。七月，式耜封臨桂伯，璉封新興伯。天主教傳行中國考記曰：

「孔有德帥兵破潯，明將陳邦傳邀焦璉投降；焦璉以奉教故，不敢作此不忠事，叱邦傳妄言，邦傳怒，乃設計殺之，函其首投降于清。厥後焦璉得諡烈愍。」  
邦傳原書皆誤作邦傳。小腆紀傳卷三六列傳第二九有焦璉傳，節如下：

璉字國器，山西人，絕精悍。崇禎十六年（一六四三）永明王在湖廣爲張獻忠部所執，璉救出獄，是即三年後即位之永曆帝。

永曆以璉拯己有功，擢參將。元年（一六四七）率軍隸羅、式耜，已見前述。二年正月，晉爵

爲僕。二月，郝永忠之亂，永曆出奔，式躬被執，璉自平樂馳援，清師大敗。論者謂桂林三捷，南渡以來所未有也。四年（一六五〇）永曆入梧州，璉將兵入衛，晉封宣國公。五年（一六五一）秋九月，陳邦傳說之降，璉大罵，自刎死。

自殺在教義上也是不許的，但明末很多教友是敵人逼其自殺，那就不是自殺，而是他殺了。至於丁魁楚，小腆紀傳列之於貳臣傳（卷六十三）。茲參考明季南畧所引專事記作小傳如下：

魁楚，河南永城人，進士。崇禎四年（一六三一）春，以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七年擢兵部右侍郎。九年，以失機遺戍五年；十一年，奉旨納餉三千兩，准回籍。十五年，永城總兵劉超叛，魁楚參加，並上疏訟寃；魁楚佯許之；十六年二月，以計捕之，獻解京師，乃得叙功復職。甲申（一六四四）南都弘光立，馬士英擅權，會推兩廣總制，尋加兵部尙書。

乙酉（一六四五）七月，南都陷，潘通靖江王；王果以顧奕爲相，史其文爲大司馬，八月初七日直抵肇慶，魁楚已於初六日拜隆武登極之詔。嚴碎王舟，執之，併擒顯、史二人解闕京，誅之。魁楚遂封靖（平）粵伯。丙戌（一六四四）秋，闕事敗，又與瞿式耜等擁立永曆帝於肇慶。

隆武舊輔蘇觀生亦欲參加推戴，魁楚慮其位在己上，拒之，觀生乃立唐王於廣州，治兵相攻。清兵下廣州，逼肇慶，魁楚奉走梧州。丁亥（一六四七）肇慶陷，永曆奔平樂，魁楚齎金寶

於降將李成棟，而以其餘載四十船入岑溪。成棟偽許，而於邀飲時捕之。魁楚止一子，跪請不及妻孥，乃先斬其子。所遺家屬計一妻、四妾、三媳、二女，惟一妾投江。成棟獲精金八十四萬。先是，侍御李綺曾參魁楚十大罪：欺君、誤國、玩兵、害民、敗羣、亂常、罔神、殘賢、喪身、辱祖。

若丁魁楚，果真爲教友，亦可爲不慎於考核而會促授洗者戒；若並非教友，而以其一時掌握大權，爲君王輔弼，遂攀附其爲教友，筆之於書札，傳之於後世，使教會蒙羞，尤足爲戒。

龐天壽，西教士所記頗多稱譽，若干南明史籍，則又多微辭。天主教傳行中國考曰：

「時瞿神父（安德又名妙微）尚在桂林，頗得皇上優待。每當召見時，必與言聖教道理。而龐天壽等奉教大員又常左右之。永曆漸知教理真正，迥非異端邪說可比，特憚於物議，未敢毅然信從。若皇家諸人，如兩宮太后與正宮皇后等，因龐天壽屢進言，蓋已習聞其說，深爲悅服，曾在宮中安治小堂一所，供奉耶穌聖像，朝夕禮拜。而永曆皇上又給神父銀兩，俾另建一堂，奉教各官，莫不解囊相助。迨堂工完竣，瞿神父在內舉行彌撒，宣講聖道，瞿式相、龐天壽等，有暇必以身立表，倡率士民，進堂與禮，一時被化者頗多；特以時際艱難，人心皇皇，未能安心受教耳。」

天主教傳行中國考於記永曆帝至肇慶後續記曰：

「肇慶去澳門不遠，澳門天主堂之壯麗，與敬天主禮節之繁盛，永曆皇家諸人，蓋屢有所聞。龐天壽前借舉方濟出使澳門，會親見之。至是，永曆承太后意，遣使至澳門求彌撒，一爲謝恩，一爲求天主眷佑皇家平安。」

按此次出使，亦係龐天壽隨行，於一六四八年（永曆二年）十月十七日抵澳門，二十一日舉行大彌撒。澳門官吏以火槍一百具贈天壽，附書言此乃備皇帝士卒之用。或云僅得士卒三百，礙二尊，蓋葡人恐滿人報復，不敢大量援明室。

明室后妃領洗後，澳門耶穌會士會商請鑿紗微神父，勸新入教之大員，上書羅馬教宗及耶穌會會長，請教士最初屬意致書之人即龐天壽，蓋其時適有舟返印度，又由印度易舟至歐洲。天壽告以願遣使晉謁教宗。

此次出使事件，當在永曆太后等傳中敘述，但龐天壽所上教宗書，應錄全文如下：

「大明欽命總督粵閩恢剿、聯絡水陸軍務、提調漢土官兵、兼理財催餉，便宜行事；仍總督勇衛營、兼掌御馬監印、司禮監掌印太監龐亞基樓、契利斯當，膝伏因諾增爵代天主耶穌在世總師、公教真主、聖父座前。竊念亞基樓職列禁近，謬司兵戎，寡昧失學，罪過多端。昔在北都，幸遇耶穌會士，開導愚悖，勸勉入教，恭領聖水，始知聖教之學，蘊妙洪深，夙夜潛修，信心崇奉，二十餘年，罔敢稍怠。獲蒙天主保佑，報答無繇。每思躬詣



聖座，瞻禮聖容，詎意邦家多故，王事靡盬，弗克遂所願懷，深用悚仄！但罪人一念之誠，爲國難未靖，特煩耶穌會士卜彌格，歸航泰西，代請教皇聖父，在於聖伯多祿聖保祿座前，兼於普天下聖教公會，仰求天主，慈矜我大明，保佑國家，立際昇平，俾我聖天子，乃大明拾捌代帝、太祖第拾貳世孫、主臣、欽崇天主耶穌，則我中華全福也。當今寧聖慈肅皇太后聖名烈納、昭聖皇太后聖名瑪利亞、中宮皇后聖名亞納、皇太子聖名當定，虔心信奉聖教，並有諭言致聖座前，不以宜之矣。及愚罪人，懇祈聖父，念我去世之時，賜罪罰全赦；多令耶穌會士來我中國，教化一切士民悔悟，敬奉聖教，不致虛度塵劫，仰邀大造，實無窮矣！肅此少佈愚悃，伏維慈鑒不宣。永曆肆年、歲次庚寅陽月弦日書。慎餘。」

原件有另行抬頭二格，一格者，有空二格，一格者；亦有少數字晦澀不明者。發書日之陽月係陰十月，茲日爲初七八，合西曆爲一六五〇年十一月一日，或十月三十一日。「亞基樓」爲天壽洗名 Achilles 譯音；「契利斯當」爲「基督徒」(Christianus) 譯音；「因諾增爵」爲教宗名，乃因諾增爵第十世 (Innocentius X)。書中採用「公教」名；並承認領洗 (領聖水) 信教已二十餘年；自永曆四年 (一六五〇) 上推二十年，爲崇禎三年 (一六三〇)；二十餘年前當在天啓年間，時楊廷筠、李之藻、徐光啓等尙在世，正教會全盛時代。此書毫無政治性質，純粹爲求教宗賜「臨終全赦」，熱心可嘉！

永曆實錄卷二十五有天壽傳，稱其「淳謹」，但禮在王坤下，坤驕悍，天壽不能抗；又稱其「樸率」。最後稱其隨永曆走南太，入滇，不知所終。末云：「或曰翁孫可望所殺。」

龐天壽上教宗書，天主教傳行中國考誤「劫」爲「卻」，誤「邀」爲「徹」，「肅此」下漏一「少」字；卜彌格傳誤「弦日」爲「炫日」。

龐天壽又有寄外國文件三：

一、上耶穌會總會長書，卜彌格傳會由中文譯爲拉丁文，再由拉丁文轉爲法文，然後馮承鈞再由法文譯回中文，顧保鵬神父在耶穌會羅馬總會檔案室獲見原件，將攝影發表於恆毅雜誌十三卷四期（五十二年十一月）。

二、上羅馬教廷「大宗相公若望路我」書，發現及發表同上。

三、致「物攝齊亞光地皇諸侯及公朝總會」書。

第二三文件，較正確的說法，並非書札，而是一種帖子，亦即名刺；第三文件見威尼斯（即勃揚齊亞）國檔（Commun. XXIX C 55），巴黎國家圖書館有抄本，伯希和（Paul Pelliot）曾錄出，馮承鈞譯卜彌格傳，即據此抄本。

上耶穌會總會長書

「（官銜與上教宗書同，茲從畧）書奉耶穌會大尊總師神父臺前。切念亞基樓職列禁

近，謬司兵戎，寡昧失學，罪過多端。昔在北都，幸遇尊會士開導愚情，恭領聖水，始知聖教之要妙，尊會之恩。累思報答，未獲涓埃。每願躬詣尊師，奈國家多故，未克遂所願懷，殊慊慊耳！今奉皇太后懿旨，敢煩尊會士卜，聖名彌格，歸航泰西，告教皇聖父及大尊師，彼知吾懷，能詳愚悃。茲求大尊神父，並於尊會之友，在聖祖意納爵座前，祈禱天主耶穌，慈矜中夏，矜憐主臣，悉知欽崇聖誨，享太平際而已。復懇神父大人尊念我寡力德淺，賜尊會聖人通勞之共分，則惠頂戴不極。再多使老師臻我中邦，廣普譯世人悔悟，仰徵大造，實無窮矣。敬製薄牌，願大尊安於聖祖總師意納爵座前，少表將貢，聊致祝私。永曆肆年歲次庚寅陽月茲日書。慎餘。」

本件亦有另行抬頭一格，二格之處。天壽讀書不多，故詞多費解，書法亦不甚佳。「意納爵」後人亦作「依納爵」，即創耶穌會之羅耀拉（Ignatius de Loyola）。

上若望路我書：

「（銜同前，從畧）敬於羅馬聖厄格勒西之大宗相公若望路我。于老師卜彌格爾耶穌會頓首拜。」

「厄格勒西」乃拉丁文 *Ecclesia*（教會）之譯音。「大宗相公」似為當時之稱號。「若望路我」原名待考，但卜彌格在羅馬時所接觸之人中，有其同國人，聖名若望，姓 *Rawecki*，*Rawe*

譯音，極似「路我」，時任波蘭經理員。

致物攝齊亞光地皇諸侯名帖：

「（銜同前，從畧）敬於物攝齊亞光地皇諸侯及公朝總會。于老師卜彌格爾耶穌會奉拜。」

「物攝齊亞」爲義大利文 *Venezia* 譯音，今多從英文譯爲威尼斯。「光地」爲 *Candle* 譯音。自一六四四年至一六六九年，物攝齊亞人即在光地與土耳其人作戰。

按崇禎六年（一六三三）龐天壽會重校梓杭州府學生范中（聖名第慕德阿）所述天主聖教小引，署「御馬監太監」，聖名亞基樓。

## 王太后、馬太后、王后、王子慈烜

永曆宮廷中信教的不少，除龐天壽外，在文獻中可考的有：

- 一、王皇太后，聖名烈納（Helena），生於湖廣。並非永曆帝（即永明王亦稱桂王）之母，而是熹宗（天啓）之妃，正后死，進位爲后。既爲先帝之后，於制應視爲在位皇帝之母。
- 二、馬皇太后，聖名瑪利亞，爲永曆帝父之次妃，永曆帝即位後，亦尊爲太后。
- 三、永曆帝正后王氏，聖名亞納，蘇州人。
- 四、皇子慈烜，聖名當定（Constantinus）。

最重要的文獻是烈納太后上教宗書，錄如左：

「大明寧聖慈肅皇太后烈納致諭於因諾會爵，代天主耶穌在世總師、公教皇主、聖父座前。竊念烈納本中國女子，忝處皇宮，惟知閩中之禮，未諳域外之教。賴有耶穌會士瞿紗微在我皇朝，敷揚聖教，傳聞自外，予始知之，遂爾信心，敬領聖洗。使皇太后瑪利亞、中宮皇后亞納、及皇太子當定，並請入教領聖洗，參年於茲矣。雖知瀝血披誠，未獲消埃答報。每思躬詣聖父座前，親聆聖誨；慮茲遠國難臻，仰風徒切。伏乞聖父向天主前，憐我等罪人，去世之時，賜罪罰全赦。更望聖父與聖而公一教之會，求天主保佑我國中興太平。俾我大明第拾捌代帝，太祖第拾貳世孫，主臣等悉知敬真主耶穌。更冀聖父多遣耶穌會士來，廣傳聖教。如斯諸事，俱惟憐念；種種眷慕，非口所宜。今有耶穌會士卜彌格，知我中國事情，即令回國致言我之差聖父前，彼能詳述鄙意也。俟太平之時，即遣使官來到聖伯多祿、聖保祿臺前，致儀行禮。伏望聖慈鑒茲愚悃。特諭。永曆四年十月十一日。」

八卷五號。

烈納爲赫烈納簡稱，當定爲公斯當定簡稱，今作君士坦丁，乃天主教傳入羅馬後，第一位頒布信仰自由詔書的皇帝，可見瞿紗微爲他所取聖名，實含有深意。

永曆四年十月太后作此書時，謂「入教領聖洗叁年於茲矣」，可見必在永曆元年，或至遲在永曆二年（一六四八）。

此書宗教意味重於政治意味，只求獲得一臨終全大赦，即書中所謂「去世之時，賜罪罰全赦」；其次為請教宗求天主保佑中國中興太平，並求賜永曆帝君臣信教皈主；又其次則求多派教士來華傳教。熱誠溢於言表。

小旗紀傳卷八有太后傳，南疆逸史撫遺卷一亦有記述，說王太后「性慈惠，通大體」。丁魁楚、瞿式耜等議奉永曆監國時，太后本不許，諭「更擇可者」。

曾德昭神父曾在肇慶官中聖堂舉行彌撒，諸皇妃亦參加，男女以簾相隔。禮畢，永曆帝賜旅費四十兩，王太后贈銀六百兩。德昭完全用以賑濟貧民。

永曆五年辛卯（一六五一）四月，太后殂於田州；五月葬於南寧；上尊諡曰：「孝正莊翼康聖皇太后」。

除了上教宗書以外，皇太后烈納也曾致書耶穌會會長，現藏羅馬耶穌會總會檔案室，顧保錫神父曾以攝影發表於恒毅月刊第十三卷第四期（五十二年十一月）。馮承鈞譯卜彌格傳中所發表的也是原文，但有一二字竄改。茲將太后兩書若干最重要不同處指出如下：

1、上教宗書稱「致諭」，致會長書稱「勅諭」。

2、會長全銜爲「耶穌會大尊總師神父」。

3、上教宗書末稱「特諭」；致會長書稱「欽哉！特勅」。

全文如左：

「大明萬聖慈肅皇太后烈納勅諭耶穌會大尊總師神父（馮承鈞改「神甫」）：予處宮中，遠聞大主（馮譯改「天主」）之教，傾心既久，幸遇尊會之士羅紗微，遂領聖洗，使皇太后瑪利亞、中宮皇后亞納及皇太子當定並入聖教，領聖水，閱叁（馮譯改用「三」字）年矣。今新尊師神父並尊會之友，在天主前祈保我國中興太平，俾我大明第拾捌（馮譯改爲「十八」）帝、太祖第拾貳（馮譯改「十二」）世孫，主臣等悉知敬真主耶穌。更求尊會相通功勞之分，並多送老師來我國中行教。待太平之後，即着欽差官來到聖祖總師意納爵座前，致儀行禮。今有尊會士卜彌格儘知我國事情，即使回國，代傳其意，諒能備悉。可諭予懷。欽哉！特勅。」

此書與上教宗書尚有若干歧異處，或可一述：

一、上教宗書稱「入教領聖洗，叁年於茲矣」；可解爲三足年，亦可解爲三個年頭；此書則稱「閱叁年矣」，應解爲「滿三年」，但此書亦作於「永曆四年十月十一日」，距皇太子當定之誕生僅兩年八個月，則太子領洗必在後矣。



二、上教宗書稱「俟太平之時，即遣使官云云」，此書則用「欽差官」；上教宗書稱「彌格」知我國事情」，此書稱「儘知」。輕重畧有不同。

羅馬耶穌會檔案室又藏有該會「大尊總師」（今譯總會長）Goswini Nickel 致永曆皇帝書拉丁文底稿，亦經顧神父攝影並加以翻譯，發表同前。

覆書作於「一六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耶穌聖誕瞻禮」。

顧神父譯文中有一段曰：

「我等亟願上天之主，使四海太平，窮滅羣逆，一如往昔文、宣、高、建諸帝之時，以及唐代，使大明皇帝及帝國滿被福祉。」

此段中「文、宣、高、建」四字，原文作 Yen Yuen Kao Kien，顧神父認為「很是費解」，後來認為是指「周文王」、「周宣王」、「漢高祖」，以及「漢光武之年號建武」，乃譯為「文、宣、高、建」。但顧神父既已知將原稿 Tami 譯為「唐代」，又揣測此信「可能由卜彌格代擬」，而當時距唐景教碑的發現不足三十年，教士嘆為盛事，競相拓摹翻譯，或加考證，或為詮釋，卜氏亦著有拉丁文 Gloria Regni sinensis crux 文，以敘述此景教碑之出現。（見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法文原書）而碑文中適有「太宗文（Yen）皇帝光華啓運」「高（Kao）宗大帝克恭繼祖」「玄（Yuen）宗至道皇帝會齊國等五主親臨福宇，建立壇場」「建（Kien）中聖神文武皇

帝，披八政以黜陟幽明，闢九疇以維新景命」等語，卜氏或用帝號，或用年號，以稱此「文、高、健」四帝，故實不必遠求諸周、漢；且「宜」字與原文讀音亦不甚諧。況細按拉丁原文，此段實應譯爲「一如往昔唐代文、宣、高、健諸帝……」，可見並不費解。

馬太后傳的資料，亦與王太后同。他是永曆帝生母，家世不詳。永曆帝即位，尊爲皇太妃。永曆五年四月王太后殞，十月冊尊爲太后，上徽號曰：「昭聖仁壽皇太后」曾隨王逃至緬甸，爲緬人送至吳三桂軍中，押至京師，路過黃茆驛時，在車箱中望見王后，但被禁不得交談，只能以手示意。一說她們同時「扼吭以死」。

行在春秋說太后在永明王終前，數日不食而崩。楊監筆記說太后壽至九十一而崩，且有小內臣送終。在華耶穌會士列傳湯若望傳說太后烈納和其他妃主都被俘送京師，錮居一處。說烈納王太后被送至京師，這是錯誤。

王后亞納的資料亦同上。說她素性嫺靜，入宮後，上侍兩宮，能盡敬禮。丙戌（隆武年一六四六）十一月，冊立爲后。

當王室從湖南逃入廣西時，遇連日大雨，有時竟日不得一餐，宮女們都得在泥濘中踰跟而行，后能夷然處之。

永曆二年（一六四八）春，駐南寧，閏三月，生王子慈烜，頒大赦。桂林之役，后曾撥內庫

儲銀勞軍，同時也捐出自己的簪珥；瞿式耜夫人邵氏亦出金珠。

夏國祥曾有意與馬吉翔事孫可望，恐后知情，欲廢之。賴帝衛護得免。後人不察，以夏國祥之罪歸之龐天壽，天壽遂蒙惡名。楊監筆記夏國祥傳在天壽傳後，說「國祥工狐媚，有寵於慈聖，遂廢聖奪大權，外奉天壽以虛名尊之，實自執政柄，天壽弗能爲重輕。」

行在春秋說后與公主同被俘至京師；三藩記事本末說永曆和后及世子都終於雲南。楊監筆記說娘娘手持破碗，盡力勸斷咽喉，不一時駕崩，各執一詞，不知孰是。

關於太子慈烜當定，小腆紀傳補遺卷第一有傳。他生於永曆二年（一六四八）閏三月，五年十月冊爲皇太子，那時他纔四歲。可是王太后烈納上教宗書中已稱他爲「皇太子」，不知孰是。

十一年（一六五七）春，在昆明行在開始讀書。

十四年（一六六〇）跟永曆帝逃往緬甸，後爲緬人獻於吳三桂。十五年（一六六一）三月回雲南，四月十五日三桂以弓絃絞於市。太子大罵曰：「賊！我朝何負於汝？我父子何仇於汝？乃至此耶？時年十四。小腆紀傳補遺說年十二，恐有誤。馮承鈞譯卜彌格傳附錄，說皇太子歿於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四月，應有十五歲。

這裏有一件事可附帶一說，馬太后亞納如係正后，則她的領洗是合乎教規的；如係妃嬪，瞿神父何以能給她付洗？有人推測她受洗時，正后已死，因生皇太子當定（慈烜）而得封爲皇后。

但王太后烈納上書教宗時，在永曆四年，說她們受洗已「參年於茲」；以首尾三年計算，受洗當在永曆二年；而慈恒之生適在永曆二年閏三月，所以此說很合理。而馮承鈞所譯卜彌格傳（三六頁）却認為「此說吾人頗難贊同，蓋亞納未在皇子出生時領洗。……當定出生於一六四八年，亞納蓋已領洗若干時，據中華帝國紀要與瞿安德神甫致耶穌會會長信札，可以知之。」但同書三四頁明言「一六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安德自廣州致耶穌會會長信札，……安德是時已言及妃嬪領洗事。」可知如果說永曆二年（一六四八）陰曆閏三月（合陽曆四月二十三日至五月二十一日之間）慈恒（當定）生，生後不久，馬太后、王太后、王后等和太子同時受洗；同年陽曆十一月二十八日瞿安德神甫致會長書中述及付洗事，在時間上毫無抵觸之處。

070-691

## 瞿安德

瞿安德 (Andreas—Xavier Koffler) 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原稱其漢名「安德」，漢字「體泰」，後又改其名爲「紗微」，云見烈納太后上教宗書，但太后所稱，依常禮言，必用其字，則「紗微」應爲其字。瞿神父有兩聖名：「德安」爲「德安肋」簡稱，「紗微」則「沙勿略」異譯。但永曆實錄卷二十五龐天壽傳稱「天壽事天主教，拜西洋人瞿紗微爲師，勇衛軍旗幟，皆用西番書爲符識，類兒戲。又龐紗微掌欽天監事，改用西曆，給事中尹三聘劾罷之。」

永曆實錄必直稱其名，則「紗微」又似非其字矣。

一六〇三年生，德國人，父母原屬於路德宗（信義會），父在喪偶後，改信天主教，「微」亦為其子改教後所改之名。

一六二七年入耶穌會。一六四〇年自里斯本來華。隆武年（一六四六）抵澳門，即伴同三百葡萄牙兵，以隨軍司鐸名義進入內地，留居永曆朝中。

天主教之傳入永曆宮中，瞿氏與龐天壽之功為多。龐氏乃在北京受洗於龐華民之手，但王太后烈納，馬太后瑪利亞，王后亞納，皇太子慈烜當定等，則皆受洗於瞿神父之手。此外宮中信教者尚有烈納太后之母，洗名猶莉亞（Julia）；另一宮監洗名亞加大（Agatha）。別有妃嬪五十人，大員四十人，太監無數。

初，瞿神父與三百葡兵隸焦璉部下，同受龐天壽節制。天壽曾借瞿神父至湖廣調遣軍隊，聞清兵追永曆，羣臣散走，天壽亦欲逃亡，瞿氏曉以大義，天壽聞之感泣，誓以身許國；回朝後並直告永曆帝，帝乃重視瞿氏。隆武未崩前派天壽至永曆處，焦璉亦到，天壽與瞿氏相識，似即在焦璉軍中。永壽胆怯，移駐舟中，瞿氏入覲，並獻曆算儀器及聖母抱耶穌像。

瞿氏奉帝命，赴澳門求援，葡兵之來，原為保衛廣州，及永曆五年（一六五一）廣州陷落，帝逃往貴州。瞿氏欲前往追隨，採取了一條自認為較安全的捷徑，但在舟中，為清兵所獲，大約在黔桂交界處。

清兵在提出若干問題後，問羅氏所信何教，神父即畫一十字，並云：「以十字聖架號，主教我等於吾仇。」清兵即在其頭上劈二刀，頭裂爲四，時爲一六五一年陽曆十二月十二日（永曆五年陰曆十月三十日）。龐天壽會覓獲其遺體，而加以埋葬。

或云：羅氏勸帝乘小舟出走，已則乘大舟，行駛遲緩，遂爲清兵追及。至其卒地，卒年亦有數說。

據馮承鈞譯卜彌格傳，烈納太后等受洗，乃在宮中特設之聖堂，並以龐天壽爲代父。太后受洗後，欲向羅神父叩拜，羅氏命拜基督。次日，永曆帝入宮謁太后，太后命拜天主像。太后稱羅氏爲「父師」。

當皇子慈烜未生前，羅氏即勸永曆帝與后亞納祈禱，並贈白燭六支，囑在聖像前燃供。誕生後，羅氏又進言：如皇子受洗，並按教規撫養，必蒙天佑；諸后請羅氏爲皇子付洗，時帝巡幸他處，羅氏謂必得帝允准，並許將來不行多妻制方可。初不許，越三月，皇子得重症，乃許領洗，疾遂愈。

凡此，都出於清初以來各教史家所記述，其確實性多待考。

## 卜彌格

明末永曆朝廷中，天主教是很活躍的；但可分爲前後兩個時期：前期的主要人物是瞿安德（紗微），他爲王太后烈納、馬太后瑪利亞、王后亞納及慈烜太子當定授洗，並力勸龐天壽效忠永曆帝，這是一大關鍵；後期的主要人物是卜彌格（Michael Boym），他曾爲王太后出使羅馬，攜帶上教宗及致耶穌會總會長等書。而在前後兩期爲天主教會傳入宮中，努力使宮廷天主教化的，則是龐天壽。

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法文原本中有卜彌格傳，列第九十三人。



早在一八九〇年（光緒十六年），Girard de Rialle 在通報（T'oung Pao）創刊號（第一期）發表十七世紀中國遣使威尼斯事，述卜彌格奉使原委。

沙不烈（Robert Cahrie）亦撰有卜彌格傳，伯希和（Paul Pelliot）在通報第三十一卷（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九五至一五一頁作書評介紹，馮承鈞譯爲中文，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證第三編，題曰卜彌格傳補正，時在民國二十三年夏。次年，胡適之先生購得原書，贈馮先生；二十五年春，馮先生既譯畢在華耶穌會士列傳一部分，乃續譯沙不烈原著，並加考證，題爲明末奉使羅馬教廷耶穌會士卜彌格傳。但因中日戰爭發生，此譯本直至民國三十年四月，始由長沙商務印書館印行。

卜彌格之最引人注意處，乃由於他是波蘭人，而明末清初來華外國耶穌會士中，波蘭人共僅三人。第一位是和艾儒略同在福建傳教的盧安德（Andreas Rudomina），是立陶宛的波蘭人；另一位是穆尼閣（Nicolaus Smogulecki），另有台維翰（Joannes Baptista Bakowski），已晚至第十八世紀。

彌格生於一六一二年。原任波蘭王首席御醫，一六二九竟入耶穌會，一六四三年自里斯本起程東來。一六四七年（永曆元年）抵達海南島，永曆四年（一六五〇）至澳門，曾德昭神父派彌格至廣西 永曆行在，協助羅安德神父。

王太后烈納既決定上書教宗，諸教士原屬意於龐天壽擔任使節，但因天壽年事已高，乃推彌格返歐一行。

永曆四年陽曆十一月，彌格自肇慶出發至澳門，隨行有中國人二：一聖名安德，姓Ho，或作Chia，亦作Sha，伯希和疑爲「沈」，十九歲；一聖名若瑟，姓Lo，亦作Lo，疑爲「羅」；但此人因病未能成行，僅沈姓一人同往。一六五一年陽曆元旦自澳門起程。所以卜彌格在中國內地實不足一年。

卜氏此行，澳門與臥亞的葡國官吏，無不反對；乃秘密離臥亞，經波斯西行，約於一六五二年（永曆六年）陽曆十一月底或十二月初抵威尼斯。

卜氏在威尼斯爲呈遞龐天壽致物揭齊亞光地皇諸侯名帖（詳前龐天壽傳），曾遭遇困擾，及至羅馬，又有人懷疑其使節的真僞。傳信部各樞機爲卜氏事集議多次，計一六五三年開會三次：第一次四月一日，到樞機四人；第二次七月二十二日，到樞機十人；第三次九月十六日，到樞機十二人，引起軒然大波；一六五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傳信部重行集會，出席樞機十五人，對卜氏本人及其奉使事，以及對一般耶穌會士均抱敵視心理，認爲奉使乃一騙局，並請教宗調查在華耶穌會士有無反抗教宗的行動。會中且論及所謂「中國禮儀問題」（即是否可以敬孔、祭祖及以上帝或天稱神）。當時對卜氏攻擊最力者，乃一署名「教會不肖僕」之人。卜氏出使案論辯經過，

在沙不烈所撰卜氏傳中，有極詳敘述。讀者可參閱馮承鈞譯本。

一六五五年一月七日，教宗因諾會爵十世 (Innocentius X) 逝世，繼位者為亞歷山大七世 (Alexander VII)。

一六五五年 (永曆九年) 九月二十四日羅馬傳信部舉行特別會議，各樞機來一極大轉變，仇視心理雲消烟散，調查員建議教宗，在傳教立場上，不論其事真偽，可以接待卜氏，免失人望。

卜氏住羅馬凡三年，靜候消息，非常持重。又在禮儀問題上為耶穌會士辯護，反對多明我會士，分函盧文 (Louvain)、杜埃 (Douai)、因各斯達 (Ingolstadt)、格拉茲 (Graz) 四大學，杜埃大學乃西班牙王斐理二世 (Philipus II) 設置，因各斯達、格拉茲二大學，則為耶穌會創辦，其目的皆為對抗新教勢力的侵入。

終於在一六五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教宗亞歷山大七世頒發其拉丁文答王太后烈納書及答龐天壽書。基爾旭 (Athanasius Kircher) 以「一六一五年」在奧斯堡 (Augsbourg) 出版的拉丁文中國圖說 (China Illustrata) (馮承鈞譯為插畫的中國) 中，載入覆書原文。一六一六年與一六一七年在里昂 (Lyon) 與里爾 (Lille) 又出版中國圖說的法文譯本，教宗答書遂亦有法譯文。

卜氏既得覆書，乃自羅馬赴里斯本，一六五六年三月三十日偕同伴八人登舟返華，其中五人不幸歿於途中，而卜氏亦竟無暇回波蘭省親，其犧牲果敢的精神與傳教的熱誠至足令人敬佩！

卜神父赴歐及在歐奔走之時，亦即明室顛沛流離之際。

永曆十二年（一六五八）卜氏行抵暹羅，澳門葡人恐得罪清廷，遣人通知，不許其進入澳門。氏不得已，乃乘一荷蘭船至交趾暫居。時已陽曆七月。

同年陽曆十一月二十日氏致篤斯加（Toscano）函，云「已至中國邊界」。又云：「我將往依永曆皇帝，因其母與妻子均已領洗。」

氏在交趾與廣西邊界徘徊，不久即知中國全國已被滿清征服，百感交集，乃於永曆十三年（一六五九）陽曆八月二十二日疾歿。同行沈安德爲其經營葬事。

但卜彌格神父不僅爲一勇敢的傳教士和百折不撓的外交家，亦爲一科學家。惜因長期流亡，不能有充分時間作研究工作。且其著作亦有不少散佚失傳，茲將其身後刊行的遺著畧舉如下：

一、中國皇室版依及中國天主教狀況記畧，最初以波蘭文發表；一六五二年在羅馬刊行義大利文版；一六五三年在法國有兩部法文本；同年在德國有一部德文簡本及一部拉丁文本出版；一六五四年又有巴黎刊行法文本。尙有其他版本多種，茲從畧。

二、中國植物（*Flora Sinenas*）此書以拉丁文撰寫，一六五六年維也納出版；除詳述約二十種他喜好的中國植物，描寫花與果實之外，亦附述若干稀見動物。附圖二十三幅，且有中國名稱。

三、一六二五年在西安府出土的景教碑，乃一信札，附於前書之後。卜神父係應基爾旭之請而作，一六五三年作於羅馬。曾將漢文逐字翻譯。惜卜氏漢文程度不深，而為其助手的沈安德與白乃心（Joannes Grueber）的伴侶中國人名瑪竇者，學識亦淺，故頗多謬誤。

四、中華帝國全圖（Mappa Imperii Sinarum）此圖現存有數幅：伯希和在教廷所藏中國抄本中發現一種，訂為兩大本，共十二幅，原藏傳信部。沙不烈在巴黎海軍水道測量局中亦見有一幅；又云在羅馬尚藏有若干分圖。

沙不烈又著錄一種十八幅者：前有畧說：第一圖為全國圖，較其他十七圖大一倍；第二圖為北京圖；次為十五行省，每省一圖；最後則為海南島圖，因卜氏曾在海南島傳教四年。

五、醫藥（Clavis Medica）此書至一六八六年，始由柏應理（Philippus Couplet）以原作者之名刊布。蓋此書最初在一六八二年出版時，是被人盜印，取名Specimen medicinae sinicae。馮承鈞譯為中國醫法舉例。此為卜氏在返國途中所譯，主要者為王叔和的脈訣，及中國人看舌苔的察病方式，並譯有藥名二百八十九種。原稿會託巴達維亞耶穌會士轉寄歐洲，為荷蘭印度公司所沒收。公司的主任醫師格來耶（And Cleyer）乃據為己有。又將一六六九年至一六七〇年之間，自廣州寄來的中國著作附於書後，而於一六八二年盜印。

（附）耶穌會總會長答王太后烈納書譯文。按原書為拉丁文，顧保鵠神父曾譯為中文。

發表於恆毅月刊第十三卷第四期。此爲重譯，不抬頭，不空格。承願神父寄下拉丁原文，

特此誌謝。耶穌會總會長高斯溫·尼格爾上大明中國書智大皇帝書：

憶昔會士利瑪竇趨赴大明中華，進呈天主圖像及天主母圖像於令先祖睿智萬曆皇帝，得蒙俯賜虔心收納，並敬謹叩拜。嗣是中邦鉅公，奉行天條者，不乏其人。又有帝王親當敝會士多人，褒揚聖道。近皇太后遺敝會士卜彌格來此，得知寰宇對陛下崇敬聖像，均表敬仰。深信陛下不久必能師法皇太后，傾心聖教，恭領聖水。亟願至尊天主賜四溟昇平，止沸定塵，一如昔時唐太宗文皇帝、玄宗至道皇帝、高宗大帝、建中聖神文武皇帝時代，使大明皇圖璀璨，德合天地。耶穌會全會爲此祝禱，爲此不斷虔求天主。謹請敝會聖卜二會士與其他將赴中夏敷揚聖教者，託庇於陛下，並願爲大皇帝陛下竭誠效忠。一六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吾主耶穌基督聖誕瞻禮日彌。羅馬。一

以上譯文，有採用願譯原文的，有摘自景教碑文的，也有襲用王太后上教宗書、龐天壽上教宗書的，因據豪揣摩，當時卜彌格代草中文譯文時，必參考以上諸文獻。不知中譯原文是否尙存天壤間也，企予望之。

## 鄭芝龍

費輒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湯若望傳在提到「鄭成功子經滿抗官兵，朝命削平沿海一帶諸城，澳門亦在削平之列」時，有附註，述芝龍畧歷，包括受洗經過。馮承鈞節譯本所譯註語不全，茲重譯如下：

「鄭成功，又稱國鄭，或國姓爺（Coringa），鄭芝龍子。芝龍生於福建泉州府南安縣，父母貧寒，少年時即到澳門，接受天主教教義訓練後，領受聖洗，取名尼古拉（Nicolas）。爲人聰敏、幹練而有熱忱，不數年，即因經營貿易而獲大利，遂擁有一龐大船隊。於是日益

膽大，曾驅逐海盜，渠本人亦終成爲海盜。有一子，爲日婦所生。此幼童，即日後之國姓爺，時而隨西班牙人至馬尼拉，時而偕荷蘭人至臺灣，但從未受洗。成功具有父親一切材能。芝龍爲滿洲人所獲，加以死刑後，國姓爺即在沿海與之作戰，抄掠沿海各省，並進入長江，圍攻南京。一六六二年陽曆二月十二日從荷蘭人手中奪取臺灣。但因念及下令殘殺之人，以致神經錯亂，而以是年陽曆七月二十三日卒於臺灣都城臺灣府。」

費賴之所云，實採自魯日滿（Franciscus de Rougemont）所著拉丁文滿洲與中國新史（*Historia Tartaro-Sinica nova*）第一部分。此書所述，起自永曆十四年（一六六〇）迄康熙五年（一六六六）止。撰於魯氏被逐至廣州時，完成於康熙七年（一六六八）陽曆十二月十六日，一六七三年在比國盧文出版。此書撰成於鄭成功逝世不久，不失爲重要資料。

按據荷蘭人記述，鄭芝龍的聖名，似不止尼古拉，而是尼古拉·嘉斯巴特（*Nicolas Gaspart*）。三十八年八月十五日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專刊文獻創刊號出版，載有拙著康熙五十三年割繪臺灣地圖考，曾證一七一五年（康熙五十四年）馮秉正（*Joseph-Franciscus-Maria-Anna de Moyriac de Mailla*）致古洛尼亞 P. de Colonia 神父書，亦提及…

「在反抗滿洲人最出力的人中，有一位福建豪門，名鄭芝龍。他原是一個小商人，而成中國最富的巨商；如果他能像忠於皇上，忠於被外國武力欺凌的祖國一樣，也實踐他領洗



時所許的誓願，而忠於天主，那就很有福了！（因為他是教友）。」

可見馮秉正很敬佩芝龍的抗清，但不滿意他的海盜行爲。

民國四十四年六月廿五日出版南瀛文獻第二卷第三、四期有賴永祥初稿明鄭與天主教之關係。文中引一八八五年 *China Review* 第十三卷所載 G. Philips 撰國姓爺傳（*The Life of Koxinga*）及一八九八年出版德人 *Albrecht Wirth* 著一八九八年以前之臺灣史，皆爲第二手資料。價值不高，所述與費賴之所引魯日滿同。但有幾段值得注意。賴氏曰：

「至於芝龍在日本所娶之妻田川氏，是否天主教徒，迄今尙無資料可稽。惟據吾人所知，平戶、長崎兩地，確爲當時日本天主教之發揚（詳）地，教徒衆多，至今仍爲該教活動之一大中心地帶，故田川氏亦可能爲教徒。」

按日人村上直次郎及原徹郎合譯荷蘭海牙國立檔案館所藏長崎荷蘭商館日誌（*Daagboek der Comptoirs Nagasaki*）曰長崎蘭館日誌·中卷·一六四四年陽曆九月十七日條·記曰：「長崎官憲搜查昨日駛來的鄭芝龍船隻，發現有玫瑰經念珠及宗教書一冊，其持有人立即被訊問。據供稱渠爲天主教教友，名安多尼。」

同月二十五日條又載稱：

「在該船中又查獲天主教人八名。」

同月二十八日條，記錄上述中國教友的口供，並有一節與芝龍信仰有關，大畧如下：

「通譯吉兵衛，將渠前自荷人處所得實情呈報稱：『約四年前，官人一官因母與妻均染惡疾，會由臺灣延請荷蘭外科醫師前來診治，該醫師滯留三月，將患者完全治愈後返臺。據醫師對其長官之報告稱：官人一官家中，經常舉行彌撒及其他天主教儀禮。』」

謂「四年前」，則爲一六四一年，即崇禎十四年；一官乃芝龍幼名，西文作 *Tuan* 或 *Yuan*。此外科醫生名 *Philips Heijman* 曾於一六四一年陽曆四月至七月間，前往廈門，爲一官羅母治病，亦見於一六四一年陽曆十二月十三日條。

又據被捕中國教友口供，知當時芝龍根據地安海有天主及聖人、聖女像，並有人舉行聖事，亦有神父傳教。

自西文資料而言，鄭芝龍不僅受洗，且與教會維持關係，奉行教會儀式，在北京時，與安文思 (*Gabriel de Magalhaes*)、利類思 (*Ludovicus Buglio*) 二神父亦有深交，但或非一虔守教規的教徒。蓋當時在澳門一帶領洗入教的，事先並未接受嚴格考察與訓練，事後亦未繼續加以督促與勸導。

中文資料方面，我們只知道芝龍與畢方濟神父極熟，羅馬耶穌會會院藏有芝龍贈畢方濟詩，余會據斐化行神父所抄示者，揭載於畢方濟傳中，茲不重引。此詩實爲題唐王御製答畢神父詩。

對於鄭成功是否教友，似只有昭和四年（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臺灣經世新報社刊行日人稻垣孫兵衛（稻垣其外）所著鄭成功一書，曾揣測鄭成功為天主教教友。

稻垣書有一章題曰：「鄭成功之極盛時期」，其中一節為「鄭成功之信教」，其推論之理證，乃因永曆朝廷中頗多信教者，太后又遣使節上書教宗；在廣西擁立永曆帝之製式紀、丁魁楚、龐天壽等亦皆係教友，而在閩浙一帶，鄭成功為唯一擁戴永曆之人，殆由於信仰相同之故。

其次，則認為鄭成功在諫父不聽之後，詣孔廟，焚所著儒服，或因彼為天主教信徒。又謂成功逝世時，讀太祖遺訓，或為天主教臨終時之所禱文。凡此，皆嫌證據不足。但成功需要與歐洲基督教國家之人士往還，並利用彼等以輸入武器，成功或會偽裝為信徒，稻垣認為亦有可能。邵永河所著偽鄭逸事記成功有「龍碩」，火力極大，「較紅衣砲不加大而受藥彈獨多」，「所至一方糜爛」。稻垣的想像，僅能聊備一說而已。

不過，鄭成功對天主教頗具好感，且曾派遣神父招諭呂宋，雖未成功，但此一使節，始終蒙受成功優待，則為事實。

## 利 崎

鄭成功所派招諭呂宋之神父名利崎。利崎爲譯音，原文作 Victorio Ricci，西班牙文作 Victorio Riccio，連雅堂臺灣通史與近年臺省人士撰述中多譯作「李科羅」。

利氏乃利瑪竇同族，瑪竇著有畸人十篇，余因以「利崎」爲其譯名。義大利弗羅倫斯人。一六三五年入多明我會，在羅馬多明我會學院受訓後，曾在本會任教。一六四三年，遇莫勒萊（J. B. Morales）神父後，決意交東方傳道。一六四八年（明永曆二年，清順治五年）抵達馬尼拉，學習華語七年，一六五四年（永曆八年，順治十一年）被派至廈門宣教，蒙鄭成功特准，得在官邸

對面，建立教堂。自一六五五年陽曆八月五日起，即公開舉行彌撒禮。據 G. Philips 著國姓爺傳，成功之子鄭經對天主教及利時素有反感。當成功北征南京時，鄭經與鄭泰等守廈門，因知利氏素受父親優遇，不敢公開反對，陰縱士兵於夜間破壞教堂及神父住宅；次日又佯允賠償，再令士兵繼續騷擾。又誣指利氏勾結清軍。及成功自南京敗歸，乃又將教堂恢復原狀。

鄭成功入臺灣後，因菲律賓華僑屢受西班牙人屠殺，菲島兵力薄弱，乃決定遣使招降，如遭拒絕，即以武力佔領，因華僑必能內應。

永曆十六年（康熙元年，一六六二）陰曆三月，成功召見利氏，任命為特使，赴呂宋招諭，攜有成功致菲律賓總督曼利克·特·拉喇（Martique de Lara）書。同年陽曆五月五日利氏抵馬尼拉，總督大驚，洞內華人乃多被殺害，或遣送回國。至七月始畧告平靜。七月十日，利氏與同伴二人乘船回臺。但華僑被害之消息，已先傳至臺灣，成功大怒，欲派兵征菲，不幸於陽曆六月廿三日（陰曆五月八日）逝世。時利氏尚在馬尼拉。

利氏回臺，曾在鷓籠（基隆）登陸，不少土人自山中來，用土語、漢語或西班牙語紛紛表示他們是教友，以所帶玫瑰經念珠表示仍保持信仰；有些家庭並存有父親傳下的苦像、聖像版畫等。土人曾堅求利氏留住，利氏曾給他們子弟付洗，對於成人，在畧講教理問答後，亦為之施洗。船修復後，利氏因必須回廈門探視教友，故僅留十日，即告離去。

次年（一六六三）陽曆四月八日，利氏奉鄭經命，再往馬尼拉，總督詢其目的何在，答為和平而來，且報告成功死訊，並聲明返臺後，力勸成功之子鄭經，恢復與菲律賓通商，此次乃攜帶鄭經國書而來。總督遂盛禮款待利氏，許華僑收回產權。又囑利氏帶回致國姓爺嗣子鄭經書。書作於一六六三年陽曆七月十日，書首聲言西班牙人惟奉天地造物之主，無始無終全能天主，生於聖教，並死守不渝；書末則謂我國旗上之十字救世徽號，必能佑我勝利；並求天主賜爾智慧，以領悟真理。

利氏完成使命後，再返廈門。

康熙三年（一六六四）清軍攻廈門，利氏被俘。因會為鄭氏策劃而被囚，幸得脫，求助於荷蘭軍中，（時清軍與荷軍聯合抵抗鄭氏），乃被送往鷓籠，居留約一載，為城中土兵與土人傳教；翌年由巴達維亞轉往馬尼拉。一六八五年（康熙二十四年）陽曆二月十七日卒於馬尼拉閩內（華僑居留地），享年八十。

臺灣外記（臺灣文獻叢刊方家校本）康熙五年陰曆八月條所記，亦可見鄭經對天主教之態度曰：

「呂宋國王遣巴禮僧至臺質問，經令賓客司禮待之，以柔遠人。巴禮僧求就臺起院設教（原註：即天主教）。陳永華曰：「巴禮原名化人，全用詐術陰謀人國，決不可許之設教。」



21101000166298

經笑曰：「彼能化人，本藩獨能化彼。」賜以衣冠，令巴禮僧去本俗服飾，穿戴進見；如違，梟首。巴禮僧更衣入，行臣禮。經諭：「凡洋船到爾地交易，不許生端勒索。年當納船進貢，或舵或桅一。苟背約，立遣師問罪。」巴禮僧叩首唯唯，不敢提設教事。遣之歸。「巴禮僧」即西班牙文所稱「神父」(Padre)。我國舊譯「罷德肋」也。鄭經對天主教態度不友善，此為明證。派利時出使，蓋純為政治利益。